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香港三大教父  
(下)

 **eBOOK**  
内参资料 非精英

## 香港三大教父

## 第十五章火併异帮

话说彭昆的广州之行，虽未成功地除去心腹之患陈百威与莫启青，但总算使他们遭受了打击。特别是借工人纠察队之手在大鹏湾给予各小堂口重创，几乎令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恢复正常。

彭昆是惯用借刀杀人的，几乎成了这方面的专家、高手，每时每刻，都想着如何算计别人、利用别人。

这回在广州最大的收获是认识了苏兆征，一回到香港，立即又有了更高明的计划：我何不把苏兆征暗杀了向总督司徒拨讨好？

好计！此计一旦成功，我彭昆立即成了司徒拨身边的红人，当太平绅士是绝对没问题的，说不定因暗杀罢工领袖有功，得到女皇陛下的赏识……然后封爵，成为伍廷芳式的人物……如此一想，彭昆兴奋不已，立即驱车去拜会麦当汉。

麦当汉因镇压罢工忙得焦头烂额，见彭昆来了，准备随便敷衍了事。

彭昆是最善察言观色的，说道：“署长，我不会打搅你太长时间，只说一句话就走。”

麦当汉做了个“请坐”的手势，示意彭昆在对面坐下。

“不了，站着就可说完。”彭昆道，“一句话：这次我在广州结识了苏兆征，可以随便杀了他。”

麦当汉一听，连忙站起来，把门掩上，拍着彭昆的肩：“请坐，慢慢地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你若真能杀掉苏兆征，我可带你去见总督！”

彭昆告坐，把在广州认识苏兆征的经过从头至尾述了一遍。

这回轮到麦当汉兴奋了，长期以来，司徒拨一直责令警署暗杀省港工人领袖苏兆征、林伟民等人，因在香港内下手担心引起更大的骚乱，所以一直没有结果，这次去广州行刺，且是由中国人自己动手，可算是千载难逢的良机。

当即，麦当汉领了彭昆去见司徒拨。

司徒拨早年毕业于牛津大学，并获学士学位，1910年至1911年曾以英国殖民地特派员的身份视察香港，滞港期间对香港内政做过认真的调查，有丰富的殖民地行政管理经验。由于他兢兢业业为英国政府效命，1919年被册封为爵士并就任香港16任总督。

司徒拨生来命苦，上任之初，扑面而来的就是香港工人一浪高过一浪的罢工，苏兆征仿佛成了他一生的最大克星。

1921年4月6日，海员出身的苏兆征、林伟民、陈炳生等人在孙中山的支持下，成立了中国海员工业联合会，向香港工人发表宣言：“请看现在的世界，是工人自由的世界！还是专制魔王的世界？”激励海员行动起来，“猛省觉悟”，投入斗争。经过细致的准备，于同年九月，向各轮船公司提出三条要求：

一、增加工资。要求工资10元以下的加5成，10元至二十元的加4成，二十元至30元的加3成，30元至40元的加2成，40元以上的加1成。

二、工会有权介绍海员就业。

三、签订雇工合同时，工会有权派代表参加。

这三条要求，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增加工资；二是改善雇工制，反对包工剥削。

工会的这些合理要求，资本家根本不予理睬。同年11月，工会再次去交涉，又遭资本家的拒绝。这时资本家却对雇用的外国海员增加了15%的工资，这更激起中国海员的公愤，纷纷要求罢工，以打击资本家嚣张气焰。1922年1月11日第三次去交涉，并限令资本家24小时内给予圆满答复，否则到时就立即举行罢工。

最后通牒发出后，资本家仍然置若罔闻，不予答复。

1922年1月12日下午5时，震惊中外的香港海员大罢工爆发了，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立即发表罢工宣言。要求全体会员遵守《海员停工规则》，万众一心，去争取胜利。《海员停工规则》内容包括：凡海员停工上省者要向总会报名，停工者膳宿一费由本会供给。不愿赴省里者费用自备。停工之后非得本会许可不得私自复职……无论是会员还是非会员，都响应工会号召，遵守停工规则，积极投入斗争。

海员罢工后，轮船停航。香港的粮食、肉类、水果、工业原料，以及日用品等来源断绝，市场货物奇缺，物价暴涨。当时正值春节前夕，居民怨声载道，港英当局陷入极度恐慌。司徒拔紧张之至。

司徒拔首先派出华民政务司夏理德到工会来进行威胁，说道：“本港政府是不允许此种罢工行动的。你们的条件可交本大人替你们斟酌办理。你们罢工就不怕饿肚子吗？”

苏兆征在人群中挺身而出，高声答道：“我们的条件已经提过3次，每次都通知政府，你们为什么不早点出来讲话，现在已经罢工了，要复工除非接受我们的全部条件。至于饿肚子么，那是我们自己的事，用不着你们担心。”这番话，表达了海员的革命志气和斗争决心，夏理德听了后无言对答，狼狈退出，并将此情况报告司徒拔。

2月1日下午6时，司徒拔派出警察一百多人，携带机枪2挺，包围了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港英当局诬蔑“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陷本殖民地生命于危险之境”，宣布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为“非法团体”，悍然下令予以封闭，强行摘走了工会的牌子，还逮捕罢工领袖和工人，妄图用高压手段迫使工人就范。

但是，中国海员工人罢工决心已定，司徒拔处境十分难堪。他们见高压压不倒，又采取软的花招，叫御用华人社团出面。面对新花招，苏兆征、林伟民等代表提出按“原样恢复工会组织”为谈判先决条件。

司徒拔指令说：“恢复工会是可以的，但政府已下令封闭，岂能原样恢复？为维持当局威信，应将工会名称改一下，哪怕增加或减少几个字也好。”

苏兆征、林伟民坚决地回答：“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的名称一字不能增，一字不能减，而且必须把原工会牌子送还，否则毫无协商余地。”

那些人见口舌用尽，毫无结果，就妄图用金钱来收买。苏兆征等不为金钱所诱惑，严正表示：“一切取决于罢工工人，不经大家同意，休想复工！”说罢，率代表拂袖而去。

在苏兆征的领导下，罢工坚持到最后，迫使了司徒拔答应了工会的要求，历时56天的香港海员大罢工以胜利告终。

败落的司徒拔刚刚喘过气来，省港大罢工旋即又起，以苏兆征为首的罢工工人比前一次更加决心坚定，受其影响，罢工人数增至25万之众，自香港

开埠以来给港英政府一次最沉重的打击。

司徒拨对苏兆征的仇恨可想而知。

麦当汉把彭昆引荐给司徒拨，一听说眼前这位“马脸”能杀苏兆征，果然表现出十二分的热心。许诺一旦成功，立即加封“太平绅士”，来年竞选议员特别提名。

得到司徒拨的许诺，彭昆更踏实了，频频与麦当汉、伍平聚会，研究“暗杀”方案。

考虑到‘工会方面早有警惕，彭昆决定亲自去一遭广州，因为他刚刚才替罢工委员会立了一大功，说是苏兆征会接见他，只要肯接见，就不难下手。

彭昆挑选几名精干的“红棍”、“草鞋”做杀手，立即赴广州。

临行前，苏小枫向彭昆报告一个消息：最近香港所有参与走私的堂口都“栽了”，独剩下“和义堂”完好无损……

听了半截话，见苏小枫吞吞吐吐彭昆问道：“是不是有人怀疑我告的密？”

“是的，”苏小枫道，“他们对军师恨之入骨，连说到军师的名字都咬牙切齿。”

彭昆冷笑道：“能被更多人恨，说明在这社会上我是个比较重要的人物，总比默默无闻好得多。”

“话是这样说。”苏小枫搔着头，“可是他们因为太恨你了，发誓要报仇，这些天各堂口派了好多探子到处打听军师的下落，想——”

“想什么？快说！”

“想置军师于死地。”

彭昆一惊，继而平静下来，轻轻捶着自己脑袋说道：“这很正常，复仇之心人皆有之，可以理解他们的心情。”

“那军师你——”苏小枫垂下头，“该怎么办？”

“不怕，”彭昆把瘦瘦的屁股在太师椅上放稳，“如果大家都怕报复，谁还敢称霸天下？社会怎么能发展？当年秦始皇、武则天、曹操，不知有多少人恨他们，结果怎么样了？恨他们的人一个个不得好死！人只要毒辣凶恶到家，自然就有了威信和势力，可以把所有的对手逼进地狱！你懂了么？”

“懂了。”苏小枫道。

彭昆又思考了一会儿，自忖：不过为防万一还是小心为妙。于是说道：“阿枫，你下去寻几位长相和我差不多的弟兄做我的左右亲随。”

“干吗？”苏小枫不解。

彭昆挥着手：“叫你下去干就干，我自有用处。”

苏小枫从众多“和义堂”会员里选出了两位“马脸”交给彭昆。彭昆请化妆师，把他们打扮得和自己无异，一样的长衫，一样的瓜皮帽，一样黑黑的脸皮……

因担心走漏风声引起苏兆征的警惕，彭昆决定立即行动。

是日傍晚，彭昆率领十几名杀手乘坐本堂的快艇由水路去广州。

船在半夜时分进入天字码头，在对岸的江边抛了锚，系上缆。

彭昆上一次因出卖香港各堂口有功，加之也学会了几句革命口号、词语，苏兆征把他认做开明绅士。俩人谈得十分投机，彭昆在“捧人”方面是很有一手的，尤其察颜观色堪称一绝，接触不出一天，就基本了解苏兆征的禀性，改口就说他也出生在贫苦农民家庭，受尽了地主恶霸的压迫，富有同情心，

向往革命……很快便熟络了。

说得具体些：彭昆与苏兆征见面的第一眼开始，他就有杀人的念头——因为他知道苏兆征和司徒拔之间的矛盾。

话说彭昆因平时做恶太多，害怕别人暗算，行动也十分诡密小心，纵是深夜，仍疑神疑鬼，一上岸即令苏小枫去附近的旅店盘查，看有无从香港过来住宿的，苏小枫扮成投宿者，在附近一家旅店发现住满了刚从香港过来的人。

彭昆得报，更疑了。在大门口与纠察接洽获准后，为防不测，先令和自己长相一般的“红棍”进去。

岂料“红棍”在苏兆征门口遭枪击。由于工人纠察在闻得枪声后全部出来，至此，彭昆也顾不得暗杀苏兆征了，仓惶逃跑，仍从天字码头对岸的江边登船，星夜赶回香港。

经历过这一次惊吓，彭昆也意识到自己树敌太多，日后外出更加小心、谨慎。

从广州归来，司徒拔多次派麦当汉去询问，彭昆也不说已去过广州，若让司徒拔知道已失过一次手，港督不会很蠢，知道苏兆征今后会更加小心，暗杀之事也就落空了，因此，每次搪塞说正在加紧布置。

麦当汉也看出这事无望，因近来也得过彭昆不少好处，透露说：“司徒总督任期已满，根据他的政绩女皇陛下可能不会要他在香港呆下去了。”

“此话当真？”彭昆急问道，“他不是刚刚致电首相要求发兵攻打广州么？上次他说得很有把握的。”

“吹牛。”麦当汉道，“首相已经复电了，电文我都记得非常清楚：香港困苦，伦敦至深悬念。惟综观全局，现时无法出兵。”

彭昆总算松了口气，搓手道：“我幸亏没有得手，要不真的就成了‘民族败类’了。”

麦当汉不解，问道：“彭先生这样说是什么意思？”

彭昆把自己去过广州的经历说了一遍，然后连连庆幸：“真是老天有眼，要不真是浪费表情了。”

麦当汉皱眉道，“我听说中国的江湖人物都很讲义气、够朋友，我觉得彭先生不太对劲。有句中国话说‘人走茶凉’，可司徒总督还没有走你就这样。”

彭昆笑道：“我这是跟你们英国人学的，注重实惠，上次你领我去，司徒总督夸下海口，说英国马上派兵，这次非要中国割让出整个珠江三角洲，到时少不了我的好处。重利之下，我冒着当‘民族败类’的罪名也值得。可是，司徒拔竟是骗我的，凭什么我要替他卖命？”说到这里，拍着麦当汉的肩道：“放心，只要你还在署长位置上一天，我就孝敬你24个小时，怎么样？够‘实惠’了吧？”

俩人一起怪笑。

有顷，彭昆又问道：“司徒拔走后，你们英国政府可能派谁就任第17任香港总督？”

麦当汉道：“金文泰。”

“金文泰是什么人？”

“当然是英国人啦。”

“不，你理解错了。我是问金文泰是什么来头、身世有什么爱好。”

“问这些干吗？”

“亏你还是警察，连这常识都不懂，当然是想巴结啦，比如你喜欢女人，我最大限度地满足你，要不，你怎肯坐在我的客厅里？”

麦当汉道：“不对，坐在这里并不是因为你提供女人给我玩，而是为了工作。我们英国人虽是一个重利的民族，但都很敬业，很少有你这种专靠阿谀奉承生存的家伙。我估计可能是中国君王出得太多的原因，所以有了你这阿谀一族的存在，而且比扎扎实实干事的人活得好。”

彭昆道：“麦当汉先生先不要评价我们的民族，快告知金文泰是什么样的人。”

麦当汉叹道：“好吧，我满足你这一要求，金文泰当过第15任港督梅含利的私人秘书，对香港非常熟。早年还专门在广州学过两年粤语和中国书法，不仅学会广东话，而且还赢得了一位完美的中国书法家的佳誉。”

“此话当真？”

彭昆哼哼鼻子：“书法这玩意其实是吃饱了没事干的人玩的无聊游戏。”

彭昆与麦当汉说着一些无聊的话，忽见苏小枫在门外转来转去，像有什么急事。

彭昆喝道：“苏小枫，在外面贼头贼脑干什么？”

苏小枫闪了进来，行了礼，看看彭昆又看看麦当汉。

彭昆喝道：“有话就说，有屁就放，在你麦爷爷面前没什么不可以讲的。”

苏小枫道：“是，小的就说。报告军师，我得到一个重要情报，陈百威前天去了越南。”

彭昆皱眉：“去越南干吗？”

“去越南买大批妹仔。说是要把金陵现有的女人统统换掉。”

麦当汉起身：“你们说话，我走了。”

彭昆也不强留，令一名弟兄送出大厅，回头问道：“还听说什么没有？”

“有的。”苏小枫趋前一步，“还听说陈百威要与许成名联手，一起对付我们。”

彭昆马脸拉得更长，捶着桌子自言自语道：“妈的，我当初太心慈手软了，早就该把‘和群乐’灭掉，免得酿成今天的心腹之患！”

“是的，我们早就该灭掉‘和群乐’了。”苏小枫附和道，“因为他迟早会是我们的敌人。”

“你早先怎不提醒我？”

“启禀军师，我也是才受你的启发想到这一点的。”

“混帐，”彭昆骂道，“废物！”

苏小枫道：“废物报告军师，这次去广州行刺军师的人已查出来了，是陈百威指使许成名的军师邓大清干的。”

“又是陈百威……”

“是的，”苏小枫道，“我的手下在金陵附近扮成闲人与‘和群乐’的人玩耍，他们说陈百威比军师你还要——”

“还要什么？”

“小的不敢说，怕军师生气。”

“说，我不生气。”

“他们说陈百威比军师还要厉害。把军师比成一条毒蛇，把陈百威比成一只老鹰，还说香港将来的天下绝对是陈百威称——”

“雄”字还没说出来，苏小枫已挨了彭昆重重的一耳光，叫道：“哎哟，好痛，你说过不生气的。”

彭昆道：“我是说过不生气，可没说不打你，谁许你长别人志气，灭自家威风！”说着，又扇过一耳光。

苏小枫躲之不及，哭道：“不是我长别人家志气，别人是这么说的。还说军师这次命大，若是由陈百威亲自去广州暗杀，早就没命了。”

彭昆气的站了起来，苏小枫以为又要打他，连忙施礼：“小的告辞，军师自己方便！”

彭昆举起手：“慢，你马上告诉麦当汉署长，说有一起国际性贩卖人口案，这事件一旦在国际上批露，对英国政府的名誉有相当大的损失。”

“是，小的就去。”

苏小枫走后，彭昆在室内来回踱了几趟，一边暗忖：香港几个有名的堂主莫启青、许成名甚至陈余祥都交过手了，都还没有吃亏。这刚刚上来的陈百威，虽才初次交手，就显示了他非凡的手段。看来此人绝非他中物，将来必是自己的克星……

想到这些时，暗道：他现在才刚刚起飞，翅膀还未硬，若不趁早打他下来后悔都来不及了！

一仰头，看着天花板上有一只壁虎——正是断尾的那一只追吃顶灯附近的小蛾子。

见了这只无尾壁虎，彭昆情不自禁想起自己的各种丰功伟绩，想起从一个一文不名的小瘪三混到今天，凭的都是自己的聪明才智。这样想着时，全身血液沸腾，又充满了信心，于是又有了计谋。

“对了，”他自言自语道，“我马上组织精干的队伍去越南狙击，万一不行，麦当汉这边只要陈百威买来越南妹仔，就可以查封金陵，量他本领再大也得坐牢！”

“哈，哈哈……”彭昆仰头狂笑不止，把顶上的壁虎吓得飞跑，一不小心掉下来，落在脚边，抬起脚正要踩，猛记起这条壁虎与他同命，说道：“我且饶过，不过只许有一次！”说着一脚踢开。

话分两头，邓大清去广州刺杀彭昆的第二天，陈百威等不及听消息，与何南带领本堂三四十名精干的弟兄乘船去了越南。堂口的事交给文贵。

何南从小在外面闯荡，东南亚各国都去过，其中，在越南荣市附近呆了两年，对那里的风土人情有所了解，并略通几句越南话。

从香港至荣市过去只有一条航线，即从琼州海峡过北部湾，全程约七八百里。

荣市是一座海滨城市，经济文化相当落后，加上越南总体经济不景气，当地居民的生活十分艰难，尤其是农村，几乎都是吃了上顿没下餐。

何南十几年前替老板种罂粟，在一个叫板栗山的地方租下了大片土地，当地人问得他们是从香港来的，羡慕不已，问这问那。

两年的时间里，何南认识一位名叫阮安妮的寡妇，寡妇拖着一位八岁的小女儿小妮。两人从相识到相恋，干柴烈火，当时何南也告诉安妮家有妻子女儿，但双方都控制不了。

两年后，老板赚不了钱，去了“金三角”购买现成的鸦片，撤销了种植园。

临走，何南与阮安妮挥泪相别，以为这辈子再也不能相见了，谁想冥冥

中情未了、缘未绝，十多年后又有机会。

按说买越南妹也不必非要到荣市不可，广西凭祥附近就有好多。一听到陈百威要去越南，何南叔心中的旧弦立即触发，坚持说荣市的越南妹纯正、性感，最受嫖客们的欢迎，并言明对当地情况很熟。

船从香港出发，中途在海口加了油，购置路上要用的东西，在北部湾地区又遭到了风浪，四天后才抵达荣市。

在荣市，陈百威令手下先在旅店住下来，才随南叔来到板栗山。

阮安妮的房子是一座依山的小竹楼，门前一条小河，当年何南有空的时候经常帮她劈柴、种稻子。

南叔率众人绕过一道山，见竹楼前有一位婷婷少女，猜想可能正是小妮子。果然是女大十八变，小妮子出落得如花似玉。

南叔令陈百威先等着，走过去，用越南话喊道：“姑娘，阮安妮的家是不是在这里呀？”

少女转过身，见是一位异乡壮年男子，且说的越南话极不标准，心下明白了八九分，问道：“你是谁？”

“我叫何南，香港过来的。”

“南叔，真的是你？我是小妮！”说着，飞奔过来，扑在何南怀里。

何南一把抱起，原地旋了几圈，又认真打量：“嗯，长得很漂亮！一定能嫁一个出色的姑爷。”

小妮装成很生气的样子，在何南身上捶打：“你坏，不许你乱说！”

这时附近村子里的女孩见这边有人笑闹，都跑过来看，有胆大的问道：“小妮，那个外乡人是谁？”

小妮兴奋地蹦蹦跳跳过来，大声宣布道：“姐妹们，快过来，这位就是我常提起的南叔，才从香港过来的！”

姑娘们一阵风似的跑过来，排成半圈把何南围在中间，认真地看。

陈百威也慢慢走了过来，见这些女孩一个个都相当有姿色，只是衣服破旧了些，如果稍加打扮、修饰，绝对压倒香港目前的所有妓女！

南叔笑道：“小姐们，别看，我在这里的时候你们都是这么高的小不点。”南叔用手比试了一下！

姑娘们都“吃吃”笑。

一个胖女孩问道：“何先生，你这次会不会带小妮去香港享福呀？”

“你们猜呢？”何南道。

“小妮一直盼着你来接她，好多小伙子追求她，她都不干。她可想去香港了，你就带她走吧。”那个胖女孩说道。

“我当然会带她走，你们愿不愿去？”

“愿意。”众人异口同声。

还是胖女孩问道：“你会不会骗我们？”

何南说道：“我真的不会骗你们，香港最近闹罢工，很多人回了广州，正需要人呢。”

众女孩欢呼雀跃：“我们要去香港罗！”于是争着亲近小妮，高兴地搂成一团。

何南一路，来到竹楼里，四下里寻找，不见要找的人，悄声问道：“小妮，你妈妈呢？”

小妮见问，垂下头来，众女孩一下子禁若寒蝉。

从他们的表情里，何南已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拍着小妮的肩：“什么时候？”

小妮仰起头，双眼挂满泪珠：“一个月前，你早来一个月就好了，妈她真的好想你……”

为了今天，何南做了好久的心里准备，下决心一定要把阮安妮带回香港，没想到恋人已在一个月前死去。阮安妮是毒蛇咬死的，何南心一酸，眼泪禁不住的往下流。

何南正在细问，陈百威进来了，只好介绍道：“这位是陈先生，我们的老板。”

陈百威不懂越南语，抱拳向周围施了一个中国的见面礼。

女孩们怯生生地望着年轻英俊的陈百威，但见他一身西装，头发光滑洁白，脚上一双尖头棕色皮鞋，手指戴了两枚熠熠生辉的钻戒，这行头越南女孩还是第一次见到，虽不知确实价值，但凭第一感觉知道这是香港来的大老板。

女孩们的目光既惊且羨。

陈百威接过小妮搬来的竹靠椅率先坐下，扫视了一眼屋里。

这是越南随处可见的普通竹楼，分上下两层，下层堆放一些农具及家私，家私都是竹制的，上一层是阁楼，人就住在上面。在上层的空间悬挂了很多地瓜。地瓜是当时越南农民的主食，秋收后除了地窖储存，其余的则用刀切碎或切成片在太阳底下晒干；因晾挂的地瓜好吃，越南人喜欢选出最大最好的悬在竹楼里招待客人。陈百威与何南商议了一阵。何南点着头，对女孩子说道：“小姐们，我们公司来越南招工，各位愿不愿去？”女孩子吃吃笑，说道：“你们会不会骗我们？”何南认真道：“我们是正经生意人，怎么会骗你们？小妮也要跟我们走。”小妮问道：“陈老板，你们公司是干什么的？”“我们公司呀，”何南把一只手搭在小妮肩上轻轻抚摸，“什么都干，航运呐、酒店呐、赌馆呐，都有。”“我们女孩子能干什么？”胖女孩问道。何南把手拿下来：“这要看各人的条件，比如你，只能去伙房干厨娘。”女孩子们一齐笑起来，有的说：“肥妞干厨娘天天吃好的，以后更加肥了。”有人打趣道：“肥妞，有好吃的可别忘了姐妹们。”肥妞骄傲地说：“当然忘不了罗！”后又问道：“何先生，那她们干什么？”何南认真地打量其余女孩子，见她们一个个身材苗条，眉清目秀，点头道：“她们都可以做‘服务员’。”“服务员是干什么的？”何南：“服务员就是坐在漂亮的房子里陪这号大老板说话、喝茶、跳舞的。”说罢，指了指陈百威。肥妞道：“怎么，她们的工作这么好？那我也要干服务员。”何南摇着头：“嗯，你的肉太多了点，大老板都不喜欢肉多的女孩。”

肥妞一急就哭了：“何先生，我会瘦的，不再偷吃地瓜就会瘦的，我要当服务员。”

何南不理她，对站着的女孩子说道：“你们先回去，这些天我都在这里，想去的要大人来讲清楚。走吧，我们累了。”

女孩子们悻悻离去，何南才和陈百威说话。

“这地方大概有多少户人家？”陈百威问。

“人是不多，四、五十户人。不过只要消息传开，四乡的人都会过来，越南不比其他地方，女人总是过剩，用不着担心没有‘货源’。”何南说道。

陈百威点头：“有‘货源’就好办。我看这些女孩子的外在条件都不错，

如有可能，最好挑选一下，长相固然重要，聪明更要紧，到了香港，要让她们学会广东话和英语，要不嫖客找个不通货的女人像‘奸尸’一样，哪来情致？”

何南认为也有道理，找来小妮，询问村里哪些女孩子能干、伶俐。

一连几天，上门来的人络绎不绝，一开始，陈百威想给每个女孩子的父母放五个大洋，人一多，这念头也打消了，消息传得很快，虽有人怀疑可能是骗局，但一些读过书的乡绅最近从各种渠道确实得知香港大罢工的消息，因此，要招收工人不足为奇。

为了打消当地农民的怀疑，陈百威干脆来一个顺水推舟：男女工都要。因越南人重男思想严重，不可能让男孩子出去干事，实际上，来报名的大多是女孩子。

经过报名、目测合格的女孩子，陈百威就把她们留下来，交给小妮管理。住房不够，又在当地请人卖来竹子就地搭建好几栋竹楼，每天供给白米饭。

何南对此很不了解，不满道：“堂主，金陵酒家最多不过要几十名妹仔，两三天时间招齐了一走了之，何苦这样折腾？”

陈百威道：“我提个问题：如果你去一个地方拾到一块金子，你是从此走开呢，还是安下寨来继续寻找？”

何南搔着头，似有所悟，但还是强嘴道：“虽说金子很重要，多多益善，但这毕竟是妹仔，就算金陵、广州、桃园这三家酒家全用越南妹，毕竟还是有限度的，况且嫖客们的爱好很杂，老玩一个地方的女人时间长了也要腻。”

陈百威见何南还是不能够深刻了解，只好说道：“香港弹丸之地要靠它销售大批大批的越南妹当然是不切实际的。但是，我们可不可以把思路开拓大一些呢？”

何南终有所悟，一拍大腿：“看来是我的目光短浅，只会盯着香港，经堂主提醒倒也明白了，我曾经听说过欧洲各国的男人对越南妹很感兴趣。”

陈百威点头：“岂止是欧洲各国，只要风骚、性感，哪个国家的男人不想？我在这里建了竹楼，以后，就派你长期在越南蹲点，收购女孩子。来者不拒，在这里施以简单的日常英语和粤语，堂口每月定期派专船来运载。香港是世界闻名的天然良港，每天进出各国的大小船只，运输十分方便，生意做大了，这笔收入比开一家金陵更有赚头，这是一块出金子的地方呵，你应该好好守住。”

何南点头：“是，堂主。”

“现在竹楼已经建好了，女孩子第一批应该也差不多了，具体有多少名？”

何南从竹桌上拿起一本帐簿逐个点数：“一共是五十八名。”

陈百威点头：“已经差不多了。这是第一次，路途多有不测，不能太多，现在还有报名的先立下档案，告诉她们下一批招收。”

何南放好帐簿，说道：“对了。堂主，我们什么时候起程？”

陈百威想了想：“现在是初秋，气候恶劣，北部湾海域易起台风，干脆等过了中秋后再说罢，况且越南的物价便宜，多不了什么开销。”

何南道：“我也这般想。”

“这段时间抓紧一点，第一批一定要调教好一点，到时看情况，不一定要给金陵，做生意办事都是这样的，不能墨守陈规，随时准备应变。不过，把你留在越南，不到万不能已，是不会变的。”

何南突然又想起什么来，说道：“堂主，三山会那批运往泰国的军火还给不给我们押运？”

“当然给。”陈百威又补了一句。“莫启青是个讲信用的人，一般情况是不会改变主意的。”

“什么时候起运？”

“现在还不行，工人纠察队正查得紧，货还在广州没运过来呢。”

“头一回从珠海回来不是说运过来了么？”

陈百威道：“没有，还不到五分之一，现在风声紧呀。”

何南叹道：“要是去泰国我也有熟人的，不瞒你说，我那里也有情人。”

陈百威惊道：“你到底有几人情人？”

“也没多少。”何南道，“除了越南，各有一个，另外缅甸、马来西亚、印尼每处都有。”

陈百威张大嘴巴：“天啦，家乡人还说你老实本份，没想到你在世界各地都欠了风流债。不得了，真是不得了！”

何南并不感到难为情，说道：“我当然算是老实的，不老实一个地方何止一个？”

陈百威忍不住笑了。

“笑什么？”何南道，“我说的是真的，你没有经历过，那里知道底细。一个男人长年在异乡飘泊，无以为慰，我又不是太监，有女人不要那才是有病呢。”

陈百威不再笑了，觉得南叔说的话十分在理。

南叔已经沉浸在过去的岁月里：“我这人很实在，不是那些丢得开的花花公子，一旦和人家好上了，就要负责到底。可是我没有固定的职业居所，今天不知明天在哪里，比如我和阮安妮好好儿的，谁想老板一下子就说越南种罂粟不合算，要去泰国购买成品，你说我还能怎样？能不走么？到了泰国，我一下子不适应，为了忘掉安妮，只好再找女朋友。”

陈百威道：“但你总是这样也不好呀，世界各地有情人，家乡还有发妻、女儿，你有没有想过对不起她们？”

何南因勾起往事，泪流出来了，点头道：“我想过的，这些年来我就靠一个梦支撑着活到今天？”

“梦？什么梦？”

“一个好梦，”何南认真道，“人没有梦想是活不下去的，尤其漂泊在外更需要梦安慰。我常常想，有朝一日发达了，有伍平那么多钱，那时候我就把世界各地的情人都接到香港，大家和睦过日子……”

“这梦不错嘛。说明你还有点良心。”

“是不错。”何南道，“可是梦永远只能是梦，再美好一醒来什么也没有了。”

陈百威认真道：“现在不会了，只要我们的堂口在香港立稳足，到时候你的这个梦太容易变成现实了。”

何南望着陈百威，很久才说道：“那就要仰仗堂主的威力，成就霸业。”

陈百威摇头：“光靠我一个人没用，这是全堂弟兄们的共同事业，需要大家努力。对了，你跟傅华灵是怎样认识的？”

何南道：“在泰国清迈。”

“这地方我听说过。”

“是的，它是世界上有名的毒品基地，除了鸦片还有白粉。”

陈百威点头：“去清迈是水路还是旱路？据说那里离海还有很远。”

“当然是水路，走私贩毒很少从旱路去的，去清迈也一样，从香港去泰国的路线我还记得，过琼州海峡到北部湾，再一直沿着越南的海岸南下，然后进入泰国湾。那里有一条昭披那河直通清迈。种罂粟的地方多是山岭，没有马路。”

陈百威急道：“运货岂不要用人扛？”

“不用，”何南说道：“清迈的大象力气和汽车差不多，运枪枝、毒品翻山越岭，什么都不怕，所以连本国军队都不敢跟毒梟斗。”

“明白了。”陈百威道，“先说你和傅灵华怎么认识吧。”

“说起来也可笑，傅灵华本是殷实之家，不必要受那份活罪，那时他老婆天天骂他没出息，说没有祖上的房产绝对饿死，就为这个，他不服气，非要证实自己有本事。他听说贩

鸦片很赚钱，问了几个人，糊里糊涂租船去泰国。把船从泰国湾一路开到清迈，当地人一眼看见他不像长期干这卖卖的，组织一伙人把他带去购货的金条抢了。就这样，傅灵华流落清迈，靠讨饭过日子，当时我也替老板搬运鸦片，在路途中遇见了要饭的中国人，一问起，居然是香港人，和我是一个语系，听他诉述了经历，我就向老板推荐，和我一样赶大象运货。第二年，他挣够了路费，就想回家，而且非要拉我回家不可。说实在的，当时我和阿曼支正打得火热，他说到了香港送一栋房子给我，外加五千大洋，没办法罗，只有忍痛与阿曼支分别。到了香港，好说歹说，她老婆只同意不收房租，直到傅灵华下跪求饶，说我是他的救命恩人，才答应下来——但还是少给了三千大洋。”

陈百威叹道：“原来如此，若不是傅灵华，恐怕这一辈子你不会想到香珠母女了。”

何南不好意思搔着头皮：“我也是迫不得已的，年复一年，总是赚不到钱，在香港落脚后，我第一件事还是把她们母女俩接了来。傅灵华还是不错的，我一个外乡人做生意不太顺手，他常常偷偷摸摸救济我，但老是靠朋友也不是长久之计，所以才想起要你和阿祥过来，谁想阿祥他——”

陈百威连连摆手：“不高兴的事不要提他了。”

“也是。”何南道，“喂，还有，你跟香珠现在怎么样了？”

你一直在跟阿祥争么？”

陈百威叹道：“其实她心里一直只有余祥。”

何南道：“在工作上我是你的马仔，可在个人问题上我可是你的长辈，我说话不客气你可别生气。”

陈百威道：“南叔说哪里去了，不管什么场所我一直把你当长辈。”

何南道：“那就好，那我就得说了，现在阿祥死了，不是我担心女儿嫁不出去，因为你一直是喜欢她的，就不用等下去了，这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大不了我老着脸去问问香珠。”

陈百威道：“我确实喜欢香珠，可是——”

何南举起手道：“你不用多说了，有你这句话就够了。我女儿可不比我，男女问题上是很认真的，不是我向着她，男人嘛，只要不是飘泊在外，最好还是不要跟别的女人好。我也是这样，越南、泰国，印尼每个地方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不不不，你的条件不同了，去外国可以把香珠带上，是不？”

陈百威苦笑。

“怎么红脸了？”何南道，“没什么不好意思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等中秋节回香港我做主把你们的事办了。”

陈百威摇头苦笑：“南叔，你听我说。”

“说什么？是不是嫌我女儿？”

“不是。你听我把话说完嘛。实不相瞒，我这辈子非香珠不娶，可现在还不行，第一，余祥刚刚死去，如果马上确定关系，弟兄们会怎么想？”

何南点头：“说得还有点道理，他们都知道香珠跟阿祥好。”

“第二，”陈百威道，“这是最主要的，目前堂口正摇摇欲坠，彭昆时时刻刻在算计我们，为了全堂弟兄，我发誓暂不结婚，等成就了百年霸业再考虑个人问题。”

“有志气。”何南道，“我就是满意这样的女婿！只是你到时可别变心，比香港漂亮的女人多的是。”

“放心好了。”陈百威道。“请把我的意思转告香珠，说我正是为了爱她，才做出暂不结婚的决定，想她也可以理解。”

“她会理解的，我女儿很聪明。”

陈百威点头：“所以，我们全堂上下一定要全力以赴，成就大业，你过去的经历是一笔很丰富的财富，现在到了该使用的时候了，你负责越南这块基地，回去后我马上带傅灵华去泰国开劈清迈那片基地。”

何南忙道：“堂主，我看清迈的基地还是由我去开劈吧，我比灵华更熟，越南这边交给小妮能行。”

陈百威明白他的心思，说道：“如果阮安妮没死你想不想去泰国？”

何南理直气壮道：“当然不会去啦！”

陈百威不悦道：“南叔，你一把年纪了，不要像年轻人一样儿女情长。”

何南说道：“正因为有一把年纪才更应该抓紧时间。”

“只要事业成功了，还愁女人？”陈百威严肃道。“自古英雄虽爱美女，但更爱江山，因为他明白一个最浅显的道理：美女易得，江山难求，有了江山，女人大把的有。”

“那你算不算英雄？想不想得江山？”

陈百威不去多思，说道：“目前不是，但我希望将来能成为英雄。不想得江山大老远跑这里来干吗？”

何南道：“啊，我女儿嫁给你不倒楣了？等你得了江山就有大把女人，那她算什么？”

正说着话新修的竹楼那边传来吵嚷之声，陈百威问道：“她们在吵什么？”

何南站起来，倾耳细听，摇头道：“听不清楚，好像还有男人的说话声。”

陈百威随后也站起，看到小妮向这边走来，说道：“先不要急着去，问问小妮就知道了。”

小妮过来，向何南汇报：“南叔，我们乡长带了一伙乡丁要姑娘们回去，说你们贩卖人口。”

何南把小妮的话翻译给陈百威听，两人愕然。因为陈百威在事前和乡长接洽了，并送了一份厚礼，怎么一下子又反悔了？

俩人二话没说，走出门果见乡长龙老山领着几个乡丁在指手划脚，命令

姑娘们离开。

何南上前抱拳道：“龙乡长，我们不是说妥了么？”

龙老山六十上下，个子不高，一口山羊胡，戴一顶越南式笋壳斗笠，紫黑色的脸上满是皱纹，身穿没领的青色棉布衣，高额头，若不是说一口越南话，和广西靖西一带的壮族老头无异。

龙老山也向何南还礼：“真对不起，以前是说妥了，可现在被上面知道了，非要查办不可。我劝两位还是回香港去吧，抓住了定一个拐卖人口的罪不好办啦。”又对竹楼里的女孩：

“快出来，不会是什么好事情，要你们过去无非是当奴隶，动不动挨皮鞭子！”

乡丁见女孩子们还是不肯走，开始用皮鞭驱赶，一时间，几处竹楼乱成一团，传出“哇哇”的哭叫声。

目睹一个个女孩子离开竹楼，陈百威的心在流血……走开的不仅是女孩，而是白花花的银子……按每个三千大洋算，这损失是何等惨重！若在香港还有拼一场的机会，可这是异乡他国，只能任由别人摆布。

刚才还在描绘未来的美好蓝图，一转眼就要化为乌有，何南奈不住，咬牙道：“堂主，我们去菜市把弟兄们叫来，跟他们拚了！”

“不，”陈百威道，“虽然这只是一些乡丁，毕竟代表了一级政府，事情一旦闹大，我们能跟整个越南做对吗？”

“那……难道我们就这样眼睁睁看着到手的钱丢了？”

“最起码眼下只能这样。”

“和安乐”在越南招收的第一批女孩子就这样解散了。望着几栋人去楼空的竹楼，陈百威十分痛心。最后，龙老山把一个布袋还给陈百威：“对不起了，这笔钱我也不想赚，可是布袋里是陈百威行贿的一千大洋，见对方退了，连忙把手上的两枚钻戒退下一起推过去……”

龙老山又挡回来，连连摆手：“违法的事我不干，越南的法律是相当严明的！”说完头也不回地离去。

望着远去的龙老山，陈百威百感交加，那些倒背着长枪的乡丁们相互交头接耳，不时回过头来。突然想起了什么，问道：“南叔，你在越南菜市呆过，除了傅灵华，还有谁知道？”

何南不解，问道：“这又怎么了？”

陈百威道：“我怀疑有人顺藤摸瓜寻到这里来了，你认真记一记看有没有在无意中说过‘板栗山’的地名。”

何南捶着胸部道：“啊呀糟了，我在春园街市场卖鱼那阵子，谁都听我说过在板栗山种罂粟的故事！”

陈百威叹道：“这就难怪了。肯定有人盯上我们了。”

“你说是谁？”

“彭昆，会不会是他？”

何南想了想，然后头摇得像货朗鼓：“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回彭昆不是去暗杀苏兆征了么？”

这回轮到陈百威纳闷了，喃喃道：“是呀，彭昆应该死在邓大清手里了。”

“所以说，”何南说道，“肯定是我们的行动引起了越南政府的注意。堂主，恕我直言，趁着现在出来了，我们不如立即去泰国清迈，把现有的钱买了鸦片，保证赚一笔大钱。到了那里，我就不回香港了，专门坐地收购。”

香珠呢，就交给你，你好好待她就行了。”

陈百威冷笑道：“你就留在那里跟情人阿曼支过日子是不？”

“当然是，但也不全是。堂口不是需要人坐镇么？这叫一举两得。”

陈百威拉下脸道：“南叔，我劝你不要被女人迷了心窍！”

南叔道：“你不迷女人？那你追我女儿干吗？”

陈百威火了，指着他的鼻子骂道：“何南先生，我警告你，我们现在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弄清楚龙老山为何反悔，不是讨论女人！”

回头说彭昆饶过了那只断了尾巴的壁虎，大声叫道，“来人啦！”

一位弟兄应声而入：“请问军师有何吩咐？”

“把苏小枫叫来！”

“回军师，苏小枫已被军师派去麦警官那里了。”

彭昆摸着脑袋，“唔唔”两声：“那就叫苏小飞进来！”

一会苏小飞到，单腿跪地：“报告军师，小飞听候吩咐。”

彭昆本欲骂人，嘴翕动几下，抬手道：“坐下。”

苏小飞坐下，屁股却时刻准备离开椅子。

彭昆问道：“你可知道陈百威去了越南？”

“知道。”苏小飞起身，“已走了两天。”

彭昆又示意他坐下：“他和什么人去的。”

“何南。”

“嗯，我听说何南在越南呆过，你知不知道具体在什么地方。”

苏小飞起身，“报告军师，十多年前何南在越南荣市一个叫板栗山的地方种罂粟，和一位叫阮安妮的女人好——”

“混帐！”彭昆把马脸拉长，“谁让你说这些？我比你知道的还早！”

苏小飞：“对不起，我以为军师忘了。”

彭昆挥手：“好了，下去给我组织五十名精干的弟兄马上随我去越南杀陈百威！”

“是！”苏小飞起身。

“慢！”彭昆突然又想起什么来，上下打量对方，然后点头：“嗯，有点像，妆扮妆扮就更像了。”

苏小飞不解，问道：“军师你说什么？”

彭昆道：“这次在广州打死了一个替身，想再增加一个，我看你有点像我，马上叫化妆师来把你扮成我的模样。”

苏小飞惊道：“军师，你这不是要我替你去死么？”

“没错，是这样。”

“这、这使不得！我、我还没娶老婆……”

“混帐，干不干？不干我这就送你赴黄泉！”言毕，从桌上摸了一把左轮，打开保险。

苏小飞急道：“军师，我干、干……”彭昆脸上露出狞笑：“这还差不多，凡是我的手下，都有替我去死的光荣义务，一般的人还轮不到呢。滚，组织好人马上过来通知我。”

“是！”苏小飞退下。

当天子夜，彭昆带了五十名“和义堂”成员乘本堂的火轮从西环渡轮码头出发，一路向西而行。船只第三天上午穿过琼州海峡进入北部湾海面时遇上六至七级大风，颠波得厉彭昆很高兴，原来担心赶不上，现在这担心没有

了。因为秋季气候恶劣，估计陈百威可能要到中秋前后才能回香港。

果如所料，彭昆在荣市泊岸后来到板栗山，果然听到香港老板在当地招工的消息。

好个彭昆，聘请了翻译，在当地明查暗访，得知陈百威住在阮小妮家，正大兴土木修建竹楼。

同来的苏小飞不解，问道：“军师，他修竹楼干吗？”

“笨蛋，连这个都不懂，他在开办‘妓女培训班’！这陈百威果然厉害，看样子是要长期在此收购女人了！”

“那我们要不要开办‘妓女培训班’？”

“当然要！”彭昆于是对翻译说道，“你给我去问问，当地最大的官是什么，我要和他认识。”

翻译钻进一座竹楼，一会出来报告：“彭军师，他们说，这里最大的官是一位乡长，叫龙老山，前些天他已经收了陈百威一千大洋。”

彭昆灵机一动，又想出一条妙计，让翻译陪他去龙老山家拜访，上门送了价值一万大洋的金条，龙老山是个见钱眼开的货色，加上年纪老了，把什么都看穿了，眼中只剩下钱。这样一来，彭昆的目的一下子达到了。

彭昆刚刚才在广州受到惊吓，比以往更加小心，极害怕陈百威知道他已来到越南。所以，每天身边带了几名枪法好、武功深的弟兄，深居简出，实行遥控指挥。

板栗山这里，由苏小飞扮成彭昆模样，与龙老山交涉，每有情报，及时汇报。

这天，彭昆正在旅店里跟越南妹调情，在位弟兄在外面高声喊道：“报告军师，苏小飞求见。”彭昆在越南妹胸部上狠拧一把，说道：“出去，等会叫你才许进来。”越南妹听不懂中国话，以为客人要做爱，解了裙子躺下。彭昆对外面叫道：“要他进来。”苏小飞推门进来，一眼看见床上玉体横陈，双眼发直……越南妹本能的廉耻心使她提起裙子羞愧而去。彭昆得意地令苏小飞关了门，赐坐：“怎么样，又有新情报了？”苏小飞告坐：“有，多呢。”“慢慢说。”“是。”苏小飞道，“军师要我寻找陈百威的住处我已经查到了，就在板栗山一处不起眼的坡上。”彭昆眼睛骨碌碌转了很久：“噢，你知道了？好，你亲自去过没有？”“没有，”苏小枫道，“我怕一露面就引起他们的怀疑，所以只要龙老山领着乡丁去了。”彭昆表扬道：“做得对，龙老山回来怎么说了，陈百威一共有多少人？”

苏小飞避开话题得意洋洋道：“报告军师，我背着你自做主张干了一件好事。”

“什么好事？”

“我要龙老山以越南政府的名誉把陈百威招收的女孩子全部遣散了！”

彭昆脸露惊喜状，“是吗？太好了，你过来，军师赏你。”

苏小飞功大莫焉地走近，想着彭昆一定赏他值钱的东西。

彭昆待苏小飞走得近了，脸一拉长，左右开弓，打得他眼冒金花，怒骂道：“混帐，谁让你这样干了？”

苏小飞捧着脸，眼泪汪汪：“我立了功你还打我？”

彭昆咬着牙：“我若不是看在只带了你一个‘替身’的份上，还要杀你呢。什么立功，你这是乱来，打乱我的计划。我要你查出陈百威的住处，再一举消灭之。今天你让龙老山去遣散女孩子，就会引起陈百威的怀疑，你说

陈百或是个怎样了得的人物，难道他不会分析吗？”

苏小飞这才明白自己犯了错误，打自己的耳光：“我该死，我混蛋，我打草惊蛇破坏军师的总体计划！”

彭昆把身子向竹椅上靠，叹道：“幸好陈百威还不知道我逃过了广州那一劫，否则的话，真的全砸了……小飞！”

“小飞在，军师。”

彭昆猛地坐了起来：“陈百威一共多少人？”

“报告军师，陈百威只带了何南还有几个心腹。”

“情报准确么？”

“很准确，”苏小飞说道：“龙老山把每一栋竹楼都检查了，并无多余的人。”

彭昆松了口气，点头道：“这样说来陈百威还没有怀疑有人盯上他了。”

“可是，”苏小飞道，“我哥明明探得陈百威带来四五十个人，这些人现在到哪里去了？”

彭昆道：“不用猜也知道，其余的人都在荣市旅店里。”

“他干吗要这样做？”

“很简单，如果带一大帮人去招工，就会把别人吓着，哪里还招得了工？”

“原来如此，这陈百威真——”苏小飞立即把“了不起”咽了下去。

彭昆道：“他带来大批人主要防止万一在海里遇上海盗或其他堂口的狙击。只于我，他绝对认定已经给邓大清杀了，否则的话，他会把带去的全部武装安排在四周保护。很好，我们马上来个速战速决，领了人包围小竹楼，送陈百威上西天！”说罢一阵狂笑。

苏小飞也跟着傻笑，笑够之后作揖道：“军师，我这就去执行。”

彭昆：“慢。”从竹椅上站起道：“杀陈百威事关重大，必须我亲自去。”

苏小飞：“那……军师的安全？”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没事的，你扮成我，扮像一点，我呢，就扮做你的模样。”

苏小飞苦笑，原来凡不在彭昆身边，他都只按原来的打扮，没有老老实实扮彭昆的替身。

彭昆化了妆挟在人群里，由几名贴身护着去了板栗山。

板栗山位于北回归线附近，属典型的热带雨淋气候，因气候炎热，雨水丰富，植物相当茂盛，虽名为“板栗山”，其实更多的还是竹子，板栗覆盖面积只占五分之一。

彭昆在傍晚抵达板栗山，全体“和义堂”人员进据了龙老山家里。没想龙老山也是位老奸巨猾的角色，担心万一香港两派黑帮火拼殃及他，有意要支开彭昆。

龙老山在与家人商量时，他儿子提出要彭昆一伙住进乡公所。

龙老山坚决反对，说乡公所虽有很多空屋，但都是公家的东西，一旦毁了，上面追查起来，就能查出他参与“贩卖人口”的罪行。

“因此，”龙老山说，“我们必须帮他找一个最偏静的地方，随便他们怎么打，都与我无干。”如此一说，全家自然而然想起十几年前一位南洋毒梟在这里种罂粟时留下的几栋竹楼。

于是彭昆被带到一个小地名叫“牛皮滩”的地方，这里正是当年何南种

罌粟的住宅，下面流淌着一条小河，悠悠咽咽地流着碧如翡翠的水，河两岸则是各种不知名的野花，夜空里弥漫着很浓的香味。

当年种罌粟的人走了以后，土地全部种上板栗，承包给当地农民，所得收入归乡公所。板栗每年农历四月开花，中秋后成熟，这些竹楼理所当然成了守板栗的住所。目前还是初秋季节，板栗才长成很青的一个刺球，竹楼也就暂时空着。

彭昆对这里很满意，认为是一个培训妓女的理想场所，把陈百威打败，将来这里便成了“和义堂”的天下。

夜晚八点安顿下来，即派苏小飞领几名弟兄去阮小妮家打探，这里离阮小妮家不远，只须过一架不高的山梁。站在山梁上可以看到两边的竹楼。

一小时后苏小飞回来报告，言明周围没有动静。

彭昆暗忖：没有动静说明陈百威还没有调兵遣将，因此问道：“你见陈百威在竹楼里么？”

苏小飞道：“那里有一条狗，我怕打草惊蛇，因此没有近前，但竹楼里明明白白点了桐油灯，还看见灯下的人影。”

彭昆站起来，挥手道：“走！”

于是五十名荷枪实弹的“和义堂”弟兄们浩浩荡荡翻过山梁，果见小河边的竹楼里亮着灯，在空蒙的夜色中十分耀眼。

逼近目标时，彭昆指挥手下分四处包抄，一切就绪后，在保镖的卫护下躲到一个最安全的地方下令开火。

一时间枪声大作。当他人以为是鞭炮声——越南人凡结婚喜庆、生日寿庆都习惯放炮仗，谁也不会注意这里发出的枪战。

枪声持续了六七分钟慢慢稀了，最后停了下来。

黑灯瞎火，苏小飞跑来报告，“军师，解决了。幸亏今天上午我要龙老山把这群妹仔解散了。”

彭昆把钻进搞草丛的头抬起，说梦话一般：“解决了吗？”

“解决了，”苏小飞道，“我们一阵乱枪，打得他们连还击的机会都没有。”

彭昆清醒过来，惊道：“什么，他们没有还击？”

“是呀，这样才好！”

“好个屁，没有还击说明他们不在竹楼里，滚，快去看有没有尸体！”

“可是，很黑呀。”

“蠢猪，你不会打火把么？”

苏小飞打着火把在竹楼寻找，但见里面的竹器家具、地瓜被打得满地都是，就是不见一具尸体，心下暗叫：“上当了！”一时火起，把竹楼付之一炬。

彭昆十分恼火，打了苏小飞几个响亮的耳光悻悻回到牛皮滩。

竹楼燃烧起来，火光冲天，彭昆不时回过头，心神越来越不宁。

不用猜，绝对是上午龙老山带领乡丁在这里捣乱引起了陈百威怀疑，于是没好气地问道：“苏小飞，是不是幸亏龙老山把妹仔解散了？”

苏小飞搔着头：“我只想到有越南妹在不方便攻打，没想到陈百威比狐狸还狡猾、比兔子还小心……”

彭昆骂道：“你还没想到你只有一个脑袋，回去后我决不饶你！”

苏小飞下意识地摸了摸头，还好，还在，问道：“军师，我们现在怎么

办？”

彭昆道：“先回牛皮滩休息，明天再做打算。”

苏小飞领先往前去了，彭昆仍十分诡密地走僻静处，令保镖们紧紧跟着。

回到牛皮滩，五十多个“和义堂”刚刚就寝，彭昆立即感觉到周围有一种异样的危险存在，正要招呼手下警惕，几十条黑影在夜色里向这边逼近，这时有人惊叫道：“不好，陈百威来了！”

话音甫落，枪声响起。

## 第十六章毒招迭出

书接上回，龙老山率乡下驱散了陈百威新招的女工，何南产生了弃越南而往泰国的念头。

陈百威火了，骂他没出息，一大把年纪还离不开女人。

他觉得龙老山突然变卦必有原因，虽说邓大清是去广州迫杀彭昆，但也不是没有失手的可能。分析道：“如果是这样，惹火彭昆，趁机追杀我们，是‘和义堂’的一贯做法。”

何南道：“若如此，我们该怎么办？岂不是逃不掉了吗？弟兄们还在荣市。”

“不怕，”陈百威道：“只要探得情报确切，现在才上午，租一匹快马回荣市搬兵还来得及。你马上叫小妮来，要她去龙老山家里打听情报，她是女孩子，又是本地人别人不会怀疑。”

何南叫来小妮，如此这般一番吩咐。

这里离龙老山家只有三四里地，翻过对面那架山梁，山脚下则是当年何南种植罂粟的地方，三四栋竹楼高高耸立，板栗树才投产不久，树上结满大球大球的板栗。

竹楼门前是一条小河，越南的河叉一般都是九曲回肠的，两岸长满了竹子，一些不知名的藤呵什么的附在上面，开满了小朵的花，出奇的香，引得蜜蜂嗡嗡，彩蝶翩翩。

趟过小河，再走不多远就是乡长龙老山家，龙老山的房子是土屋，在当地土屋比竹楼高级，最大优点是外面太阳再大也晒不到里头，夏天蚊子多时焚上艾叶把门一关，窗帘布一拉就没事了。不象竹楼，不散热，不保温，而且楼下还住不得人，主要是雨水呀、蛇呀、蜈蚣呀什么的容易进来。板栗山每年都有人被蛇咬死或咬伤。阮小妮想到自己马上就要离开这地方去香港了，心里是多么高兴。

龙老山曾经是小妮妈妈的相好，他有很多相好，做为乡长只要看上有点姿色的女人都要，因此连他自己也记不清楚和多少女人做过爱。因他特别好色，本乡人背地里给他取了个绰号叫“公猪”。

小妮是很机灵的，她没有直接进乡长家里去，而是在附近几栋竹楼里串门子。她有位好友肥妞在乡长家做佣人，肥妞的家就在这附近。

肥妞不在，只有她妹妹趴在门口用地瓜皮喂蚂蚁。小妮要她去叫姐姐回来，并特别叮嘱：小心点，不要让别人听到。一会肥妞就回来了，身前还系着围裙，一见小妮就说道：“喂，小妮，你是不是求我帮忙？”

小妮二丈和尚摸不着头脑：“帮什么忙？”

肥妞奇怪道：“怎么，你难道还没听说？现在好多人都求我和龙乡长说情，只有得到他老人家的同意才能去香港。”“不是说不许去香港了么？”

肥妞道：“谁说的？只是不许随你的南叔去。我告诉你，香港又过来了一位彭老板，他好有钱的，说南叔的那位老板是个骗子，还欠彭老板的钱。”

小妮正要问彭昆的下落，问道：“他现在在哪里？”

“当然在龙乡长家罗。喂，你不求我我可要走了，我要伺候彭老板他们，一会不见，龙乡长又找我了。”

肥妞说罢回了龙家，小妮急着回去向陈、何汇报，出门时被龙老山发现：

“喂，小妮，你怎么总是躲着我，难道我会吃你吗？过来，我正要找你呢。”

小妮暗忖：这肥妞有说慌话的习惯，我何不趁机会去瞧一瞧？

小妮明白龙老山的意思，自从长大成人后，每次在僻静地方碰上，他都要动手动脚，小妮不喜欢龙老山，最讨厌那撮山羊胡，她心里喜欢龙老山的儿子，可那公子哥身边多的是女人。

今天顾不了这许多了，小妮笑嘻嘻地跟着进了乡长家，果见厅里有好几个中国人，特别是一个马脸在手舞足蹈说着中国话。

小妮还想看清楚一些，结果被龙老山强拉进一间耳房。这时一位翻译说道：“彭先生说他不止这些人，一共来了五十个，都带了枪，住在荣市……”

后面的话还没听完，龙老山“轰”地关上门，把小妮向竹床上压……

龙老山的口很臭，他经常吸鸦片，小妮感到一阵恶心，偏过头去。

龙老山说道：“全乡每一个地方我都有朋友，你妈妈死了，我正要找一个人。依了我，不要去香港，我给你找个好姑爷，你知道吗，我现在很有钱了，彭老板一次给我一万大洋，以后我帮他招工还有‘回扣’什么叫‘回扣’你懂吗？”

小妮本来想忍着让他完了那事，反正自己迟早要和男人……，可实在受不了他的口臭，用力地推。

谁想龙老山是惯于此道的，一下子就脱去了她的裤子，老练地压了过来，恰在这时外面有人敲门……龙老山不得已放了她。

小妮飞快穿好裤子，开了门，竟是刚才那位“马脸”，嘴里喃喃着就要搂她。

小妮闪过，拼命地逃跑，来到小河边，用水做镜子照见头发零乱，嘴上被臭嘴亲过，想起龙老山那张苦瓜脸，“哇”的一声吐了……拼命地洗起脸来。

回到竹楼——向何南汇报，何南再译成中国话转告陈百威。

陈百威，沉默片刻，说道：“没想到邓大清真的没能杀掉他。”

“你不是说过邓大清很能干么？”

“是很能干，但彭昆更狡滑，这叫‘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但是……他是怎么逃脱的呢？……。想到这里，猛然想起什么来：“南叔，刚才小妮说她和龙老山在耳房彭昆去敲门，我对此有点怀疑。”

何南又问了一遍，小妮坚持说真有这么回事，那彭昆在她进门时就看见了，显然是有意去敲门的。

陈百威又问道：“那‘马脸’是黑皮肤还是白皮肤？”

小妮回答是白脸。

“这就对了。”陈百威道：“小白脸一定是苏小飞。彭昆虽是色狼，但总不会到了那种失态的程度。倒是苏小飞经常处于饥渴状态，有过反常的前科。这样说来，彭昆一定是受到惊吓，为了保护自己找了‘替身’，外国有好多富豪、元首都是这样的。”

何南说道：“先不要说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想想我们该怎么办。”

“分析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正是为了寻找怎么办的方法。今天，龙老山找到了我们，现在想起来反而是件大好事——给我们通风报了信，否则的话，今晚我们死定了。”

“你是说他们今晚要攻打我们？”

“是的。”陈百威道，“从这做法更加能够证明在龙老山家的彭昆是假

的。真彭昆不会傻到有意来‘打草惊蛇’。我给你们一个任务，利用肥妞的关系掌握和义堂的行动。”

“那么你呢？”

“我火速租一匹快马去荣市调兵。”

“这不是‘火併’？会不会惊动当地官府？”

“目前我们只有通过火併解决这场恩怨了。这里山高皇帝远，龙老山又是个见钱眼开的人，打败了彭昆，他白得一万大洋，马上又会投到我们门下。”

何南觉得有理，点头道：“那你快点去吧。”

“还有，”陈百威道，“傍晚前我会派人来这里与你们接头，不见不散！”

陈百威离开竹楼，何南几个仍留在家，只派小妮去龙老山家探听，得知那个“彭昆”也回了荣市，这更证明了今晚会来“袭击”。

傍晚前，陈百威已抵达板栗山，潜伏在附近的山上，只派一名弟兄来与何南接洽。

何南按陈百威的吩咐有意在竹楼里点了桐油灯，然后去附近山上与陈百威会合。

陈百威握着何南的手，第一句话就问道：“彭昆来了没有？”

何南说道：“堂主果然料事如神，彭昆已经来了，扮成一般的人，苏小飞则扮做他的模样。”

陈百威点头：“现在住哪里？”

“暂时还在龙老山家。不过，这对我们不利。”

“龙老山不会让他们长留的，”陈百威分析道，“他不蠢，知道那样会受连累的。”

“我们是不是先下手为强？”

“不必了，他们迟早要来攻打竹楼的。你先带几个精干的弟兄去侦察，盯着他们今晚在什么地方住宿。”

何南领命去了，半个小时后回来报告：“堂主，彭昆他们在牛皮滩竹楼里，就是我十几年前往过的地方，门口也有一条小河。”

“那里偏不偏僻？”

“非常偏僻！”何南说道，“方圆一里多路没有住户。”

“很好。”陈百威道，“我们就在牛皮滩守候！”

正说着，有手下来报，说山下有人影移动。

陈百威拨开草丛向下看，果见一队黑影离开牛皮滩向山梁这边移动。

大家眼睁睁看着黑影翻过山梁、团团包围小妮的竹楼……接着传来了密集的枪声……那盏桐油灯也熄了，黑夜里，只有枪弹划过空中的一道道火花……

枪声停了，有了一火把……一片火光冲天而起……

陈百威立即命令：“弟兄们马上行动，包围牛皮滩竹楼！”

“和安乐”四十多名会员一齐冲向牛皮滩，在四周找到掩体，先潜伏起来，陈百威吩咐要等彭昆一千人全部进入包围圈才许开枪。

半小时后，“和义堂”断断续续进入竹楼，陈百威见时机成熟了，令大家向竹楼逼近，没想被人发现了，只好率先开了一枪。

枪声就是命令，“和安乐”会员一齐向竹楼开枪……竹楼一时大乱，接着有人还击，把陈百威的前锋人员压了下去。

大家所带的都是驳壳枪，不适宜远距离作战，陈百威意识到了这一点，下令大家节约子弹，不到十足把握不许打枪。

“和义堂”以为得势了，打得更凶了，因不知对方火力，看样子他们的目的还是突围。

陈百威躲进一个土坑里，把何南拉下来：“南叔，这里的地形你熟悉，一共有几个出入口？”

“只有两个。除了刚才我们下来的山梁，就是这条河。”

“好，你带一股人守在河口，见一个打一个，见两个杀一双，我领一半人去山梁那边截断他们的退路！”

“不，你不熟，还是我去，这里过去有一条排水圳，是我亲手挖的，可以避免对方发现，你好好守着，这条河除了这小口子可以过，没地方能行走。”

“那好，你多带些弟兄，越快越好，免得他们醒悟过来！”

何南点起几个小队，沿一条小水沟向山梁那边逼近。果然，“和义堂”见前面河口火力强大，准备从后撤，恰好与刚到的何南交上了手。一时枪声大作。

何南凭着自己对地形的熟悉，指挥手下稳打稳扎。

和义堂由于被动挨打，加上子弹也用得差不多了，有人爬出来投降。

天空有星星、月亮，但能见度很低，特别是竹楼和大片的栗树仍是黑森森一片。陈百威不敢怠慢，命令停下打枪，喊话道：“你们若有诚意，回竹楼休息吧，我明天马上来收编各位！”

那边有人喊道：“你会不会骗我们？等我们睡了又过来打。”

陈百威听出是苏小飞的声音：“放心罢，我们不是彭昆那号阴毒的小人！只要各位有诚意，天亮了给你们举行‘过底’仪式。”

山梁那边的何南接着也喊话道：“‘和义堂’的弟兄们，你们逃不出去了，这片板栗山从前是种过罌粟的，当时为了保密，除了山梁和河口两条道，到处都挖了堑坑、种植了荆棘、竹子，最好还是老实点吧，除非你们长了翅膀。”

何南一喊话，苏小飞见四周果然是堑坑、竹子，心就慌“好吧，我们都听你们的，可别杀我们，传出去在江湖上名声会臭的！”

“不会，我们‘和安乐’的弟兄都是陈余祥调教出来的，以仁义为重。”陈百威叫道，“放心回竹楼去吧！”

陈百威、何南一夜守住两个出口，天一亮就见竹楼门前横七竖八地摆了二十来具尸体。苏小飞等人也一夜没睡，提防着偷袭。

双方就这样对峙着，陈百威令一名弟兄沿昨晚走过的那条水沟过去请何南，并吩咐道：“只能让南叔一个人离开，其余仍坚守在那里，凡敢冲过警戒线的一律枪杀！”这位弟兄刚欲离开，陈百威喊道：“慢，过水沟时千万不要暴露！”

十多分钟过去，何南过来，俩人在一僻静处研究对策。

“堂主，这帮人怎么处理？”

“你的意见呢？”

何南搔着头：“他们还有二十多位，收编过来可以增强我们的实力，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你认为呢？”

陈百威道，“这是异国他乡，多一个人多一份麻烦，何况是彭昆的死党？中途发生哗变怎么办？只要有了钱，扩充势力是很容易的事，这次罢工肯定

有大批失业工人，发展一万都不成问题。”

何南道：“那你怎么杀他们。”

陈百威想了想：“等会你还从小沟爬回去，不要暴露目标，我自会有办法让他们放下武器去山梁上，到时候……”

何南会意，连连点头：“好吧，我过去了。”

何南从小圳过去，估计已经准备好了，陈百威开始喊话：“苏小飞，你们军师哪里去了？”

苏小飞：“他领着几个保镖早就离开了，要我与你们拚，拚不赢就假投降，等上了船再‘哗变’，还说最起码和你在海里同归于尽。陈堂主你放心，我把什么话都告诉你了，为的就是表明：我不会‘哗变’，是真投降。”

陈百威：“彭昆一个人逃命，把你们当炮灰，对这号人忠心才是真正的傻瓜，好吧，你们过来，先把枪放下，待举行了入堂仪式再编组发枪弹。”

苏小飞：“陈堂主，我们不敢，怕你们……杀了我们。”

陈百威：“不会的，你有什么条件就提出来吧！”

苏小飞：“这样吧，你向对面山梁的人下命令，要他们不伤我们，才能依你！”

陈百威：“好乖巧的家伙，回到香港我一定重用你。”于是双手握成喇叭，高声喊道：“何南总管你听着——”

何南回道：“堂主，吩咐吧，我在听——”

“我愿意接受苏小飞的投降，收编他们，他们马上过山梁来，不许任何人伤害他们！”

何南：“知道了，堂主。”

陈百威：“苏小飞，听到了没有？快点过去。”

苏小飞等众人：“谢堂主。”

设想苏小飞十分狡滑，担心有变，要手下一个一个地爬上山梁去，万一听到枪声什么的，再另做打算。

就这样，二十来名“和义堂”人员逐个爬上山梁，见没有动静，苏小飞才最后一个放下手枪离开竹楼。

竹楼空了，陈百威率领守候河口的手下走过竹楼，爬上山梁。

苏小飞走在前面，到了梁上，不见刚上来的人，正要转身，冷不防双眼一黑，连哼的机会都没有就倒了下去……

何南扔掉木工斧，拍打着手迎接陈百威：“堂主这一招绝了，不废一枪一弹。”

陈百威笑道：“感觉怎么样？”

何南摇头：“不怎样，杀第一个还有点不忍心，一斧背下去，脑浆四溢，很惨的。但我不劈别人又不敢，劈多了几个，倒是挺有趣儿的。使人想到，人是那么脆弱，还禁不起一斧背。堂主，这办法你是怎么想出来的。”

“我又不是天才，”陈百威道，“这两天小妮子劈柴我见了这么一把大木工斧，很自然地就想到了。”

何南摇头：“我很笨，说起来这把斧头还是我送给阮安妮的，当初我们解散，别外还送了几样东西给他。”

这时有人过来请示：“堂主、总管，这些尸体怎么处理？”

何南望着陈百威。

“就地挖一个大坑，”陈百威道，“随便葬了都可以，这里不是香港，

打死狗还要担心主人来找麻烦。他们是一群没主人的狗。只可惜逃了彭昆。”

“和安乐”人员在陈百威的指挥下把尸体掩埋了，一律不用坟包，再铲一些草皮在上面盖了。竹楼前的血迹围锄头刨去，不留一丝杀过人的痕迹。

接着，陈百威又令众人把竹楼收拾干净，说道：“以后这地方就是南叔招收女工的据点。”

南叔问道：“堂主，龙老山那里怎么处置？”

“这个不用焦急，他自会找上门来。你和小妮下去把昨天解散的女工再集合起来。要她们到牛皮滩上来集训，以后你就是‘鸡头’了。”

南叔道：“她们都不喜欢老头子。”

陈百威道：“放心，我会叫个年纪与你相仿的过来，下一次再来时，把管名花带来协助你怎么样？”

南叔不悦道：“她是妓女。”

“你也不是什么正人君子，臭大粪遇上绿头苍蝇，天生的一对。”

俩人正说着，只见几个越南人趟过河来——正是龙老山。陈百威叫道：“他来得正好，我正要找他呢。”

龙老山的后面是两个乡丁，倒背着步枪，头戴越南笋壳斗笠，走路的样子十分滑稽。

几个人低头走过来，在竹楼前停下由翻译问正在忙着收拾的“和安乐”会员：“请问彭昆军师在哪里？”

陈百威怕手下说错话，迎上前施礼道：“请问找军师有何贵干？”

龙老山看见，掉头想走，何南忙从屋里出来截住用越南话说道：“龙乡长，怎么才来了又想走？”

龙老山一脸尴尬：“哪里哪里。”

“我和堂主正惦着你，走，进去坐坐。”

龙老山看看四周，又记起昨晚的枪声，心里明白了八九分。

在竹楼的竹椅上分宾主坐定后，陈百威施礼道：“龙乡长来此处找彭昆有何贵干？”

龙老山苦笑，通过翻译回道：“昨晚半夜，彭昆说借我的马用用，说是一早送来，到现在还不见踪影，想起过来看看，不知昨晚这里……”

陈百威：“这里没什么，都很好。”

“那么彭军师他……？”

“昨晚我和彭军师打了个赌斗，讲好谁输就得离开此地，没想我陈某人侥幸赢了，既然彭军师借走了龙乡长的马，这没什么，我马上赔你十匹。”

龙老山不好意思道：“岂敢岂敢。”

陈百威道：“龙乡长若如此说就见外了，以后这里是我长期做生意的地方，你就是我的父母官，几匹马算是小意思。”说着，向何南递个眼色。

何南会意，提起一个布袋：“龙乡长，这是昨天你退回的那一千大洋，还有彭军师的那一万大洋，他昨晚全输给了陈堂主，也算是本堂交纳给贵乡的赋税，望笑纳，希望以后多多得到乡长的支持。”

龙老山抱拳学着中国礼数：“一定一定。”

龙老山是老于世故的，因当年这里是国际毒枭种过罂粟的地方，积累了跟异国黑老大打交道的丰富经验，既知道他们不敢对自己怎样，同时也懂得“适可而止”，免得逼急了鸡飞蛋打。当下便与陈百威重续旧好，并表示愿意多效力。

又过了两日，那些遣散了“女工”又回来了，在牛皮滩竹楼里居住下来，由陈百威、南叔教会简单的英语口语及粤语，按理道是要教妓院中规矩礼节的，陈百威后悔没带管名花一起过来。

“下一次我一定把管名花带来，你们夫唱妇随，把越南这块阵地巩固好。”陈百威笑道。

何南点点头：“嗯，管名花还是挺性感的，那就将就吧。”

“什么将就？人家是当初的红牌可姑，这是折价嫁你。”

话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中秋节就过去了。陈百威带领第一批五十八名女工乘专船离开荣市回香港，留下何南及五六名“和安乐”会员在板栗山继续招工。

中秋过后的北部湾海面风平浪静，水天相连、风光绮丽。这些越南小姐们第一次离开家乡去遥远的香港过好日子，都兴奋不已，在船上笑嘻嘻的。

第四天深夜，轮船在宵箕湾泊岸，早有车辆等候接回到堂口，文贵、傅灵华闻讯连忙从床上起来迎接，齐声道：“堂主，总算盼你回来了，你不在的时候香港的天都快塌下来了！”

陈百威惊愕，一路上他正惦着堂口，担心出事，设想真的出了事，急问道：“你们快说，到底发生什么事？”

话说彭昆在越南板栗山牛皮滩竹楼里遭陈百威袭击，黑灯瞎火，因对方有备而来，又不知火力强弱，自己处处被动挨打，估计难取胜，产生了逃之夭夭的念头……临了，不禁暗叫苦也，妈呀，这鬼地方人生地不熟，除了前面一条小河有个渡口，再没有可逃的地方了……

想起一旦对方觉悟，截住后山梁，这次就死定了！

事不宜迟。彭昆这回又准备来个“壁虎脱尾”之计，令苏小飞牵制对方。叮嘱一番，领了十来名贴身保镖向后撤退，翻过后梁山，绕道逃遁。

一路上连叹晦气，想到再继续在这里是斗不过陈百威的了，于是灵机一动，折回龙老山家，一来捞回那一万大洋，二来打死龙老山，惊动官府让陈百威也在此处呆不下去。

于是领着十几个手下直奔龙老山家。设想到龙老山因听到枪声，把所有乡丁叫来，严阵以待，提防意外。

彭昆一时傻了眼，因担心陈百威在后面追杀，逃命要紧，又见龙老山土屋门口缠了一匹好马，开口借了，也不说去哪里，只说明天一早归还，骑上去，在保镖的拥簇下星夜赶回荣市，在旅店宿了半夜。次日去市场卖了马，仍乘船回去。手下取笑说，一万大洋、几十名弟兄的生命就换得一匹快马。

轮船在北部湾海面航行，曾遇七八级台风，幸无损伤。这么急赶回去不为别的，正是要趁陈百威不在香港之际，消灭许成名，吞并塘西所有风月场所……

四日后，回到香港，早有苏小枫等着他，说麦当汉对贩卖人口案十分重视，专等他详细汇报。

彭昆总算又找到了一个“借刀杀人”报复陈百威的好机会，当即拜会麦当汉，把陈百威这次在越南建立据点、打算长期贩卖人口的事添盐加醋细述一遍，单单隐瞒了自己也准备参与贩卖越南妹的事实。

麦当汉听述，更加重视，一一盘问具体细枝末节，又问陈百威的归期。直至彭昆说可能要中秋前后才回香港，麦当汉才表示这次绝不会放过“和安乐”。

彭昆回到香港的时间，局势有了明显的变化。司徒拨因建议英国政府出兵攻打广州遭拒绝感到前途堪忧，做好了撤退的准备。英国政府为了尽快收拾司徒拨留给香港的混乱摊子，开始正式考虑启用金文泰为第十七任香港总督，以利用他的精明和丰富的殖民地经验。尤其金文泰对华人心态的了解，令殖民地当局赏识。

这次，持久的罢工和排斥英货，使英帝国主义遭到沉重的打击。经济上，英官方估计，1925年英国在中国市场上的贸易额比1924年减少21%，同时香港对大陆的贸易额减少近23%，而同期英国和香港对华贸易商品价值共损失32%。政治上，英国在东方殖民地半殖地的统治权威遇到震撼，危机四伏，灾难性的连锁反应随时可能发生。数万名组织起来的罢工者，对香港构成直接威胁。

凡事有得也有失，经过长久的罢工，罢工者的生活极其困苦，斗争环境益发险恶。长期封锁香港、排斥英货，固然重创英帝，但对广东经济也有不利影响。商人不得自由贸易，农民产品销路堵塞，工人与商人之间的关系渐形紧张，与政府的矛盾也日益表面化。加以要全力保障北伐战争，罢工委员会也愿通过谈判，在一定条件下结束。

纵观形势，彭昆预计战争绝对不可能发生了，而复工将是迟早的事。这时候他又有了新的计划：趁各堂口未醒过来之际，以最快的速度独霸塘西风月之地。

要占领塘西，第一个敌人就是“和群乐”，现在无论是个人恩怨，还是堂口利益都没有理由容许成名继续据守三大酒家。

从越南回来的第二天，彭昆便把苏小枫招至密室，询问有关问题。

“我走后，你有没有继续监视‘和群乐’？”

“有的。”苏小枫道，“一刻也不曾放松过。”

彭昆赐坐：“坐着说。”

苏小枫坐定说道：“最近‘和群乐’的人十分嚣张，说和安乐已跟他们联手，扬言再也不怕我们了。”

彭昆默然。

“军师，”苏小枫献计道，“我们是不是该趁着陈百威不在香港，把‘和群乐’吞并了？”

彭昆瞪起双眼：“怎么吞并？”

苏小枫垂下头：“当然是用武力解决，我觉得如果还不教训他们，我们堂口的威信没有了。”

彭昆突然发问道：“上次邓大清去广州杀我的消息你是怎样探得的？”

“报告军师，”苏小枫抬起头来，“‘和群乐’有位小头目和我是朋友，当时他随邓大清去了广州，情报是从他那里得来的。”

“好，”彭昆一拍书案，“你马上把那位小头目请来，说我想见他。”

“可是……他很怕你的。”“不怕，”彭昆道，“我不会杀他的，相反还会重赏，万一说服不了，抢也要得抢来！”

苏小枫答应下去。下午，果然带来一位“和群乐”小头目，但见他一脸惊吓，身子绑住，一进来就跪在地上，叩头如捣蒜：“军师饶命，军师饶命，上次在广州实属无奈，邓军师的命令不得不听，苍天在上，我敢起誓，我真的一枪也没放，只在后墙望风，我说的句句是实，如有半句虚假，立即天打雷劈，不得好死。”

苏小枫上前小声道：“军师，他不肯来，是我绑来的。三句好话不如一记大棍，这号人，不必要对他客气。”

彭昆干咳一声：“我自有道理。”抬起手，叫道：“来人啦左右弟兄齐应。”

“和群乐”小头目以为要杀他，哑了。

彭昆把手向下一劈：“立即松绑，以理相待，不许唬着了客人。”

“是”。手下们七手八脚松绑，请他上坐。

彭昆笑咪咪地走过去：“叫什么名？”

和群乐小头目惊魂未定，怯生生回道：“回军师，小人姓任，单名一个华字。”

彭昆轻轻地拍着对方的肩，和蔼地说道：“嗯，这名字好听，像条汉子，其实你们和群乐的弟兄都是好样的，可惜的是没个好头儿。堂主太熊，没有本事，军师太奸，不是江湖中人，充其量只是塘西拉皮条营生的瘪三。任华先生，你说是不是？”

任华连连点头：“是是，他们哪有军师你英明伟大。”

“所以。”彭昆欲坐，见屁股下没有椅子，狠狠地瞪了苏小枫一眼，苏小枫慌得塞过一张椅子来，彭昆挨着任华坐下：“所以，我最近有了个新的计划，准备把‘和群乐’的弟兄全部收编过来，独独地不要许成名、邓大清这一对脓胞，你认为如何？”

任华舌头打结：“很很……很好。”

彭昆满意地点着头：“嗯，不错，事成之后，我一定赏赐你。”

“谢军师。”

“不用谢，等一会我把许成名叫来，要你出面证明是邓大清到广州行刺本军师。”

“这……”

“这什么？”彭昆突然凶相毕露，“你敢不如实招供，我一天割你一两肉，教你活不成也死不了！听清楚没有？！”

“听清楚了……”任华垂下头。

彭昆又装一副笑脸，再轻轻拍任华的肩：“跟着我，我会好好待你的，如今我的势力是多么强大，香港警署署长麦当汉是我的铁杆，陈百威这次栽啦，只要他一回来，麦当汉就要把他的堂口给查封了！哈哈！”

“是，现在彭军师是香港的盟主。”任华讨好道。

“不错。”彭昆道，“等你们归顺了我，下一个目标就是收拾莫启青。”顿了顿，突然尖声叫道：“苏小枫——”

“在。”苏小枫趋前一步，等听吩咐。”

“令你马上把许成名叫来，说我有至关紧要的事与他商量。”

“是。”苏小枫欲退。

“慢。”彭昆道，“万一他不敢来，就明着告诉他我们立即发兵讨伐！”且说自从陈百威提出与“和群乐”结盟，上到堂主许成名，下到才出道的“和群乐”成员，一个个欢欣鼓舞，对前途充满了信心。

陈百威去了越南，许成名、邓大清不敢怠慢，在家里紧锣密鼓，准备大干一场。

这一天，许成名与邓大清正在说着陈百威去越南是否顺利，一名下属入报：“启禀堂主、军师，门外有人求见？”

“谁？”许成名狐疑。

“不是别人，是那个像苍蝇一样经常在我们堂口附近转来转去的讨厌鬼苏小枫。”

许成名征询地望着邓大清。

邓大清道：“先不要放他进来，问清楚为何事而来。”

一会属下回来报告：“堂主、军师，苏小枫非要进来不可，幸亏门卫死死挡住，他说是彭昆有要事请堂主去‘和义堂’，一刻不到，立即发兵征讨！”

许、邓心里一惊。

“军师，彭昆有什么事这么急着见我？”

邓大清想了想：“莫非是我们去广州行刺的消息走漏了？”

许成名打一个寒颤：“这、这该怎么办？”

邓大清道：“近段时间‘和义堂’没事都要寻衅，看样子这回是来者不善，堂主最好不要去，不如在家做好准备。”

“这怎么行？不要说他们真出兵攻打，我堂堂一条汉子连约会都不敢去，传到江湖上，我还有何脸面？”

“堂口离不开你，”邓大清道，“加之去广州行刺是我主持的，不如我去一趟。”

许成名固执道：“不行，彭昆点名要我去，就是刀山火海也要上！”

邓大清见劝不通，说道：“那好，一路小心，堂口的事不用你操心，我会主持的，只要彭昆敢对你非礼，大不了拚了！”

许成名道：“不可。我们势力单薄，我万一有了不测，千万别轻举妄动，好歹忍过一段时间。等陈百威回来你做主依附‘和安乐’，唯一的条件是报仇——杀了彭昆！”

邓大清答应着，这时，属下又入报：“堂主、军师，姓苏的小子在外面叫骂呢。”

“放他进来！”许成名道。

一会苏小枫进来，也不施礼，说道：“许堂主，我们军师有要事相邀，要求你务必去一趟。”

许成名道：“知道了。回去吧，我马上到。”

苏小枫冷笑道：“我以为你真的不敢去了。”

邓大清火了：“姓苏的，你休得无礼，这里是放肆的地方么？”

苏小枫道：“这里是不是我放肆的地方过几天就知道了。”

许成名火了，一拍八仙桌：“拿下他！”

众手下正要动手，邓大清忙止道：“慢，这号不知规矩的小人我们犯不着跟他计较。姓苏的，转告你们军师，‘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江湖上的事没有一尘不变的。”

苏小枫是个狗仗人势的家伙，冷笑道：“你说这话莫不是你们找到靠山了？我告诉你，陈百威都自身难保了，只要他从越南回来，麦当汉立即查封他的堂口！嘿嘿，我们军师是最擅长借刀杀人的！”

许成名狐疑地望着邓大清。

“别信他满口胡言，”邓大清说道，“跟这号人说多一句话都有失身份”。

苏小枫还要不三不四，但谁也不理他了，自觉没趣，转眼才发现许成名早已离去。

彭昆在“旺发”四楼等了一个多钟头，外面报告：“启禀军师，‘和群

乐’堂主许成名来了。”

彭昆暗道：这许成名果然有点胆量。继而脸上浮现一丝奸笑，宣道：“放他进来。”

许成名只带两位贴身心腹，此时被挡在外面，他预感到有点不祥，但还是镇静地步入彭昆的议事厅里，抱拳道：“彭军师要我来，有何指教？”

彭昆也不起身，只做个“请”的手式，嘴里简单说道：“坐。”

沏好茶，彭昆干咳一声说道：“许堂主，我们两家堂口自始至终都是义比秦晋，不曾有过过节。你说，是否这般？”

许成名不知彭昆的用心何在，说道：“确实如此。从一开堂，因离得较远，都是井水不犯河水。后因‘三山会’用心险恶，我们两家也曾联盟过，确实一直关系很好。”

彭昆拉长马脸，“此话可是你说的哟？”

许成名心中打了个突，很久才道：“事实如此，不是光凭嘴就可以说的。”

彭昆把身子向后靠，口气阴怪地说道：“许堂主，有一事我想请教。”

许成名：“请讲。”

“你自己都说我们两家一直这么好，许堂主为何还要谋刺于我？”

许成名这才明白彭昆的话从一开始就设了圈套，自己不知不觉就陷了进去，现在已收不回来，只好硬着头皮道：“此话怎讲？”

彭昆道：“先不要问这些，我自然会让你心服口服的。你且回答我，万一事成该如何处置？我都听你的。”

许成名看出对方又在设圈套，想着不能再被人牵着鼻子走了，因说道：“彭军师的话我听不明白，何人如此大胆敢谋刺你？”

彭昆脸上闪过一丝阴笑，突然高声道：“带人来！”

话音甫落，许成名的手下任华已被人带到面前……许成名一下子明白过来，骂道：“任华，我平日待你不薄，你为何要背叛堂口？！”

任华扑通跪下，叩头道：“堂主冤枉，小人实在没有背叛堂口。因我平日好烟，一位叫苏小枫的人经常来堂口附近玩，给我‘骆驼’牌烟抽，有时还送一包，就这样我们成了朋友。那天我随军师去广州行刺彭军师回来，苏小枫又来找我，问我这两天去了哪里，为何找不到，无意中我就说了出来，谁想到苏小枫正是彭军师的探子。堂主，我真的没有叛变，你常说江湖上叛徒是最可耻的人，我也牢牢地记在心里——”

“里”字还没吐出来，任华已被许成名飞起一脚踢开一丈远。

彭昆仰天大笑，然后说道：“许堂主，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许成名也不再跟他客气，说道：“姓彭的，你别再装好人了，你和我从一开始就是不共戴天的敌人！”

“噢？”彭昆拉长马脸：“此话怎讲？”

许成名道：“回想起来我悔之不及，从一开始，有人说相书上云，凡马脸之人不宜交往，大多阴毒，居心叵测，我没有听，结果替你当了替罪羊，在‘旺发’给‘三山会’打死二十多位弟兄。设想到你还不放过我，用花言巧语哄骗，使我第二次上当，若不是当晚‘三山会’攻打水坑口，我真的被你耍弄了！”

彭昆又是一阵大笑，说道：“许堂主，还有吗？”

“怎么没有？”许成名越说越气愤，“你使我连上两次当后还是不肯放过我，又千方百计搞垮金陵酒家。你别以为聪明，造谣说金陵的女人有怪病

的人就是你！”

彭昆拉下脸，伸出巴掌：“有证据吗？”

许成名哑言。

彭昆起身又逼进一步：“包括什么‘阴毒’、‘居心叵测’、让你当‘替罪羊’都有证据吗？”

许成名后退一步，仍是说不出话来。

彭昆不再逼进，冷笑道。亏你还是一堂之主，说出这等没水准的话来。我看你也是脓胞一个，连最起码的常识都不懂！”

许成名火道，“仕可杀不可侮，不许你说出侮辱人格的话！”

彭昆一愣，知道自己说错了，把对方当成了一般没有血性的普通人，马上改变口吻道：“可是，你的证据我却抓住了，这就是——”他指了指任华，然后吩咐左右：“把任华带下去，好生看管起来，千万别跑了，免得有人赖帐！”

许成名道：“谁赖帐了？我承认是派过邓大清去广州杀你，逃脱了算你命大！”

彭昆拍着巴掌赞道：“好样的，爽快！你既然承认了，那先解释为何要杀我？”

许成名怒道：“因为——”因刚才那几条理由已被彭昆否认，自己也说不出来，只好改口道：“不为什么，我就看你不顺眼！”

彭昆一阵狞笑，咬牙道：“好一个‘不顺眼’，我告诉你，我看普天下的男人都不顺眼，依你的逻辑我是不是要杀绝天下所有男人？亏你还是位江湖好汉，空有一个‘讲道义’、‘守信誉’的名声。我今天不跟你讲歪理，就用我们箕箕湾洪门大会新立的行规，向你讨个说法，不知许堂主有无想法？”

许成名昂首：“由着你！”

“那好！”彭昆道：“你的那些理由因无证据站不稳脚，全部推翻，而你在广州苏兆征办公处门口行刺本军师人证具有不由反驳，敢问许堂主，你是懂行的，该如何处理？”

许成名仍然昂首：“由着你！”

彭昆干咳一声：“我也不是那号不讲道理的人，俗话说得饶人处且饶人，不会死了一名弟兄就非要你的命不可。我的条件很容易满足，只要你把广州、桃园、金陵三大酒家的监护权让给我，这事就扯平了。”

许成名道：“我知道你早就想打这三大酒家的主意，不过恕我直言，你这目的是达不到的！只要我活在人世一天，就不会答应你！”

彭昆从鼻子里哼了哼，叫道：“来人啦！”

左右齐应：“在。”

“把许堂主请到客房里，好好招待！”

“是。”左右就要带人，许成名一甩手：“不必了，我自己有腿，上刀山也敢去！”

彭昆又喊道：“苏小枫！”

“小的在。”

“你马上去一趟皇后大道。通知邓大清，就说许堂主犯了行规，自己也认了，愿意受罚，暂时留在这里，如答应让出三大酒家，双方立下文书、按上手模立即放人！”

“是。”苏小枫领命下去。

许成名离开堂口后，全堂上下一直不安，邓大清在议事厅左右徘徊，好不容易等来苏小枫转告彭昆的原话。

邓大清二话没说，领着两名弟兄乘车直奔“旺发”。彭昆也正在等他。

彭昆施礼道：“邓军师，多有得罪，这事实属无奈，自笕箕湾洪门大会以来，立下的行规贵堂率先违犯了，我只能按规矩行事。”

邓大清施礼道：“彭军师，这事与许堂主无关，实是我自做主张背着他干的，这罪状还是由我担当才合理。”

“邓军师此话差矣，”彭昆道，“古人说，‘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情’。自古中国就立下了规矩，有什么事都只找当家的，虽是你自作主张，犯了行规，归根到底还是许堂主管教不严造成的，邓军师啦，古人说的话很有道理，莫非你有取许堂主代之的念头？”

邓大清：“这……”彭昆皮笑肉不笑道：“话说回来，我们的条件还是很松的，摆到桌面上或者再来一次洪门大会评理都说得过去。”

邓大清道：“我答应彭军师的要求，但有个请求。我想和许堂主单独会面。”

彭昆抬手：“请便。”邓大清在几位“和义堂”弟兄的带领下到一间客室与许成名见面。许成名一见邓大清就问道：“军师，情况怎么样了？”邓大清道：“全堂上下很关心堂主的安危，一至同意把三大酒家让出来。”许成名紧张地问道：“你答应彭昆了？”邓大清摇头：“还没有，这就来征求堂主的意见。”许成名松了口气：“千万别上当，一定要坚持到底，不能让他的阴谋得逞。”“过去他没理都要惹人，这回抓了我们的把柄他们真的……”“不怕，”许成名道，“你立即回堂口派人与‘和安乐’的军师文贵联系，陈百威离开时说过的，他一定会派兵来支援。”“堂主，那你呢？”“不要管我，”许成名道，“只要你们在，他不敢把我怎么样，我是他公开扣下来的人质，量他们也不敢明目张胆破坏江湖规矩。此地不宜久留，快走。”邓大清离开许成名，回到议事厅，彭昆站起来：“邓军师，考虑得怎么样？”邓大清抱拳道：“许堂主说了，此事事关重大，需得全堂口的弟兄们同意，恕不能明确答应，告辞。”

彭昆也不挽留，抱拳道，“走好，不远送了。”

此时，天近黄昏，邓大清刚刚下了楼，苏小枫就悄悄地从软禁许成名客房的隔壁出来，走向议事厅。

正在等他的彭昆问道：“他们说了些什么？”

“报告军师，许成名要邓大清千万别答应。”

“嗯，他不怕我们攻打他们么？”

“不怕，”苏小枫道，“许成名要邓大清马上去笕箕湾求文贵出兵帮助他。”

彭昆一咬牙：“妈的，倒是他提醒了我。”叫道：“苏小枫！”

“在。”

“立即组织人马，火速攻打‘和群乐’！”

“是！”苏小枫转身退下。

邓大清回到堂口，天已漆黑，因担心彭昆连夜采取行动，立即派人去笕箕湾请求文贵派兵支援。

夜晚八点，塘西满街霓虹闪烁，灯火辉煌，皇后大道上车灯如炽。

此时，邓大清已做好随时战斗的准备，突然，发现前面不远处有几辆客货两用车停下，接着跳下大批人来。

邓大清情知不妙，火速命令手下撤退，一时间双方交上了火。

“和义堂”方面来势凶猛，人员众多，邓大清自知难敌，率众边打边退。

双方交战半个小时，“和群乐”堂口被“和义堂”占领，未能逃脱者尽数被杀，邓大清率领大部分手下借着对地形熟悉的优势逃得性命，躲在附近，等彭昆率众扬长而去才敢出来。

约深夜十二点，文贵率众抵达，然彭昆早已离去。

文贵问道：“邓军师，因何事彭昆率众下此毒手？”

邓大清把今天的事从头至尾述了一遍，文贵怒道：“真是岂有此理，实在是欺人太甚！贵堂如今打算怎么办？”

邓大清道：“堂主还在彭昆手中，我们已经没有退步之地了，唯有决一死成，望文军师助我一臂之力。”

文贵道：“陈堂主出门时吩咐过，贵堂的事就是我们的事，我一定鼎力相助。”

邓大清双腿下跪：“我代表‘和群乐’全堂弟兄谢过！”

文贵慌忙扶起：“这就见外了，快起来，我们还得计划计划。”

邓大清起身，喃喃道：“如此大恩大德没齿不忘。有什么好计，我愿听文军师摆布。”

文贵道：“凭我们两个堂口的力量对付彭昆还只有五成的把握。‘三山会’与彭昆亦是死对头，如果能够联合莫启青这事就有了十足的把握。另外你们两家的误会也可就此化了。”

邓大清抱拳道：“真是妙计，文军师果然是大智之人，邓某人不得不服。”

邓、文两军师当即去“三山会”堂口拜会莫启青。莫启青因广州之行差点栽在彭昆手里一直不敢轻举妄动。因近日罢工势头已去，省港复工在即，正筹划把远在广州的大批军火运回来。

邓、文两位深夜拜访，言明原委，心中立即燃起复仇的怒火。如今三家联盟正是大好的机会，加之彭昆又犯了江湖行规，共同讨伐正是时机。趁热打铁，三股势力从几个方向包围旺发赌馆。

当抵达之时，邓大清、文贵、莫启青都傻眼了，这附近都是荷枪实弹的大队警察，不时警笛长鸣……一位英国警官站在大街岗亭上操着半生半熟的中国话喊话：“各堂口的黑帮分子们，接举报，你们准备在这附近火併，扰乱社会治安，这是违法的。后果严重，是要追究刑事责任……劝你们悬崖乱马，快回去吧！”

原来彭昆出兵攻打了“和群乐”之后，担心邓大清联合其他堂口寻仇，急忙报警，说这里将发生大宗黑帮火併，警察近来因得闲，有多余的警察，彭昆的目的轻而易举地达到了。当“三山会”、“和安乐”、“和群乐”三方人马抵达时，彭昆正站在四楼窗口望着他们狂笑。

接下来，彭昆集中精力对张鲜花软硬兼施，要夺取三大酒家，同时天天与麦当汉约会，怂恿他对“和安乐”施加压力。

麦当汉对“贩卖人口”案十分关注，不时去筲箕湾和安乐堂口恐吓文贵，逼问陈百威是否从越南回来了。

因几次赴空，彭昆使向麦当汉献计道：“署长不必这样天天去跑，不如把时间定在中秋前后，陈百威一向做事稳重，不会冒险在台风季节运越南妹

回来的。”

麦当汉道：“万一他选在这段时间怎么办？一旦陈百威得知警方注意他了，肯定会尽快把越南妹藏起来，没有证据是不能办案的。”

彭昆窃喜，这正是他希望的，麦当汉越认真就越能给陈百威重创。只要抓住证据，一纸命令，就可以把“和安乐”查封、解散，那时候这香港的江湖……嘿嘿……彭昆道：“署长尽管放心，这事包在我身上。我知道陈百威行动路线，从现在到中秋这段时间我日夜派人去监视，一有情况马上报告。保证不会误事。”

麦当汉这才放下心来。

彭昆果然卖力，出动大批人马，在陈百威有可能登陆的地方日夜巡视。同时，又密切注视文贵的动静。

到了中秋节，麦当汉开始全面出动——特别是深夜在“和安乐”堂口附近布置，张开了天罗地网……

中秋节后第四天深夜，彭昆差苏小枫匆匆忙忙向麦当汉汇报：“麦当先生，陈百威回来了，带子五六十名漂亮的越南妹。”

此时麦当汉正在“和安乐”堂口附近的墙角下潜伏，问道：“你们军师呢？”

苏小枫道：“我们军师正在筲箕湾严密监视陈百威的行动。”

麦当汉赞了一句，令手下不许乱走动，一切听从他的命令。

一会，果然有两部客货车开进堂口，接着是众多女人的说笑声。

麦当汉又等了一阵，彭昆过来了，问道：“刚才两部车子进去了么？”

麦当汉指了指墙内，悄声道：“我先进去看看，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轻举妄动！”

且说陈百威从越南满载归来，正在兴奋之中，没想到自己不在的日子，后院失火，香港这边已被彭昆搅得天昏天暗。

脚一踏进堂口的门槛，文贵、博灵华就急急地向他报告。

文贵搓着手道：“盼星星，盼月亮，我们总算把你盼回来了。”

陈百威见天井里乱糟糟的，说道：“走，到议事厅再慢慢说。”

各位首领在议事厅坐定，文贵率先报告：“堂主不在，接连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件彭昆从越南回来对‘和群乐’实施了报复。”

“你怎么不去营救？”

“我们去了。”文贵道，“可是这里离皇后大道太远，接到信赶去时彭昆已经走了。”

陈百威道：“看样子彭昆的野心是想独霸塘西风月场。”

“正是这样，”文贵道，“而且是早有预谋的，一开始就找到‘和群乐’去广州谋杀他的证据，借口他们违犯江湖规矩，扣压了堂主许成名，逼着让出金陵、广州、桃园三大酒家的地盘，许成名不同意，彭昆借机突然袭击了‘和群乐’。”

陈百威拳头紧握，怒道：“真是岂有此理，其实当时你就该联合莫启青，打他个措手不及！”

“是呀，”傅灵华插嘴道，“军师正是这样干了，联合了莫启青三家一起赶到现场，可是彭昆比狐狸还狡滑三分，早就做好了准备——报了警，当时塘西到处都据扎了军警。”

“岂止是这样，”文贵道，“还有更厉害的呢，他和麦当汉勾结，告你

跨国贩卖人口，所以呀，我们还是快点把那些越南妹藏起来为好。一旦抓住，警方就要查封我们的堂口，抓堂主入牢房。”

陈百威恍然大悟，猛得起身，叫道：“你们怎不早说？这下可糟了！”

文、傅不解，齐问：“怎么啦？”

陈百威道：“快，立即把越南妹们藏起来，否则我们这次就要彻底完蛋了！”

文贵搔着头：“他们的消息总不至于这样灵通吧？天还没亮呢。”

陈百威并不理会文贵，忙问道：“傅管家，你家里目下还有没有空着的住房？”

傅灵华：“有四五间。”

“好，快出去领越南妹到空房里住下来，等过了风头再另做打算，千万不要走漏风声！”

傅灵华答应着出门，因太急，在门口与人撞了个满怀，原来是一位新来的弟兄，正要发火，那名弟兄跪下报告：“启禀堂主，外面有位自称麦当汉的英国佬求见！”

陈百威、文贵面面相觑。

惊愕间，一串洋人特有的怪笑声传进议事厅，十分刺耳……接着，身穿西装的麦当汉跨步进来，一屁股坐在刚才傅灵华的座位上，向陈百威抱拳道：“百威先生得罪了，深夜打搅恕罪恕罪。”

陈百威脸上的肌肉抽搐、机械地抱拳还礼：“岂敢岂敢。署长先生深夜来此有何指教？”

麦当汉耸耸肩，摊开双手说：“没什么大事，最近本署得到举报，说有一桩跨国贩卖人口案发生，大约在最近几天内抵港。”

“噢，有这种事？”

“是的，”麦当说道，“没想到举报还真的准确。今晚果然有一艘船从越南荣市过来，在笏箕湾靠岸，一共贩运了五六十名妙龄越南妹——”说到这里，麦当汉故意打住，眼睛盯着陈百威。

陈百威道：“既然如此，那麦当汉先生为何不当场抓获他们？”

麦当汉道：“不能那样干，太没水平了。我要一网打尽，悄悄地在后面盯着……很遗憾，没想到贩卖人口的正是贵堂。百威先生，你对此有何解释？”

陈百威、文贵愕然。

## 第十七章江湖风云

麦当汉说罢，脸上掠过一丝难以言状的笑容。

文贵反应过来，忙说道：“署长，大概你看走眼了吧，本堂是从不做违法生意的。”

麦当汉并不急恼，把二郎脚一翘，从八仙桌上的“骆驼”牌烟盒里抽出一支，陈百威服疾手快，擦燃了一根火柴帮着点上。

麦当汉很悠闲地抽了一口，用眼睛盯着陈百威：“百威先生，你的手下不认帐，你呢？”

陈百威从话语里听出藏有很深的含意，屏退左右，抱拳道：“麦先生得罪了，因本堂人口众多，开销太大难以维持生计，去越南贩卖人口实属无奈。署长既然查着了，愿意听任处置，这事都是我一人所为，千万别遣散我的堂口。”

麦当汉道：“百威先生此话差矣，既然查着了，哪有不查封的道理？况且据举报，你还在越南开了基地，准备长期跨国贩运，百威先生，可有这种事？”

陈百威双手一摊，做无奈状：“既然麦先生都知道了还来问我干么？”

麦当汉把身子向后靠：“这些我都知道，可是还有我不知道的，不知百威先生可否如实相告？”

“噢？”陈百威问道，“你想知道哪些方面的呢？我心中藏匿的秘密、隐私太多太多。”

麦当汉道：“请放心，我没有窥隐癖，只希望知道一些与本职工作相关的问题。比如你贩运那么多越南妹，香港弹丸之地自然消化不了，大陆经济落后、查得也很严……百威先生，女人不是食物或用具，是要消耗东西的，你总不会把她们制成肉干销往各地吧？”

陈百威从一开始麦当汉进来，心里多少有了底，说了几番话后，已听出不少弦外音，此刻更放下心来，笑道：“麦先生有所不知，女人这东西越鲜越好，制成肉干反而没人要。”

“噢，此话怎讲？”麦当汉把身子探过来。

“中国有句古话，”陈百威道，“叫‘秀色可餐’，因此，女人越鲜越有秀色，诱煞男人，能卖价。”

麦当汉“扑吃”一笑，说道：“我也听过贵国一句古话，叫‘物以稀为贵’，也就是说，越南妹在香港越少越能吊起男人的胃口，太多太滥了反而泛滥成灾。”

陈百威抱拳：“谢谢指导，陈某人差点犯了一个最基本的错误，既这么着，我就把这些‘可餐秀色’当成水果，鲜菜倾销给世界各国！这样一来就不会有‘泛滥成灾’了吧？”

陈百威，麦当汉“哈哈”大笑。

笑够了，陈百威起身，把嘴凑近麦当汉耳朵，认真说道：“有没有合适的客户？”麦当汉四下张望，小心问道：“这里说话方不方便？”

陈百威向他递个眼色，把太师椅靠背的一个暗钮开开，后面就洞开一条暗门来。

俩人走进来，陈百威关门时，密室里随即亮起一盏灯泡。室内只有一套

长沙发，一张红木茶几，和一套茶具、一只玉石烟盃缸。

俩人坐定后，麦当汉开口道：“实不相瞒，本人和你是同仁，只是国籍不同而已。”

陈百威狐疑地望着对方。

“在欧洲，”麦当汉道，“无论大富豪还是政府要员，想要长久扎下根，一般都要有黑势力做后盾。我在伦敦读大学时，在一次拳击赛中获得冠军，被当地的‘大哥’看中，吸收为会员。我们帮会的名称恕我不能透露，总之组织形式和你们中国的堂口差不多，只不过所插手的项目宽广一些。一般都是国际走私，有毒品、枪械、文物也包括贩卖人口。几年前，‘大哥’准备扩大地域，派我来香港据点，目的是打通中国大陆、南洋群岛、东南亚名国的走私渠道。我的位置是‘大哥’通过关系安排的，按一般的资历我爬不了这么快，你是聪明人，可以想像本帮会的势力，当然，我说这些话也不是为了吓唬你，我们来亚州的任务是求财，必要时和一些靠得住的堂口交往——毕竟我们最终还是少不得要当地人帮助。”

“刚来香港时，‘大哥’就令我在香港寻找合作关系，我也听说香港有不少堂口。当时，有人向我推荐彭昆。”

“是不是伍平向你推荐他？”陈百威插问道。

“正是他，”麦当汉道，“经接触，也觉得彭昆这人很能干，计谋多端。谁想交往久了以后，这家伙不可靠，太阴毒、无情了，为了自身利益随时都可能出卖最好的朋友和合作者，当时我就暗自庆幸留了一手，没向他表明身份，否则真是后患无穷。”

陈百威咽了咽口水：“看样子你现在看中我了。”

麦当汉点头：“是这样。”

“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麦当汉点头：“自从对彭昆失去信心后，我就开始寻找下一个目标，说起来也算是缘份，正在茫然无计时彭昆向我报告你去了越南贩运妹仔。当时，我心里一惊，觉得你不经任何人指点能率先跨国作生意，凭此一点就很简单。又记起我俩在笏笏湾洪门大会比武，你的身手在所有各堂的人员中最出类拔萃，不是你手下留情，我早就不在人世了……这样，又增加了我对你的信心。”

陈百威摇头道：“其实我根本算不了什么，不瞒你说，这次去越南也差点栽在彭昆手里。”

“正是这次越南之行，我更加把你认做最佳的合作人。”麦当汉说道，“当时我就知道彭昆带了五十多名精干杀手去越南追杀，彭昆是个怎样了得的人物，我以为你肯定要吃亏，十几天后，谁想他只带回一小部分人回来，而且闭口不谈越南之行。如此说来，百威先生就是高人中的高人。”

陈百威抱拳：“过奖过奖，侥幸取胜而已。”

麦当汉正色道：“我‘大哥’吩咐，一定要找最有实力的合作者，对方首领的能力最为重要，弄不好一出事，牵连出来将是一大串，太危险了。”

“所以，你就一直守在我的堂口周围，一等我回来，就逮个正着，逼我就范。”

“是，也不全是。”麦当汉道，“最主要一点还是为了防止彭昆插上一手。万一在笏笏湾你们靠岸时被彭昆狙击——”

“不怕，”陈百威道，“在越南都没吃亏，到了笏笏湾自己的地盘更不

用担心了。更何况香港这边有你，他也懒得出手躲在后面——这是彭昆惯用的手段——借刀杀人。”

“对了，”麦当汉道，“今晚如果我要动真格的，你打算怎么办？”

陈百威笑道：“从你一进门我就看出了——因为你只身一人，万一你怀了敌意，早就该带人进来检查，那么我们没得办法了——”

麦当汉见陈百威打住，追问道：“你打算怎么办？”

“当然是拚呐。”陈百威道，“中国有句古话，叫‘好汉不吃眼前亏’先拚了再说，大不了不在香港呆，回大陆或九龙慢慢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连警方也不得不敬畏三分了。”

麦当汉在陈百威肩胛上拍了一巴掌：“真有你的，就凭你的本事，连港督都要敬畏三分。”说到这里，表情严肃道：“不过贵堂目前必须要有一个合法的身份。”

陈百威点头道，“我正这么想，准备立即着手经营金陵、广州、桃园三大酒家。”

“在外国，”麦当汉道，“黑帮头子都有一个很体面、很合法的身份。比如我‘大哥’就是‘迈克尔’公司董事长，经营进出口贸易、集装箱运输。开酒店故然也算合法身份，但毕竟起点太低了，将来要上台面还拿不出手。”

陈百威深有感触地点点头，叹道：“真是与君一夕话，胜读十年书，能跟你学一些国外的经验，很有裨益。”

麦当汉换了一个坐姿：“对了，你这几十名越南妹怎样处置？”

陈百威望着对方：“如果你想要，我全部奉送，下一批再开始正常交易。”

“不必如此，做生意最讲公平，再则你们才开堂不久，经济拮据，按理我们还应该扶持。无奈的是我在亚州还没有开辟多少地盘，不好向‘大哥’提要求，其实江湖上的道义比层面上的政客官僚还要干净。这样吧，我先向‘大哥’报告，下个月再派专船来接。”

“既是这样，”陈百威道，“这一批越南妹我先安排在金陵酒店里，把生意做起来。越南货源很足，一个月内足可运第二批过来。”

麦当汉道：“由着你。不过我还是那句话，做酒店起点太低了，名声也不好。到将来，你决非池中物，而且‘娼妓合法化’早就取消，这生意不受政府保护。”

陈百威抱拳：“麦先生的话我已牢记心中。只是现在外面都是你的人，你打算怎样向他们解释？”

麦当汉道：“这事自然不用你担心。本来是无关大事的，只要一句话就掩盖过去了，只是你要把妹仔留下来，彭昆总是要揪住不放的，为了做生意，少不得你还要公开。”

“我考虑的正是这问题。”

麦当汉想了想，问道：“你有没有越南当局开具的证明？”

“有。”陈百威道，“我是以招工的名义招收这批女工的。”

“很好。”麦当汉说道：“你就一口咬定是为了抵制罢工有意从越南招来一批女工。因为司徒拨总督曾鼓励各工厂、酒家向境外招工。”

墙上的挂钟响了，声音清脆悠扬，两位不由自主地抬头张望——已是凌晨两点多了。

麦当汉站起：“他们都等得急了，也不忍影响你休息了。”

陈百威也不强留，启开密室门，麦当汉突然记起一件重要事来：“对了。

第二次去越南多留点神，看看没有人需要军火。”

陈百威仿佛像触动了心中某一条敏感神经，问道：“你有军火？”

麦当汉点头：“我们‘迈克尔’公司其实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军火走私集团。”

陈百威搓着手，控制住激动，问道：“不知价格怎样？”

“这一点你绝对放心好了，欧洲的军火业比亚洲不知强多少倍，军火不仅威力大，且成本低，只要能销出去，保证赚钱，实不相瞒，连大陆不少军队都从我们手中购买。”

“那太好了。”陈百威道，“现在有没有现成的货？”

“你能销货？”

陈百威很认真地点头。

话说“和群乐”既遭彭昆重创且堂主被扣押，气不打一处出，邓大清动员全堂上下决定来一个鱼死网破，救出许成名。

彭昆一来迫于各堂口的抗议，二来觉得用硬办法解决“和群乐”很有可能招致“和安乐”、“三山会”联手对付他，只好改变策略，放走许成名，准备用软办法说通张鲜花，夺取监护权。

邓大清去“旺发”接堂主的这天，彭昆说道：“我们两个堂口的事就这样了结了，若觉得吃了亏需要‘决斗’本堂随时准备奉陪。不要以为陈百威可以保你，明跟你说，这次他彻底栽了，贩卖人口，犯了国际法，‘和安乐’等着也要查封，别做美梦了，老实退出塘西，以后河水不犯井水。”

许成名、邓大清满怀屈辱回到塘西，考虑今后的道路和前途。一等莫展之际，有人入报：“启稟堂主、军师，香港佳荷电影公司黄老板求见。”

许成名心烦得很，挥手道：“叫他改日吧，我心情不好。”

手下正要离开，邓大清忙止住：“慢！”转对许成名：“堂主，还是见他为好，越是这种时候，越要稳住我们手下的每一个行业。佳荷电影公司每年向我们上缴的保护费不少，怠慢了如果彭昆乘虚而入怎么办？”

许成名省悟过来，改口道：“有请黄老板！”

一会身穿竹布长衫、头戴一顶博士帽，一双金丝眼镜、约五十岁上下的佳荷电影公司老板黄捷板走了进来。脱帽，向许、邓各行鞠躬礼：“许堂主早晨，邓军师早晨！”

许成名伸手指对面的座位：“黄老板不必多礼，请坐。”

黄捷板告坐，邓大清问道：“黄老板一早来本堂有何要事？”

黄捷板欠了欠身子，愁苦着眉道：“最近几天电影院的生意本来就不行，可很多人不买票就进场，还动手打人，这……”

邓大清望了一眼许成名，征得许可后说道：“黄老板不必担心，我马上派人去把守，凭他是谁，我都不会放手！”

黄捷板连连称谢：“这样就好了，多谢二位。”

邓大清见黄捷板还没有走的意思，说道：“不必多礼，这是我们应该做的。黄老板还有什么话要话？”

黄捷板道，“还有——只是不知该不该说。”

许成名道：“不必介意，不管什么话但说无妨，我们总归是一家人。”

黄捷板喃喃道：“这样就好了。是这么回事，近来电影不太景气，与罢工虽有一定关系，但还不是主要的，最主要总是翻来覆去《西厢记》、《唐百虎点秋香》、《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这老一套的才子佳人戏，人家都厌

了，提不起胃口。前些天我和一位外国人谈起，他说美国好莱坞公司制出的盗匪片很卖座，这样一来，我就想起许堂主是走江湖出身的，知道许多江湖豪杰的英雄故事，拍出这类题材的电影能卖大钱。”

许成名如今正陷入危机中，哪来闲心管什么电影，正欲发话，邓大清忙说道：“黄老板的这个想法很不错，本堂一定全力支持，今天很仓促，等有空一定和你说江湖上的故事。”

黄捷板满意地离去，许成名不悦道：“你干吗要答应他？”

邓大清道：“堂主，你别小瞧这东西，按发展趋势将来在娱乐圈领风骚的绝对非电影莫属！”

许成名哭笑不得道：“我们现在死活都不知，哪有心思顾将来。”

邓大清心中有什么话欲言又止，最后还是鼓起勇气说道：“堂主，有一句话不知该不该说。”

许成名道：“你跟我还有什么不好说的？”

邓大清道：“我们在这里迟早要被彭昆吃掉，不如归顺了陈百威——如果是这样，那彭昆再恶毒也不敢动我们了，好歹也躲过了眼前这一灾。”

许成名想了想：“我也有这念头，可这名声——”说到这里又抬起头：“彭昆不是说警方要查封陈百威么？”

“彭昆的话你也信？”

“可是他说的也有一定道理。”

邓大清道：“堂主，别信他。前一阵他不是夸下海口要把陈堂主打死在越南么？后来怎么样了？反过来自己丢下几十个手下的性命不管，灰溜溜逃了回来。堂主，我始终坚信，陈百威无论人品、本领都远在彭昆之上，跟他绝对没错。至于面子——我相信他会替你考虑的。”

许成名叹了口气：“好吧，为了弟兄们的生命和前途，我答应了。只是不知他什么时候回来。”

邓大清道：“不管他什么时候回来，我们要坚持到底。”

“万一彭昆再来围剿怎么办？”

邓大清道：“我们明天就把归顺‘和安乐’的想法告诉文贵，这样他们就会当成自己的事。”

且说陈百威从越南回来，因一路辛苦，次日中午才起来。

文贵、傅灵华早等在议事厅里，见陈百威来了，起身相迎：“堂主早晨。”

陈百威做了个“请坐”的手式，也不说话，自己先坐了。”

文贵先开口道：“昨晚堂主用了什么妙计把麦当汉先生服服贴贴打发走了？”

陈百威看看左右，道：“此话留待以后再说，汇报堂口的事吧，出去了这么久，我知道各位有很多话要说，先说主要的。”

文贵、傅灵华心中极想知道昨晚的事，见堂主如此，知道是件极保密的事情，反正迟早也会知道，不再多问。

文贵干咳一声，表示准备汇报。

“还有一件大事，本该昨晚就该汇报的，因麦当汉来了，才挨到今日。”

“说。”陈百威简单地说了个字。

“是这样的，‘和群乐’不堪彭昆的凌辱，自动提出归顺我堂。”

陈百威一惊：“有这等事？”

“是的。”文贵道，“你不在的日子里，他们来过好多次，问堂主的归

期，我答复可能是中秋前后。”

陈百威从八仙桌上端起一杯茶，一位弟兄走进来报告：“启禀堂主，‘和群乐’许堂主、邓军师求见。”

陈百威连忙放下茶，站起来迎了出去。

大门口，许成名、邓大清见陈百威迎了出来，心里一热，走上前激动道：“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把堂主盼回来了。”

陈百威一手拉着邓大清，一手拉着许成名，说道：“我在越南也时刻惦着你们。”

邓大清道：“广州之行我没能完成堂主交给的重任，甘愿受罚。”

陈百威道：“我也一样，在越南眼睁睁地放走了彭昆，要罚一起罚。”

文贵笑道：“给你们一次改过机会，再次共同把彭昆治死。”

众人哈哈大笑。

进了议事厅，双方坐定，许成名正要开口谈“归顺”之事，陈百威开口道：“有一宗很好的生意，我想跟各位商量。”

众人一齐望着陈百威。

“有人手头有一大批军火，急需立即出手。”

“货在何处？”文贵以为说的是莫启青那一批。

“就在香港。”

文贵道：“莫堂主的货是哪天启运回来的？罢工尚未结束，他竟敢冒这么大的风险。”

陈百威道：“难道天底下就莫堂主有军火？”

文贵感到所议之事大重要，左右看看。

邓大清会意，站起来，抱拳道：“你们议事，我跟许堂主先避一避。”

陈百威一把拉住，生气道：“你说的太见外了，我们之间哪还有什么秘密可言？因事关重大，我一个人拿不定主意，所以才和大家合计合计。”

许成名、邓大清被陈百威拉入密室，想起彭昆的为人与陈百威的赤诚相比，真是百感交加。

关上密室门，都坐定后，陈百威道：“许堂主、邓军师可能还不知道，昨晚麦当汉来过我这里。”

许、邓：“我们也才得到消息，正为此事担心，结果怎么了？”

陈百威满面春风，对文贵、傅灵华说道：“你们俩刚才不是问我用了什么妙计把麦当汉治得服服贴贴的么？我现在就告诉各位，因这事决非一般的秘密，大家绝对不能走漏一丝风声，弄不好就会祸及两个堂口。”

众人感到事关重大，都屏声息气。

“原来麦先生是受国际上一个最大的黑帮集团派到香港来的。”

众人愕然。

“这个黑帮集团叫‘迈克尔’公司，能让麦当汉在香港当警署署长，他们势力之大也就可想而知。”

文贵最先醒悟过来，问道，“他放过我们，是不是要利用我们？”

“正是。”陈百威道，“为了在香港立下足，他们必须寻找当地的合作伙计，于是选中了我们。”

傅灵华仿然大悟，叹道：“原来如此。”

“迈克尔公司表面上是经营进出口贸易、集装箱运输，其实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军火走私集团。昨晚麦当汉要我注意越南方面有没有人需要军火—

—”

傅灵华打断陈百威的话：“他有没有现成的货？”

“有，”陈百威道，“刚才我在外面不是说过有一宗军火买卖么？说的就是这一宗。现在他们正急于寻找买主。”

文贵明白陈百威的用意，只是不好直接提出来，于是说道：“堂主，恕我直言，我们有现成的买主，为何还要去外面找？”

陈百威明知故问道：“谁？”

文贵道：“上次莫堂主不是要我们押一批军火去泰国么？现在他的货在广州，一年半载取不取得出还是问题。我们何不——”

“不——”陈百威连连摇头，“这是犯江湖行规的事，千万使不得！”

文贵又劝道：“没关系，泰国毒梟金雄的马仔‘人妖’我也认识，这几天可能还来香港，由我出面与他接洽。”

陈百威总是不肯，傅灵华以为堂主真的不做这宗生意，急道：“堂主，这机会难得，驳壳一百枝，手雷20枚，汉阳造20枝，手提机枪10挺，勃宁郎50枝……而且价格比市价高出三倍，这宗生意做下来，足够堂口开销一年……堂主，我求求你千万别错过良机！”

只有文贵明白陈百威的心思，忙递眼色给邓大清。

邓大清会意，说道：“陈堂主，既然这样，这生意就以‘和群乐’的名义跟金雄做了，反正‘三山会’还欠我堂十几条人命，量莫启青也不敢说我违犯江湖行规。”

陈百威还不松口，他在等着最后一个人说话。

许成名见所有的人说话了，望了望邓大清：“我们已决定归附陈堂主了，既是为了做这宗生意，和群乐的名称就暂时保留下来。等从泰国回来，立即举行归附仪式。”

陈百威道：“许堂主此话差矣，我们两个堂口本来就是一家，不必分你我，哪来‘归附’之话？快不要提！”

邓大道：“陈堂主如此说，就是有意拒我于门外了，失去了你们的保护，等着就要被彭昆灭亡，还望陈堂主可怜可怜‘和群乐’几十位弟兄。”

文贵也劝道：“堂主，就答应他们吧！”

陈百威想了想，说道：“许堂主乃堂堂一条汉子，归顺之说先还是不要提，两家先合在一起共事，合得来时以后再说。”

这是个折衷的办法，众人不再多说。

又回到取代莫启青直接与泰国毒梟金雄做生意的事，除了陈百威，大家一致认为不能失去这次机会。

陈百威希望的结局正是这样，最后借个“少数服从多数”的借口，以逃脱“夺人生意”的罪名。其实也是故意做给许、邓俩人看的。

接下来便是今后工作的安排问题，考虑到彭昆欺侮许成名已成了习惯，决定派文贵带领百多名“和安乐”成员据守三大酒家、佳荷电影公司及其他一些娱乐场所。

陈百威最后总结道：“当前我们有三大任务：第一是尽快恢复塘西风月地的正当营业，把彭昆的‘旺发’压下去，这工作交给文军师；第二，去越南荣市运第二批妹仔过来，何南负责招集，运送的工作交给许堂主与邓军师；第三，去泰国给金雄送军火，考虑到这是第一次去泰国，沿途各种意外难以预料，危险性极大，这事由我亲自率领一批弟兄去完成。万一有了三长两短

回不来，今后‘和安乐’就交给许堂主。”

许成名本是位重义之人，陈百威这一连串举动已令他感触至深，站起身道：“不行，一开始就分派我去越南，谁都知道这条线已经被陈堂主扫平了障碍，如果传到江湖上岂不都要耻笑我许成名是熊包？！我要求去泰国！！”

邓大清也在一旁道：“如今我们是一家了，没有你我之分，从总体利益出发，还是由我们出面得罪莫启青为好——毕竟当初在‘旺发’他们误杀了我们的人。”

陈百威只好依允。

分工就这样了结，完了邓大清记起一件事来，说道：“陈堂主，我们‘和群乐’属下有一家电影制片公司，老板叫黄捷板，又是导演，人也挺能干，最近他有一个构思，说是想拍一部江湖上的盗匪片，这想法不错，而且很快香港又要恢复安稳了，到时确能赚一笔大钱。”

陈百威一听又来了兴趣，暗忖：我们“和安乐”不是没有合法名份么？何不就冠以“佳荷”娱乐公司？因说道：“你去问问黄捷板，看他愿不愿意要我们做他的董事。”

邓大清翘起拇指道：“陈堂主果然了得，看问题确实且有非凡眼光。我看将来的娱乐圈，一定是电影独领风骚。有了电影公司的名称，比‘和安乐’冠冕堂皇多了。好吧，这事包在我身上，保证他没有不同意的。”

送走许成名、邓大清，文贵埋怨道：“堂主，他们自动归顺，又不是我们强迫的，你怎不答应？”

陈百威道：“‘归顺’这两个字不能光凭口头和形势，主要还要心服口服。”

“他自己提出来不正是心服口服了么？”

“现在他们正处于危机之中，迫于无奈，如果很快答应下来，给他们的印相就好像我们早有此意似的，这能让他‘心服口服’么？”

文贵仿有所悟，头点不语。

“现在你除了尽快进入三大酒家，还有一桩大事。”

“我知道，”文贵说道，“泰国‘人妖’每回过来都在金陵下榻。我查了一下日期，明天是黄道吉日，宜开张做买卖，我就先入金陵，岂不一举两得？”

陈百威点头：“很好，那你打电话通知过去跟我有交情的堂口，要他们明天去金陵一叙，这等于向公众宣布，从此这三大酒家是和安乐的地盘。”

文贵答应着，又道：“还应该打个电话给各家报馆，争取在今天的晚报上有我们的广告。这一点很重要。罢工之前，香港三大酒家每有新人登场，都要刊登广告说‘鲜花到港’；如果是非洲黑妹，则写成‘黑牡丹运抵本港’；是日本妹，又说‘樱花时节又逢君’，为了满足虐待狂，便在报上大书特书‘有刺玫瑰抵港’喜欢被刺者，请前来选购。”

陈百威觉得有趣，笑问道：“我们明天隆重推出五十名越南妹，这广告又如何做呢？”

文贵搔着头：“这个文诌诌的玩意我不大在行，记者们自有办法的。”

“好吧，速去办理。”

不说次日金陵酒家如何热闹，五十名含苞欲放的越南妹穿着精心设计的本国服装在大厅里穿梭来去撩得香港的老少色鬼心摇魄坠，单述这一天陈百威抛开所有手下，单单陪伴佳荷电影公司的老板黄捷板。

黄捷板乃是一介艺人，见陈堂主对电影如此感兴趣，倍感荣幸。两人眉飞色舞，谈得十分投机。

黄捷板说道：“将来的娱乐圈，电影将会成为众人喜爱的东西，好的电影，不仅能赚一笔钱，更能赚一身名气，比如像西方的卓别林，他的名气几乎是家喻户晓。”

接着又谈到演员出了名的诸多好处，不仅能提高本人的知名度，公司也能赚一笔钱。好演员还要有好剧本，这也是最重要的。

“最近我有一个发现，”黄捷板见时机成熟了，开始向陈百威提他的正经事，说道：“我们香港电影业所以不景气，主要老是才子佳人千篇一律的题材使观众产生了厌烦。”

陈百威点头道：“我听邓军师说过你有个很好的选题是不？”

“是的，”黄捷板道，“你都知道了，可见陈堂主是我们电影艺人的真正知音，邓军师也向我提过了，就冲这，你这个董事我认定了！”

陈百威笑道：“先不要谈这事，快把你的选题计划说出来，我们合计合计。”

黄捷板用手在嘴上抹了一把：“我以前曾求过许堂主，请他谈点江湖上的事，启发启发，编一个盗匪片，这个片子拍成了，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没想到许堂主对这事不感兴趣，今天难得陈堂主这么热心，从此以后将是我们的董事，我想，你说的江湖故事肯定比别人说的更为生动。”

陈百威道：“你这个选题确实很好，相信你也能拍好，只是江湖上的事，我经历的虽不少，但太过于平淡，难以吊起观众的胃口。”

“陈堂主但说无碍，江湖上的事你认为是平淡，其实正是风起云涌。”

陈百威打算给他讲这次越南之行，猛记起南叔的传奇经历来，说道：“对了，我倒忘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我们‘和安乐’的总管何南，在所有人的印相中是位老实人，可最近我和他去了一趟越南，看法就彻底改变了。”于是，把何南从年轻开始在江湖上闯荡，足迹遍及东南亚各国及每到一个地方都欠下一笔风流债的故事说了出来。

黄捷板果然是位独具慧眼的好导演，立即从陈百威所讲的故事里嗅出了这是一个非常独特卖座的题材，喃喃道：“真有这等事？简直比编剧编成的故事还要动听！”

陈百威皱眉道：“好虽好，不过还有一个大局限。”

“什么局限？”

“地域跨度太大了，你的摄影棚难以制造异国景致。特别是像泰国的森林和象、越南的竹楼、南洋的热带丛林……。”

黄捷板认真道：“实话告诉堂主，我所以认定这个选题正是因为它的地域跨度大。拍电影的外景是不能依赖‘布置’的，一定要亲临现场，拍泰国的森林与象就一定要去泰国，拍越南的竹楼，非得去越南不可！”

“这样一来开销花费不是很大了？”

“俗话说，不放笼中鸡，哪得深山鸟？拍电影也像做生意一样，本钱大，利润也大，只要拍得好，在世界各地发行，那些旅差费算是九牛一毛。”

陈百威想了想，说道：“最近我们恰好要去泰国做一趟生意，顺路也可以把摄影组的人带上。只是时间可能紧迫，你得抓紧一点。”

“没问题，我随时可以拉得出来。剧本的主要内容构思我一个晚上就行，再交给写作班子，一人写一集，几天就出来了。”

陈百威又道：“越南的那一幕戏可省一笔开销，我们堂口在荣市立了一个点，恰好那地方正是故事的发生地。”

“这正好，真实的东西最能吸引人。”黄捷板说道，“还有故事中好几位异国女郎的演员入选，金陵、桃园、广州这三大酒家不难找到，只是先要想办法‘炒’一番，红了以后不仅对演电影有好处，同时还可以提高酒家的知名度。”

“黄老板的建议很值得鉴赏，不仅是电影演员，其实红牌阿姑也是炒出来的。”

“只要炒红了，红牌阿姑也就是电影演员，比如我旗下的红星演员‘嘟嘟’小姐就是广州酒家的阿姑。我看堂主刚从越南选回来的这些女孩子，有不少就是电影明星的料子，先炒一炒，保证将来都是摇钱树。”

陈百威探起身子，关切地问道：“怎么个炒法？你有没有妙招。”

黄捷板说道：“这个不难，你可以用塘西妓寨的名义，向省、港、澳三地的著名妓寨发出邀请，要他们推出代表，来香港参加‘省港澳杯’选美大奖赛，获得名次的得巨额奖金，保证应者云集。到时候，陈堂主选出最美的小姐参加比赛，囊括全部冠亚季军，塘西风月不就名声大噪了？”

陈百威一拍大腿：“好，就这么定了！”吩咐身旁的弟兄：“叫文军师过来，我有事找他。”

文贵正在场面上招待客人，见堂主叫他，立即过来。陈百威把黄捷板的建议告诉他，文贵很有兴趣。

三位又细致议了一番，事情就算定了下来。趁着众多有身份有地位的绅士在场，文贵把‘和安乐’将举办“省港澳杯选美大赛”的事当众公布了。恰好各大报刊的记者也在场，当天的晚报就有大新闻。

文贵，黄捷板抓紧时间，给广州、澳门、九龙的妓寨发出邀请，定于重阳节在香港愉园举行“愉园花榜大会”。

各寨名花均由阔佬在幕后撑腰、出钱出力纷纷前来参赛。经过近二十天的筹备，一切就绪。

重阳节这天，跑马地热闹非凡，车水马龙，阔佬携名妓出席选美大赛，香车美人涌入场地。周围观看热闹的闲人更是人山人海。

比赛场地在愉园大厅里。可容纳上千人的大厅坐无虚席，大多是商贾、政要等有头有脸的人物。各家报社的记者跳蚤一样跳来跳去，忙于拍美人照，采访主办者。

比赛开始，各路美女在台上搔首弄姿，都穿紧身旗袍。

台下阔佬们玩够了各色花样，现见美女在台上竟芳争艳，一个比一个漂亮，旗袍下摆处裸着的香肌玉肤时隐时现，倍感销魂。真乃别具一格的享受也。

比赛结束，塘西风月囊括了所有奖杯。越南妹黄小妮获状元；红牌阿姑‘嘟嘟’得榜眼；第三名由广州如意楼的名妓捞去，算是照顾面子。

名次一经在报纸上公布，那些抱着极大兴趣拥美人来参赛的人大呼上当，说这原来是主办者精心设计的圈套。但反悔已来不及了，白白替人家垫了背。

黄捷板的电影剧本写出来了，题目叫《江湖风云》。故事大体以何南的经历为蓝本，《江湖风云》的全剧，其实也是为越南妹黄小妮度身订做的，以黄捷板的目光，预计将来黄小妮有可能成来亚洲影后，她的长相与气质出

类拔萃，令男人们着迷。

剧本给陈百威看了，他也觉得比预想的强若干倍“这还差不多。”陈百威笑道，“要不多久你就可以拍开头戏了——堂口正准备去泰国做一宗生意。”

话说香港选美活动结束后，泰国毒梟金雄的马仔“人妖”来到香港，下榻金陵酒家。

金陵酒家的老板如今已换成文贵，“人妖”刚刚开了房间不到几分钟文贵就登门拜会，施礼道：“在下文贵，目前是酒店的老板。以后多关照。”

人妖身穿花格子上身，头发向后拢，扎成一个很粗的辮子，辮梢到了后背。对文贵的来访他只当成新上任的老板和他套近乎，因此只淡淡道：“以前的老板不是一位老女人么？”

文贵搬过一张椅子在“人妖”对面坐下：“她现在仍然是，我和她的关系是业主与佣租关系。”

“人妖”显然对这些话不感兴趣，下逐客令道：“老板还有什么事，我要出门了。”

文贵忙道：“是不是找‘三山会’的堂主莫启青？”

“人妖”一惊，反问道：“你怎么知道？”

文贵起身：“‘人妖’先生别急着走。听我把话说完。”

“人妖”无可奈何地做了个“请坐”的手势，自己也在床沿上坐下。

文贵道：“我不仅知道你是去找莫堂主，还知道你为何找他。我就不转弯抹角了，实不相瞒，当初莫启青卖给你们的军火是要我们押送的，可惜的是因为闹罢工，这事一直拖至今日。”

“人妖”听了啐道：“姓莫的他妈的不是人！货迟迟不肯发，一天推一天，还骗我说是‘三山会’亲自押送，喂，你是谁，在我面前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

“在下文贵，”文贵道，“‘和安乐’军师，今天找你不为别事，正想跟你做成这宗生意。”

“人妖”不信任地斜他一眼，冷冷道：“说。”

文贵道：“目前我有一批货，只要你满意可以立即起运。”

“人妖”上下打量文贵，见他一脸认真，于是小心问道：“能不能看货？”

“可以。”文贵道，“现在我说得再多也是没有的。请——”

“人妖”没想到还有这回事，二话没说就随着文贵走下楼。

文贵令司机驾着车从金陵开回筲箕湾堂口，早有弟兄入内报告，陈百威、傅灵华迎了出来。

文贵介绍道：“这位就是我们堂主，香港最大的军火商，将来你们要飞机大炮尽管找他。”

陈百威和“人妖”行了礼，在议事厅坐定。“人妖”开口道：“陈堂主，刚才文军师说你是香港最大的军火商，我以前怎么就只听说过莫启青的名字？”

陈百威明白对方对他怀疑，不急不恼道：“不知‘人妖’先生听说过没有中国有句古话：浮在水面上的鱼是最小的。”

“人妖”听出对方有点来头：“噢，这样说来陈堂主是沉在水底的大鱼了。”

“大鱼不敢当，”陈百威道，“有点份量而已，因为做这买卖历来是枪

打出头鸟，本堂不能不小心。一般不是绝对有把握，不会轻易露面。前一阵子听说尊老板金雄急需一批货，我还是不敢相信，一直在暗中窥视，直到你来了三次，才知道是动真格的，不能不出面与你接洽了。”

“人妖”抱拳：“若真有货，真是求之不得，不瞒你说，为这事我已挨了老板不少骂了。说我办事不能干，不知道另辟门路，现在看来，老板果然骂得有道理。不过话是这么说，我得看了货才放心。”

陈百威起身：“既然请了你来，当然得让你见见真佛。随我来。”

“人妖”跟随陈百威，原以为就在堂口，没想到一直走出大门，到了一处很不起眼的平房前，才开了门。门外由人把守，“人妖”随陈百威进去，果见各种武器、弹药……这些货，都是从麦当汉的秘密仓库里深夜运过来的，只要找到要家，随时都可以启运。

人妖完全信服了，出了门，跟陈百威说具体细则问题。

价钱方面，照莫启青的样，既不增也不减，交割方法，也按原计划进行，由卖方负责。因出价很高，路途中的意外事故须完全自负。

回到“和安乐”议事厅，双方当即立下文书，订下规矩。

事毕，陈百威笑问道：“‘人妖’先生，现在双方的协议已签，再无反悔的了，你们老板愿意出这么高的价钱是否另有原因？”

“人妖”摇头：“我们给的价高了？”

陈百威道：“你别装糊涂了，凭金雄先生的精明，他不可能不知道枪的行价。我知道金先生是位响当当的江湖豪杰，提高价钱正是从道义上给予满足，你不要骗我了，从你们这么急着要军火——其中特别是有一批手提机关枪……我是圈内人，知道这种杀伤力强的军火只有大规模的火併才用得着。”

“人妖”惊道：“设想到陈堂主这么厉害，好吧我都说了——我们因跟一伙毒贩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准备抓紧时间打他个措手不及。可是我们的敌人在曼谷昭披耶河入海口，地形条件好，总能把我们的出入船只卡住，所以——”

陈百威点头：“很好，说了真话我们才能有心理准备，否则失了手，你们也报不了仇，岂不两方误事？”

“人妖”点头叹道：“我原来以为莫启青很了不得，今天看来，他不及陈堂主一半。”

陈百威摆手道：“话不能这样说，莫堂主自有他的过人之处，能把那样一个大堂口在香港立下足来，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硬本事。”

“对，”“人妖”突然记起什么来，“我在莫启青那里放了价值五万大洋的钻石，想去取回来，算是给贵堂的押金。”

陈百威道：“这是你们之间的事，我无权干涉。但有一条你千万记住：不要走漏我们交易的半点风声。”

“陈堂主放心，”“人妖”说道，“我不会蠢到这份上的，上次莫启青要我暂时收回，我怕完成不了老板交给的任务，坚持要货，现在没这必要了，我可以说老板暂时取消购买军火。”

“这样不妥，”陈百威道，“莫启青绝对会产生怀疑。不如扯个谎，说在香港欠了人家一笔帐，需要暂时垫一垫。”

“人妖”点头：“我都依你。”

“什么时候可以启程？”

“由你决定，今天都行，大不了我乘飞机回去接应。”

陈百威说道：“不必，最好你能跟我们同船回去。”

人妖惊了：“万万使不得，如果我的敌人看到了我，会连累你们的。”

当晚，陈百威把所有的武器都装上一艘租来的大轮船底舱，神不知鬼不觉。第二天这艘船就打着“佳荷电影公司赴越南拍摄当代巨片《江湖风云》”的旗号出海。

事先说好了，这艘船由许成名、邓大清率领全体“和群乐”押送。

为了扩大影响，陈百威令黄捷板事前在香港各家报纸上刊登广告，介绍《江湖风云》故事梗概，炒得沸沸扬扬。

出海这一天，各家报纸又派来记者上船采访，缠着导演黄捷板、女主角黄小妮问这问那。黄小妮这回扮演越南侠女阿妮；“嘟嘟”扮演泰国女阿曼。黄小妮的悟性十分惊人，短短的时间内已能够领悟导演的意思，很快地进入“角色”，并能进行简单的粤语对话。

这样一直折腾到上午开船，挥手与众人道别。除了许成名、邓大清等人之外，其余剧组人员根本不知道船上所运的是枪支，一个个兴高彩烈。

陈百威送走“电影摄制组”，接着又送第二条船赴越南运女孩子。

这艘船由上次随陈百威一起去过越南的人负责，仍是堂口那艘中型火轮。管名花也在这条船上。

管名花一听说是去跟何南做伴，非常高兴，神态举止像小女孩一样——显得轻浮。

香珠很反感，捎给父亲一些换洗的衣服都不愿要她带，而是托付了一名“红棍”。

管名花十分恼火，指着那位弟兄的鼻子大骂他对香珠大献殷勤，然后一把夺过包袱抱在怀里。屁股一扭一扭地过来，笑着对香珠道：“香珠姑娘，你爹我会好好地照顾他的，一日三餐，煮茶烹饭，衣服浆洗，内裤更换，我全都包了。”

香珠不冷不热道：“谢谢。”

见香珠搭理她，管名花就得意了，尖声道：“谢什么，这都是应该的，阿南没有老婆，我呢，从来没嫁过丈夫——”

管名花的话引得在场的人窃笑。

火轮笛声响了，陈百威不悦道：“管大姐，别婆婆妈妈的了，快上船！”

管名花抱着阿南的包袱屁股一扭一扭跑了一程，又折了回来，也不管船上的人在催她，来到陈百威面前，看看香珠，笑吟吟道：“阿威，我们香珠可交给你了，你要好好待她。”

陈百威心下道：说了一大堆废话，仅仅这句话还算有点作用。

“回去吧，”陈百威望着何香珠，“这里海风大，当心着凉。”

香珠红脸了，垂下头捏弄着衣角。

深秋天高云淡，森茫的海水湛蓝，“和安乐”两艘船在视线里越来越小了，小得像两片树叶，在西去大海的尽头慢慢消失了。

陈百威收回眼，发现香珠还在身边，走过去搭着她的肩：“上一次在越南，你爹把你托咐给我了。我已经考虑过，今生今世我只要你……可是现在还不行，堂口才初具规模，没有扎下很深的根，时刻处在危机之中。江湖上没有风险就没有大的前途，我不能不这样做。第一艘船并不是电影摄制组，这不过是一个幌子，船舱底部装了大批军火，此去路上还有凶恶的海盗，一旦落在别人手中；和安乐就要倾家荡产，我……从此就将在江湖上消失……”

香珠，原谅我，让你久等了，等‘和安乐’在江湖上真正称雄的那一天，我一定和你结婚……”

香珠抬起头，欲言又止。一个浪头打来了，涛声如诉。

《江湖风云》剧组初次出海拍外景的兴奋过去了，大家走回船舱，在大统铺里分男女躺着休息。

深秋的南海波澜不惊，轮船犁开湛蓝的水面，演员们躺在大统铺上只有轻微的摇动感。

去越南运妹仔的火轮按原计划到北部湾海面加快航速慢慢地把大轮船甩在后面。

众人目睹着火舱消失在天那边，同时太阳也沉下了西边的地平线……

黑夜就这样降临了，这时才发现月亮、星星其实早就出现在头顶上……

深秋的大海在夜晚多么美呀，星星在粼粼波影里晃动，像一条条细小的白带，令人遐想无限，仿佛置身在梦里仙境。提醒人们还有感觉的是那轮明月，因为大家对它太熟悉了，无论何时何地看它，都使人感到天上人间有别，清爽的海风起了，这时，众人才感到有点凉意，有人条件反射似的打了一个冷颤。同时，因为火轮刚刚离去，又有了一种孤独感。

茫茫水面上就剩下这一艘船，邓大清见状，小声道：“堂主，是不是该做点准备了？这南海上有时也有海盗出没的。”

许成名也有点惊慌，点点头：“行，要弟兄们提点神。”又对黄捷板说道：“黄老板进去跟你的人说说，要他们不要慌，有我们在，来了海盗也不必害怕。”

邓大清、黄捷板都下去了。

这时候一艘快艇已经接近，有人在船头用半导体话筒喊道：“前面的船停下来……”

许成名连忙进入舱内，正想下令抵抗，猛发现对方又多了一艘快艇，月光下艇上架满了机枪……

## 第十八章 妙计大连环

回头说彭昆好不容易等陈百威回来，他跟警方联手在筲箕湾“和安乐”堂口布下了天罗地网，心想这一回陈百威插翅也难飞。

没想到关键时候麦当汉变卦，进去一趟，说“和安乐”去越南招工有当地官方的公函、证明——香港政府明文规定可以异地招工，抵制罢工……

法律是死的，人是活的，彭昆更不是好耍弄的，他明白这是麦当汉有意疏远他、亲近陈百威，他曾多次听到麦当汉在无意中流露，说西方先进国家警匪一家，一位出色、优秀的警方官员，他的背景起码要有一个得力的黑社会集团支持。

彭昆从筲箕湾回来，沮丧地对心腹说道：“我以前总是认定，麦当汉要依靠的集团非我莫属，没想到我自作多情，这是为什么？为什么？”

苏小枫在一旁小心说道：“军师，依我看麦当汉先生和其他堂口的人一样，对你有偏见。”

“什么偏见？”

“他们……他们都说你唯利自图、没有义气甚至没有……人性。对不起，我在学别人的话，并不是我这么说的。”

彭昆没有责骂苏小枫，他已经没有心思责骂手下了，嘴里喃喃道：“原来如此……好的，”他仰起头，“小枫，你给我好好盯着陈百威，不信治不了他。”

以后，苏小枫不时获得新情报：

“和群乐”归附陈百威了；

塘西三大酒店的老板换了“和安乐”的军师文贵；

陈百威染手佳荷电影公司；

陈百威主办“省港澳杯”选美大赛……

这一连串的情报如一记闷棍，打得彭昆眼冒金花，无还击之力。

“看来我得改变策略了。”彭昆在“省港澳杯”选美赛结束那天抱着头说道，“枪打出头鸟，平常我太逞强好斗，这样树立的对手太多，不利于堂口的正常发展。”

“军师的意思是……？”苏小枫凑近彭昆身前小声道。

彭昆：“我的意思是虽不能像陈百威那样能使别人归附，最起码也不要让别人归附陈百威。目下陈百威日渐壮大，贩卖人口，娱乐业已染指，接下来可能就要贩运军火——对，贩运军火是‘三山会’的专利，我们何不利用这两家相斗从中获利呢？”

苏小枫嘟着嘴回道：“军师的这个计谋是不错，据我所知，‘三山会’与陈百威关系非同一般。前段时间莫启青不是要陈百威押运一批军火去泰国？”

彭昆小眼睛骨碌碌转动：“我看陈百威不会只满足于‘押运’的，你下去加强监视，保证陈百威会利用莫启青的军火过不来的机会，自己想办法直接与泰国人发生关系。”

苏小枫拖过一张椅子在彭昆旁边坐下：“军师，若陈百威真与泰国人直接发生关系，那太好打听了。我知道泰国购买军火的人叫‘人妖’，虽是男人，却长得跟女人无二异，十分引人注目。每次来港，都住在金陵酒家，等

他下次来时，我派一位弟兄去金陵酒家订一间房暗探，保证可以探得重要情报。”

几天后，泰国“人妖”到港，苏小枫果然探得很有价值的情报。

彭昆得了情报，立马去“三山会”拜见莫启青。

近日莫启青目睹陈百威做出了一系列令各堂口瞩目的举动，且有坐大之势，心中有了某种隐忧。无形中，对彭昆的防范敌视有了放松。今天，弟兄报告“和义堂”军师来访，他几乎没做太多考虑就说道：“请他进来。”

彭昆只带着两名贴身保镖，进门施礼道：“莫堂主打搅了。”

莫启青做了个“请坐”的手势，问道：“彭军师今天光临，有何指教？”

彭昆入坐，摇头叹道：“哪里有什么指教，我们如今同为沦落人，想凑到一处诉苦衷。”

莫启青皱眉：“彭军师此话怎讲？”

彭昆故作惊讶道：“莫堂主难道还没有感觉？如今陈百威染指娱乐圈，整个塘西风月都成了‘和安乐’的天下了，这还在其次，近段时间又勾搭上麦当汉，香港快成他的一统天下了！”

此话深深触及了莫启青，俩人可谓有了共同语言。一下子便投机了。

突然，彭昆话锋一转：“有一个更惊人的消息，不知莫堂主想不想知道？”

莫启青大气不敢出，喉节滚动着，洗耳倾听。

彭昆吊起了对方的胃口，不失时机说道：“陈百威准备染指军火生意！”

莫启青感觉到此话的份量，如晴空霹雳，惊得很久回不过神来。

雷进在一旁反应过来，说道：“我们当初要陈百威押运枪枝，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错误，等于给他指点了一条路。”

莫启青随后也清醒了，忙道：“雷军师，快去金陵订个房间，‘人妖’一来，马上接回堂口，千万不要让他跟‘和安乐’有接触的机会。还有，我们不能再等了，冒险也要把军火从广州运来，免得夜长梦多！”

彭昆见莫、雷两位如此狗急跳墙，仰天大笑：“哈哈……”

一直坐着不吭声的黄绍荣怒道：“笑什么？！”

彭昆不理，只顾笑，笑出泪才停下来用手绢擦拭，然而边叠手绢边慢条斯礼地说：“你们也太迟钝了，今天才想到这一点。兄弟，晚啦！”

莫启青、雷进齐问：“怎个晚了？”

“我的探子在金陵酒家看到文贵把刚刚下榻的‘人妖’请到筲箕湾去了。”

莫、雷、黄惊愕。

黄绍荣一拍桌子：“俗话说‘抢人生意，杀人父母’，陈百威胆敢如此，老子领一帮弟兄端掉他的老巢！”

越是这个时候，莫启青反而相当冷静，按着黄绍荣的肩头，劝道：“坐下，别激动，这事情千万不能鲁莽。”转问彭昆：“这样说来，陈百威手中肯定也有货了，你知道他的货源来自何方？”

彭昆双手一摊：“要是知道，我也做军火生意去了。”

莫启青点头，又问：“‘人妖’是什么时候被文贵接去的？”

莫启青转向雷进：“我们手中还有他价值五万大洋的钻石，生意如果谈成了，人妖肯定会来取。”

雷进正要答话，外面弟兄入报：“启禀军师，泰国‘人妖’求见！”

彭昆起身：“莫堂主，我大概该回避一下了。”

莫启青道：“雷军师，领彭军师入后厅。”

彭昆离去，莫启青才让人妖进来，也不起身，问道：“人妖先生这回可是催货？”

“人妖”感到莫启青的口气有点跟以前不同，心下琢磨片刻，答道：“是的。我们老板要得急，说马上就要。”因为以前催过几次，如果改变口气，恐引起对方怀疑。

莫启青点头道：“快了，我已派人去广州运货，可能就是这两天到港。”

“人妖”故作高兴道，“那太好了，我可以向老板交差了。”入坐，眼望着对方。

莫启青估计他想说什么，问道：“还有什么事么？”

“人妖”故作愁苦着道：“那天给贵堂的钻石，是大陆一个堂口买我们烟土的订金。可是因你的军火迟迟不到，烟土运不过来。最近他们堂口出了点事，想讨回去……”

莫启青几乎不做任何考虑向后面刚坐定的雷进说道：“把钻石还给‘人妖’先生。”

“人妖”倍感意外，原以为最少得费一番口舌，没想到会如此顺利。

“人妖”离开后，彭昆及手下出来，分析了一番，共同研究对策，然后告辞。

出得门来，苏小枫叹道：“莫启青真傻，明知道生意做不成了，到手的订金还还给人家。”

彭昆骂道：“所以你只配钻茅侧刺探情报，永远也出息不了！你以为莫启青傻！人家比你精明百倍。他不得罪‘人妖’为的是将来继续做生意，同时也挣了一份好名声。”

送走彭昆，莫启青、雷进、黄绍荣又开始议事。

“由此看来，”莫启青开口说道，“这次彭昆的用意是针对陈百威，不会有假。各位发表意见，此事该如何处置。”

黄绍荣道：“什么时候要砍、要杀，我都冲在前头行了，这动脑筋的事——我不行。”

“彭昆刚才临走说过，他陈百威再有本事总不可能从天上飞过，万变不离其宗，离不了要用船运往泰国——反正就几条线。”雷进说道。“还有，‘和安乐’目前的势力范围主要在笏箕湾，起运军火那么大的事不可能选择别的码头。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派手下扮成渔民去笏箕湾昼夜盯梢。”

莫启青道：“雷军师的话倒是提醒了我，最近陈百威跟黄捷板拍摄一部名叫《江湖风云》的电影。据说这部电影的特点是地域跨度很大，其中就有泰国和越南两个国家。越南陈百威已经在那里设下了据点，可能这一次就会把泰国做为重点突破的国家。陈百威果然很狡滑，一船军火过去，一船鸦片回来，这一来一去就赚了。只是这生意本应该属于我的，被他夺去了，这口气说什么也咽不下去。”

“对了，”雷进道：“香港最近各家报纸对电影《江湖风云》炒得很火，几乎每天都有。文章上提到将要去实地拍摄真景致，泰国的大象，南洋的热带丛林、越南的竹楼。说明陈百威对这事是预谋已久的。”

莫启青立即省悟，看看手表，吩咐道：“黄绍荣，现在该是出晚报的时候了，快着人去报亭买一份晚报！”

黄绍荣领命下去，一会《新闻晚报》送达，头版套红标题醒目映入眼帘：

《省港澳杯选美冠军得主黄小妮小姐领衔主演《江湖风云》。

文章称《江湖风云》剧组将于近白乘专船赴越南、泰国等地开机拍摄，女主角是剧本“原型”的女儿……

莫启青看完把报纸递给雷进，等他也看了，方发表看法：“现在可以肯定，陈百威正是用这艘‘剧组船’贩运军火。并且，这些导演、演员全都蒙在鼓里。等哪天正式启航，立即通知彭昆，两个堂口联手，不愁扳不倒‘和安乐’。只要这一次栽了，他陈百威再有本事也无回天之术。”

雷进点头表示赞同：“‘和安乐’才缓过气来不久，估计这批军火大多是赊帐，不可能有这么多资本。这一次栽了，就死定了。只是彭昆愿不愿和我们联手，据他向来的做法——”

“他不会拒绝，”莫启青打断雷进的话，“彭昆不傻，明白目前香港江湖上的局势。一旦陈百威坐大，威胁最大的就是‘和义堂’。所以，他今天主动来找我，虽未明确表明，其实就是这意思。做为我们，先抛开抢我们的生意不议，从总体局势来说，唯有想办法保住‘和义堂’，让香港江湖保持三足鼎立之势，相互牵制，我们才有机会在暗中发展，最后达到一举称雄之目的。”

“看得出来，”雷进叹道，“陈百威的野心很大，如果不加以限制，任其膨胀，确实是一个很危险的人物。”

几天后，“三山会”的人探得“和安乐”深夜在筲箕湾扛着大包小包的东西上船。第二天，香港所有报纸都登载了《江湖风云》剧组出海开机拍外景。

莫启青得报马上请来彭昆议事，商量如何对策。

黄绍荣抢先发表意见：“这没得客气可讲，等到了公海，一阵乱枪打死他们，把枪抢了，两家平分。”

莫启青也不说黄绍荣的提议不好，对彭昆说道：“彭军师不知听说了没有，陈百威非常狡滑，这批军火不是自己押送，而是给了许成名他们。”

彭昆点头：“用意很明显，这样做既抢了贵堂的生意，又不担当违犯江湖道义的恶名。”

“我赞成黄绍荣的建议——一不做，二不休！”雷进附和道，“要不，也太给陈百威占便宜了。”

莫启青点头：“我认为也只有这办法可行。”

黄绍荣一听两位足智多谋的人物采用了他的建议，感到脸上都放射光彩。

“就是抛开和安乐坐大对我们的威胁不谈，光冲这一大批价值连城的军火，我们都没有理由放过他。”雷进望着彭昆道，“我建议，这事由两家来做，各出一条船，成功了，仍然开去泰国卖给金雄，所得款项五五分成。”

莫启青点头：“这办法好。”

“那些演员怎么处理？”冷不防苏小枫提出一个大家都忽略的问题，令满座意外。

莫启青想了想说道，“混乱中打死了便罢，活着的还是放生吧。”

雷进举起手：“不。要么一个不杀，要杀必须斩草除根，一个不留！留下来就是祸害。”

苏小枫舔着舌头，十分惋惜道：“我说那个黄小妮简直太美了，应该留下来。”

彭昆狠狠挖了他一眼，骂道：“没出息！”莫启青说道：“我们这次行动最好要诡秘，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两个堂口的人都扮做海盗，要在夜晚动手。”

黄绍荣以为真要打了，兴奋地挽着袖子，神彩飞扬道：“很好，我从小就向往当海盗，这回可真当成了。哈哈，我是海盗，到时老子站在船上用手提机枪把‘和安乐’的人统统射杀完蛋！”

莫启青不高兴地看了黄绍荣一眼：“对了，光记得我们说话，应该听听彭军师的高见了。”

彭昆笑道：“你们说，不碍事。我在听着呢。”

莫启青说道：“我们再没什么说的了。转来转去就一个打。只是必须联合贵堂。”

彭昆见把他也扯到里头来了，心中有几分不乐意。若是“三山会”单方去拦截，他巴不得在旁边看热闹。没想到莫启青及他的手下都不是省油的灯，非要拉他下水，又不好推辞。想了想，开口说道：“打，故然是个好办法，但不是万全之策。”

莫启青见彭昆有不同看法，心下想：这家伙可能有锦囊妙计，我且听听他的。因说道：“噢，这样说来，彭军师肯定早已成竹在胸了，请讲，我洗耳恭听。”

彭昆本来事前没有做准备，此时恰似赶鸭子上架，偏偏在逼迫的情景下他最能发挥天才，随口说道：“俗话说，不是好汉不出乡，不是肥土不种姜。陈百威是个怎样了得的人物，既然要出国走私，说明他早已做好了准备，以对付随时可能出现的危险。”

莫启青点点头，叹道：“还是彭军师想得周到。我想到的只是想要夺那批军火，忘了这一着。”

“因此，”彭昆继续道，“就算我们两家联手打他，结局也只能是两败俱伤，很划不来。现在，他在明处，我们在暗中，就着有利的地势，干吗要把自己往明处放呢？”

莫启青终于明白了彭昆的意思，插话道：“彭军师是不是想通过警方对付陈百威？”

“正是。”彭昆道“这一招比硬打固然要好，问题是正如你所说的，陈百威已经和麦当汉勾结上了，只怕是……难也。”

“不难。”彭昆说道，“麦当汉不会蠢到那份上，除非船上的军火是他提供给陈百威的——”话一出口，他自己的脑子“嗡”地一下感到了强烈的惊动，暗叹：天啦，这种可能不是没有哇！

莫启青同时也意识到了：“彭军师的话倒是提醒我了，我们不正是找不到那个向陈百威提供货源的人么？这就是缺口。”说到此处，心里在暗暗盘算：一旦挖出那个暗中向陈百威提供军火的国际走私集团，那么，香港的市场就是我的天下了！嘴里说道：“只是我们怎么对付得了麦当汉呢？”彭昆的脑子很久又恢复平静，说道：“一物降一物，水点豆腐，这个不难。我和伍平的关系不错，让他提供几个与麦当汉有过节的人并不难，这不就解决了？”

“妙计！”莫启青一拍大腿，兴奋起来，继而深有感触地摇头叹道。“真是个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就拿今天的事说，这话太对了。彭军师这个‘借刀杀人’之计，比我的硬碰硬不知高明几百倍。”

彭昆拱手：“莫堂主过奖了。现在八字还少一撇，凡事不宜高兴过早。”说到这里，又连连叹气不止。

莫启青皱眉道：“彭军师因何而叹气？”

彭昆欲说又止，最后还是觉得不说为好，摇头道：“没什么，这事刻不容缓，可能《江湖风云》剧组已离港了。”

莫启青知道彭昆有句很紧要的话因顾忌不好说出来。见他如此，也不好追问，起身相送：“我就不久留了，什么时候与警方联系好了，立即通知人。”

彭昆从“三山会”出来，令司机把雪佛莱车火速往伍平公馆开去。

车上，苏小枫问道：“军师，刚才你好像有句很要紧的话说，为什么又不说了？”

彭昆对司机道：“开快一点。”转脸对苏小枫：“你懂什么，就知道玩女人。”

苏小枫道：“我虽不懂，军师说出来就懂了。”

彭昆又连连叹道：“可惜呀可惜，一念之差，我又放过了陈百威一次！”

“什么一念之差？”

“我原来只想到利用‘三山会’对付陈百威，根本不曾想到其他，早知‘三山会’要死死拖住我不如趁早去警察中寻找麦当汉的敌对势力，今天一早在笏箕湾不就可以人赃俱获地查封所谓的《江湖风云》剧组轮船了？”

苏小枫仿然大悟，惊叫道：“哇，原来是这样，好棒的计，可惜了，真的可惜了！难怪军师在莫启青面前欲语又不便说。”

彭昆在苏小枫肩押上狠狠拍了一巴掌：“你知道屁是臭的！”

身子向后一仰，雪佛莱在一栋庄园式别墅门口停下来了，这正是伍平的公馆。

伍公馆内豪华之极，光花园里的各色名花异卉就值上万大洋，室内更是金碧辉煌。大理石墙壁，羊毛地毯、水晶吊灯，一应俱全的现代化进口家私。光案上的古玩就不计其数，尤其点缀在墙上的几副唐伯虎真迹字画特别引人注目。

伍平出生在殷实之家，早年留学美国攻读法律，曾在中国海关和铁路局工作过，后来定居香港。在美国纽约、英国伦敦、法国巴黎都拥有实业，因其资产雄厚，且在华人中有一定威望，前两年被英女皇封为爵士，担任香港华人议员。

彭昆在伍公馆向伍平了解了香港皇家警察的内部情况，无意中果然得知因工作关系，麦当汉得罪了不少人，其中有位叫戴维斯的警长十分憎恨麦当汉的霸道作风。

彭昆不敢怠慢，匆匆离开伍公馆，弄得伍平还不明对方的来意，人已不见了，还以为什么地方得罪他了。

这件事本来打个电话就行了，因事关重大，彭昆觉得必须面对面说才放心。

戴维斯三十岁年纪，大脸盘，有一管英国人特有的高鼻，一头漂亮的棕色卷发，得到彭昆的汇报十分重视，认为这是一个报复麦当汉的最好机会。因此说道：“我手下直接掌握的警力有限，彭先生可否助一臂之力。”

“没问题。”彭昆爽快地答应，当即用戴维斯办公室里的

电话告诉莫启青，要他派一条船协助戴维斯。考虑到这次是缉私，不会有太多危险，彭昆决定领几个贴身保镖去一趟，亲眼看一看许成名，邓大清

的下场。

莫启青、戴维斯、彭昆启航追击《江湖风云》剧组轮船时，已相隔了近三个小时，这样即使全速前进也要到傍晚才能赶上。

两艘快艇从湾仔码头出发。“三山会”出动二十名人马，彭昆和莫启青坐镇；警方出动三十名人马，由警长戴维斯率领。

快艇犁开水面，在维多利亚海面超过不少的大船小轮，到了南海区域，沿海的船渐渐少了，有时十几里水域都不见帆影。

彭昆、莫启青及戴维斯焦急不安地用望远镜在远处海面上搜索，当然是劳而无功的。所见的不是渔船，便是从异国去香港的船只。傍晚，望远镜里终于出现了小叶般大小的两条船。

三位的神神经紧绷了，揉揉本已酸痛的双目，又把望远镜架在眼前认真地调试，目的是想看得更清楚点。

望远镜里，两艘船慢慢清楚了，是一大一小的两艘，奇怪的是居然没有开动，就泊在那里干些什么。

彭昆最先醒悟过来，说道：“他们在拍电影，你看！”

莫启青一边调焦距一边对身旁的彭昆说道：“报纸上说《江湖风云》要到北部湾才拍开场戏么。”同时，他也看到果然是在拍电影，喃喃道：“没想到现在就开始拍了。”

彭昆看得累了，拿开望远镜，揉揉眼，轻松轻松，突然被海面的景色吸引住了，叹道：“这落日余晖的海景真美呀，

可能导演被这景色迷住了，突然有了创作灵感。”

莫启青也拿下望远镜，肉眼中的景致确实美丽壮观，很快也有了同感，说道：“如此看来，那艘去越南的快艇等拍完了这场戏，可能就不会同行了。”

“有可能。”彭昆说道。“不过这样更好，万一他敢拒绝搜查，一艘船更好对付。”

莫启青道：“可能等不得了，你看，我们很快就要追上他们。”

这时戴维斯也把船靠过来，隔着不远的空隙用半生半熟的中国话与彭、莫说话。

“喂，他们好像在拍电影。”

“是呀，”莫启青请示道，“警长你说怎么处理？”

“我们警察的职责是保护每一位香港公民的，既然他们在工作，就不要打搅他们。”

莫启青喊道：“不行呀警长，那是一艘走私船，不能算正当工作。”

“就这样了，把船泊下，”戴维斯果断地说道，“香港正等着看新片《江湖风云》呢。呀，这景色真美。”

莫启青无可奈何地下令停船。

两个人看完景色，又好奇地用望远镜看拍电影——一位红衣女身背手提机枪从小艇上飞一般“荡”上了大船，动作十分刺激、惊险。

“这女人大概就是演阿妮的那个越南妹了。”莫启青说道。

“正是她。”彭昆说道，“燃成灰我都认识。”

“彭军师当初去越南这么美的女人怎会也错过了？”莫启青打趣道。

“别提了。”彭昆见揭到他的痛处十分不悦，说道，“看拍戏。”

莫启青对黄小妮还是感兴趣的，咽咽口水：“他妈的，陈百威好艳福，他怎么舍得让给黄捷板？”

“女人那东西你用我用他也可以用，反正又没丢掉肉。若是黄花女还有一层膜。”彭昆笑道。

莫启青说到女人来了精神，问道：“喂，这越南妹是不是陈百威开的苞？”

“屁，”彭昆的鼻子哼了哼，“她那里的乡长龙老山是个老色鬼，眼皮底下的美人岂能放过？”

玩笑间，《江湖风云》的开场戏拍完了，果如所料，那艘去越南的快艇率先离开。

天色暗了下来，头顶上有了朗月明星，清辉流溢、波澜不惊的海面大地浑然一色。

大船上，《江湖风云》剧组的场面收拾停当了，戴维斯下令全速前进。

当大船可以用肉眼看清时，对方甲板上的人同时也看到了两艘快艇，并引起了一阵惊慌，瞬间都奔向舱内。

莫启青、彭昆在艇内慌忙戴上宽边墨镜，戴维斯则有条不紊地指挥手下。

靠近了，对方许成名指挥手下准备战斗，很显然，他把缉私船当成了海盗船。

这时，戴维斯手下一位中国警官站在船头用喇叭高声喊话：“前面的船停下来，我们是香港缉私队，奉命例行公事！”

许成名还存侥幸，大声回话：“我们是《江湖风云》电影剧组，不是走私船。”

“不是走私船不用怕，我们是秉公办事，不会冤枉任何人。”

许成名一时语塞，对身旁的邓大清说道：“怎么办？他们不知道有多少人……”

邓大清想了想：“那就让他们过来检查，我们船上什么也没有，只要是真正缉私队见了剧组自然不会怀疑。‘货’都钉在船底，难查到。”

许成名说道：“好吧。”于是又大声喊话：“过来吧，我们愿意协助你们的工作。”

戴维斯下令把快艇靠过去，一部分缉私员用梯子架上大船，爬了上去。

彭昆、莫启青一边派手下混入警察里爬上大船去，并特别吩咐注意底舱，一边又全神贯注地看着大船上。

一会手下来报，说船舱里搜出来的大包小包上一些破烂。

彭昆、莫启青大惊。

彭昆突然拍着大腿恍然大悟，叫道：“糟了，我们中了陈百威的调虎离山之计！”

莫启青随后也猛省悟过来：“哎呀，我们千不该、万不该放走那艘快艇，现在已经晚了。”

从大船下来的苏小枫道：“他们提前拍电影，拍完后又急急地离开。当初我就怀疑军火在那艘快艇上。”

彭昆一耳光扇过去，骂道：“你知道怎不早说！”

两船缉私船已离去，夜在不觉中深了，深夜的星月明亮，倒映在大海里水天更加浑然难辩了。

许成名醒过来，问道：“军师，你说缉私船怎么知道我们在贩运军火？”

旁边的邓大清很久才答道：“肯定是得到彭昆或莫启青的举报。”

“莫启青、彭昆又是怎么知道的？”

“我也弄不清楚，”邓大清叹道，“这些人简直无孔不入，真个是孙悟空”

空式的人物……也难怪我们不是他的对手。”

“是呀，”许成名亦深有感触，“跟他们玩，真是云里雾里，不知不觉中就吃亏。不过，陈百威比他俩位更厉害。”

“我正是这样想，”邓大清点头道，“事前仿佛什么都已经知道似的，一招一式，步步为营，滴水不漏。”

“军师——”

“嗯？”

“你说该运的军火现在何处？陈百威总不会只要我们保护一条空船和一群演员吧？”

“是呀，我也在猜这个问题，就是不得要领。”

“会不会是前面那艘船上，到了北部湾交割给我们？”

“我看不会，”邓大清分析道，“如果不是黄捷板突然提前拍戏，今天两船同样难免检查。再则，那艘快艇如装了大批枪支，吃水一定很深，也没有那么快的速度，这一点在远处虽难辨，但我们同航应该看得最清楚。”

“那……？”

许成名的话未出口，统舱里爬出黄捷板，迷迷瞪瞪地问两位：“怎么，海盗就走了？”“不是海盗。”许成名向他解释。黄捷板并没有用心听，一眼看见甲板上的大包小包，惊道：“呀，这些海盗真怪，在船舱底起出这些东西来，怎么又不要？”

许成名还要解释，邓大清道：“算了，最好不要让他知道底细。”马上说道：“这些东西都不是值钱的东西，海盗当然不要罗。”

大船继续向西航行，许成名、邓大清并不像黄捷板那样轻松，正在为那批军火的去向发愁。

“堂主，陈百威临出门向你交代过什么没有？”

许成名认真想了想，然后摇头，问道：“你呢？”

邓大清道：“他要我一路小心，说万一出了什么意外要冷静，想不透的事可与黄导演商量。”

许成名也记起来了：“是的，他也对我说过这话。”

邓大清偏过头去，对黄捷板叫道：“黄导演，你过来一下。”

黄捷板闻声极不情愿地过来，一边问道：“有事呀？”黄捷板在邓、许对面蹲下，准备说完就走。

“我问你，”邓大清望着他，“陈堂主临出门对你说过什么没有？”

黄捷板搔着头：“啊呀，他说过的，我差点忘了。他要我告诉你们，万一中途出现什么意外，不要慌，到了北部湾傅灵华会帮着解决问题。”

邓、许仿然大悟，方记起早两天傅灵华已去了越南荣市，说是去运越南妹，现在想起来才知道根本不是接越南妹，而是载军火先逃过彭昆、莫启青的暗算。

许成名、邓大清总算放下心来，回舱内休息，不在话下。

大船航过黑暗，迎来旭日黎明，第二天上午终于穿过了琼州海峡，进入到北部湾水域。

趁着大海中的云雾被太阳蒸散之际，许成名举起望远镜在海面上搜寻。

“不会有那么快，”邓大清笑道，“起码要到下午才有希望。”

“我知道，”许成名道。“我在看风景，傅灵华最少得明天早晨才可能接上头。”

“那不一定，”邓大清把身子向铺板后仰，“如果管名花她们没有提前赶到荣市有可能要到明天早晨才有希望接上头。现在傅灵华早就听说了，我们船上《江湖风云》的字幅这么惹眼，望远镜里一下就能认出，他肯定要到中途来接应。”

许成名拿下望远镜，抬眼看看桅杆上用白色绸布写成的大幅字条，阳光下，果然十分扎眼。看样子，这也是陈百威精心设计的，为的是便于双方联络。

这时黄捷板从船舱爬上来，手搭凉篷眯着眼睛四处望了一番，问道：“许堂主，这就是北部湾海面吧？”

许成名点头。

果如邓大清所料，傅灵华在荣市码头得到管名花的信，提前到北部湾海面迎接。傍晚时分，两条船就会合了。

趁四处的船少，傅灵华下令把中型小船上的军火移到大船上来，仍钉入底舱。

忙到天黑，许成名、邓大清才抽空把南海昨晚上的遭遇告诉傅灵华。

三个人在大船统舱内坐定，傅灵华开口道：“这些陈堂主早预料到了，所以才提前要我载军火逃过他们的暗算。”

邓大清的喉节动了动，问道：“陈堂主是凭什么分析出彭昆他们会这样做的？”

傅灵华解释道：“我们和麦当汉接洽的那夜晚，彭昆就在堂口大门外埋伏，凭他的精明，肯定会产生怀疑。没多久他又派人去金陵刺探文军师与‘人妖’接洽。陈堂主根据这些分析，认为彭昆已知道我堂准备取代‘三山会’与泰国金雄做生意。如此，少不得彭昆又要用他的惯用伎俩——借刀杀人。”

邓大清点头：“那么，陈堂主怎么知道缉私队要来追截。”

“陈堂主当初估计彭昆可能是怂恿‘三山会’与我们做对，也估计可能报缉私队在笏箕湾开船前上来检查。加之最近几天每晚都有人在笏箕湾鬼鬼崇崇出没，说准备来个将计就计，在摄影组出发前的那一天夜晚用一些废旧东西装入船底内，引起他们的注意。没想到还真中圈套了。”

邓大清轻松地舒了口气，对许成名说道：“这就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服了。跟着陈堂主绝对比独立门户好。”

傅灵华插嘴道：“古人说得好，良禽择木而栖，能投靠一位明主，正是英明所为。”

邓大清点头：“这没有什么面子不面子的，应该说是叫‘英明’，堂主，你说呢？”

许成名此时心里早就服了，只是嘴里还不好意思，问道：“傅管家，对这次行动，陈堂主还有没有其它吩咐？”

“有的，”傅灵华突然记起，“陈堂主说，从香港至泰国的路上，彭昆、莫启青这一关还不算很艰难，到了曼谷有一支悍匪出没。说不定还有一场恶战。”

许、邓面面相觑。

傅灵华见两位不说话，叹道：“说起这般悍匪，我还真见识过呢。”

“怎么，傅管家也去了泰国？”邓、许齐问。

“是的。十几年前我置了一条船，带上一笔款子去泰国购烟土，他妈的在昭披耶河入海口不远就遇上海盗了。”傅灵华叹道，“唉，不说了，那次

亏尽老本，钱抢得精光。”

“傅管家，你一定要说，”邓大清洗道，“这很重要，说出来我们好引起注意。”

“你记不记得劫你的海盗叫什么名？”

“记得，凡在泰国贩鸦片的都知道，叫黑鲨鱼。”傅灵华道：“连清迈的大毒梟金雄都怕他，这回陈堂主要我们注意的也是这个家伙。”

“很好，”邓大清洗道，“你跟他打过交道，心里总算有了底，最起码这一路上可以安心休息。”

许成名立即出去要弟兄们好好休息，养足精神等到了泰国湾准备大干。

从北部湾一直南下，又过了三天，到了泰国湾。

大家如临大敌似的在船内做好准备。

进入昭披耶河入海口，傅灵华指点道：“当初我就是在这里被劫的。”

许成名于是又叮嘱手下打起精神。

傅灵华道，“不过现在不会了，这次人妖告诉陈堂主，说因为泰国政府下了死决心，黑鲨鱼受了几次挫折，把打劫的地点选择在昭耶内，一旦有警察来了，一靠岸就能往山上钻。泰国人爬山比猴子还快。”

邓大清洗道：“亏他想得出。”

“这已经是下策了，”傅灵华道：“他守在泰国湾多好，那么长的海岸线，境内所有的毒品都在这里汇总，昭披耶河只局限于沿河的一些毒品基地。正因为这样，各国毒贩不敢入

去，清迈毒梟金雄的货销不出去，生意大打折扣。所以才下决心除掉黑鲨鱼。”

两艘船一前一后进入昭披耶内，许成名命令快艇打前锋，船头架上两挺机枪。

邓大清洗看了看地形，见两边不时有高山峡谷，大树古藤，容易藏匿河匪，一旦发现船头有机枪，肯定来个先下手为强。

这时傅灵华也记起陈百威特别吩咐过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动武，带上《江湖风云》剧组来，目的之一也是为了避免武力冲突。

船头的机枪收起来了，所有的武器藏在既便于拿出来、又不给两岸看到的地方。

从早晨到上午一直无事，大约航了四五十里河道的时候，迎面两艘快艇冲了过来，来势十分凶猛。

站在船头是一位一脸胡子，一头长发的男子，面目十分凶恶，因胡子太长，辨不出具体年纪。

傅灵华认出，此人正是黑鲨鱼。

黑鲨鱼打着手势，哇啦哇啦狂叫。

傅灵华翻译给邓、许两位听：“黑鲨鱼问我们是哪个国家的人，干什么的。”

邓大清洗道：“你就告诉他说我们是中国人，拍电影的。”

傅灵华高声回答道：“我们是中国人。”

黑鲨鱼道：“我管你是哪国人，把金银财宝都留下，这是规矩！”

傅灵华指着桅杆的字幅：“我们是拍电影的，没有钱财。”

“他妈的，拍什么鸟电影，这地方有什么好拍的！”

“我们拍的电影名字叫《江湖风云》，说的就是你这样的英雄好汉，在

江湖上杀富济贫，劫财不害命。”

黑鲨鱼仰天哈哈大笑：“你说的很对，我们就是劫财不害命。”说罢拉下脸来：“放老实点，乖乖地把财物留下，就饶了你们！你要不了我，最近清迈的鸦片价格大跌，两艘船带的金银一定不少。”

傅灵华施礼道：“黑鲨大哥，我们真的是拍电影的，只带了些食物。

黑鲨鱼摸着胡子：“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黑鲨大哥的威名谁个不知？十几年前，我经过这里向你讨教过。后来回国不再做烟土生意了，改拍电影，小弟说的句句是实。”

黑鲨鱼不再多说，手一挥，几名手下用带钩的长竹搞搭过来，飞上了船，黄捷板等人此时吓得大声不敢出。

海盗们上船后四处寻找，空荡不见一样东西。走进统舱，女演员们吓得哭做一堆。

海盗一听到女人的声音，就像馋猫闻到了鱼腥，扑过来一翻看，发现这些女人满脸都是油污，遗憾得连连摇头。

这时嘟嘟见这伙人如狼似虎，估计“压寨夫人”不是什么好差事，也忙着用废旧机油往脸上抹，结果被海盗发现了秘密，一人拖着一个走上甲板向黑鲨鱼报喜：“大哥，这里有好多娘们！”

两只船上的盗匪听得，一个个兴奋得大声尖叫。又见女人一个个丑八怪。都吐出舌头，像看到大便那样。

大船上的海盗得意地用毛巾擦去女人脸上的油污，变戏法似的把“丑八怪”还原成美女……

“哗——”盗匪们色迷迷地大叫，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还要兴奋。黑鲨鱼更是狂笑不止，最后指着傅灵华道：“臭小子，有女人不献该当何罪！”说罢举手一枪打来。

傅灵华吓得趴下，子弹从脑门顶上飞过。

黑鲨鱼又“哈哈”大笑，骂道：“胆小鬼，我不会打死你的，要用你替我做翻译。告诉他们，把女人和船只留下，慢一分钟马上动手！”

傅灵华把黑鲨鱼的原话转告许成名、邓大清。眼见这一次的冲突再也无法避免了，命令女演员快回船舱！

女人挣扎着，盗匪哪里肯放，扭打起来。邓大清向许成名递个眼色，手起枪响，打倒了大船上的盗匪。

一时枪声大作，双方射杀起来。

傅灵华哪里经历过这场面，吓得连滚带爬往统舱内的一堆缆绳里钻。没想到缆绳里早有了人——竟是黄捷板，以为海盗来清仓，举起手道：“我、我投降……”

外面枪声大作，甲板上横着几具尸体，血流了出来。子弹在宽阔的河面呼来啸去。

许成名感觉到这股惯于打仗的盗匪不好对付，一个个比兔子还灵巧。

邓大清边打边命令前面的舵手：“快，快用大船撞他们！”

舵手省悟过来，左舵右舵，把两艘海盗船险些掀翻。

黑鲨鱼见状，指挥两艘船冲向前面，拉开一定的距离，然后用机枪封锁。

大船再冲就伤亡惨重了，以机枪对机枪显然对方火力要大。许成名方面渐渐只有招架之功而无攻击之力了。

黑鲨鱼争取到主动，利用自己的优势，打得对方前头的机枪手不敢抬起

头来，这更加削弱了对方的士气。

到处只有枪声，《江湖风云》中的那些侠女侠男们都把头尽可能地往铺底下、缆绳里钻，只露出屁股来。子弹时不时在舱内划一道弧线，于是每个人的身子下意识地麻一下，仿佛已经钻进肉里来了。

邓大清见势头于己方不利，征得许成名的同意向后撤。

看来如今也只有向后撤这条路了，只要大船上的人没死光，黑鲨鱼就不敢贸然上来。说不定还可以以保住大船和船上的军火。

舵手在邓大清的指挥下在江面画一道 180 度的弧线，掉过头来，船屁股转向黑鲨鱼方面，那些演员们“哇”的一声换了一个方向做禾鸡藏头露腩状。

大船没开多久，邓大清很快发现这次已经在劫难逃——前面又开了两艘快艇。

“这回死定了，”许成名叫道，“军师，怎么办？”

“没办法了，准备拚！”

许成名操起一枝手提机枪对着前方射了一梭子，咬牙切齿骂道：“狗日的，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赚了！”

钻在缆绳里的傅灵华探出头来，发现腹背受敌，知道难以活命，哭道：“妈呀，我的魂可能是十几年前丢这里了，今天鬼使神差送躯体来和魂魄相会……”然而死到临头心犹不甘，哭道：“呜呜，都说陈百威料事如神，怎么今天这关键的关键反而糊涂了。”

许成名见傅灵华的样子十分厌恶，在他屁股上踹了一脚，骂道：“熊种！”然后换个位置射击。

由于是腹背受敌，邓大清把火力前后分开，不望击垮对方，只求封锁阵地不至很快败阵。

然而，前面的火力渐渐招架不住了。那两艘后来的快艇分左右包围，以密集的机枪子弹向大船扫射……距离越来越近了，突然，一个什么东西飞进舱内——“轰！”

原来是个手雷，响过后，统舱内很快传来哭声……。

黄捷板哭道：“我的屁股……出血了……”。

“嘟嘟”也哭道：“我也是。”

后面，黑鲨鱼嗷嗷大叫。傅灵华听出意思是不许扔手雷，恐伤了船里的美人。

黑鲨鱼接着大喊叫：“喂，中国人，你们被包围了，快缴出船只和美人吧，饶你们死罪！”

傅灵华翻译给许、邓听。

邓大清道：“先稳住他们，调整一下部署，准备反扑！”

傅灵华喊道：“黑鲨大哥，我们愿意投降，请你高抬贵手吧！”

“想得美，我不会上当的，把枪扔出来！”

许成名望着邓大清：“怎么办？”

正说着，有人哭叫道：“天啦，又来了一艘！”

许、邓遁声望处，果见一条快船飞一般向这里开来，明显是急着投入战斗的。

俩人暗叫这回完蛋了，但嘴里仍然鼓励手下：“不要怕，我们多的是子弹！”

枪声再一次骤起，许成名已做好死拼的准备，他相信陈百威将来一定会

来报仇的。

第三艘后来的船到了，一阵枪响，加入了这本来已很热闹的大合奏。

奇怪，大船挨枪的机会明显小了。这时，所有的海盗船齐向最后来的那艘快艇射击。

“是陈堂主——”

不知是谁喊了一声，许成名、邓大清果然看到陈百威在船上指挥战斗。

傅灵华从甲板上爬起来，得意了，拍打着身上的灰尖，叫喊道：“黑鲨王八羔子，我大哥来啦，你死定了！”

许成名获得了喘息的机会，调整部署，准备攻击。

大船枪响时，陈百威高声喊道：“许堂主不要管我，送货要紧！”

邓大清猛省悟过来，想到这是最好的机会，只要溜开，对方再追已来不及了，连忙指挥舵手调头。

大船掉过头，邓大清这才发现另一艘同来的快艇已经完了，十几名“和安乐”的弟兄全部死在船上……。

黑鲨鱼发现了邓大清的企图，哇哇说了几句什么话，三艘快船一齐扔下陈百威向大船冲来。由于速度快，一下子追上了，左右夹攻。

陈百威喊道：“许堂主，快开底舱，那里有手雷！”

许成名忙命人敲开舱底，抬上两箱手雷，揭开盖，“和群乐”的人纷纷拿起向左右、后方乱扔。一片轰隆声里，情况很快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许成名叹道：“其实我们早就该这样了。”

邓大清道：“慌乱中给忘了，虽不知舱内具体有什么武器，我也估计不会少了手雷。这就叫‘事后诸葛亮’。总之，我们比陈堂主差了一大截。”

陈百威见大船已脱险，在后面疯狂扫射。黑鲨鱼情知不妙，指挥手下掉头回撤。临走还忘不了大声叫喊什么。陈百威把快艇靠过来，大声问道，“傅管家，那个黑鲨鱼说什么？”傅灵华说道：“他说等我们回来的路上，他布大部队封锁我们。”许成名急了，建议道：“陈堂主，我们追上去，千万不要放虎归山。”邓大清也附和道：“是呀，放了他后患无穷，不如一鼓做气追击穷寇！”陈百威摆着手：“不必。我们的主要任务是送货。至于黑鲨鱼，自有人对付他。”陈百威从快艇爬上大船，检查底舱的军火都在，问了一些途中的情况后吩咐打扫残局。这场战斗“和安乐”、“和群乐”共死亡二十人，伤十数人，对这些死难者，陈百威表示哀悼，迫于异地他乡客观因素，死了的全抬上岸就地裸葬。启程前，陈百威再向死者鞠躬，回过头望着众人：“回家之后，发一笔可观的抚恤金给他们的亲人。我很难过，依个人的愿望，弟兄们都能平安无事，创出一番大事。但是，世界永远都是这样——越是充满危险、无人敢闯的道路最能赚钱……比如今天的金三角，自从有了黑鲨鱼在泰国湾出没，世界上许多大堂口都不敢来，弄得泰国境内的毒品销不出去，严重积压。今天，我们“和安乐”成了这条路上‘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赚钱是次要，以后我们“和安乐”的名声在国际江湖上都有一席之地。”“危险是难免的，事前我都预料到了，好在弟兄们很争气，在此我陈百威表示感谢。”说着抱拳向左右施礼。

“不过，现在并非已经大功告成，面前的三大关卡才闯过两道，这最后一道同样不能掉以轻心。”

黄捷板以为危险已经全部过去，一听说还有一道难关就晕倒过去。

昭披耶河是泰国的第一大河流，也是东南亚较大的河流，更是泰国最繁

忙的交通要塞，过往的船往返不息。刚才的那一场水上战，使得很多本应该经过的船只都在远处掉头。

陈百威的大小三只船一路逆江而上，开了二十多里才看到泰国的船只。来之前，“人妖”就介绍过，黑鲨鱼十分猖獗，本国船只一律收取“保护费”，外国船只全部通吃，使得各国毒贩望而却步。

三条船在昭披耶河航行了一天一夜，次日上午抵达了清迈附近。陈百威拿出地图，寻找一个小地名叫曼得的地方，“人妖”说好就在那里接头。大毒梟金雄也像《水浒》中的梁山泊一样，在岸边设有一家小酒店，对上暗号向对岸放一支响箭，对岸便摇一只小船过来。

傅灵华凭着在这附近呆过一年的印像，很快向当地人打听到曼得原来也是一家江边小酒店。接上头，对岸很快开出一只小快艇，接陈百威、傅灵华、邓大清，许成名留下照看货船。

快艇登上岸，接着就是爬很陡的山，爬到一定高度，一群大象正在悠然自得地甩着响鼻，背上还负了“象鞍”。原来这几匹象正是来接陈百威的。

地上有各种爬虫，因水土不同的原故，外乡人随便被什么虫咬一口都很痛，当地人却没事一般。因此，陈百威他们都要坐在大象背上。

半个钟头后，来到一幢大屋前，早有一群膘悍的男人等在那里，为首的金雄浓眉大眼，宽大的嘴巴，穿着泰国传统服装。

傅灵华代表陈百威向他问好，俩人见过了，入木屋坐谈。

泰国山区的木屋是用圆木组装成的，别具一格，富有原始森林的气息。

傅灵华把路遇告诉了金雄。金雄对陈百威的胆识十分敬佩，提出按中国的传统仪式结拜。陈百威欣然同意。提到黑鲨鱼，金雄万分憎恨，因为他的存在，金雄几乎陷入了绝境，准备破釜沉舟，一决雌雄。这正是他急于购买军火的原因。金雄带陈百威参观了附近的罂粟种植园、鸦片加工场地。附近的居民都十分贫困，吃的、穿的都很差。陈百威令傅灵华上前了解，那些居民们一个个对黑鲨鱼恨得咬牙切齿，说他们过的生活本不是这样的。

次日，军火全部在岸边交割清楚，由金雄的人扛上山用大象运送。

由于一路辛苦，加之《江湖风云》要在泰国拍几组外景，陈百威打算住下来一边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一边询问这里繁华时期各国在这里订购鸦片的情况。

《江湖风云》剧组的人被异国情调的风光迷住了。黄捷板豪兴大发，根据实地风土人情又改动剧本，一连拍了好几组有价值的镜头。相信若干年后在香港的电影史上算得上是一份很有价值的珍贵史料。

傅灵华受何南之托，特地去了几十里外的地方看望阿曼支，现实生活中的阿曼支已经嫁人，并生儿育女。她家也是以种植罂粟为业，近些年同样受到黑鲨鱼的影响，日子过得很艰难，声称如果金雄攻打黑鲨鱼，她愿支持丈夫参战。

一个月后，陈百威牵挂着堂口的事务，把枪支结算成款，再按行价收买金雄的鸦片，装在三条船内准备启航。

这时候许成名十分担心地向陈百威提出：“我们来时给予了黑鲨鱼重创。那家伙是骄横惯了的，仗着他是地头蛇肯定不会放过我们。”

陈百威点头，说道：“这个问题早就考虑过了，这两天我派傅灵华领了金雄的马仔去昭披那河探听过，黑鲨鱼确实派了不少手下在那里设关卡，扬言专打我们。”

“那怎么办？”

“不怕，硬打肯定是打不过的，但我们可以联合金雄。”

“这倒是个好办法，问题是金雄愿不愿意？”

“我所以要到现在才启程，为的就是等他们。如今金雄招兵工作已经妥当了，准备选时间动手。昨晚我向他提出两家合干，他很爽快地同意了。”

邓大清在旁边说道：“这事摊上我也愿干。他们是宿敌，我们只是过客，搭上去划不来的是我们。”

陈百威说道：“话不能这么说，如果是‘偶尔路过’，我就没必要冒这次大险了。好比一条路，如果只打算走一次，我干吗要费大力气修它？绕道过去岂不方便多了？我已经做过细致的调查，这昭披耶河沿岸象金雄这样的山头不下几十个，他们有鸦片出售，同样也需要军火。这一去一来都有生意做，本堂何乐而不为。”

“陈堂主的想法很对，”许成名说道，“这里确实是一条黄金之路。不过邓军师的担心也不无道理。”

“我的意思是金雄现在已经购置了军火，打是迟早的事。如果能等到他们之间的战争结束之后再走，是不是更安全点。”

陈百威点头：“邓军师的建议非常正确，问题是我们已经出来很久。家里虽有文贵应付，短时间还可以，但久了难免被彭昆设计暗算——各位都看到了，他已经和三山会勾搭上。对我们来说这不能不算一个威胁。”

邓大清不再吭声，觉得这确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陈百威见众人不再说什么，问傅灵华道：“傅管家，我前面吩咐你的那一件事办好了没有？”

一直不吭声的傅灵华起身回答：“办好了。”

许成名、邓大清齐问傅灵华：“什么事情？”

傅灵华笑道：“到时再告诉你们。”

陈百威也不理会，说道：“那好，既然傅管家已按我的吩咐办了，估计不会有太大意外，明天就可以启程。”

次日，金雄领着二百多人枪，分乘几艘大船。快艇在前面开路。陈百威的三艘船满载烟土紧随其后。

沿昭披耶河顺流而下速度较来时快得多了。一路上都还安全，不曾有人拦截。

金雄是专为寻仇来的，沿途打听，都说黑鲨鱼几天前在附近活动，一边收保护费，一边向一个名叫陈百威的中国人寻仇。从昨天开始，不知怎么搞的，黑鲨鱼突然不见了，连经常在这附近的小海盗都不知去向。

金雄很纳闷。这样一路到了昭披耶河入海口，还不见黑鲨鱼出现，开始沉不住气了。

陈百威见状，便对傅灵华说：“你要金雄回去算了，顺便谢谢他送了我们一程。”

许成名、邓大清想起了什么再一次问傅灵华：“前些天陈堂主要你办了件什么事？”

傅灵华得意道：“陈堂主要我买通当地船工，到处制造空气说近两天金雄联合所有毒梟围剿黑鲨鱼。”

许成名、邓大清仿如梦醒。邓大清拱手道：“难怪一路之上风平浪静。陈堂主这次出师，真个是妙计连环，闯过一次次险关。”

陈百威谦道：“邓军师过奖，都是些雕虫小技，难登大雅之堂。”

## 第十九章 怜香惜玉

1925年11月1日，第17任香港总督金文泰接替司徒拔正式走马上任。

金文泰上任后，英国政府希望通过港督换马，改变司徒拔在任时的被动局面，迅速扼制香港罢工的势焰，将港英政府的损失减到最小程度。

金文泰果不负英政府厚望，几经摸索、努力，终于于1926年10月10日与广州方面达成协议，正式宣告结束对香港的经济封锁和排斥英货运动。历时16个月之久的省港大罢工到此结束了。

省港大罢工的风潮使主文泰深深感到：若想在香港当好总督，没有广大华人的配合是绝对不可能的。

1926年是陈百威事业发展最旺的一年。

从香港至泰国的军火、鸦片生意及从香港至越南的贩卖人口生意，使“和安乐”聚集了大量财富。有了经济基础，加之因省港大罢工造成大批失业工人，给了“和安乐”最好的扩展机会，门徒很快增至五千余人，势力开始朝九龙方向扩展，在麻油地和红勘码头有了自己的地盘。

有了实力，陈百威不失时机地向港英政府注册登记，成立了“佳荷娱乐有限公司”，经营电影制片业、酒店服务业、赌馆及跨国航运，有正式的合法身份。

“和安乐”在香港的盟主地位就这样奠定了稳固基础。陈百威可谓踌躇满志，春风得意。

适逢香港1927年度的太平绅士推举工作已经开始。由于这是港督金文泰走马上任后任命的第一批太平绅士，十分重视，香港几家报纸都做了较为详细的预先报道，说届时金文泰将亲自接见，举行盛大的活动，社会各界名流云集一起。新推举的太平绅士将在每家大报的头版刊登近照及个人简历“这次太平绅士的推举是一桩大事，”文贵把新出版的《中国新闻报》叠好，对议事堂左边的陈百威说道：“我建议堂主不要错过这次机会。我们的娱乐公司才成立，加之《江湖风云》也在香港打响，一旦堂主能当上太平绅士，那就是三喜临门了。”

陈百威从文贵手中接过报纸，看了一遍有关年度太平绅士的预告报道。文章是用采访港督金文泰的形式写出来的，有金文泰和记者白雨的谈话照片。文章中，港督很看重即将产生的太平绅士，希望能成为真正的好朋友，为香港的繁荣共同努力。

陈百威放下报纸，说道：“我确实有这个想法，能在那种大场合认识社会名流对本堂在江湖上的声誉确实有好处。估计这次机会不仅是我，香港还有很多堂口都会盯着。”

文贵道，“堂主，这一回我们算是落后了，人家彭昆、莫启青早就开始行动了，历届推举太平绅士最起作用的关键人物是伍平，他们俩个差点没跪下叫伍干爹了。”

陈百威一愣，说道：“这伍平确是个关键性的人物，我也应该向他靠拢，这便宜不能让彭昆他们独占了。你的话倒是提醒了我，到时彭昆当了绅士，我这个香港最大的堂主反而落选，确是有失脸面的事。”

“依我看，彭昆这回一定又在伍平背后搞我们，农历十一月初五是伍太太五十大寿，这些天彭昆每天都在伍家，帮着忙乎。”

“十一月初五是伍太太大寿？”

“是的。”文贵点头。

“这么大的事你怎不早说？你马上下去置一份厚礼，这也是一个机会。我们与伍平虽无太深交往，估计并不是彭昆就可以左右得了的。”

“这倒也是，”文贵道：“《江湖风云》首映式向他发了函，到底还是参加了嘛。”

百威恍然记起，说道：“对了，伍议员在我面前对黄小妮赞不绝口，看样子是很喜欢她，初五那天我们把她也带去。”

正说着，香珠在黄小妮的陪同下由外面走来，——她俩的卧室就在议事厅后堂。

俩人向陈百威问了候，向文贵问好后，走了过去，文贵一直目送着，然后回头笑道：“堂主如果当上了绅士，再加一喜应该是四喜临门了。”

陈百威也深有感触地点头，叹道：“也难为她，快成老姑娘了，每次从越南过来的人都带回南叔的口信，催我把事办文贵笑道：“这事包在我身上，等四喜临门的那一天，我来做主，把香港、九龙有头有脸的人都请来，大办宴席。”

陈百威起身：“快下去办你的事吧，等到了初五那天拿不出像样的礼品来，再拿你是问！”

文贵退下，陈百威像想起什么，来到后堂，见黄小妮在香珠房里，便走了进去，自己搬了张太师椅坐下。

香珠见他进来，紧张得脸绯红，低着道：“你们坐，我有点事出去一会就回来。”

陈百威望着她的背影，苦笑着摇摇头。自从陈余祥死后，俩人反而比过去别扭，有话说不出来似的。

黄小妮坐过来，深情地望着陈百威，很久才启朱齿：“堂主，有事找我？”

陈百威点点头：“是的，等初五我要带你去做客，你一定要打扮得漂漂亮亮。”

黄小妮高兴地从椅子上跳起来拍着巴掌：“堂主领我去做客，这太好了，能不能告诉是哪一家？”

“现在不能告诉你。”陈百威道，“反正你认识他。”

经陈百威这样一说，黄小妮更想知道：“不行，你一定要告诉我，要不我就不去。”说着便做生气状。

陈百威不想跟她闹。站起来：“不去拉倒，我叫‘嘟嘟’去。”

黄小妮这下急了，跑过来拦住陈百威：“我去就是，堂主何必生这么大气？”

陈百威看着她那副焦急的样子，便道：“放心，我逗你的。”

黄小妮“扑吃”一笑，又偷偷地瞅一眼外面，见无人，扑在陈百威怀里，全身颤抖地在他脸上亲了一口。

陈百威近来经常受到黄小妮、“嘟嘟”类似的大胆示爱，虽说他不是清教徒，但在香珠的眼皮底下是绝对不敢的，宁愿去妓寨狎女人。“别这样，给人撞见不好。”说着，轻轻地推开黄小妮。农历十一月初五，陈百威亲自驾着别克车，备了份厚礼带着文贵、黄小妮及两名贴身保镖去伍府祝寿。

别克车停在外面，着人去通报了，因迟迟不见人来迎接，陈百威只好摇下车窗玻璃，只见别墅内张灯结彩，宾客和云热闹非常。

伍平的别墅在圣约翰大教堂附近。这是一栋庄园式的花园别墅，座西面东，后背西南面是半山区的高地，正北方是湾仔码头。由于地势较高，遥遥望去，穿过楼群的空隙可见维多利亚水面上行驶的船只。

很显然，伍平在有意怠慢陈百威，到了第二拨客人过来时才露面。

陈百威把车开到停车场，这里有各色高级轿车不下百十辆，十分壮观，今天来祝寿的不仅有各界名流，据说连金文泰也会来致寿词。伍家在香港威望之大，由此可知。

停好车，陈百威一行刚下来，伍平一眼看见黄小妮，像发现新大陆似的迎了过来，嘴里却说道：“哟，陈堂主什么风把你吹来了，真是折煞贱内。”眼睛却在黄小妮身上梭来梭去。

陈百威打着拱手：“凑个热闹，不成敬意。”

“陈堂主也实在太客气了。哟，这不是我们的大明星阿妮小姐吗？欢迎欢迎。”

黄小妮今天穿了一套粉红旗袍，越南妹穿旗袍其实更有一番风韵。但见她淡施胭脂，脸蛋红扑扑，宛若出水芙蓉，更似三春桃花，令人望之而魄飞魂散。

小妮含羞一笑，早把伍平的魂勾到九霄，哪里肯管别人，令下人收了礼品、安置得当，径领着黄小妮、陈百威、文贵往里走，一边小声道：“外边的客人太多，我们找个安静的地方聊聊，闷死了，难得清闲。”

陈百威、文贵相视一笑，明白伍平如此热心的目的是什么。

走在前头的伍平此时已是六十五多年纪，一顶瓜皮帽，两腮吊着肉，两个眼袋也十分突出，一口山羊胡倒还很青——细看则是染过的。

他迈着老年人特有的稳健步子来到小会客厅，刚落座，又不大放心地对下人说：“等会有人找我说我没空，找管家行陈百威坐在沙发上，端起仆人刚沏的茶喝了一口，抬头猛发现墙上显要位置并非名人字画，而是黄小妮的剧照。

陈百威向文贵递个眼色，文贵发现伍平一双色迷迷的眼睛在黄小妮身上穿梭，干咳一声说道：“小妮，你出去看看热闹，我们有事商量。”

伍平目送着黄小妮出去，心里明白陈百威的用意，他经历得多了，凡妓院中的老鸨每有“好货”，就是喜欢用这办法吊客人胃口的。遂说道：“历任港督，数这一届最与华人亲近。事实上没有华人就不能把香港搞好，所以说，港督算是位明智的英国人，比司徒拔强多了。”

陈百威趁机问道：“听说今天港督要来给贵夫人祝寿？”

伍平点头：“凡华人议员家的红白喜事、寿宴他都是要到场的，两位来得正好，等会我向港督介绍。对了，陈堂主年青有为怎不向政界发展？若有此意，最近倒是有一次机会。”说到此处故意打住。

“是不是关于推举太平绅士的事？”文贵发问道。

伍平哈哈一笑，说道：“我猜两位此来必有此意，文先生果然快人快语，这没有什么不好说的。”

文贵望了一眼陈百威，说道：“我们堂主目前在香港各帮会中居于老大地位，影响之大是众人皆知，比如最近的电影《江湖风云》在欧洲好几个国家都打响了，按条件，做太平绅士他是当之无愧的，可就是不好意思开口，今天还是我硬拉来的。”

伍平点头：“这一次盯着太平绅士的各帮会堂主确实很多，像彭昆，‘三

山会’的莫启青。”说到这里就不说了，望着墙上的《江湖风云》剧照，问道：“阿妮最近又拍什么电影了？”

“《江湖风云》续集。”陈百威答道。

伍平把眼睛眯成了一条缝，身子探过说道：“阿妮真是了不得，从一开场演出到结尾都是又惊险又叫人担心。一个那么漂亮的女孩，从小船上一荡飞上大船……当时看得人心都提了起来，想着万一绳子断了跌入海里……岂不玉销香沉了？”

文贵接口道：“不怕，阿妮不仅武功好，还会水。”

伍平又道：“对了，那场阿妮在海里走路如履平地的戏是怎么拍出来的？”

陈百威说道：“这事要问导演黄捷板。”

伍平只对黄小妮感兴趣，不再追问，恰在这时黄小妮回来了。

陈百威与文贵交换了一下眼色，文贵于咳一声说道：“小妮，伍议员很喜欢你的电影，正要找你谈谈，我和堂主出去有点事。”

黄小妮不解地望着陈百威，陈百威点头：“在这里吧，我想出去看看彭昆他们。”

陈百威、文贵走出小厅，果见彭昆、莫启青正心神不宁地望着里面。为了争取到太平绅士的头衔，他已做了不少努力，没料到陈百威用一招“美人计”就轻而易举地攻了关，心理当然不会平静。

陈、文离去后，伍平令仆人掩了门，此刻他的心情简直无法形容，近段时间他梦寐以求的‘美人’一下子就在身边，真有点大喜过望，喃喃道：“这不是梦吧？”

黄小妮笑道：“伍议员没醉吧。”

伍平吸溜着鼻子，连连道：“我真的是醉了。”说着拉着黄小妮的手：“过来我们坐近一点。”说着身子已经挨了过来。

黄小妮“扑吃”一笑，说道：“议员真的醉了。”

伍平早已全身酥麻，一把搂了黄小妮“心肝宝贝”地叫着，丑态百出。

黄小妮推揉几次，推不脱，伍平心急火燎地要行好事。

“议员，不、不要……”

“小妮子，我要……是你堂主送我的，他想当太平绅士，我能帮他。”

黄小妮见伍平死乞白赖脱不了身，只好说道：“等和陈堂主说两句很重要的话再依你。”

伍平只好万分不情愿地放开她，叫陈百威进来，俩人在门口相视一笑。

“怎么样，成了么？”陈百威笑问道。

“快了，”伍平笑嘻嘻道，“她说要和你说句很重要的话才依我。”

陈百威狐疑地把门关上，本来找他并无事的黄小妮一看见了他，泪就籁籁流了出来。

“怎么了？”陈百威走近。

“堂主，你真的要把我送给伍议员？”

“……”陈百威感到对方的口气不对劲，没有回答。

黄小妮本想抹去泪跟陈百威说话，可抹了又有，硬咽道：“如果你非要把我送给他我也不反抗，只请你听我表白完心迹……”说着，“哇”的一声哭了起来，扑在陈百威怀里：“阿威，我爱你……”

“这……”陈百威茫然了，很久才道，“我已经有了香珠……”

“我知道，这并不重要。只要能在你身边，当五姨太、六姨太、甚至当仆佣我也心甘情愿。阿威，这决不是一时冲动做出来的，我已经考虑了很久，今生今世非你不嫁。”

“……又何必呢？世上的男人多的是。”

“是的，世上男人是很多，可是像你这样的再没有第二个，你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宁为英雄妾，不做庶人妻’。嫁丈夫一定得嫁你这样顶天立地的，当初在越南你一举击败彭昆，我就开始心动，到了去泰国拍电影外景，沿途上追兵不断，有了你一次次地转危为安、绝处逢生。你简直是我今生有幸目睹的大侠……真的，阿威，我真无法控制了，我把爱深埋在心底，今天若不是你一定要把我送给伍议员，这番话还不知道哪天才能说出口……”

陈百威呆了，没想到世上有如此痴情的女子，逢上这种女人，哪怕心肠再硬的男人都会为之心动。

见陈百威久不说话，黄小妮泪眼蒙蒙地望着他：“我知道绅士的头衔对你很重要。只要是你愿意的，我绝不违抗，当帮助你达到目的后再一死了之！”说着，把左手拇指伸入口内……陈百威知道她要干什么，正要制止，黄小妮的手指已血流如注……”

陈百威忙用条手绢帮着包好，心下为刚才替伍平拉皮条的举止感到羞愧不已……一把搂住黄小妮流出男儿泪……

英雄美女爱意绵绵，抚摸亲吻，忘却了日月星辰，进入到忘我境界。

转来干咳声。那是外面的老色鬼已捺不住了，向屋里发出信号。

陈百威、黄小妮双双飞快地抹去泪，恢复常态。

“你先走吧，去车上等我。”

黄小妮点点头，从容开门离去。

伍平与黄小妮擦身而过时身子又是一酥，想着很快就要到手了，强制地压住欲火。他万没料到，从此后再无缘得见。

伍平与陈百威坐定，文贵随后也入内。

“怎么样，阿妮和陈堂主说些什么悄悄话了？”伍平先开口道。

陈百威平淡地摇摇头，思考着将要寻找的借口。

伍平收起心，叹道：“这阿妮太迷人，咋看都讨人喜欢。老朽虽是一把年纪了，但虎老雄心在，身体也还硬朗。我已经跟小妮说好了，准备娶了她，人生苦短，能拥一位绝色佳人过几年平静日子也是不枉为一世。两位放心，我会尽量帮

忙的。”

陈百威在大理石茶几上把一支骆驼牌香烟捏成了一丝丝，很久才说道：“伍议员真的很喜欢阿妮？”

“真喜欢，难道还骗你不成？”

陈百威叹道：“还有一事我忘了告诉议员。”

伍平一惊，有了不祥感。

陈百成果然说道：“我们和安乐自陈余祥开堂以来，在江湖上最重名声。黄小妮是何南情人的女儿——按中国的传统也跟继女一个样，如果把她当礼品送人，传出去在江湖上恐怕要遭人耻笑。”

伍平急了：“不算送人，我准备明媒正娶——”

陈百威不等伍平把“娶”字说出来，打断道：“我们这次有心问鼎太平绅士，我们‘佳荷娱乐公司’的成绩威望在香港是有目共睹的，不用玩什么

把戏只要几个议员秉公办事就可以获胜。这节骨眼上如果我把黄小妮送议员，别人会耻笑太平绅士的头衔来路不光明，同样，人家也会笑议员用权谋女人。”

伍平感到无望了，那心情就像刚刚被人吊起胃口，突然把件完美的东西当场毁了……再有涵养的人都要恼怒，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久久说不出话来。

文贵惊愕地望着陈百威，再联想刚才在外看到黄小妮的神色，似乎明白了什么。

伍平此时唯一报复的手段是不让他当太平绅士，既然陈百威已说出那种话，回敬道：“一个人的威望不是靠自己吹嘘的，要别人说好才算。据我个人看法，香港几个议员对陈堂主的评价似乎不宜乐观。”

“这样说来，这几个议员一定是听信别人谗言，准备压制我。”

“噢，会有这种事吗？”

“当然有，你我都心知肚明，只是不便说出口而已，不过万一有人真要那样干，也真是太不讲道义了。伍议员，你说？”

伍平不愧是久经官场的政客，一点也不虚怯，振振有词道：“不论是江湖还是官场，有史以来所谓权钱交易、利害交易，都是各取其所。其实这也是道义。陈堂主是聪明人，你说呢？”

“照议员这样说，天底下的道义岂不给糟踏了？”

伍平满脸堆笑：“小伙子别激动。我的意思说，官场上事历来是镜花水月的多，说不清道不明，即使有人真压制你，你能抓住证据把柄么？回过头来我又要劝你，好好的做着一家娱乐公司的董事长，干吗在乎一个有名无实的太平绅士？”

陈百威于是说道：“太平绅士确实不算什么，经伍议员提醒，这一次我更必要争取了，俗话说人争一口气，佛争一柱香，就冲这，我也不能放弃！”说毕，率文贵甩手离去。

陈百威一出来，站在外面的彭昆一看他的脸色便明了八九分，不怀好意问道：“陈堂主，文军师怎么才来就急着走？”

陈百威头也不回地走了。彭昆马上向伍平打听，伍平一肚子气正无处发泄，见彭昆问起，把经过原原本本说了。未了又骂骂咧咧：“姓陈的是什么东西，简直太放肆了！”

坐着聊天的客人突然一阵骚动，大多数站了起来，管家垂手而立，站在伍平前面：“老爷，金文泰港督来了。”

伍平骂道：“怎不早告诉我？！”

“才、才到的……”

伍平向大门外望去，果见一头金色长发的金文泰在众人的簇拥下大步向内厅走来，一边打着拱手，一边用一口流利的广州话对伍平说道：“我来迟了，恕罪恕罪。”

伍平迎了上去，见高朋满座、贵宾如云，心里涌起自豪感，刚才的不快一扫而尽，心下道：“陈百威算个老几？呸！”

伍平去迎驾港督，莫启青来问彭昆：“彭军师，刚才伍议员为何生气，他不是在内厅泡陈百威带来的电影演员么？”

彭昆点头：“正是，我正要告诉你呢。”于是把伍平对他说的全部告诉莫启青。

莫启青道：“他这不是强制伍议员么？”

“正是。”

“实在太猖狂了，堂堂一个议员怎会听他摆布？”

彭昆干咳两声道：“依我看问题并不那么简单，陈百威一向很顾面子，言必出，行必果，他既然如此夸出海口，一定会不择手段达到他的目的。”

“你是说他会竞选议员采取非常行动？”

彭昆不置可否地阴笑道：“这回又有好戏看了。”

此时，陈百威、文贵已出了伍家别墅，坐回别克车里，一脸气忿。黄小妮和两名保镖早在车上，见堂主不悦，都垂着头不敢吭声。

陈百威尽量使自己平静下来，说道：“没有料到伍平如此傲慢，我去祝寿竟迟迟不肯露面。”

文贵干咳一声，说道：“也难怪，他在官场混的久了，什么样的人物的见过，自然不会把我们放在眼里。”

陈百威把车子启动，驶离伍家，文贵说道：“堂主，刚才在伍家你已夸下海口，伍平肯定是要与你做对的，到时当不了太平绅士岂不要遭人耻笑？”

陈百威把车开到一个街角停下来，说道：“姓伍的傲气太足了，我得煞煞他，杀住了他自然不敢与我做对。”转脸对两名保镖说道：“你们就从这里下车，这几天我给你们任务，去伍家查清楚伍平的起居饮食，行动规律。”

两名保镖答应着下了车，文贵终于明白陈百威想干什么，说道：“堂主，伍平可不是一般的富人，万一……”

陈百威的决心已定，咬咬牙：“正因为他的背景不同一般，扳倒他更能显出我们的实力。”

黄小妮望着陈百威轮廓分明的面部，感到他的一股英气咄咄逼人，透出神韵……终于抑制不住，从后座探过身子，在陈百威脸上亲了一口……

文贵迅速把头偏向一边，陈百威脚踩油门，车如离弦之箭，冲上街道宽阔的路面。

十一月初十上午九点，伍平和太太一同由圣约翰大教堂附近的伍家别墅出门，准备去跑马地写字楼上班。伍家是香港马会的主要股东，那里有他专门的办公室。

伍家本来是有司机的，但伍平总是爱自己开车，今天也是同样情况。所不同的是以往伍平都是一个人出门，因伍太太近来闻得老头子常在外头风花雪月，特别是听说办公室的小姐没有他不染指的，故一定要去看个究竟。

由这里去跑马地要经过半山区一段山道，开了约二里多路被前面一辆客货车堵了。伍平定眼一看，见前面的车斜着停的，不像坏在那里，想起五天前彭昆的提醒，已预感到有些不妙了。

因山路狭窄，无法调头，只好硬着头皮紧急刹车停下。

预感终于成事实了，顷刻只见前面客货两用车上跳下两名男子，分别手持利刀、手枪，冲过来拉开车门，喝叫道：“快下来，不然砍死你！”

伍平看着眼前的利刀，哆嗦着求道：“别、别这样，你们是不是陈百威的手下？放了我，我马上答应帮他当选太平绅士。”

另一个一拳打将来，骂道：“我不知道什么陈百威、张百威，只知道你有钱。”

伍平只好下来，伍太太随后走下私家车，因为脚软，走得很慢。

一位劫匪安慰道：“不要怕，我和我的弟兄志在发财，只要钱，不要命，保证不会为难你两公婆的。”

伍平夫妻离开自己的私家车，向前走了几步，发现除了前面的客货车外，还有一部小别克停在旁边，引火待发，车上也有两个劫匪。

接下来夫妻被分开了，伍平被押上客货车的后座，伍太太则被推往别克车里。

伍太太因丈夫没有在一起，情知不妙，赖着不肯上车。

一个面目凶狠的恶大汉说道：“识趣就听我们的话。我们需要钱，你们需要自由，只要大家合作，便备得其所，反抗是没有用的。我们想请伍先生去一个地方，大家好好商量，他合作的话什么都好说，倘若反抗，只有结果了他的性命！”

“你们千万不要为难伍先生，他年纪大，经不起惊吓的。总之你们要多少钱，我负责给你们就是了。”

恶大汉道：“难得伍太太识大体，这没得说的，事情已经摆明，你的先生已落在我们手里，要逃也逃不掉。伍太太要是想救丈夫，上车后再慢慢跟你说。”

伍太太只好上车。随后被麻绳绑了起来，双眼蒙上绷带，眼前一片漆黑。

车开了一程，伍太太问道：“你们要去哪里？”

“当然是去很远的地方啦，等伍先生安全地到达我们的地方，我自然会放你。”

“你们准备要多少钱？”伍太太关心地问道。

“数目多少我也不知，全由我们的老大拿主意。我们不过是虾兵蟹将，上头怎么说就怎么做。”

伍太太觉得言之有理，问道：“你们打算要我怎样把钱交到你手里？”

“先送你去一个很远的地方，然后你自己想办法回去，等我的电话，不许报警，一报警伍先生立即没命！”又补充了一句道：“把电话号码告诉我。”

伍太太喃喃道：“你们千万不要为难我老公，要钱我一定想办法。”于是告知电话号码。

别克车再行了一程，已驶出新界了。

终于在一处僻静地方停下。接着车中人把伍太太松了绑，推下车去。

由于双眼尚蒙住，因担心他们没记清，又重复一遍：“别忘了，我家的电话号码是1166。”

待揭开纱布时，阳光耀眼，好久才适应过来，而此时车子已经不知去向。

伍太太忙问路人，才知道站立的地方已到了香港的最南端赤柱。

回到家里，忙向子女佣人问老爷的下落，都说没见回来，才捶着自己的脑门说道：“我真糊涂，还没付出赎金，老爷当然不会这么快回来的。”遂又问道：“你们接到什么人打来电话没有？”

众人摇头，说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伍太太于是把经过说了一遍，全家一时慌了，不知该如何处置。

还是管家经历的事多，说道：“为了老爷的安全，这事当然是不能报警的，得想想办法。”

伍太太像溺水的人终于抓着了救命草，一把拉着管家哭道：“管家，你要帮我想办法，我一个妇道人家，少爷、小姐们都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无用人，就指望你了。”

管家道：“先别急，老爷平时和彭绅士要好，他又是个足智多谋的人，找他准有办法，不过有一点我可以拿主意，在这段时间内，如不是关系很深

的人，有询及老爷行踪的，就说去英国料理生意，短时间内不会回来。”

“我都依你。快给彭绅士打电话吧。”

这时，厅内的佣人报告，说有人打来电话，问太太回来没有。

伍太太忙抹去泪，跑着进去接过话筒道：“回来了，回来了，我正在等电话呢。”

通过话筒，听出是那位“恶汉”的声音：“伍太太，你先生在我这里很好，只是想念家人。”

“你们一定要好好待他，他从小就没吃过苦的。”

“伍太太放心好了，伍先生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当然要好好款待，绝不叫他吃亏。”

“这就谢谢你们啦。”

“别客气，应该的。”

“喂，能不能告诉我你们打算要多少？”

“一口价，不多不少，十万大洋，少一个也不行。”

伍太太大惊：“你们有没有搞错？这么多钱我哪里拿得出来？”

“没有错，我们知道伍家的底细。”

“要不要银票？”

对方冷笑：“要银票还得去指定的银提取，我们没这么傻，一定要现大洋！”

“十万现大洋两个大男人抬都抬不动，怎么交货。”

“你用木箱装好，放在车上，去指定的地方就会有人来接。”

“喂，可不可以和我老公说几句话？”

“不行。”

“可是不放心，万一他反抗被你们杀了，我岂不白赎了？”

“好吧，”对方忙了一阵，“不过只能听他说一句话，请等一会。”

对方传来了伍平的说话声：“老婆，我是伍平快叫彭昆到家来想办法——”

后面的话没说完，对方已挂了电话。

伍太太无奈，只好接着又挂彭昆的电话，要他火速过来。

一个小时后，门外有汽车喇叭声，仆人开了大铁门，正是彭昆的雪佛莱。

伍家人都迎了上去。

“不用告诉，我都知道你们家出什么事了。是不是议员被人绑架？”

“你怎么知道的？”伍太太惊问道。

彭昆从车里钻出来，在伍家主仆的拥簇下走进客厅。

彭昆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我不仅知道议员被绑票，而且知道是什么人主谋。早在五天前，有人向伍太太祝寿，目的是为了当太平绅士，后来议员拒绝了他，在内厅吵了起来，当时我就提醒议员小心，谁想到会这样快。如此嚣张猖狂也实在欺人太甚了。就冲这一点，这抱不平我非打不可！”

管家试探问道：“是不是陈百威？”

“正是他。”

伍大少爷叫了起来，“这还了得，我老豆（爸爸）是议员，一个小小的娱乐公司董事长竟敢如此大胆，我去报告警察查封了他！”

彭昆道：“查封他们是肯定了的，但现在为时过早，香港的法律就是这样，明知是什么人犯罪，只要找不到证据一样可以逍遥法外。我们如今该做

的是如何抓住证据。”

“证据？可以抓到吗？”

“可以。”彭昆道，“不过陈百威作案一向谨慎，滴水不漏，凭你们是对付不了他的，哪怕就是杀了议员，他也一样逍遥法外。这次他碰上我，刚好还有几笔旧帐没算，正好端他的锅。”后又问道：“伍太太，你且把经过向我说说。”

伍太太于是把经过说了。

彭昆听得有一个“恶大汉”，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问道：“那个恶大汉长得什么样？”

伍太太正要说，电话铃又响了，忙着抓了起来。

对方仍是恶大汉的声音：“喂，伍太太接电话！”

“我、我是。”

“我们老大说了，限你五天筹足赎款，一个子也不能少！”

伍太太还要说什么，对方又把电话放了。只好又把恶大汉的话转告了彭昆。

彭昆摸着下巴：“五天筹款……”

“五天筹款到是没问题，彭绅士，你说这事儿怎么办？现在我们都没有主意了，老爷他是从来没吃过苦的。”

“只要五天能筹足款就不怕，到时他会打电话通知交割方式的，你们不用急，一切由我做主，现在说什么都是多余的，等五天后才能做安排。”

伍太太搓着手：“那就拜托彭绅士了。”

“没关系，我和议员是朋友。”

第五天，彭昆领着心腹手下一早驾着雪佛莱过来了。

上午九点，恶大汉又打来电话。伍太太很急，这些天一直心急如焚，不知丈夫怎么样了，一抓了电话不由对方说话就连珠炮似的问道：“喂，我们老爷怎么样了。吃的住的好不好？他从小就没吃过苦的，你们要好好……”

恶大汉极不耐烦：“我说伍太太你有完没完，还想不想救你老公？”

“想……好想，能不能像那天一样，让我与老爷说句话？”

“没门。”对方口气坚硬。

“那你们万一……”

“不会的。钱筹得怎么样了？”

“都好了，什么时候要都可以。”

“很好。”对方口气缓和了。“你耐心等着，我们老大什么时候想好了交割办法就会通知你的，不许报警，当心撕票！”“不敢的。求求你能不能让老爷跟我说句话？哪怕只听到他的声音也行，全家真的好担心。”“不要担心。伍先生好好的，他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一点亏也没吃。通话是绝对不可以的，若想知道伍先生的安危明天一早去湾仔码头公共女厕内走一趟自然有发现。”对方放下电话，伍太太忙告诉彭昆。“苏小枫，”彭昆下令，“你马上领一帮人去湾仔码头公共女厕附近。说是明天早晨，他们不可能明天早晨才去的，他没有那么蠢，凡有可疑人员，立即盯上。”苏小枫领命下去，到傍晚才回，此时彭昆还在伍家等听消息。苏小枫果有收获，带回一个纸包，包里有伍平被蒙着眼躺在一张小床上的照片，有他的一张亲笔字条：我一切匀好，只是行动不自由，望尽快营救，钱乃身外物。

伍平民国十五年农历十一月十五另还有一张字条，写道：

关于交割之事，请于十一月十八日备足款项，用伍先生之别克车装载，九点正从‘旺发’正大门出发，沿皇后大道一路向东，到时自有一辆客货两用车后箱披一块红布的。然后请一直盯紧这辆车，千万别走丢了，切记切记。

彭昆看罢沉思不语。

伍太太道：“上面又不写具体交割地点，真叫人难猜。”

苏小枫道：“他若写了交割地点不等于暴露自己了？到时你一报警，立即把他抓住。”

“小枫，”彭昆终于开口问道，“这个纸包你是怎样得来的？”

“我们依照军师吩咐，提前赶到那里，果然有个女人把厕所门锁上，在上面贴了一张字条，道是：此厕维修，暂停使用。”

“你为何不盯上那个女人？”

“启禀军师，”苏小枫道，“我肯定不会那么笨的，立即就盯上去了。”

彭昆松了口气：“后来怎么了，那是个什么样的人？”

“后来我一直盯，到了湾仔码头‘和义勇’堂口附近，那女人把头上的假发取了下来，原来竟是个男的。”

彭昆仿然大悟，转问道：“伍太太，你那天说掳你们的是一位恶大汉，他长得什么样？”

“嗯，高高的，很壮实，比一头牛还大。”

彭昆点头：“我知道了。陈百威很狡滑，这一次并不是他自己动手。”

“那是谁下的手？”苏小枫、伍太太齐问。

“那个恶大汉是‘和义勇’的堂主钟盛富。‘和义勇’的人以前都是靠出大力气糊口的，自从立了堂口，靠收取码头上船只、航运公司的保护费过日子，那些人养成了吃喝嫖赌的恶习，再也不想靠劳动生存了。由于各航运公司都是些有来头的人，加之省港大罢工结束了，军警对码头管理很严，日子早就难以为济。陈百威在这个时候指一条财路给他，他没有什么不敢干的。”

“这样最好，”苏小枫拍着巴掌道，“‘和义勇’没什么本事，要对付他们很容易。”

“好个屁。”彭昆叹道，“这次又给陈百威捡了大便宜。”

伍太太：“什么大便宜？”

“钟盛富虽然粗鲁，但很仗义，就算抓住了他，也不会供出陈百威来的。”

“这不是抓不到真凶了？”苏小枫道。

彭昆点头：“我说过陈百威是只狡猾的狐狸，没想到又让他耍了。”

“那，我们该怎么办？”

彭昆想了想：“抓不到陈百威，那就不让‘和义勇’得逞，起码也得赚一头。小枫，你去报案，把详细案情报告约翰警长。”

“万万使不得，”伍太太坚决反对道，“我们老爷还在他们手中，万一撕票怎么办？彭绅士，我宁愿出这十万大洋。”

彭昆无奈，只好收回成命，要苏小枫回来，然后另做打算。

彭昆准备派出大批人马，17日一早就等在皇后大道西，专等那辆车厢披了红布的客货两用车，再一路盯上。反正不管开到那里，总归是要“交割”的，那时候再一网打尽，抓几个活口，严刑逼供下肯定会承认的，虽没有把握要他们招出是陈百威的主谋，最起码也会承认是受钟盛富的指使。对了，说不定钟盛富亲自到场，这更好。

单说农历十一月十七这一天，夜晚下了雨，皇后大道的路面到九点正才被太阳烤干。

伍太太和司机一早驾着别克车等在旺发赌馆正门口。九点正，立即开动，向东边方向行驶，一路焦急不安地看着前面，寻找那辆车箱有红布的客货两用车。

彭昆带着三十多名精干手下，分乘二辆客货两用车一直尾随在后头。

伍太太的别克车经过皇后大道中驶入皇后大道东，这时才有一辆客货两用车超过了她。但车厢上并无红布。正纳闷，突然发现车厢上有一张熟悉的面孔：正是那位恶大汉。

“快，跟上他，”伍太太喊着，前面的客货车一下子抖出一块红布。

客货车一直开出皇后大道东，到了马场附近突然向南转入薄利巨山道。

后面的彭昆也在那辆客货两用车超车的时候认出了车厢上的钟盛富。一路上钟盛富并无其他党羽，车上只十几个人。

山道多坡，由于路面湿，速度都不快，每当拐弯的时候，都能看到前面的别克车上的伍太太和司机。

四辆汽车一直向南，来到荒无人烟的郊外。经过一条窄长的峡谷时，看着两面高山陡峭，汽车几乎在悬崖上行驶，彭昆打了一个寒战，暗叫道：“不好，可能中计了！”

立即令司机减速，恰在这时，山坡上一块万斤巨石滚了下来，把后面的二部车挡住，独独放过伍太太……，好险，若不是刹得快，彭昆已经车毁人亡……

惊魂未定，接着一排枪弹，向彭昆射来。

“不要惊慌，”彭昆喊道，“我们中埋伏了，弟兄们勇敢地冲才有出路！”喊罢，自己却钻在后面一辆车下，躲开飞下来的子弹。

荒无人烟的峡谷中枪声大作。

话分两头，且说十一月初五这一天，陈百威从伍家出来，感到伍平太不把他当回事了，想着一定要让他知道“和安乐”的份量，在转弯处令两名心腹保镖下车，打探伍平的起居行动规律。

文贵明白他的用意，担心道：“堂主，伍平是议员，不比一般富人，绑票他会不会惹麻烦？事情一旦暴露，警方会把我们的公司查封的。我看这事还得考虑，风险实在太大了。”

陈百威沉思良久：“风险肯定是有的，没有风险的事干出来也没有意义。这件事一定要干得滴水不漏，既要让伍平知道是我们干的，更要叫他们拿不到任何证据。镜花水月的境界是最好不过的，伍平是聪明人，如果我们达到了此种境界，他自然不会小觑。”

文贵劝不住堂主，不再吭声，俩人一路无话，回到金陵堂口总部。

早有堂口弟兄入报：“报告堂主，军师，今天一早‘和义勇’的堂主钟盛富来访，恰好你们刚刚离去。”

陈百威望着文贵，两人的目光碰上又移开。

“知道了，”陈百威见属下还不走，问道，“还有什么没有？”

“我要钟堂主回去，改天再来，他说今天非要见到堂主不可，现在还在客厅里。”

陈百威沉吟良久，抬头正要说话，文贵开口说道，“堂主，我们何不……”

陈百威会意，点点头，“我也想到这一点。你去转告他，说我回来了，”

在议事厅等他。”

“和义勇”近来陷入了困境，经济入不敷出，多次向“和安乐”开口借钱，陈百威知道他们的底细，借了是绝对还不了的，都委婉回绝了，没想钟盛富是位直心肠，听不懂江湖上的应酬话。头一次陈百威说：“我们也只是个空架子，很多时候也是拆东墙补西墙，捉襟见肘。可不，刚好进了一笔款项，今早已经开销出去了，若早来一天……哈哈……”当时钟盛富真以为是这样第二次又来了。

陈百威、文贵在议事厅刚商议好，钟盛富已经进来，抱拳道：“陈堂主、文军师早晨。”

陈、文还礼。

“我和军师正在谈一桩生意，钟堂主来得正好，帮我们合计合计。”陈百威不等钟盛富开口，先提出话题来。

钟盛富等了这么久，本想一进门就提出借款，现见如此，只好把话咽下：“什么生意？我可是老粗，没什么好建议。”

“这生意偏偏就适合粗人去做。”陈百威说道，“我跟文军师总是拿不定主意。”

钟盛富仿佛听出了什么，把身子凑了过去：“什么好生意拿不定主意？”

陈百威给文贵递个眼色。

文贵干咳一声说道：“最近我堂的弟兄探得一头肥羊，可谓是家财无法估数，在外国的公司无数，日进黄金千两——”

钟盛富不以为然道：“世上有钱人万千，与我们何相干？”

“钟堂主此话差矣。”文贵道，“我们既然开了堂，立足江湖就得依靠各种门路生财。”

“你们的意思是‘老笠’（打劫）？”

文贵摇摇头：“不是，那太费力了，想‘掳参’（绑票）。我们已做了大量准备工作，把那富翁的行动规律摸得一清二楚，只要堂主首肯，立即可得二三十万赎金。”

钟盛富一听，已有了几分动心，咽着口水道：“这样的好生意为何还不干？”

文贵摇头且叹气：“你们外人不知，我们堂主最爱惜名声，说先堂主陈余祥在江湖上好不容易挣来的名声，不要坏在我们手中，钟堂主，道理你也是懂的。江湖中英雄好汉历来是劫富济贫，那富豪有那么多身家，劫过来给弟兄们花花哪里就算犯规矩了！”

钟盛富点头，转向陈百威，“文军师说的对，陈堂主，这好买卖不做太可惜了。”

陈百威连连摇头：“我们要做正当生意。”又向文贵道：“军师，你要是觉得前期准备白做可惜了的话把这单生意让给‘三山会’，以你个人的名义分点好处，总之不要牵扯到‘和安乐’。”

钟盛富看看陈百威、又看看文贵，说道：“这单生意若是贵堂不做的話，不必让给‘三山会’，我可以做，有好处当然不会忘了你们。”

陈百威装做无所谓的样子：“这事不关我和堂口的事，有兴趣和文军师谈好了。”说完起身离去。

钟盛富此时想借钱迟早是笔帐，“掳参”得来的钱不要还，也不管陈百威离去，只一心缠着文贵问是哪一家。

文贵见陈百威走了，愁着脸道：“我们堂主不愿参与，其实也是不让我干，你想想我是‘和安乐’的军师，我参与不也等于是‘和安乐’参与了？”

钟盛富求道：“文军师，看在我们‘和义勇’百多弟兄眼见就要饿死的份上，行行好吧。实不相瞒，我今天来为的就是借钱，现在有适合我们做的生意，钱就不借了，还望多指明一条出路。”

文贵还是不肯答应，说怕受连累。

钟盛富一边指天发誓不牵连别人，一边差点下跪求饶。

文贵见时机成熟了，才说：“那好罢，我告诉你，但你千万不要跟任何人讲——更不要对陈堂主说是我告诉你的。”

钟盛富又发了一遍誓。

“说起来要掳的‘参’你也认识，他就是伍平。”

“他真的很有钱么？”钟盛富最关心的是这一点。

文贵认真地点点头：“不敢说一次敲他二三十万大洋，十五万是靠本的。”

钟盛富搓着手啧啧道：“十万我就心满意足了，事成后分一份给你。”

“先不要说这些，把事办成了再说。”

钟盛富点头：“文军师是智多星，怎么做我都依着你。”

俩人于是一番细议，拟出初步方案。

三天后，陈百威派遣的两名保镖已把伍平的行动规律、路线摸得一清二楚，向文贵汇报。

文贵为了使此事与“和安乐”彻底脱离关系，早几天就住进“和义勇”，暗中调理，跟钟盛富商量，决定于十一月初十行动。

行动很顺利，当时伍平被捆绑、蒙上眼、口里塞了毛巾装入客货车上的大木柜内运走。伍太太则由钟盛富用别克车载至香港郊外最南端的赤柱丢掉。

伍平装入木柜内，车就开动了，感觉到也是山道上，后又到郊外——他是凭车内震动程度判断的，因为市内不可能这样颠波。不知过了多久，伍平又感觉到车子停下了，木柜被四个汉子抬下来。当他恢复视觉，已置身在一个单位住宅内。屋内窗户紧闭，只有天窗一束光线透进来。伍平被强制躺在一张小木床上，感到手脚麻木，央求道：“把我身上的绳子松了吧，好痛。”一个马仔模样的说道：“忍着点吧，等大哥来了才能松你。我是没有权力的。”

“谁是你们大哥，是不是陈百威？”马仔没好气骂道：“问这么多话干吗？再说还把你嘴巴堵上！”伍平不敢再说了，眼睛望着天花板出神。大约又是过了很久，室内门开了，走进一个恶大汉。从众人对他恭敬的神态可猜出，恶大汉是他们的“老哥”。“堂主，这老家伙要求松绑。”马仔道。伍平心里一惊：他是堂主，那这事就与陈百威无关了。又想：莫非这是他们有意演出来迷惑我的？我且看看再说。恶大汉对马仔称他“堂主”十分不悦，拿眼睛狠狠挖了一眼，走过来问道：“不舒服？”伍平点点头：“很难受，我长这么大年纪还是第一次受这罪。”“把他松了。”马仔于是过来帮他松了绑。

“我这样干是迫不得已的，怕你跑。”恶大汉说。

“我跑哪里去？”伍平揉着麻了的手脚说道，“不会的。”

恶大汉点点头：“合作就好，我们需要钱，得了钱自然会放你。”说完又离去了。

从这伙人的神态举止伍平极难猜出具体是什么人。又过了一会，马仔过来叫他：“老家伙，快出来！”

伍平吃了一惊，不知是干什么，现在落在别人手中也只能听任摆布了，忐忑不安地随着去另一间房，才知道原来是老婆想听他的声音。

“不要说得太多，”恶大汉道，“最多一句就够了。”

伍平抓起电话就急急喊道：“老婆我是伍平快叫彭昆过家来想办法——”

1926年11月18日，陈百威把家里的事交给文贵，率领二十多名精干的弟兄，携着驳壳枪，手雷，从上环乘本堂的快艇向东穿过维多利亚湾再向南来到东龙洲岛的对面石澳泊岸。全体人员一律乔装成渔民上岸。

走了不到三里多路，二十多名弟兄在陈百威的指挥下迅速隐于大石后，全神贯注路面的动静。

昨晚下了一夜雨，今天一早放晴，天上的云彩很厚，不时把太阳包裹起来，远远望去，便显出很多层次来，十分艳丽夺目。

太阳钻出云层的时候，光线射过来，刺激着众人的眼睛，有时连睁都睁不开——这是唯一不足处。

上午11点左右，一辆客货两用车率先进入视眼，从西北方向这里开来，接着又出现了别克小车。

陈百威认出前面是钟盛富的车，后面的别克车是伍家的，

命令道：“弟兄们注意，目标出现了！”

众人把子弹顶上膛，尽可能地让目光避开光线，全神贯注地看着西北路面。没多久，又有两部客货两用车出现在视线。陈百威立即令人用钢钎扛住最前面的巨石，慢慢调整力度，到了只要一松手就能使巨石滚下去的最佳位置。

钟盛富的客货车过去了，伍太太的别克车也过去了……“放——”陈百威一声令下，万斤巨石滚下去……很遗憾，若晚放两秒钟恰好把彭昆的客货车砸成粉末！

遗憾之余，陈百威指挥手下一齐发枪，把两部“和义堂”的客货车夹在弹雨里。

山谷中枪声大作。

彭昆方面也开始还击了。山路很窄，他们若想逃的话必须把车开到石澳才能调头，而这种希望已被前面的万斤巨石切断了。

“和义堂”在彭昆的指挥下以两部车子和巨石为掩体发枪还击。陈百威头戴一顶毡帽，鼻梁上架着一副宽边墨镜，冷静地观望双方的阵势，发现枪弹起到的用途只是封锁对方不能露面，没有实际杀伤力，这样就会搁误时间。

现在有两个方案可以很快地解决彭昆：一边遣人去石澳请钟盛富返回，一边分出一部人从西北方向包抄……

事实上钟盛富听到后面的枪声便明白是怎么回事，交割完毕把十万大洋装上快艇马上又折了回来。

巨石南边枪声起，陈百威心里暗叫一声“好”，命令道：“扔手雷！”

“轰——”、“轰——”……

手雷的杀伤力比驳壳枪强得多了，彭昆方面立即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击之力。陈百威暗下决心一定要剪除江湖上这只最具威胁力的拦路虎，点起十名精干弟兄以石山上的石林为掩体向西北方向迂回，以切断彭昆的退路。

彭昆此时正趴在车轮底下，不时向过来的路上张望，凡暴露的开阔地都被坡上的枪弹封锁，看来这回死定了。

陈百威移动五六分钟，终于在一拐弯处寻找了一个可向彭昆发枪的好地

点。这时手下突然报告：“堂主，后面来了车。”

陈百威一边射击一边说道：“不怕，来这条路的车很少，知道这里打仗不敢开过来的。”当他下意识地回头张望时，才知道问题并不是所说的那么简单了——后面竟是一列警车！

陈百威心里打了个突，悄声命令手下：“撤回去！”

十名弟兄随陈百威回到原来的坡上，警车随后开了过来。

“一、二、三”陈百威数出一共是三辆警车，因所带的武器是一色的短家伙，而警方有机枪，装备精良自知不是对手，但不甘心再一次放走彭昆，下令把所有的手雷同时扔下去，一声巨响过后，警方已跳下车准备控制战场。

## 第二十章江山美女兼得

一排手雷从坡上扔下来，车底下的彭昆情知不妙，纵身向下一跃，骨碌碌地滚下沟底，借着冲天的火光与烟雾逃过了被陈百威击毙的厄运。

陈百威本想追下去结果彭昆，无奈警察已到，汤姆生枪一齐吐着火焰。陈百威自知不是对手，当即下了撤退命令。

陈百威等人穿梭于山林地，以石林、树木为掩体，迅速逃脱警察的追击，上了石澳海边等候的快艇。清点了人数，只有几人受伤，即令开船。

快艇离开陆地冲向海面，后头紧随着也跟来一艘，速度之快令人吃惊。

有人说可能是警察，陈百威沉稳地说道：“不可能是警察，他们没有这么神速。”

一名弟兄道：“总不会是渔民吧，那是谁？”

“绝对是钟盛富，”陈百威说道，“他也有船停在石澳海边上。”

众人静了下来，觉得堂主说得有理，不再慌乱，都用眼睛看后面。

距离越来越近了，站在船头的人果然是一位五大三粗的汉子，正是和义勇堂主钟盛富。并用粗大的嗓门喊道：“陈堂主，我知道会是你，谢谢你救了我一命。”

陈百威下令减速，海风、噪音都少了。

“喂，钟堂主，你怎么自己亲自去干？”

“我不去干他们能行吗？”钟盛富颇为自得地说。

陈百威示意钟盛富过来，俩人在舱内坐定。

“钟堂主也太粗心大意了。”陈百威连连叹道。

“怎么啦？”正在得意中的钟盛富还想起自己粗心在哪里。

“你身为堂主，连最起码的‘掳参’常识都不懂，如今酿成大错了。你这块头人家肯定是能认得出来的，更何况还有彭昆在盯着。我劝你先不要回去了，说不定你的堂口已布满了警方人员，正等着捉拿你们呢。”

钟盛富吃惊不少，想不到无意识中的不慎能酿成如此大错，这是他始料莫及的，但嘴里还是犟道：“没事，房子是租的，也没什么东西，给他们也不要。”

“他们目的不是要东西，要捉人，伍平是议员，警方能不重视吗？”

此时钟盛富还不相信事情会真的那么糟，甚至觉得陈百威有点危言耸听。伍平现在还软禁在柴湾的一栋出租屋里，钱已经到手，羁绊他再没必要，恰好柴湾离石澳不远，一会就到，令一名弟兄下船通知放人，完事后要他们回堂口。后经陈百威再三要求，才改为他们放走伍平后去金陵找文贵。

陈百威知道钟盛富是不见棺材不流泪的，放他们回去一旦被抓，这些人大多数都已认出了他，刑具一加供出他来，“和安乐”同样也脱不了绑票伍平的干系，因此劝道：“等会到了湾仔，还是不要急于回堂口，先派一个人回去打听，探明虚实也不迟。”

钟盛富觉得有理，点头道：“这办法最好。”

快艇刚过奇力岛，这里离湾仔不远了，钟盛富准备截一条船送一名弟兄回堂口去打听，正在此时，一艘小艇上有人拚命叫他。

钟盛富立即认出那是自己手下的一名弟兄，小艇开得较慢，大声问道：“喂，你不在家好好守着堂口，到这里来干吗？”

“堂主，你们千万不要回去了，我们的堂口被警方查封了。”

“为什么？”

“据说是彭昆报告了警方，说我们绑票伍议员。”

“弟兄们呢？”

“你离开堂口没多久我们就被警方包围，弟兄们被打得七零八散，抓的抓、逃的逃，我和十多名弟兄是从后墙逃出来的。”

“你们准备去哪里？”

“反正香港是呆不下去了，又找不到堂主，恰好有一条船离港去上海，我们准备乘它去那里碰碰运气，没想到碰上堂主。”

“那么，你们现在还愿不愿意跟我？”

“当然愿意啦，可是……我们怎么过来？”

钟盛富搔着头，见船上挂着很多救生圈，骂道：“笨蛋，难怪警方一下子把你们打得落花流水，连这么简单的办法都不会想。快看，后面挂的是什么？”

甲板上的人回过头，仿然大悟，摘下救生圈套在腰上，大胆的眼睛一闭跳下去。

钟盛富将他们一一捞起，快艇上一下子又多了十几个人，此时恍然想起。怎么办？就是当海盗也得有个的据点。

一位弟兄提议，陈百威现在神通广大，一定有不少去处，不妨问问他。

钟盛富这才四下寻找，见陈百威没去多远，忙着追了过去。

原来陈百威正在等着钟盛富，他分析道：“香港肯定是不可以呆了，一方面警方追捕，另一方面彭昆经常骚扰，看得出来，他可能早就想谋你们的地盘了。”

钟盛富叹道：“谋就谋罢，也没什么油水，你倒是给我指条出路躲过眼前劫难这才是主要的。”

陈百威其实早安排好了他们的去处，此刻故意装做为难，许久才说道：“这样吧，我在泰国清迈开辟了一个点，每个月都要押送鸦片、大麻，你们先去那里避避，有好去处再自己谋求发展。总之做为朋友也只能做到这份上了，能帮忙的尽量帮。”

钟盛富打着拱手一再称谢，接着要分两万大洋出来，说是事前说好的，给文贵的酬谢，陈百威想起这回“和义勇”已经够惨重了，再分他的钱良心上过不去，谢绝道：“你们正是艰难的时候，需要钱，加之这事自始至终我都表明不曾牵入进来，就是刚才我与彭昆的激战完全属与个人之间的恩怨，想借此机会除去他，与这绑票案全无一点关系。”

钟盛富见说，也不勉强。两艇并排着开到西营盘附近，陈百威派了几名去过泰国的弟兄带钟盛富过去，并在骆驼牌烟纸的背面写了几句话要傅灵华照顾他们。

就这样分了手，陈百威仍回金陵酒家。

十一月十八日中午的石澳山道上，交割完毕的伍太太吓得钻进别克车里好不容易挨到枪声停了。

“司机，你说老爷会不会有事？”

司机确认枪声已停，把车子启动，回道：“这是黑道上的火拼，与我们没有关系的，老爷肯定会没事的。”

伍太太还是不放心，车在行进，问道：“去哪里？”

“回去。”

“不要从原路回，他们肯定还在那里。”

“从石澳到市内来回就一条路，除非我们从海里坐船出去。”

伍太太无奈，双手合十，嘴里念着耶稣的名字。

司机并没有打算非要从原路回去不可，他只是想看看，年轻人的好奇心是不可理喻的。当他赶到战场时，看到一群警察在打扫战场，用钢钎把拦在路上的一块万斤巨石推了下去，沟底还躺着一辆炸废的客货车。

好像彭昆受了伤，巨石搬开路面后，一辆客货、二辆警车便去石澳调头。

半个多小时后，伍太太回到家里，急着问子女老爷回来没有，管家说道：

“我们正要问你呢。”

伍太太茫然坐下去，这时电话铃响了，正是伍平打来的。

“我是伍平，太太，你们好吗？”

伍太太激动异常：“很好……老爷，你在哪里，什么时候可以回来？”

“我已经出来了，在博爱医院检查身体，一会就可以回来。”

“好、好……我们等着你。”伍太太拿着电话，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没多久彭昆也过来了，问议员的下落，伍太太如实相告。

“正好，我就在这里等他。”

傍晚时分，伍平回来了，全家人抱成一团，庆贺一番，这时伍平看到彭昆，走过来握着他的手称谢不已。

伍太太趁势道：“你被人绑了，彭军师出了好多力。”于是把这些天的事原原本本告诉他。

伍平再一次拉着他的手俩人坐在同一张沙发上。

“警方知道没有？”伍平率先问道。

“知道了。”彭昆道，“因担心他们撕票，伤害议员，我一直瞒着，直到今天早晨才密告了约翰警长，要他偷偷地盯着我的车。”

伍平点头：“是何人绑票我，你知不知道？”

“表面看是‘和义勇’的钟盛富所为，我和伍太太都亲眼见了人了，按钟盛富的处事手段今天在石澳肯定被我抓获，没想到中途有一股神秘的匪徒插手，差点把我的命也要了。”

“神秘匪徒？他是谁？”

“陈百威。”彭昆道，“从他们的身手和办事干净利落的程度看，一定是他。”

“他、他真有那么厉害么？”

“是的，在香港所有的堂主中陈——”说到这里，自知失口，转言道：“他这回使的是‘借刀杀人’之计。”

伍太太忙，说道：“是呀，老爷最好不要跟黑道上的人结上恩怨，有什么事得饶人处且饶人。”

彭昆感到伍太太的话对他很不利，说道：“黑道上的人其实你越怕他他越得寸进尺。陈百威也算不了什么，只要这次抓住他的把柄，把佳荷公司查封了，看他有什么能耐！”

“证据？能抓到么？”

“我已经请警方查封了‘和义勇’，只要抓住的人中有两个供出是陈百威的主谋，不就有证据了？”

伍平觉得有理，马上把电话打到警察署，向值班警官打听：“喂，我是

伍平议员……对对，我正是向你们打听‘和义勇’的消息。”

对方道：“‘和义勇’已经查封了，没什么值钱东西，可能不够赔偿议员的十万大洋。”

“我不是要他们赔偿，想请你们一定要查出谁是主谋。”

“这个已经查清楚了，抓了几十个人，都一致供认堂口没钱，活不下去，堂主钟盛富一手主谋绑票议员，等我们抓到钟盛富一定及时通知议员。”

伍平失望地放下电话，彭昆关切地问道：“他怎么说了？”

“他说等抓到钟盛富及时通知我。”

“钟盛富他们去哪里抓？陈百威在泰国、越南、南洋都有基地，早就计划好藏他的地方了。”

伍平摊开手：“那就没戏了。”

彭昆很久才说道：“总之陈百威策划这次绑票案是为了当太平绅士，议员吃了这么多苦头，若让他的阴谋得逞太对不起自己了。”遂又问道：“推举绅士工作什么时候揭底？”

这时管家插话道：“老爷，前两天立法委员会打来电话，说十月底确定太平绅士的具体人选。我说你去英国料理生意了。”

伍平嘴里“唔唔”着，表示知道了。

彭昆看看天气已晚，起身告辞，伍平一家客气地挽留一番，彭昆还是走了。

自夜，伍太太亲自陪伴丈夫，伍平虽感到关键时刻还是自家的黄脸婆可靠，但总是提不起性欲，像奸尸一般，暗忖：做爱还是要找年轻、风骚的女人过瘾，这条规律大概是千古不变的。

伍太太已过了年纪，早不想那事，此刻她惦挂的是全家的安危，说道：“不行就不要强迫自己，我们谈点家常好么？”

伍平觉得跟老婆也只有家常可谈，“嗯”了一声，翻下身子来。

“你真的打算跟陈百威做对？”

“……”伍平没有回话。

伍太太叹道：“如果我早知道陈百威和你闹是因为当绅士的事，当初我一定会劝你，也免得丢了十万大洋，人也吃了亏。你不知道全家人有多急，真不知这段时间是怎样熬过来的。”

伍平也叹道：“何尝不是，没想到黑道真有那么厉害。以前我真是大小瞧他们了。”

“可不，”伍太太道，“特别是那个陈百威，连彭昆那么厉害的人都怕了他，如果你还要和他作对……老爷，我真的求求你，就算我们一把年纪没所谓，总得替孩子们想想……他们还年轻，总不能把他们也扯进江湖恩怨中。”

如果说伍平受到彭昆的鼓动有几分动心，而现在听太太的一番推心置腹话，的权衡利弊，这口气也只能强咽下去了。“你不要听彭昆的，他们之间有仇，你不能插进去。”伍平又想起这些天的禁闭日子，全身不寒而栗，最后咬咬牙：“好罢，这事今后不再提他，就当我们的生意亏了十万大洋，我呢，也等于进了十三天班房。对了，我要给陈百威去个电话。”陈百威打发走钟盛富，快艇在上环码头泊岸，这里有他的不少船只。因为肚饥，找了一家餐馆吃罢饭回到堂口已是傍晚时分。走进议事厅，文贵神秘兮兮地向他递眼色，陈百威会意，跟着进了密室，问道：“什么事？”文贵：“你要钟盛

富的手下来找我？”陈百威猛记起来，问道：“一共几人，他们现在何处？”

“才三个人，都安排在二楼客房里，由专人看管，不许出来。”陈百威放下心来，说道：“这三个人很重要，从头至尾参与了绑票伍平的工作，特别是其中有一位还在石澳见过我，一旦让他们出去，落在别人手里后果不堪设想。”文贵点头：“所以我才把他们看管起来。堂主，怎么安排他们？”陈百威想了想：“按理是该送到泰国去的，不过单独安排一条船太划不来，要等的话，下一批烟土要下个月才到港，时间一长难免出差错，这事除了你我，堂口里还没有第三人知道，也不能让第三人知道。”文贵一听心下明白陈百威的意思，点头道：“我也这么认为，只是如何处置……？”

陈百威道：“不难。他们吃过晚餐没有？”

“还没有？”

“很好，等会送餐时在汤里下迷魂药，拖到海边扔海里得了，这年头死几个人算不了什么。”陈百威吩咐毕起身准备离开，心里一下子又想起什么来：“还有，先问清他们家住何处，有些什么人。”

“干吗？”文贵不解。

陈百威叹道：“人人都是父母所生，难为天下父母一片苦心，我这样做也是万不得已，应该让他们家人得到一笔可观的钱……从前我在广州‘洪胜堂’，日子过的十分艰难，有时候想着自己一旦死去，还没有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

文贵道：“我很少听到堂主的身世，能不能说出来？”

陈百威摇头：“没什么好说的，无非是一本苦难经，下去办事吧。”

文贵起身：“难得堂主善心，这几个人活着也是受罪，现在早早地报答了父母，死也瞑目了。”

俩人从密室出来，黄小妮刚巧经过议事厅，一看见陈百威，双眼脉脉含情，直勾勾地望着……

文贵识趣地离去，陈百威心里一热，悄悄退回密室，门照旧开着。黄小妮如蒙恩宠，紧随着进来，随手把门带上，幸福地靠在门后，闭起双眼。

陈百威走近，唇贴了过去，沿着黄小妮的额头一路往下吻……到了唇边，黄小妮饥渴地张开樱桃小口……陈百威的舌头蛇信一般，黄小妮全身痉挛，幸福得难受……

“我要……要……”黄小妮喘息着要求交合，紧紧地抱着陈百威不放。

陈百威的激情已过，他知道适可而止，轻轻地把黄小妮推开：“小妮，现在还不行。”

黄小妮满腹狐疑：“阿威，你不喜欢我？”

“我很喜欢你，但是还不能那个……”

“你不是经常去妓寨里？”黄小妮的双眼火辣辣，炽热如火。

“你不是妓寨里的，所以我不能像玩妓女似的随便玩你……等哪天我和香珠成亲之后，再和你……”

黄小妮自知无望了，叹道：“那要等到哪一天哟……”

“快了，”陈百威道，“等公布了1926年度太平绅士人选马上办结婚喜事。”

“你真的相信自己当选？”

陈百威点头：“自信是男人立世之本，任何时候我都充满信心。”

俩人分开，开了门，传来刺耳的电话铃声，估计可能响了很久了。陈百

威走过去抓起，对方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是陈百威先生吗？”

“是的。”陈百威听出对方的声音非常熟悉，问道，“请问有什么吩咐。”

“没什么，我以为你睡了。”

陈百威猛抬头，原来议事厅的光线都源于电灯，墙上的钟已指向深夜10点……没想到和漂亮女人在一起销魂时间竟有如此之快。

“没有，我正在议事。”陈百威道。

“是这样的，关于本届太平绅士的推举工作，根据各种材料归纳总结，你很有希望，今天中午我刚跟委员会通过电话，要你自备几张免冠照片，写上个人简历，准备届时在各家报纸上刊登发表。”

“谢谢。”

“别客气，这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我不过履行自己应该的职责，准备好了请送委员会。”

对方放下电话很久，陈百威还傻愣愣地站着不动。

“是谁打来电话？”黄小妮问道。

陈百威喃喃道：“伍平……”然后慢慢地、轻轻地放下话筒。

1926年的太平绅士授封仪式在伊利沙白举行，这里离跑马地不远，紧邻轩尼诗道。

授封仪式十分隆重，社会各界名流云集于此，新闻记者纷纷做现场采访。

公布的几位太平绅士陈百威位居榜首。人物介绍上提到走红电影《江湖风云》是他一手筹划、投资的，香港人一下子就记住了他的名字。

授封仪式由港督金文泰亲自主持，为了笼络华人，他表现得十分随和，在会上侃侃而谈，说他就任期间的各种计划，希望新授封的绅士及广大华人积极支持他的工作。其中特别提到将兴建两所大规模的医院——即以后付诸实际的九龙医院和玛丽医院，还准备在香港建一座国际大机场，名字已经定好，叫启德机场，启德机场是以大律师何启、富商区德的名字命名的，这两个人原计划在九龙湾新开拓的土地上修造一个颇具规模的华人居住区，金文泰上任后，发现这片靠填海开创出来的地盘是一个兴建机场的理想地点，在征得他们的同意后，该地拨归政府，并加以扩展，早期的启德机场就这样诞生了。

这一批绅士中，彭昆亦榜上有名，报纸上刊登的人物简介里，彭昆涂脂抹粉，自我打扮。说他慈悲为怀，乐善好施，在香港做了多少多少好事，总之不了解的他人都会信以为真。

陈百威授封完毕，接着堂口又轰轰烈烈为他操办婚礼。何南、傅灵华都远道从越南、泰国赶回来祝贺。

此次婚礼，极尽繁华、奢侈之极，塘西三大酒家，天天张灯结彩，夜夜空歌，各个行业中的头面人物都纷纷前来祝贺，其中“三山会”、“和义堂”、“和合和”、“新义安”等各大堂口或堂主亲自登门、或派来主要干将。

结婚的日子定在农历12月18日，事前陈百威用四十万大洋在半山区购买了一套极尽豪华的别墅。别墅外围一律用围墙、电网密封，防止飞贼进来谋刺，大门口一条马路可直通香港市区的公路。

围墙内一律红墙、绿瓦，布局仿照北京过去圆明园的古典建筑。有小桥流水、舞榭凉亭，书房、厨房、会客厅、休息厅、卧室，天下各类名花异卉，都在此处总汇。

外面的庆典活动完毕，18日这天夜里只有“和安乐”本堂红旗以上的

头目参加闹洞房。

何南万没想到他的女儿成亲会如此风光。这几天香港的各家报纸竞相刊登香珠的玉照，成了时下香港女孩们崇拜羡慕的偶像。街头巷尾，饭馆花楼，人们交头接耳，议论的也是本年度这宗盛况空前的结婚庆典。

香珠的继母管名花很羡慕，说下辈子投胎转生一定不做妓女，生在规矩人家堂堂正正地结婚拜堂，也不枉活一生。

拜堂仪式在半山区新购的别墅举行，由文贵主持。先拜天地、二拜洪门前五祖，三拜何南夫妇，夫妻交拜，然后携手入洞房。

洞房布置全按中国的传统习惯，以红色为主要基调。

案上两对巨大的蜡烛是红的，映着红罗帐、红木雕花镶宝石木床，床上铺红色真丝被褥，地上也是红色的羊毛地毯。红蜡烛流泪了，它预示着夜已深。

陈百威掩上门，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望着坐在床沿上的新人……为这一时刻的来临，他准备了将近三十年、做出了一系列惊天动地的壮举……

香珠顶着红罗帕，陈百威咽了咽口水，不忍一下子揭开把她按在床上干了那事……

此刻，陈百威正认真地欣赏那方红罗帕，这方红罗帕认真追溯起来，它来源于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民俗文化，红色象征吉祥、喜庆、幸福和祥和……还有，处女血也是红色的，处女血是一位女人一生在丈夫面前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圣品。头顶红罗帕的新娘在烛光下投影新床上，新床上的真丝被褥流光溢彩，陈百威缓缓地走过去，轻轻揭开，像剥荔枝似的剥出一张美人脸。香珠今天是经过香港最好的化妆师妆扮的，连每一根眉毛都做过特殊的艺术处理。这些外人当然不会注意，但陈百威看得很认真、很仔细，香珠的一切其实都是精心制作出来给他一个人看的。

一股淡雅的香味扑面而来。这是从法国用高价购买来的，它的特点是只须在新娘的某一个部位喷上一点点，屋子里就会长久地弥漫着那种在野外的自然花香。他用手捧起香珠的香腮，喉结动了动，说道：“笑一笑。”

香珠于是咧嘴笑了笑，虽然笑得很勉强，但还是显出十分妩媚来，陈百威禁不住就在她的脸颊上亲了一口……

一种十分满足、温馨的感觉一直延续了很久，陈百威他深深地吸了口气，将香珠身上的礼服剥去，内衣剥去……当一位青春玉女的裸体陈现时，全身一热，揭开真丝被，露出一张雪白的床单……

这条床单是陈百威精心选购的，它的洁白代表新婚妻子的身子冰清玉洁，用过后将会珍藏起来，一直到死去仍然要带入棺材里。

中华民族是一个十分注重贞操的民族，男人对妻子的处女身严格得不可理喻，陈百威也不例外，今晚他选用这条白床单便是最明显的见证。

他欣赏完新人的玉体，自己也褪去衣服，扑了上去……

蜡烛在流泪，火光在跳跃，不知是谁在插这对蜡烛的时候无意之中弄斜了一只，到现在仍然这个样子……冥冥中也许是预兆，当巫山云散雨住，陈百威起身，万分关注床单时，上面并没有他需要的一朵桃红……

正是这一刹那注定了何香珠一生的苦命。陈百威此时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好比辛辛苦苦得来一枚“完工”原来是有裂痕的……但他还是保持平静。

“原来你已经失身。”陈百威拖过被单盖住下身淡淡说道。

“这很重要吗？”香珠流露出一种隐忧。

“当然。”

“怎样个重要？”

“好比一颗完美的果子，我非常喜爱，当拿到手里时，发现被人咬了一口。”

“这……有这么严重吗？”

陈百威点头，“不止这，因为妻子只有一个，因为人不比水果，因为贞操就是女人的第二生命，因为……。”

陈百威感到情绪太激动了，需要冷静一下才好，他下了床穿好衣服，寻一杯茶喝下去道：“能不能告诉我他是谁？”

香珠抬起头看着陈百威，终于没有勇气说出来。

“当然我不会非要逼着你说的。我想，我们今天的这个婚礼有点多余。最起码你应该先告诉我。”

香珠终于忍不住流泪了，咬着嘴唇，嚤嚤地哭起来，很久才说道：“是你一直追我。”

“是的。”陈百威点头：“我们从小青梅竹马，从小到现在我的心一直沉浸在初恋的美好时光里，再没有分心给别人……凭这一点，我对得起你，而你却有愧于我。何香珠女士，你能向我解释为什么吗？”

香珠知无法使陈百威回心转意更无法谅解她了。抹去泪，真诚地说道：“其实我的心一直在余祥哥那里。”

陈百威估计那位获得香珠贞操的人一定是陈余祥，现在终于证实了。按一般的情况，他会问：我哪点比不上陈余祥……但他没有这样问，那太浅薄了。

“你一直不曾喜欢过我么？”

何香珠摇头：“你是我的初恋情人。”

“后来出现了陈余祥你就移情别恋了？”

“是的。我觉得他比你的心肠好。”

“心肠好很重要吗？”

何香珠点头。

陈百威长叹一声，道：“我承认自己心狠手辣，但并非是不讲道义妄杀无辜。人在江湖本身就是刀峰火浪上过日子，对于对手，你不杀他，他就会杀你。不是我贬低余祥，若按他的方式混下去，‘和安乐’早就解散了。自古美女爱英雄，陈余祥不能算英雄，只能算贤得之人。看来你并不喜欢出类拔萃的豪杰。”

“是的，我喜欢余祥哥那种有同情心、慈悲为怀的人。”

陈百威心里涌起了一股酸酸的味道。一向骄傲的他没想到连自己一向青梅竹马的女人没有征服……禁不住又问了一句：“现在，你后悔吗？”

香珠摇头：“人各有志，我不后悔。”

看来这场轰动香港的隆重婚礼，是一场天大的错误。为了保全体面，陈百威必须把它维持下去，只是突然间他感到自己的心没有了寄托处。

香珠坦率，由于陈百威的死缠硬夺，逼得她这些年来不得安生，最后主动向心爱的陈余祥献上身子，想让生米煮成熟饭之后再告诉陈百威，没想到陈余祥在洪门大会上死去。

新婚的第二天，宾客各自散去，香珠提出要离开新别墅。

“不必了，”陈百威道，“如果你不介意，我们表面上还是夫妻，毕竟已经影响出去了。”

香珠望着他，本想说：你这是利用我维持你的体面，但她没有说出口，这时说这句话对她没有任何好处，现在她只能认命了。

第二天晚上后陈百威再没有回新别墅睡觉，他觉得那里对他来说已失去了意义。

以后的几天里，他总是神不守舍，发现男人其实最离不开女人。

新婚后的第六天，陈百威突然想起一个女人来，入夜，敲开了她简陋的睡房。

这里不是洞房花烛，只有简陋的几样本制用具，一张铁架单人床，一盏电灯。

陈百威把门掩上，看着床沿上性感的女人，这些天他确实很压抑、很饥渴。似饿狼一般扑过去把她压在床上。

铁架床吱吱呀呀的响个不停，下面的女人开始时还因一种意外无可适从，到后来很快投入，快乐得浪叫不已。

黄小妮万没料到会是在这种毫无心理准备的情景下得到梦寐以求的男人……在进入到最佳境界时她几乎幸福得哭了。在她心目中的陈百威已超越了他本身，风云突起的江湖上他纵横捭阖，一次次地出奇制胜，使黄小妮把他当成了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能与这样的男人同眠共枕，她觉得整个世上的幸福都属她的了。

陈百威今晚光顾这里，大部分原因是为了寻找发泄，其中也不乏是给痴心于他的女人一点恩赐与补偿。

完事后他下意识地看了一眼下身，意外地发现黄小妮竟是处女身……当时他有点不相信一位出生在色狼横行，后来又置身娱乐圈的绝色女子，居然能保持清白之躯，确实给陈百威带来了意外的惊喜。他在心里暗暗叫道：“天啦，这样难得的女子我一定要好好待她，才不负对我的一片痴心！”

原打算完事后回自己房里休息，现在这念头出打消。

电灯的光线十分耀眼，照着室内陈旧的桌椅，这里没有一件够档次的摆设，连窗帘布都穿了几个小洞，与六天前的洞房相比，寒酸得令人心酸。

天下之事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有时甚至故意捉弄人。陈百威此刻强烈地感觉到，六天前别墅洞房里的新娘不应该是何香珠，该是黄小妮才合乎情理。

陈百威动情地拥着黄小妮，后悔自己太鲁莽、太粗心了，错把处女当风尘女子糟蹋，没有好好地珍惜、赏玩。如果世界有后悔药的话，他愿重新安排一切，让黄小妮在一座比半山区别墅更豪华的新房里度过她的第一个夜晚……然而，现在一切都无法挽回了，唯有在日后好好待她心里上才能感到安慰。

“你这是第一次？”

“嗯，你高兴不？”

“很高兴。回想起来是多么的可笑，当初我差点把你当风尘女子送给别人了？”

“你说的是伍平？”

“是的。幸亏你坚决不从。”

黄小妮叹道：“在没有认识你之前我是很轻率的，好几次都差点失贞。”

“幸亏你没有失贞，否则的话你会一文不值。”

“认识你之后，我曾经遭受过很多色狼的骚扰，那个时候，我发现天下

的男人除了你都丑陋无比，哪怕只碰我一下，我都会感到恶心，反正我的心里被你占得满满的，再也无法容纳别人。”

“能拥有你是我今生的幸福。”陈百威动情地说，“明天我要在香港替你买一幢漂亮的房子，从此后我们便是夫妻了。”

黄小妮勾着陈百威的脖子问道：“你太太呢？我说的是香珠？”

陈百威像触到了伤痛去，叹道：“不要提她好吗？”

“不，”黄小妮固执地说，“你一定要告诉我，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没……什么。”

黄小妮把头埋在陈百威怀里：“阿威，你别瞒我了，我都看到了。”

“你看到什么了？”陈百威惊问道。

“我看到你新婚后的第二天晚上没有回别墅。开始还不在意，以为堂口有急事需要处理。到后来第三天、四天都是这样，我就猜想你们之间有了隔阂。”

陈百威喃喃道：“你都看到了……”

“是的，实不相瞒，你的一举一动我都在暗中注意，不要怪我，爱上一个人都是这样的。”

“从现在起，我就是你的了。”

黄小妮用头在陈百威身上轻轻地摩搓，说道：“阿威，你一定要告诉我，香珠到底做了什么使你无比恼怒的事情？”

很久，陈百威才问道：“你能不能替我保守秘密？”

“能。我的一切都交给你了，你还有什么怀疑的？”

“那我就告诉你：她在我之前，已把身子许给了别人。”

黄小妮吃惊地把头探出来，很久才问道：“你们中国男人真认为贞操那么重要吗？”

陈百威避开话题，问道：“阿妮，我问你，将来如果有男人想非礼你，你打算怎么办？”

黄小妮全身打一个颤战，用力搂紧陈百威，于是感到了一种厚实的安全感，说道：“从此以后，这个世界上再也不会有人色胆包天敢非礼我，你会宰了他的。”

“我说的是万一。比如某一天你外出，遇上了色狼，他们跟本不知道陈百威是什么人，把你逼入了一条死胡同……”

黄小妮咬着牙，斩钉截铁道：“我就一头撞在墙上，以死为你保全一具干净的身子！”

陈百威心底涌起了无限的满足感，紧紧地将黄小妮搂在怀里：“放心，我不会让你到那一步的，如果我连自己心爱的人都保护不了，说明陈百威也太没出息了。”

“我相信你可以保护我，更相信你能打出一片更大的天下来。”黄小妮动情地抚摸陈百威，说罢张开樱桃小嘴闭起双眼寻找那张厚实的、有一股烟草味的唇……

都说自古英雄爱美女。离开女人的英雄创下的业绩再大，未免是莫大的遗憾。看来此话很有道理，陈百威在经过一番拼杀之后，在香港江湖奠定了霸主地位，事业跨国越洋，在东南亚、欧洲、大陆都有自己的基地，如今又拥有了一位忠心于他的绝色美女，可谓是锦上添花。

他张开唇，压在黄小妮的樱桃小嘴上，激情又一次涌遍全身……和心爱的人儿做爱，全身心地投入，撞出熠熠火花，各自寻觅已久的灵魂终于找到了永恒的归宿……

陈百威趁喘气的机会把炽热的嘴唇移开，颤抖道，现在我真的好满足，江山有了，老天爷又把你赐给我……天啦，我太幸福了，这不是梦吧？”

“不是梦，是真的，也不是老天爷赐的，是你一刀一枪打出来的……阿威，你不要只满足于现在，自古江山美女只属于敢于博击风云的英雄好汉！”

## 第二十一章北望故土

好日子总是逝去得快，只是少了刺激、惊险供人追忆的传奇故事。

香港江湖由陈百威、彭昆、莫启青三足鼎立的局势自省港大罢工以后一直延续下来，这期间历经了金文泰、皮尔、郝德杰、罗富国四位港督当政的岁月。

金文泰自 1925 年接替司徒拔担任港督，执政期间颇有建树，兴建了九龙和玛丽两所医院，启德机场亦修建成功。此外，金文泰对香港的“妹仔”问题也得到了妥善的解决。虽然第八任港督轩尼诗曾为铲除这种极不人道的习俗做过努力，但由于女童工在华人家庭中甚受欢迎，因此不少人总是想方设法拐卖“妹仔”使这问题屡禁不止。本世纪初，家庭女童工已引起了香港社会各界人士的反对。1927 年，中国国民政府颁布一项法令宣布废除所有中国境内的女童工契约，恢复“妹仔”的人身自由，金文泰从中受到鼓励，下令要求境内现有的“妹仔”注册登记。政府用法律的约束确保她们今后的人身自由。

1930 年 7 月，金文泰在英国政府的一片赞扬声中，怀着对香港的复杂情怀，任期已满离开了香港。

接替金文泰的港督皮尔运气不佳，一上任便碰上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港币大贬值，为了应付困难，将用于兴建新港督府的二百亿港元经费挪为他用。此外还大量裁退欧洲职员，改用工资低的当地华人或亚洲人。

总之，五年的任期内，皮尔是在挣扎中度过的。

接着 19 任港督是郝德杰。

在郝德杰赴港任职之前，他已经在马来西亚工作了 28 个年头，马来西亚早已成为他的政治生命、殖民事业发展的根据地。无论何种原因将他外调，都是他从感情上或是政治利益上所不能接受的，毕竟马来西亚已经成为他的第二故乡了。

但作为英国女王海外殖民地的全权代表。君命不可违，1935 年 12 月 12 日，郝德杰带着十二分不情愿的心情从马来西亚来到香港接替皮尔。

他的政治感觉很难一下子从马来西亚回到现实中的香港。他说：“在香港的时间里，我几乎每天都在想念着马来西亚的一切，总想找个机会回去看一看，调查一下我曾经安排的事情进展得怎么样了，好像我仍然是马来西亚行政专员，只是临时外出而已，我相信英女王只是让我暂时代理这里的总督职权，不日我将回到马来西亚去。在港期间，我甚至同我在马来西亚的朋友保持着在外人看来很不寻常的联系。”

在这种心态下，郝德杰并没有给香港百姓带来什么业绩，于 1937 年 4 月 16 日离开香港告老还乡，连回归马来西亚的梦也破灭了。

1937 年 10 月 28 日，第二十任港督罗富国抵达香港，宣誓就任。

人们习惯注意身边的事物，而不愿去关心东半球杀人或西半球放火。日本人在大陆与中国人作战本是罗富国就任期间就开始的了，香港各堂口的首脑们都只在茶余饭后偶尔谈及，并没有往深处关注。

直至有一天上海、南京相续沦陷，大陆各界名流及有钱人蜂涌入香港时，各帮会再也不能无动于衷了。

这是一个深秋的中午，年届四十的陈百威在半山区别墅午睡醒来，不见

了身边的黄小妮，皱了皱眉，从席梦思上下来，拉开窗帘，打开窗户，一缕花香扑鼻而来——那是花园里几丛异国菊花散发出来的。

陈百威伸展了四肢，见佣人肥妞从门外经过，问道：“阿肥，太太回来没有？”

肥妞是黄小妮的越南同乡，因长得丑，被卖给香港一富人家做女佣，受尽了主人的虐待、折磨，后来黄小妮做了陈百威的二房，便救她出来一直留在身边当差。

肥妞见问她，停下来答道：“没有回来，他没给你打电话吗？老爷，还有什么吩咐？”

陈百威见阿肥站着不动，挥挥手：“忙去吧，有事我会叫你。”

洗漱毕，陈百威穿好衣服来到厅里，早有丫环泡好茶、备了当天的报纸。

报纸上刊登的消息是国民党节节败退，日本部队势如破竹。蒋介石准备选择重庆做为“陪都”。

第二页刊有大陆文化名士柳亚子、茅盾等人赴港的消息。

昨天的报纸刊登了大陆著名影星胡蝶赴港的消息，令黄小妮兴奋异常，立即打电话去报社询问确切的住址，并得到了电话号码。

黄小妮对胡蝶的崇拜不亚于一位帮会弟子对堂主的程度。香港佳荷公司曾引进过大陆的不少片子，其中就有胡蝶主演的《啼笑姻缘》、《火烧红莲寺》、《自由之神》。黄小妮为胡蝶精湛的演技，漂亮的外貌折服倾倒。很早以前，她就有了要与胡蝶结识的念头，只是一个在上海、一个在香港，一直没有机缘。如今这一场战争给她创造了这次机会。

昨晚，黄小妮一连给胡蝶打了六七次电话都占线，好容易才打通。一开始黄小妮通报丈夫的名字，对方于是表现出十分的热情，说好第二天可以见面。

黄小妮兴奋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驾着雪佛莱去拜会胡蝶去了。胡蝶来香港是住她朋友家里，地址在轩尼诗道70号。

陈百威也对胡蝶很感兴趣的。她这一来自然干她的老本行，如果能拉到自己旗下的“佳荷”电影公司拍片，绝对能赚一笔大钱，佳荷公司也会名声鹊起。问题是目前香港的电影制片公司有好几家，都盯着胡蝶这棵摇钱树，其中彭昆旗下的“美的公司”肯定会不择手段地争取她。因此，陈百威也很支持黄小妮和她接触。现在已是下午了，还不见她人回来，不知她们谈得如何了。

陈百威看完几则新闻，感到淡而无味，喝了怀茶，准备去花园看看那几丛炫丽的菊花。

身穿背带式西裤、纺绸内衣的陈百威踏着由雨花石铺的花园小径来到菊园，他明知道闻花香隔着距离要比在近处好，此时他只是想过来散步。

菊园旁边是喷水鱼池，一群色彩艳丽的金鱼见人来了逃往假山里，憨态可掬……这时外面传来汽车爬坡的引擎声，陈百威却步抬头，果然是黄小妮的雪佛莱驶了进来。

虽然心里极想尽快知道妻子与胡蝶交往的结果，为了保持男子汉沉稳的风度，陈百威还是毫不在意地走回厅里，躺在沙发上用一张报纸挡在前面。

黄小妮进来时一把夺去手中报纸，一屁股坐陈百威身旁，脸上再也没有昨晚的兴奋。

“怎么啦，谁惹你了？”

“阿威，”黄小妮开口说道，“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胡蝶请到佳荷来。”

“这跟你不高兴有关系？”

“是的，我去之前，美的公司有人在游说了，说是一定给胡蝶很高片酬。”陈百威这下不再保持绅士风度了，挺起腰问道：“是谁出面？”

“彭昆。”

“胡蝶答应没有？”

“还没有，彭昆很能缠，一张巧嘴可以把死人说活，我担心胡蝶终会禁不住。”

陈百威叹了一口气，说道：“胡蝶还没有答应下来，说明她还是有一定主见的。”

黄小妮撇撇嘴，说道：“这倒不见得，据我看，她对香港不熟，谈不上有什么主见，我觉得她干什么听她朋友的。”

“她朋友是谁？”陈百威准备点烟也停了下来。

“她住房的主人。”

“主人总得有名字吧？”

黄小妮偏着头做挖空心思想：“好像也是从大陆过来没多久的，在轩尼诗道70号买了一栋楼，准备在香港立足下来也是开堂口的，名字嘛……”

正想不起来，一名弟兄入报：“堂主，文军师求见。”

“请他进来。”

一会文贵进来。此时的文贵已六十岁年纪，脸上没肉，双眼经常布满血丝，留一口花白山羊胡，长袍马褂，戴一副老花眼镜。

在陈百威夫妇对面坐定，干咳一声，说道：“最近有一个很重要的情报，不知堂主听说没有。杜月笙来港——”

“对了，胡蝶的朋友就叫杜月笙，文军师，你是怎么知道的？”黄小妮突然打断文贵的话，像发现大秘密似的。

陈百威皱了皱眉头，十分不悦道：“阿妮，我们男人议事不要打叉，进房里去！”

黄小妮嘟着嘴不情愿离去了，厅里就剩下陈百威。文贵两个。

“说，这回杜月笙准备到香港来干什么？”

“准备在这里开拓青帮地盘。”

陈百威惊得张开了嘴巴，很久才回过神来，叹道：“从此香港江湖又不得平静矣！”

“我也这么想，目下中国大陆所有帮会，就属杜月笙的名气大，在上海，连王亚樵、黄金荣、张啸林都斗不过他，如今他要来香港拓展势力，首当其冲的就是我们！”

“他现在在哪里？”

“轩尼诗道70号。”

“那不是胡蝶住的地点么，他和胡蝶是什么关系？”

文贵笑道：“这下堂主怎么就糊涂了？杜月笙是上海皇帝，胡蝶是上海土生土长的中国电影皇后，没有杜月笙的捧场，她红得起来吗？”

陈百威拍着脑门：“我真是急糊涂了。”

“不光我们急，一听说杜月笙过来了，谁都急，我今天派人去附近打听，姓杜的在轩尼诗道买下了一栋全楼，准备做为前期基地。带来的手下开始四处活动，熟悉地形。估计过一段时间就会增加人员，大展拳脚，我建议

趁早把他们铲除在萌芽阶段，否则后患无穷。”

陈百威手托下巴，沉默不语。

“堂主，青帮压境事关重大，一定要做决定！”

有顷，陈百威道：“这事不宜操之过急，目前杜月笙徒众过万，上有蒋介石的支持，更兼特务头子戴笠是他的生死之交……戴笠，你知道他是谁吗？”

“知道。”文贵点头，“有人说他是中国的希姆莱，也有人说他是杀人魔王。我还听说杜月笙到香港，还有一半原因是受戴笠之托为军统在香港拓展地盘，做为一个联络内地的情报中心，而且还派了一个叫王新衡的特务头子任香港联络站站长。”

“王新衡这个名字我听说了，原是军统特务处西安站的头目，因为西安事变前时张学良的行动一点察觉也没有，事后追究责任按理是站长、区长马志超、江雄风负责的，因这两个人后台硬，戴笠不敢动，只好拿王新衡开刀，抓在牢里关两个月。王新衡想不通，不服，戴笠知道了又下令关四个月，问他服不服，不服的话再关六个月。到了蒋介石决定抗日时，戴笠估计将来香港会成为情报的枢纽中心，才把王新衡派过来，算对他代人受过的一点补偿。”

文贵笑道：“我已经老眼昏花，好多事情都只是一知半解，还是堂主知道得详细，我这是班门弄斧了。”

“没什么，这就叫取长补短，比如杜月笙过来了我还是听你说的。实不相瞒，我与王新衡早有了交往。他在九龙、香港都有联络处，香港的联络处在高街6号。”

文贵道：“高街6号离这里不远嘛。”

陈百威点头：“正是。实际上轩尼诗道70号是王新衡给戴笠买的，现在杜月笙住在那里可见青帮与军统关系之非同寻常。”

“青帮本身实力就了不得，如今再加上军统的支持，这如何是好？”

陈百威沉思，说道：“我们先不要与他发生冲突，只派人在暗中注意，看看他们的动向如何，香港堂口这么多，他初来乍到也不敢太张扬的，毕竟我们是地头蛇，占了优势。”

这时黄小妮从房里出来倚着门：“你们还有完没完？”

文贵明白这话是冲他来的，起身告辞。

文贵离去，黄小妮就过来倚在陈百威的肩上：“我还有很重要的事没和你商量。”

陈百威还在思考如何对付青帮压境的问题，嘴里“嗯嗯”着，表示在听。

“我有个设想，准备请人写个剧本与胡蝶联袂演一部电影。我想我的表演天赋还是有的，主要是缺少名人的扶植，这事一旦办成，起码也能沾着胡蝶的光提高知名度。”

陈百威见黄小妮如此说，突然有一个主意，说道：“你怎不邀请胡蝶来我们家做客？”

“请了，”黄小妮说，“你以为我很笨吗？”

“她答应没有？”

“哪有这么容易。”黄小妮说道，“人家是国际影星，才刚刚认识她就随便答应了？”

陈百威点头：“你说得有道理。不过，她也不会一口就回绝吧？”

“这没有。她说刚从内地过来，心还没定，连行李都没取出来，暂时谢绝所有的约会。”

“她的那位朋友和你见过面么？”

“你问的是杜月笙？”正是他。”陈百威咽了口口水。

“哎呀，我差点忘了，那位杜月笙对你可感兴趣，绕着我问你有什么爱好，近来做什么生意。胡蝶每和我说什么话都要去征求他的意见，我看他们俩人的关系……”

“你怎么回答他的？”

“当然是如实说罗，”说到此处，黄小妮突然有了个主意，“对了，要争取胡蝶，不如由你出面与杜月笙接触，只要他肯帮忙，这事就成了。”

陈百威觉得有理，想了想说道：“不如这样，我们筹办一个大舞会，邀请杜月笙、胡蝶一起参加。”

黄小妮拍着巴掌：“这是个好主意。不过光邀请他两个还不够，另俩人是非请不可的。”

“谁？”

“一个是胡蝶的老公潘有声，另一位是胡蝶的好朋友张素贞。”

“当然是一起请，包括军统特务王新衡也要请。”陈百威嗑首道。

黄小妮扑闪着这对大眼睛望着陈百威：“潘有声跟张素贞这两个名字你听说过没有？”

“我知道。”陈百威说。

“当初他与胡蝶结婚的排场全上海没人不知的，只怕比你和香珠的婚礼还体面。”

陈百威仿佛触到痛处，拉下脸来。黄小妮自知说走了嘴，忙又开话题：“不过张素贞更了得，是当代的中帼英雄。‘8·13’松沪战役打响后，大队大队的日军从金山卫登陆，中国军队全线撤退，不少高级将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一路溃败。为了掩护主力军撤出上海，最后只留下88师的524团死守上海最后阵地闸北‘四行仓库’……四面都是日本十几万部队，524团的800孤军奋战……”

说到这里，黄小妮泪流满面，激动地说道：“我虽是越南人，不能不被张素贞的英勇壮举所感动，如果一个民族都像他们那样，任何强势力都无所畏惧，那么——”

“那么今天的香港就不会是英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了。”陈百威拦过话桩。

“正是如此。”黄小妮仍沉浸在激动里。

陈百威亦受到感染，让身子靠在沙发上，稍平静一点之后，说道：“我们何不就拍一部《向八百孤军献旗》的电影？”

黄小妮仿然大悟：“对呀，我怎么就想不到这一点！”

陈百威站起来，在书案上拨动电话。

“找谁呀？”

“黄捷板，”陈百威说，那边已接通，“黄导演吗，我是陈百威，过半山区别墅来，我有点急事。”

现在，陈百威有了一个大的设想。借拍《向八百孤军献旗》一方面是弘扬民族正气。在这大的前提下再与杜月笙、军统、胡蝶交往，出发点就大不一样了，只要稍有民族正义感的人都不会拒绝参与。

一个小时后，导演黄捷板上山，一听到堂主的建议十分兴奋。说他目

前正在苦苦思索写一个反映抗日的剧本，正苦干找不到合适的素材。

“这就叫踏破铁脚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陈百威笑道：“其实我也是经黄小妮提醒，说张素贞来到了香港。”

黄捷板搓着手：“太好了，我正要采访她，这样编出来的故事更富有真实性。我们佳荷公司所以无法走向世界，主要是缺乏这种很有价值的生活原型，比如当初的《江湖风云》在事实上加工，不就打响了吗？”

陈百威见黄捷板十分得意的样子，皱眉道：“黄导演，有句话我说出来不要有什么想法。”

黄捷板心里打了个突，知道绝不会是什么好话，嘴里还是说道：“堂主只管说，我绝对不会有想法。”

陈百威把一支还有半截的香烟在烟灰缸里掐灭，说道：“我觉得你拍的电影无法走向世界的主要原因还是题材问题。你的功底毕竟浅了些。”

黄捷板脸上一热，尴尬非常。

“当然，”陈百威说道，“这也是情有可谅的，导演不可能都是全才，自从我看了《啼笑姻缘》之后，发现人家的故事性吸引人，一环扣一环，峰回路转，出人意料而又合情合理……难怪别人容易打响，相比起来，你的电影只有细节，没有扣人心弦的悬念，我建议要在香港境内找一个像张恨水那样会编故事的编剧，否则佳荷公司将永远不会有起色。”

黄捷板见陈百威说他是不会编故事，松了口气，说道：“编剧导演本身就是两码事。不过象张恨水这样会结构故事的人何处找？中国才一个张恨水呀。堂主，依我看，不如就请张恨水执笔写《向八百孤军献旗》。”

陈百威一愣，觉得这确是一个好建议，说道：“只是这兵荒马乱的年月去哪里寻他？”

黄捷板干咳一声，把身子坐正：“这个不难，目前大陆的绝大多数文化名人如茅盾、邹韬奋、柳亚子等人都逃亡到香港来了，张恨水说不定也在其中。”

陈百威点头：“只要他来了香港就不难找到，他和胡蝶的关系不错，向她打听就行了。对了，我还有一事要交给你办，近段时间你去报社登一则广告，面向全香港的妙龄女郎招聘《向八百孤军献旗》的女主角。”

黄捷板不解道：“演女主角张素贞的入选不是定了胡蝶，怎么……”

“你知道什么，这叫扩大影响。亏你还是导演，连这点头脑都没有。”

黄捷板如梦初醒，伸出拇指哈哈大笑：“堂主真是有两下子！”

陈百威也笑了，笑够后说道：“还有一事，广告打出后，我准备举办一个舞会，邀请胡蝶、张素贞、杜月笙他们出席。你是导演，知道怎么布置。像音响呀、灯光之类的，还有伴舞，尽量豪华一些。”

黄捷板该走了，起身又问道：“什么地点？”

陈百威想了想：“就这半山别墅怎样？”

黄捷板问道：“大厅能容纳多少人？有多少人参加？”

陈百威道：“大厅能容纳百多人，我要请的也不会超过这数目。”

佳荷电影制片公司招聘《向八百孤军献旗》女主角的广告在香港各家大报上刊登后影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广告称，本片将由大陆著名小说家张恨水先生执笔编剧，佳荷公司斥巨资拍摄。影片的宗旨排斥一切商业盈利的想法和观念，志在弘扬中华民族大无畏的英雄主义精神！

广告效果达到了预期的目的，陈百威开始以拍摄《献旗》征求大陆各界

名流的意见为借口，大量地印发请帖，邀请一部分知名人士于 1941 年农历 8 月 15 日在半山区陈公馆参加舞会，并发表对《献旗》一剧的看法。

轩尼诗道 70 号。

这是一栋四层楼的钢筋水泥结构公寓，紧临轩尼诗道，这条路是以香港第 8 任港督轩尼诗的名字命名的。

轩尼诗是爱尔兰人，1877 年 4 月 22 日就任香港总督。所历任港督中，他是第一个被华人称赞的人。社会对他的评价是个性突出，深受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影响。他是一个有独立见解而又不肯与世俗同伍的“超人”。

在轩尼诗道 70 号二楼的办公室里，住着一位干瘦男人，50 来岁年纪，一双很大的眼睛布满血丝，像没睡醒的样子。他正是时下名震江湖的青帮首领杜月笙。

杜月笙书名杜镛，光绪十四年（1888 年）阴历七月十五日生于上海浦东高桥。幼年家境贫穷。10 多岁便到上海打流，跟小流氓马世奇结识，专做无本生意，经常和马在小客栈里挤在一张床上过夜，他很爱睡懒觉，肚子饿得发慌的时候，才爬起来央求马世奇叫伙伴们去抓别人的帽子（上海人叫“抛顶官”）卖点钱填肚子。这样混了几年，又在黄金荣开的“大世界游乐场”门口摆水果摊，并代顾客削水果，久而久之练就了一手削梨的绝招，因他卖莱阳梨，别人给他起了个绰号“莱阳梨”。

当初他对这个浑名很得意，别人叫他，总是连声答应，自己又向人介绍，也爱用它。以后慢慢发达了，才没人当面叫它，不过当年和他在一起混过的许多小流氓向他要钱不遂意时，还是不客气地当面大叫。有次他和四川袍哥大爷范绍曾一起去上海四马路会乐里妓院吃花酒时，汽车刚一停下，一群小流氓便围过来向他伸手，他一边赶紧走，一面叫手下人快给钱。给少了小流氓便大叫：“莱阳梨，多给一点！”

他的发迹得益于上海滩第一把头椅黄金荣的提携，在“三十六股”党中，他以足智多谋，为人豪爽讲义气出名。当年上海法租界的新开河和陆家嘴两个码头为新关帮霸占，三十六股党前去抢夺。杜月笙一马当先，一斧劈开了新关帮帮主绰号“惠根和尚”的脑瓜，在整场械斗结束后，自己七处受伤。再加上他出手大方，又善于笼络人心，后来独自形成一股势力，专干劈把分赃，敲诈勒索等勾当，同时霸占码头，十抢烟土和卖烟土的生意，条件成熟之后，便另立山头。

杜月笙刚离开黄金荣时，自知敌不过黄金荣，不敢和黄金荣争夺财源，便向工商界方面另求发展。他的手下都听他而无恶不作，所以工商界只有拿他出面才可相安无事，这就慢慢形成了他替资本家充当保镖的基础。

黄金荣则一直靠老一套强抢硬要的手段弄钱，当时一些外省官僚跑到上海想发展，被黄的手下知道了，便会用种种手段进行勒索，直到把这些人带去的钱搞光，然后再给他留点路费离开上海。杜月笙却不这么干，凡到上海来的外地军阀官僚等，他有机会便与之结识，当作朋友，充当保镖。所以他和新旧、南北军阀官僚政客，结识极多，便是这个原因。

杜月笙在上海的势力逐渐形成的另一个原因是豪爽、大方。他搞来的钱很多，花得也痛快，总是左手进、右手出，不像黄金荣只进无出。这样替他捧场的人也就越来越多了。

他能混出名来，还有他一套拉拢人的手法。他想要结交的人，总是先与这人有关系的亲友表示出对这人的仰慕和恭维，使人乐于和他见面。他结交

人的手法也跟一般人不同，见面时表现很亲热谦虚。一经熟悉之后，他认为这个人如对他有利，必然千方百计在其他场合，或在与这人有关的人面前，故意吹捧这人一番，有意让这些话传到对方耳中，叫对方从心眼里感到高兴，对他产生好感。

他善于揣摩别人心意，能根据不同类型性格的人，运用不同的手段去对待。使别人和他结识后，总爱与他交往。

他这些手段，不仅使许多流氓愿为他死心塌地去卖命，就像杨虎、陈群、顾嘉棠等，对他也是言听计从。

他在施小恩小惠时，还有一着很高明的手段，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花一文钱要能收到十文钱的效果，才是花钱能手。”他帮助别人时，往往自己不出面，如送人一笔钱，或帮人解决一个困难问题，做了以后，不承认是自己做的，而代他出面的人，又往往把他帮助人而不肯出面的内情告诉对方，这样一来，受他帮助的人便更加感激他，而且到处为他宣扬。

这样一来，杜月笙在上海滩很快崛起，名望远地超过了黄金荣，黑白两道如雷贯耳。成了名符其实的上海皇帝。

自从上海沦陷后，在很多人看来，香港成了最理想的避风港。这时候，青帮众徒都向杜月笙提出建议，在香港拓展地盘，设坛立舵。

杜月笙亦早有此意，恰好戴笠已在香港购置了几处楼房，并派了特务王新衡在那里主持情报工作。此外，因担心杜月笙等人落入日本人手里，蒋介石特别叮嘱戴笠点名要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离开上海，在这多种因素下，杜月笙于松沪战役之后领着陆京士、李裁法等人秘密来到香港，住进戴笠为他购置的轩尼诗道70号。

胡蝶是随后才来的，本打算租一套公寓住下，无奈杜月笙苦苦相留，盛情难却之下，和丈夫潘有声一起住了下来。

杜月笙来到香港通过多种渠道打听到，目下虽然堂口众多，但主要还是和安乐、和义堂、三山会三大堂口的天下，这三大堂口中尤以和安乐势力最大，堂主陈百威的名气不下于他杜月笙。

前段时间有一位和义堂的军师彭昆不知通过何种渠道得知胡蝶在这里，亲自前来软磨硬赖要请胡蝶加盟他手下的美的电影公司，演一组《聊斋志异》里的电影，还说蒲松龄笔下的人物多是狐仙，恰好胡蝶也姓胡，有狐狸之媚、之态，真是天造地设，绝对能打响，赚一笔大钱。

杜月笙早听说过彭昆这个人，若要在历史人物中寻找类似的很难找，他自诩曹操，但曹操比他心胸还宽阔些，能容得下人。彭昆的堂口除了他一枝独秀外，几乎很难寻出一位出色的，以前曾有两名拿得出手的，曾英勇和向科武，结果都死在他手下。

因杜月笙不愿露面，彭昆在纠缠胡蝶的时候他一直没有出去。彭昆走后，胡蝶向他讨意见，他几乎毫不犹豫告诉她：“这号人你最好少与他来往！”

胡蝶听从杜月笙回绝了彭昆，没几天，又有位自称陈百威太太的女人打电话要求见面。杜月笙一听说是陈百威的太太，当即建议胡蝶答应下来。

第二天上午，那位陈太太果然造访，对胡蝶十分崇拜，说她也是电影演员出身，手中还有一家制片公司，希望胡蝶与她联手主演一部电影。

因为是女人，杜月笙并没有回避。胡蝶不时用眼色问他，他都没有直接回绝黄小妮。

杜月笙本是只夜猫子，习惯晚上活动，白天睡大觉，且鸦片瘾特大。头

天一听说陈百威夫人来访，吞下安眠药强迫自己睡了一晚，为的是第二天探问一些有关“和安乐”的情况。

黄小妮走后，胡蝶不解地问他：“杜先生，你对待彭昆那般冷淡，对陈百威怎么这样感兴趣？”

杜月笙说道：“瑞华，你若想在香港发展，陈百威可别得罪了，香港的众多堂主中，他除了势力大，口碑也不错，讲江湖道义。”

瑞华是胡蝶的小名，一般熟人都叫她这个名字。她说道：“我觉得这女人太功利了，一见面就提出和我联袂，明摆着是沾我的光，一点遮掩也没有。”

“我不这样认为。”杜月笙道，“这只能说明她很坦率，怎么想就怎么说，相反像彭昆满天许诺用大堆好话哄你，这才值得警惕。”

杜月笙说着话，很快就支持不住了，呵欠连天，生物钟反应又要上床睡觉了。

胡蝶知道他的习惯，本来还有很多话要说，也只好咽下不说了：“杜先生休息罢，不要硬撑了。”说着，也回房陪丈夫说话。

这以后，黄小妮又打来电话，说她们公司准备拍一部反日抗战的爱国主义电影准备邀她演主角，这正对胡蝶的胃口，表示如果本子好，很愿意效劳。

接下来一连几天香港几家报纸都在头版刊登广告，招聘电影《向八百孤军献旗》的女主角。

胡蝶是行家，看了广告上的内容题要，觉得这确是一个好题材，只是感到他们一边要约她主演一边还要面向社会招聘感到难以理解，对杜月笙说道：“张素贞是我的好友，对她也比较了解，我觉得完全可以演好她，佳荷公司这样干是不是不信任我？”

杜月笙正要说话，外面有人在拼命按门铃，回过头问道：“什么人？”

陆京士出到楼台向下一望，回来告诉杜月笙道：“是一名邮差。”

杜月笙令陆京士下楼，一边皱眉道：“一般邮差都在中午以前送信，怎么傍晚还有人送来？”

胡蝶笑道：“可能是邮差知道杜先生的习惯，特意在傍晚才送来。”

“这不是上海，”杜月笙道，“邮局不会这么客气的。”

“杜先生的名字不管在哪里都是金字招牌，这里虽不是上海，依我看要不了多久就会变成上海的。”

俩人正打趣，陆京士上来了，递给杜月笙三封请帖。一帖给他本人，另两帖分别是给胡蝶和张素贞的。

请帖上说得很明白。为了弘扬民族精神，佳荷公司将斥巨资拍爱国主义教育片《向八百孤军献旗》。开机前特地向从大陆过来的知名人士征求意见，定于1938年传统中秋之夜在半山区陈公馆举办团圆舞会，敬请莅临，下面的署名一律写上佳荷公司董事长陈百威。

杜月笙把胡蝶与张素贞的请帖都给了胡蝶，拿着自己的一份发呆。

陆京士问道：“杜先生，你不想去？”

杜月笙见有人在身边，问道：“送帖的人呢？”

“走了。”

杜月笙叹道：“这事叫我为难，去不是，不去也不是。”

“这是为什么？”胡蝶收好两份请帖问道。

“就目前的处境，我还不宜过早抛头露面。俗话说树大招风，我杜某人本无多大本事。但早已虚名在外，在公众场所一露面的话，香港黑白两道都

会注意我，不利我们在这里立足发展。”

“那就辞掉好了。”陆京士说道。

杜月笙摇摇头：“也不行。陈百威在香港黑白两道也是位举足轻重的红人，他既然知道我已经来到香港，诚心请我，若不买帐将来势必向我们发难。有史以来，青洪两帮是不同的两个帮系，但从来是井水不犯河水，目前我们需要在这里立足，就不能树敌太多。”

沉默片刻，胡蝶忍不住问道：“杜先生，你说，我和素贞该不该去？”

“当然要去。”杜月笙说道：“从某种意义讲，这算是一件爱国义举。我走南闯北见识的人很多，像陈百威这样有头脑的还是小数，光凭他策划的这一项活动就可看出是个非同凡响的人物，你能加盟他的电影公司，保证在抗日战争这段时间可以名利双收。”

“那么你呢，去还是不去？”

杜月笙苦着脸：“自从闯荡江湖以来，我也是第一次被人难住。”

室内又一次陷入沉默。

杜月笙突然看到请帖上最下面有一个电话号码，立即想起一个办法来，决定打电话探陈百威的口气。

不用猜，这个电话号码是陈百威别墅里的，现在是傍晚，可能在家，果如所料，接电话的就是陈百威。

“陈先生你好，我是杜镛。”

对方用惊喜的口吻说道：“晔，杜先生你好，我正要打电话找你，请帖收到了吧？”

“收到了，谢谢你看得起我，这份美意杜某人心领了对方似乎已察觉到什么，忙打断杜月笙的话：“杜先生你一定要来，我们哥俩有很多私房话要说。我知道你的难处，不便在公众场所抛头露里。我已经替你想好了，乔装一番，秘密到寒舍一叙，肯不肯赏脸？”

杜月笙心里一喜，没想到对方比他想得更周到。

陆京士见杜月笙高兴，知道一定是好事情，忙问：“你答应去了？”

“当然要去，”杜月笙道，“这个陈百威我算是服了，不仅心胸宽广、点子多，而且还能替人着想。瑞华，请把请帖给京士，要他送到张素贞手里。”

民国三十年八月十五，香港半山区陈公馆灯火辉煌，高朋满座。

宽大、明亮豪华的舞厅内，一对对男女在华尔兹舞曲里翩翩起舞。

九点正，所有的贵宾到齐了，陈百威身穿唐装，这身打扮他是特意修饰过的，因为唐装是中国人的特殊民族服式，他迈着大步走上舞台。众人静下来后，只说了简短的几句话，要求在场的人都走出舞厅，在外面的花园里北望明月。

众人依言，来到花园里，北方是维多利亚湾港边的点点渔火，以及天际的大陆……抬头，是一轮明月散下银辉万道，沐浴着太平山下的万家灯火。

陈百威触景生情，他要求在场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英们把目光放远一点……此刻，在北方的大半个中国土地上，日寇的铁蹄正在无情地践踏我们的国土，前方将士冒着枪林弹雨为国捐躯，做为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责无旁贷地有义务支援前线的战斗。佳荷公司拍摄故事片《向八百孤军献旗》正是本着从爱国出发，一方面教育后方人民、鼓励前方将士，另一方面将所得购买军用物资，支援抗战。

陈百威的发言获得了全场掌声，效果达到后，他要求名流们对剧本的构

思提建议。并要张素贞向大家讲述松沪战役献旗那段经历。

松沪战役后，张素贞成了名人，并被派到香港任童子军领导，负责接待从大陆流亡到香港的社会各界名流。今天到场的就有很多人是从她从九龙火车站接过来的。

一场集中活动安排结束后，大家才进入舞场，尽情地疯狂，饿了，随时有佣人送点心与饮料。自始至终，都有新闻记者在场拍照和现场记录采访，准备明天一早在报纸上发表。

在这场舞会中，有一人自始至终都不露声色。今晚，他比一般的客人来得早，一进入到别墅就受到主人的热情接待，单独安排在二楼小客厅里。

当陈百威在花园北望故土发表慷慨激昂的爱国演说时，他再也按捺不住了，从小厅来到阳台，站在阳台盆景前深情注视着陈百威，被他声情并茂的谈吐及天才般的组织能力慑服。感到如果要在香港发展，必须要得到他的支持，否则的话将是一场空想。

陆京士不知什么时候站在身后，小声提醒道：“杜先生，外面山风大，当心着凉。”

身穿长衫、头戴宽边贴帽的杜月笙并没有回头，只望着楼下的陈百威叹道：“在香港，我总算见识了有能力的黑道人物。”

陆京士干咳一声：“杜先生何必长别人志气，你的名字在江湖上不也是如雷贯耳么？”

杜月笙并不理会他的大弟子，说道：“京士，我有个念头，想结拜这位陈先生。”

陆京士不解地说：“他是洪门，我们是青帮，这……”

“没关系，”杜月笙转过身说道，“我和四川的袍哥大爷范绍曾不是也结拜了？”

“那不一样，你们之间相隔很远，没有利害冲突，现在不同，你来香港设坛立舵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向他们碗中争食。”

杜月笙搭着陆京士的肩走回小厅，俩人坐下，说道：“你说得很对，江湖上只存在利益关系，并无门派之争，在上海我和黄金荣、张啸林不也经常勾心斗角么？同样在香港陈百威与莫启青、彭昆势不两立。我与陈百威结拜，说明不争他的地盘，只向其他堂口发起攻击，这个道理再简单不过了。”

俩个人就着这问题议论了一阵，外面集体活动结束了，陈百威走进来：“杜先生恕不恭之罪。”

杜月笙起身还礼：“哪里哪里，陈先生太客气了，外面的大事要紧，忙不过来的话不必过来招呼。”

陈百威做了一个“请坐”的手势，自己也靠近坐下了，说道：“都忙完了，现在专来和杜先生聊聊天。”

杜月笙向陆京士递个眼色。陆京士会意，跨前一步，装成十分卑下的样子鞠躬垂手道：“杜先生，我……我想去外面看看，请先生准……允。”

杜月笙装成很大度地挥挥手：“去罢去罢！”

陆京士又是一鞠躬，退了出去，杜月笙这才干咳一声：“我有位结拜弟兄，叫范绍曾，不知陈先生听说了没有。”

陈百威暂时尚不明白杜月笙提起这个名字的用意何在，只好模凌两可地说道：“听说过这名字，只是不甚了解。”

杜月笙接着道：“他是四川人，曾在杨森部下任第七师师长，现在刘湘

部下任川军第四师长。这人和陈先生有不少相似处，豪爽、仗义，只是没有陈先生文武兼备的才能。”

陈百威摇头，还是不知对方用意，连连道：“愧煞我也，过奖过奖。”

“杜某人丝毫没有夸奖的意思，走南闯北，先生确是我所见过的帮会首领中最能干的一个，就凭组织一次这样大场面的舞会，足可见你的特殊才能。”说到这里，杜月笙叹了口气：“我杜某人无德无能，立足江湖主要全仗朋友帮衬。对于结交朋友的要求，只要对方是一位盖世奇才，且仗义行侠，我就认了，也不问他帮派门第。比如我说的范绍曾就是四川袍哥的大爷。”

陈百威这下总算听明白了，忙道：“江湖上历来是义气二字为重，并无帮派门第之分。陈某人对杜先生的人品、仗义早有耳闻，并有心结拜，只恨远隔千山万水。今日相见真乃三生有幸，若不嫌弃小弟才疏学浅、无德无能，愿结拜为异姓兄弟，今后福祸同当，并足立江湖，也不枉了这一番夙愿。”

杜月笙没料到陈百威的理解能力如此神速，两个人一拍即合，相见恨晚，按江湖规矩换了帖子，一下子十分亲热，天南地北风花雪月地谈得投机。

一楼大厅的舞会正在高潮，华尔兹舞曲穿透过一层层墙壁传了进来。

“杜先生要不要下去轻松一下？”

杜月笙连连摇头：“不必了。和陈老弟在一起本身比跳舞还愉快。对了，你要不要出去招呼一下？”

陈百威看看腕表，突然想起了什么，起身推开窗户，对外面的卫士说道：“下去叫文军师上楼来，说我有事找他。”

陈百威关上窗坐回原位的时候，杜月笙说道：“你们议事我要不要回避一下？”

陈百威摆手：“这样说来杜大哥未免太见外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今晚来了这么多名流，又是在半山区，只有一条路上下，安全是最重要的。”

杜月笙心里一惊，说道：“这倒是一件大事，这场舞会香港多家报纸都刊载了，万一有不法之徒寻机捣乱，岂不好事变成了坏事？”

“对了，”陈百威问道，“听说彭昆找过瑞华拍电影，不知有无此事？”

杜月笙点头：“有这回事，瑞华没有答应。”

陈百威心里一惊，感到一种不祥的预感，这时有下人报军师来了。

文贵进来见杜月笙在场，向他行了个鞠躬礼，然后问陈百威：“堂主，有什么事？”

“今晚的安全工作很重要，绝对不能出现差错！外面有没有什么异常情况？”

“目前还没有。”文贵站着，“在别墅周围都布置了比平常多几倍的卫士，加之又有高墙和电网，估计不会有问题。”

“今晚的舞会明天一早每张报纸都要刊登，影响是相当大的，下去要弟兄们格外警惕。”

“是，我就下去吩咐。”文贵嘴里说着，脚却不愿走，像有什么话要说又不便说。

陈百威又叮嘱道：“别墅的安全固然重要，但还不是最重要的。从山下上来，只有一条山道，必须要加派人员巡逻。还有什么事没有？没有什么不好说的，杜大哥已经是自己人了。”

文贵这才肯说：“胡蝶小姐多次问我你到哪里去了，她好像有什么话要

和你说。”

陈百威下意识地看了杜月笙一眼，杜月笙做了个狡黠的眼神。他是最擅长于此的，附着陈百威耳朵道：“陈老弟去吧，难得瑞华有此盛意，机会不要错过了。”

陈百威会心地一笑，说道：“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杜大哥自便。”说着起身离开小厅，走下楼去。

“胡女士不知怎么的，自从在花园里听了你的讲演，整个人都变得神不守舍似的，在舞厅里坐在一隅，谁邀都不入舞池。”

“是不是在外面着凉了？”

“我也这样认为，上前去问她，告诉她我们这里有名医，她说没事，只小声地问你去了哪里。我知道你在陪杜先生，没告诉他。等去外面检查了安全工作回来，她又问起你。”

俩人说着，走过游廊大厅里的音乐飘然而出，舞池里的人舞兴正酣。

走入大厅，只有小数舞伴坐在他外的沙发上休息，见陈百威来了，一律起身，陈百威抱拳还礼。

透过闪烁的灯光，陈百威搜寻到胡蝶已在舞池中和丈夫潘有声起舞。

陈百威呆了一下，便去更衣室换了一套燕尾西服，这服装是他专为跳舞在欧洲买回来的，一共五六套，平常很少穿。

更衣室在舞池的东角，他一出来在沙发上邀了一位伴舞踏着曲子入池。有意中，很快接近了胡蝶，并把脸面向她，眼睛却目不斜视地贯注乐曲。

“陈先生，你也跳舞？”

说话的正是胡蝶，陈百威向她点头行礼，眼睛却望着潘有声：“潘先生，照顾不周还望海涵。”潘有声是位商人，有一张好看的面孔，因为也姓潘，人家都在背后叫他“潘安”。潘安是历史上有名的美男子，胡蝶选择潘有声，某种程度也因他的长相有关系。

陈百威小声地在伴舞耳朵里说了几句什么，伴舞马上心领神会地对胡蝶说：“胡女士，你老公的舞跳得好棒！”

“是吗，你要不要和他来一曲？”

伴舞娇嗔地放下陈百威，张开双臂道：“潘先生，肯不肯赏脸？”

潘有声根本不知道这是别人的圈套，欣然应允。伴舞本是陈百威从风月场上请来的女子，见了潘有声这样的美男子没有不动心的，倒在他怀里，颤声道：“潘先生好帅！”

陈百威很简单地就与倾慕已久的大美人共舞，心一下子就醉了。都说自古英雄爱美人，看来此话一点不假。自从看了胡蝶主演的电影，陈百威便被她的演技与美貌征服了，今日得相见，也算是一种缘份。

胡蝶不愧是名演员，她的舞跳得极好，每一步都恰到好处地踩在舞曲的节拍上，感觉自然的进入到最佳境界。

“胡女士。”陈百威憋了很久终于开口道，“《献旗》的女主角我们是决定请你的。广告上那样登，是为了做宣传，希望你不要介意。”

胡蝶嗔道：“不许你叫‘胡女士’。”

陈百威心里一热，柔声问道：“怎么叫？”

“就叫我瑞华好了。”

“嗯，”陈百威改口道，“瑞华，《献旗》这部电影就拜托你了。”

“阿威，你能不能谈点别的？”在情场上胡蝶是位战无不胜的高手，这一次有点克制不住了。

陈百威早听闻胡蝶的手段与多情，没想到这一次很快就被自己征服了，心底涌起了无限豪情与壮志。

“不，这部片子很重要。我们必须把有些该解决的问题解决了。”

胡蝶无可奈何地叹道：“好罢，你想解决什么？”

“有一个亟待解决的事，”陈百威咽了咽口水，“你和张恨水先生熟，他现在哪里？”

胡蝶扑闪着这对美丽的大眼睛，反问道：“干吗，你真要他写剧本？”

陈百威点头：“是的。如果《献旗》经过他的妙笔再创，肯定会流传得更久远。”

胡蝶点头：“张恨水先生的文笔在中国确是一绝，再平凡的事经过他描写都能变成动人的故事，而且入情入理，演起来也很容易进入角色。可惜的是我与他虽有交往，也只是在上海的那段时间联系多一点。当时我在上海明星公司演完《啼笑姻缘》，效果很不错，为了和大华电影片社争取他另外几本书的改剧权，公司派我去拜访过他。公司看好的书是《金粉世家》、《明春外史》还有《燕归来》，我们是以朋友的身份交往的，根本不牵系到商业上去，这样做的结果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他看过我演电影，觉得由我演他小说里的主人公接近他的剧本。”

“那他现在在何处？”

胡蝶见陈百威对她自述与张水恨的交往并不感兴趣，想了想：“好像还在南京。对了，是在南京，杜先生家里有从南京寄来的《新民报》，上面正连载他的新《水浒新传》。”

陈百威叹了口气，不免感到有点失望。

胡蝶此刻抑制不住了，再一次恳求道：“阿威，我们谈点别的好吗？”

陈百威知道已经到了该说的时候了，再玩下去反会适得其反，被对方误解不解风情，于是调整心态，进入角色。

“瑞华，你在杜先生家里住的开心吗？”

“嗯。”胡蝶比陈百威早进入角色，媚态万种地偎在陈百威宽大的肩上……在轩尼诗道70号，她早听杜月笙介绍过，陈百威是一位很有魅力的男人。及至他着手筹拍这部反映爱国主义的电影，才知道他更是一位能力非凡的黑道首领，在香港能找这样靠山和老板，也算是遇着了一位难得的知己。

刚才，在花园里北望故土，明月下，英俊、潇洒的陈百威的言行和举止，胡蝶几乎抑制不住冲动，有了和他亲近的念头……于是，她把对陈百威的爱意藏在心中，寻找着机会，和他肌肤接触……

舞曲把人带入了忘我的境界，胡蝶的十个指头都能感觉到陈百威手中释放出来的雄性的炽热。

“瑞华，你搬到我们这里来吧。这里安全、清静，我可以让下人好好地伺候你”陈百威喃喃道。

“我也极希望能和你住在一起。只是这样不好，一些捕风捉影的小记者会把我们的正常交往添上许多风花雪月的词语，把你的名誉进行毁谤。”

“不怕，”陈百威道，“我们可以签约，雇主是有义务安排雇员的生活的。”

胡蝶没有再说话，她已感觉到陈百威的心跳加快，血液在周身沸腾。做

为女人，能够使自己最倾心的男人“通电”，那是最幸福的事了。

“瑞华，你答应我吧。在香港只要有我，生活方面的事，你可以全不去管他。”

美丽的胡蝶长着一头迷人的秀发，一双摄人魂魄的大眼睛，两个深深的酒窝盈满了柔情蜜意……做为男人，最值得骄傲的是能够征服天下最漂亮的女人。比如吕布征服貂蝉、项羽征服虞姬……今晚能与胡蝶共舞且互诉衷肠，陈百威觉得这是老天爷特意对他的关照。

又一曲舞终了，大厅内的灯光明亮，舞伴们都回到舞池四周的沙发上坐下。记者们端起照相机抓紧拍照。

由于陈百威和胡蝶在终舞的那一刻手还没有松开，立即有记者跑上前来采访。

“请问陈先生和胡女士是很久就认识的吗？”

陈百威觉得自己做为佳荷公司的董事长和本公司将要聘用的演员跳一曲舞属正常交往，毫无顾忌地回答道：“不是的，才刚刚认识。”

记者穷追不舍：“能否详细地介绍你们认识的过程？”

很显然，这是位专喜欢刺探名人隐私的娱乐记者，此话问得带有某种不怀好意的倾向，陈百威本来可以不理睬他，更要警告几句，但他没有这样做。一来大厅里有各界名流，大众场所有失风度，二来目前正要宣传将要拍摄的影片，还不宜过早得罪记者。

“我和胡女士认识的原因很简单，本公司将要上演的电影《献旗》的女主角很适合她，她也愿意演这个角色，为国内抗战尽一个艺人应尽的义务，就这样我们认识了。”

“请问贵公司拍这部电影不是面向全社会招聘主角的么？现在一下子就决定让胡女士主演了？”

“一开始我们的想法是那样的，但事情不尽人意，在香港根本找不到适合剧本的演员，恰好有人向我们推荐胡女士——更重要的一点，张素贞是胡蝶的朋友，胡蝶对她比较了解，演起来会更加得心应手。”

记者见从陈百威口里得不他所需要的，转向胡蝶：“请问胡女士你觉得与陈先生合作会愉快吗？”

“最少我是这样认为。”

“你对陈先生的印象如何？”

“他有魄力、够义气，更重要的一点他很爱国。”

“你才认识他不到半天怎么就如此了解？”

陈百威感到这名记者已经到肆无忌惮的失礼程度了，走上前：“先生请不要缠着胡女士，她每天都有很多社交活动。”

记者笑道：“陈先生还蛮关心她的嘛。”

陈百威心里一怒，正要发作，突然又改变主意，笑嘻嘻道：“男人都会怜香惜玉的嘛，难道你不会？”

记者如获至宝，立即在采访上写道：“陈百威非常心痛胡蝶，对她的爱护可谓关怀备至，当记者问他为什么这样做时，他坦言告诉记者：“男人都会怜香惜玉的嘛，难道你不会？”对胡蝶的倾慕之情真是不打自招。我也马上打电话报告。”

时间不早了，墙上的大挂钟敲响了两下，发出清脆悦耳的余韵。

已是凌晨两点了，有些客人已显出疲惫之态，有欲离去的念头。今晚出

席舞会的人有四分之一是乘坐轿车来的，因此能容纳二十多辆小车的停车场挤得满满的。

陈百威对文贵说道：“你派人去盯着刚才采访我的那位记者，查清他是哪家报社的。”

文贵答应着下去办理，陈百威又记起什么来，小声问道：“安全工作有没有问题？”

“没有。自半山之上，基本上没有任何可疑人出现。”

“那么山道以下呢？”

“……”文贵一时语塞。

陈百威感到今晚的“平安”有点难以使人相信，原估计彭昆最起码会派人在会场捣乱，制造一两件引起混乱的事情。

“不对，这不符合彭昆的一贯做法！”陈百威想着，对文贵说：“你在这里招呼客人，让点心师多拿点心和饮料供他们宵夜，我下去查查。”

陈百威交代完毕，带上两个贴身保镖，匆匆地跳上车，驶出大门，沿山道下去。

半山区别墅所以造价贵，很大程度还是因为这条山路耗费大。为了使小车直接开上去，从山脚到别墅全靠“之”字形的路蜿蜒而上……山上多石，有此地方几乎是在绝壁削出一条路来。

白天从外面回来或从别墅出去，一路上野花点点，腾蔓缠绕，很有几分紧贴大自然的山野情调。

上月已低悬于西天，但银辉仍是无遮无掩地洒了过来。月色下的植物没有色彩，像一帧黑白照片。展眼前方，山下的万家灯火已不再辉煌，远处的港湾此时也静悄悄。

陈百威一路下去由于坡度陡，基本上不用开油门，只须把握方向和刹车。因此也没有引擎声。这样做的好处万一有人在捣乱，可以使他措手不及，且很难发现他们。一路上基本没发现什么问题，正纳闷着，前面突然被一堆庞然大物挡住去路。幸亏陈百威开得很慢，否则撞上去造成车毁人亡……

好险啦，一个急刹车。车头不料却重撞在那堆大物上面，车上的人都感到强烈的震动。

开亮大灯，发现原来是一大堆才从坡上掉下来的一堆巨石。很显然，这是人为的，陈百威准备跳下去看个仔细，突然有位弟兄喊道：“堂主不好了，看顶上！”

陈百威向上望去，果见是一块万斤巨石，正摇摇欲坠地要砸下来。

## 第二十二章 算计自己

且说彭昆得知杜月笙从上海过来，且准备在香港立坛开舵，曾有过一段惊慌。

杜月笙在黑白两道中的名声都如雷贯耳，这次更兼他的把兄弟戴笠为他撑腰。彭昆感到这是一个比陈百威还要可怕的人物，一连几天苦苦地思考如何对付。

最后，他想到若要凭自己的力量把杜月笙赶出香港几乎是不可能的，物极必反，赶他不走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靠扰他。

这确是一个好办法，争取到杜月笙就等于给自己围了一道保护网。如果能够争取到他，不仅不会被伤害，反而还可借用他的势力去对付陈百威。

主意打定，准备择日去拜访。恰在此时由他管辖的美的电影制片公司说大陆著名电影皇后胡蝶来到香港，准备在香港加盟一家公司。“美的”导演向彭昆建议，说如果能争取到胡蝶，可以赚一笔大钱。

彭昆看过胡蝶主演的《啼笑姻缘》和《火烧红莲寺》，曾经为她的美貌与演技倾倒，心想如果把她争取到‘美的’来，不仅可以赚一笔钱，还可以饱享艳福。

彭昆当下采纳了导演的建议，并派苏小枫去打探胡蝶的住处，一天后，苏小枫入报，告诉他胡蝶就住在轩尼诗道70号。

彭昆一惊，问道：“轩尼诗道70号不就是杜月笙的住处么？”

“正是呢，”苏小枫笑嘻嘻道，“军师难道还不知道吗？她和杜月笙是有那回事的。”

彭昆咽着口水道：“他妈的杜月笙艳福不浅，你去把导演叫来，我们合计合计把胡蝶争取过来，争取到她等于争取了杜月笙。”

苏小枫把导演叫到了“旺发”，彭昆对他说：“胡蝶的住处我们打听到了，你是导演，你说要想什么样的办法才可以争取到她。”

“美的”导演说道：“香港的电影公司很多，谁都想要她这棵摇钱树，若要争取她，当然是多给片酬罗。”

“这好办，别人能出价，我更能出价。就这么定了，我去找胡蝶谈谈。”

彭昆于是带上几个保镖，驾着雪佛莱轿车直奔轩尼诗道70号。

当他敲响门铃的时候，是杜月笙的大弟子陆京士从四楼阳台上探出头来问找谁。

彭昆估计目前杜月笙不会抛头露面，因此只说是电影厂的，找胡蝶女士谈拍片的事，陆京士以为他和胡蝶认识，令人开门放了进来。

胡蝶刚来香港，对香港电影界不甚了解，既有同道来访，出于礼节接待了他，并让丈夫也到场做陪。

彭昆属于那种饥渴型的色鬼，一睹胡蝶美色就魂飞魄散，言语很不庄重起来。

言谈中，彭昆漫天许诺，不时又赞胡蝶漂亮。胡蝶感到彭昆不是懂行的人，开始的一点兴趣没多久也消失了，最后流露出倦意。

好在彭昆人还机灵，留下诺言和电话号码回到堂口。

在他满怀希望地等待中，等来的却是胡蝶被陈百威夺走——当然连杜月笙也一起争取了过去。

得到这个消息比挨了一响雷还要恐慌，感到他的末日就要来临。在议事厅里来回踱步，嘴里不时喃喃自语：“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陈百威凭什么争取到杜月笙？”

待他稍为镇静一点后，苏小枫上前道：“军师，据我探得的情况，主要是杜月笙认为你的口碑不好。”

“怎么不好？说。”

“说你忘恩负义、唯利是图、五毒俱全……反正天下所有难听的话都套在你头上了。”

彭昆火了，一巴掌扇过去：“吃里扒外的东西，别人骂我，你也跟着骂！”

苏小枫捧着打痛的脸，又回上一句：“还说心胸狭窄，妒贤嫉能——”

彭昆“拍拍”又是两耳光，苏小枫一边躲一边说道：“军师你这是冤枉我了，这些话并非出自我的口，是江湖上人对你的评价，胡蝶不答应合作，就是因为杜月笙在后面反对。”

彭昆扬起巴掌吼道：“滚，不要让我看到你！”

以后的几天，彭昆天天注意看报，认真研究陈百威刊在上面的招聘《献旗》女主角广告，寻找可以突破的蛛丝蚂迹。

当他看到陈百威准备八月十五这个传统节日在半山区别墅举办名流舞会时，立即兴奋起来，咬牙道：“陈百威看你得意，我要让你不下了台！”

彭昆首先想到的是破坏名流舞会，使陈百威因此而名声狼籍。他一边派人去半山区陈公馆查看地形，一边请来《中国新闻报》的记者白雨。

白雨先生虽然已是年近五旬的人了，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到处跑采写名人的风流韵事取悦读者、讨好老板。

彭昆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和白雨有过交往，这次叫他来说是要攻击陈百威，吓得他连连摆手：“不干不干，陈百威在香港的势力这么大，一不小心连老命都不保了。”

“笨蛋，”彭昆劝道，“你不会想办法么？事成之后，我给你一笔足够一辈子花销的钱。”

白雨动心了，咽着口水：“想什么办法？”

“比如收买一位不谙世事的小记者出面，你在幕后操纵不就成了？”

白雨点头：“这倒是办法。你先定个大概框架罢，写什么内容？”

“两个方面的。一个是政治性的攻击。”

白雨又犯难了：“可是陈百威拍《献旗》是爱国主义的呀。”

“正是这样才更好。你放心，我会给你创造条件的，到时让他的舞会出现一场大的事故，你就抓住这一点，大写特写陈百威爱国是假，沽名钓誉是真，对圈内的名流极不尊重，到时候，你还可以去采访那些在舞会吃过亏的名流，有他们的佐证，这事没有不成功的。”

白雨想想觉得有理，说道：“可是可以，但你制造的事端必须要成功才能起到预期的效果。”

“这事你放心，我自会办妥的。还有，胡蝶加盟佳荷，陈百威肯定会垂涎她的美色，说不定当晚她们两个就会擦出火花来。这很重要，如果能拍到他俩在一起亲热或跳舞的照片，发表时，还可加上：陈百威爱国是假，沽名钓誉是真、猎艳是他的最终目的！”

白雨惊叫道：“彭军师真是了得，比专职新闻记者还要善于捕捉新闻主题！”

彭昆得意道：“若让我做你们报纸的主编，绝对天天有轰动的新闻。”

白雨点头：“当然，不过太轰动了不好，一旦读者知道是假的，会适得其反，以后再不看你的报怎么办。”

“好吧，这事就说到此，你马上回去找一位可靠的小记者，反正陈百威你已经认识了。”

白雨起身准备离开，猛记起一件事来，说道：“彭军师，还有一个主要问题没解决，我们报社不是我做主，主编最怕惹祸，一看到是攻击陈百威的新闻肯定不会同意发表。”

彭昆想了想，问道：“你们的报纸在什么地方印刷？”

“自己有印刷机。”

“谁负责？你和他关系怎样？”

“关系虽有，干这种丢饭碗的事肯定不会干的。”

“笨蛋，”彭昆骂道，“你不会事先采写一篇字数相同的报道，下厂前把它‘调包’过来？”

白雨搔着脑袋，说道：“这倒是个好办法，不过干完这事香港我就不能再呆下去了。”

“放心好了，我会妥善安排好你的，在南洋、东南亚我都有地盘，随便什么地方你都可以自由选择，这样一劳永逸的好事不干你才是真正的傻瓜。”

白雨喜道：“多谢彭军师关照。”

白雨回去后果真买通了一位名叫小草的新记者。此人一听说可以炮制轰动性的新闻喜欢得不得了，认为这是出名的最好机会。

单表民国三十年八月十五这一天晚上，彭昆在保镖的拥簇下乔装成商人，在通往半山区陈公馆的山下路口察看，本在家里他已听过苏小枫的详细汇报，但还是不放心，要来现场看个仔细。

先在文武庙附近从远处借着月光看陈公馆的场面，但见里面一片灯火辉煌，“之”字山路上，乘车的、坐轿的、或由人力车接送的大陆各界流亡名流相继上山。

估计大多数到齐了，彭昆才离开文武庙去半山区实地察看。

山上有“和安乐”的卫士在周围巡逻。彭昆知道直接混入会场捣乱是不可能的，他没那么笨，自有出人意料的妙计。

“之”字路多是从陡壁上通过浩大工程劈出来的，只要在一个地方设法用人工弄一堆巨石切断路面，制造一两件伤亡事故他陈百威这次就名声扫地了。

这些年来，由于陈百威财大气粗，加之手下人多，连历任港督不得不对他另眼相看，据说还有争取英女皇封爵的野心。多少年来，彭昆一直在苦苦挣扎，嫉妒之心无时不有，只是找不到很好的机会打击他一下，这一回可算是天赐良机，搞臭他的名声最少可以使他在今后难以进入到上流社会里。

九点多钟，当陈百威在花园里头顶明月北望故土对各界名流发表豪情演说的时候，彭昆在“之”字路上的拐弯处寻找到了的一处最理想的“事故地点”。这里坡很陡，弯很急，崖很高，从上面开下来的车很难看清楚前面。

彭昆发现上面有两块巨石，每一块少说也有数千斤，心中一喜，即令手下用事先带来的钢钎把靠下的一块扛下坡，“轰”然一声响，巨石便带着大堆碎石稳稳当地座在路面上。受其影响，旁边的也摇摇欲坠。

有人正要把它推下去，彭昆制止道，“慢！”他认真察看了一遍，说道：

“这块巨石就留在这里，万一第一辆车刹住了没有伤亡，再把它推下去！”

这确是一个好办法，彭昆暗暗得意，令苏小枫及两名弟兄守在巨石旁，一有车辆出现在底下，不管三七二十一，推下去！然后拚命逃跑，万万不能落在陈百威手里。

彭昆吩咐完毕，领着几名贴身保镖回到附近车上。

回到“旺发”，立即接到白雨打来的电话，说他有重大发现，想当面汇报。彭昆正要找他，令火速过来。

白雨兴致勃勃地来到“旺发”议事厅，一坐下就说道：“彭军师果然料事如神，陈百威和胡蝶真的擦出火花来了！”

彭昆点着头，干咳一声道：“慢慢说。”

“今晚我一直守在报社办公室里，专等小草的电话，刚才终于等到了。小草说，原来胡蝶早就对陈百威有爱慕之意。”

彭昆不悦道：“这不好，传出去对陈百威有好处，无形中提高了他的身价，要写成是他蓄意勾引胡蝶。”

“我知道，”白雨道，“我是在说事情的真相，到发文时当然要写成陈百威如何死乞白赖纠缠胡蝶。”

彭昆松了口气，说道：“对，就是这样。好吧，你就说事情真相。”

“原来胡蝶对陈百威早有爱慕之心，陈百威为了表现自己，有意哗众取宠，在花园里要名流听他发表演说，什么‘北望故土’呀，‘前方将士’呀，这些肉麻的话没想到更加打动了胡蝶，不顾一切地和陈百威接近……他俩人在舞池里喁喁私语，情意绵绵，可惜的是舞池的灯光太暗，小草说他拍摄出来的照片可能效果不好。”

彭昆点头：“这些情报很重要，照片不清没关系，读者知道舞厅的光线不明。我告诉你，这篇报道要这么写：陈百威对胡蝶的美色垂涎已久，为了得到她，竟不顾一切地欺世盗名，拍摄爱国题材的电影，把一个女人的位置看得比民族危难还重要的人，让他拍摄《献旗》这部电影，简直是对淞沪战役 800 爱国将士的亵渎！”

白雨听了，兴奋得拍起巴掌：“妙，实在妙！我现在就可根据军师的意图动笔。”

“对了，‘调包’的前半部工作你做好了没有？”

“做好了。”白雨说道，“我写了一篇关于日军是否会袭击香港的时事分析，在头版篇幅占了很长，现在已经开始排版了，写好后，马上可以去排字室换下来。”

彭昆起身道：“那好罢，我也不留你了，回报社抓紧时间写。等一会半山区有了结果我再打电话告诉你。”

白雨离去后，彭昆看看外面，又看看腕表，觉得守在半山区“之”字路上的手下应该回来了，心里不免焦急起来。

书接上回，陈百威在“之”字路下半部的拐弯处被巨石

挡住，开亮车灯准备下去看个清楚，发现上面还有一巨石正要向雪佛莱砸来……

原来，在上面一直守着的两名彭昆手下见车灯亮了，立即起来推动巨石。

陈百威眼疾，因隔着车窗玻璃来不及开枪，大喝一声：

“不准动，再动就开枪了！”

两名“和义堂”成员听出是陈百威的声音，吓得放下手中的钢钎没命逃

跑。

早有陈百威的保镖从后座下去，爬上坡追赶。

“不许开枪，”陈百威叫道，“免得惊搅了山上的大陆名流！”

保镖于是拾起坡上的钢钎追赶，其中有一名恰好奋力向上爬，两条钢钎几乎同时插入后心，吭都没吭一声就一命呜呼了。

另一名见同伙已死，吓得屁滚尿流，地形又不熟，跪下来求饶。两位保镖杀性起，从地上各拾一块二十多斤重的石头向他头上砸去……

陈百威毕竟上了点年纪，随后赶到想留下活口，没想到已经迟了。

现在的首要问题是清除路上的巨石，最好不要使名流们感到这里曾发生过什么。把两具尸体推下一个石洞，石洞黑古隆冬……取了钢钎，陈百威回到车上把车子倒出危险区。

几个人清理这大堆石头显然是不能的，必须派人上山去搬兵。因在“之”字路转不了弯，几个汉子齐心协力硬把雪佛莱调过头来，然后由一人一路开上山去。

陈百威仍留在原地，发现崩下来的碎石不很多，主要是那块千斤巨石在路中央没有几十个人推不动。还有头顶上的那一块，时刻充满危险的，应该立即推下来。

为防万一，把顶上的巨石推下路面后，又分头检查有无同样危险，直至别墅的弟兄全部下来协力清除了路障分段站好岗，陈百威才放心地回到别墅里。

中秋节名流舞会就这样结束了，那些人谁也不知道这里曾有过危险。送走了最后一位客人，文贵才迫不及待地告诉陈百威：“堂主，那位采访你和胡女士的记者查清楚了，叫小草，是中国新闻报社的。”你下山去检查的时候，小草鬼鬼崇崇地到客厅里给白雨打电话。说你和胡女士在舞会里喁喁私语，十分亲热。”

陈百威心里一惊，他感到事情可能会非常严重。白雨与彭昆有过交情，目前全港都知道《献旗》这部电影将由陈百威管理的佳荷电影公司拍摄，如果彭昆利用报纸炮制出几件丑闻对他进行抵毁，后果将不堪设想。

“你派人盯梢没有？”

文贵点头：“派了，如果有什么情况，他会随时打电话回来的。”

“走，我们回小厅去。”陈百威率先步上楼。

没多久，文贵派去的侦探果然打回电话，说小草的行迹十分可疑，一下山就直接回到报社编辑部去了，和白雨俩人鬼鬼崇崇不知在干些什么。

陈百威吩咐道：“你不要动，盯紧他们，我马上就到！”

事情十万火急，陈百威吩咐文贵几句，领了两名贴身保镖，驾车火速赶去《中国新闻报》社。

车停在报社的附近。报社大门口有人把守，陈百威沿着墙脚转到后面。此时月亮已经西坠，光线被前面的高楼挡了，很便于隐蔽。为不惹人注意采用叠罗汉的办法越墙而过，在墙内发现一栋楼房里只有一间房子亮着灯，估计那里就是编辑部了。

沿着楼边，陈百威悄悄上了二楼，来到有灯的房间，趴在窗口一看，果见白雨和小草一边挥毫，一边得意洋洋地念道：“世道颠倒，是非混淆，吃人的魔鬼摇身一变成了菩萨，满肚子男盗女娼的陈百威为了博取一代影后胡蝶的芳心，竟挖空心思摇身一变成了爱国义士……话说机关算尽大耍聪明，

反误了卿卿性命，中秋之夜陈百威在 半山别墅举办名流舞会，露出本来面目，强行与胡蝶共舞，整个舞会充满陈百威淫邪之气……谁不知就在舞会开始前，陈百威扮演的角色竟是满口豪言壮语的爱国志士，声泪俱下讲述前方将士为国捐躯……如此下流无耻之徒，让他拍摄《献旗》简直是对淞沪战役 800 将士的亵渎……”

念完了，白雨问道：“你觉得怎么样？”

小草伸出拇指：“妙，姜还是老的辣，白先生不愧是本报社的第一支笔。有你的妙文，再配上我的照片，绝对是一篇轰动性的新闻。”

“你还有什么好照片？”

小草道：“根据你写的内容，我用两张最妙的相片衬上去，一张是陈百威站在花园豪情万丈地发表爱国演说，另一张正是他搂着胡蝶喁喁私语如醉如痴的丑相。这两张照片发表在一起，一对比，一位欺世盗名的伪君子形像便跃然纸上！”

窗外的陈百威越听越气，庆幸及时发现了苗头，否则这一次真的身败名裂了。这些年来，陈百威把黑道赚来的钱都用在明处，获得了“慈善家”，“陈义士”的好声誉，如果今晚上他们的阴谋得逞，过去的努力顷刻化为乌有，声誉扫地。

陈百威正要破门而入，发现门边有一条黑影闪过，心里吃了一惊。向保镖耳语几句，迂回包抄，原来却是文贵派来盯梢的侦探。

一场误会过后，里面的白雨与小草修改了最后几个错字准备去排字室发排。

陈百威命令两名手下在门外望风，干咳一声敲响房门。

屋里的两个人吃惊不少，齐声问道：“谁？”

“我，彭昆派来的。”

白雨信以为真，打开门，当看清是陈百威惊得说不出话来。

陈百威一脸笑容，宣宾夺主地做了一个“请”的手势：“两位坐，不必客气！”

白雨最先清醒过来，夺门而出，没想在门外又被挡了进来。

白雨自料难逃，扑通一声跪在陈百威面前：“陈先生饶命，这事与我无关，饶命……”

小草是初生牛犊，并且也不知道白雨与彭昆之间的交易，鄙夷地看了白雨一眼，走过来向陈百威抱拳道：“陈先生深夜闯报社有何指教？”

陈百威心里一愣，想不到这报社有如此大胆的人，说道：“你问白先生就知道。”

小草搬了张椅子在陈百威对面坐下：“不必问他了。我劝陈先生还是回去的好。”

“为什么？”

“因为你这一闹，我们又有了新闻材料，俗话说真金不怕火炼，有人怀疑你过去的善举有虚伪的成份，我们的报纸准备揭露，没想到你深夜闯来，由此可见你心虚了——这就叫不打自招。”

陈百威这才看清对方一张娃娃脸，笑道：“是这样吗？”

小草认真地点头，叹道：“我很伤心，过去我一直认为陈先生是位大善人，没想到幕后还有这么多见不得人的内容。对这个世界我算是看透了。我曾经听人说过，香港、澳门地区有好多头面人物都是靠走私、贩毒、杀人、

绑票起的家，我曾经不相信，现在看来还是有一定依据的。”

陈百威和蔼地问道：“你认为我也是？”

小草点头：“是的，据说陈先生也是靠走私、贩毒起家，连过去绑票议员的案子都与你有关，真是不敢想像，做为一个有良知的新闻记者，我有义务揭露出去。我这样做并不是针对某一个人，而是针对不良的社会现象。”

陈百威赞许地点点头，问道：“我的那些内幕你是听谁说的？”

小草手指跪着的白雨：“他说的。他有位叫彭昆的朋友知道你不少秘密。”

白雨急了：“你别冤枉人，我可没说陈先生什么！”

“怎么，你昨天上午才红口白牙告诉我的就不承认了！”

“你、你血口喷人！”白雨啐道。

小草一下子激动了，扶了扶眼镜，手指着白雨颤声道：“原来你也是欺软怕硬的软骨头，算我看错了你，你你……”

陈百威起身拍着小草的肩，说道：“小弟弟，别激动，牢骚太盛不好啊，干什么要弄清楚来龙去脉才能发表看法。”

白雨从彭昆那里听说过陈百威的残忍，吓得全身筛米一般。

“我问你，”陈百威道，“我与你无仇无怨，为何要陷害我？”

“这事与我无关，全是彭昆要我干的，说事成后让我离开香港，给一笔终生受用的大钱。”

“什么？彭昆给你一笔钱？”小草惊道，“这样说来你说的事实一定有假？！”

白雨偷偷地看了一眼陈百威，见他瞪着凶目，忙道：“是的，我说陈先生的坏话都是根据彭昆的意图有意中伤的。”

小草连连摇头：“这个世界真是黑白颠倒，是非混淆。”转对陈百威说道，“陈先生，看来是我误会你了。”

陈百威大度地说：“没关系，我欣赏你有正义感。”

小草点头：“是的，实不相瞒，这辈子我最大的理想是做一名见义勇为、不向任何邪恶势力屈服的名记者。可是入道以来，总找不到好的新闻题材。前两天，白雨突然对我说他掌握了一个很有价值的新闻线索，一旦开掘出来绝对轰动全香港。

“我问是什么线索，他说陈百威是香港最伪善的一个大坏蛋，他此话一出口，我吓了一跳，因为香港各报正爆炒你策划的电影《献旗》，都说这是个爱国之举，我也准备采访你，只是还没有付诸行动，我当然不肯信。

“白先生于是告诉我，说你爱国是一个虚牌子，无非沽名钓誉而已，目的是为了引诱胡蝶女士。

“当时我一听呀，你在我心目中的形像一下子变得丑陋无比，如今国难当头，他居然为一个女人把 800 将士为国捐躯的英雄事迹当成一件讨好她人的礼品……我、我恨不的把你吃下去！

“为了阻止你不要亵渎淞沪战役那一段可载入中华史册的英雄事迹，也为了挖掘出全香港最虚伪的一代大流氓，我决心冒险采访。

“后来我得知你要在半山别墅举办大陆、香港名流舞会，白先生告诉我，你办这个舞会为的是向胡蝶发起第二步攻击。我去了，从开头到结尾一直在暗中注意你和胡蝶的一举一动，没想到你们还真有那意……”

陈百威道：“我承认自己喜欢胡蝶，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这并没有错，与爱不爱国完全是风马牛不相联的两码事。”

小草点点头：“现在我也这么想，当初我受了白先生的蒙蔽。人总是这样，觉得一个人不好，左看右瞧都是不顺眼，我犯的正是这毛病。谁又料到是有蓄意陷害你呢？对了，陈先生，你能不能告诉我，彭昆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们是不是有冤仇？”

陈百威摇摇头：“我和他并无冤仇，至于他为什么这样做，你也可以问白先生。”

白雨为了讨好陈百威，说道：“彭昆见陈先生的威望比他高，事业更火红，心里一直怀有嫉妒，总要千方百计搞垮他。”

小草点点头：“原来如此，我一定要把这件事在报上披露，彭昆才是香港最坏的人！”

小草一腔正气，慷慨激昂，还在不断地发表他的正义之辞，这时，门外的保镖在陈百威耳朵里说了几句，陈百威脸色立时大变。

“这里已经被彭昆包围了，两位打算怎么办？”陈百威说道，“如果他知道我们已经来过这里，肯定不会轻易饶你们。”

“我跟陈先生走。”小草表态。

“我，我就留在这里……”白雨从地上爬起来说。

“想得美，留你在这里继续替彭昆办事，走，跟我们去！”一位保镖掏出手枪顶住白雨的太阳穴，“敢吭一声我就崩了你！”

陈百威一挥手：“走，慢了就来不及了！”

小草随手关灯，陈百威制止道：“别关灯，要给他们造成一个屋里有人人的假象！”

五个人从屋里出来，外面黑灯瞎火，待眼睛适应过来，在围墙上望风的保镖迎上来，悄声附着陈百威耳朵，“堂主我们被包围了。”

陈百威点头：“他们来了多少人？”

“不知道，”保镖说道，“我站在后墙突然发现一辆客货两用车在附近停下来，接着跳下一群持枪的家伙，向报社逼近。我估计一定是彭昆的人，赶紧越墙向你报告。”

“我们人少，肯定不是他的对手，千万别暴露目标，小心点，拣隐蔽的地方撤退。”陈百威吩咐着，令手下挟着白雨、小草沿墙脚向围墙边撤退。

来到围墙下，陈百威及他的三个手下本可以越墙而过，可白雨、小草是文人，根本不会轻功，这下为难了。

小草还好说，扶他过去不会有什么，可白雨是彭昆收买了的，早就想逃跑。陈百威稍做思考，想出了解决的办法，附着一位保镖的耳朵叮嘱几句。

保镖会意，从地拾起一块砖头，踩在另一位保镖的肩上，把墙头上的玻璃片打去，脱下一件外衣铺在上面，然后一跃而过，身体落在围墙外。

墙头基本安全，拾了土块又扔回来——这是约定好的暗号，表示可以过去。

第二位扶过去的是小草，接着是白雨，这家伙骑在墙上突然想到陈百威绝不会放过他，心想反正是一死，恰在这时发现了彭昆的人从围墙的另一端翻入报社，身子一纵不顾一切地一边逃命、一边大叫：“救命啊，陈百威在这里！”

陈百威大惊，万没料到出现这种意外，纵身过去，准备抓住白雨，对方因发现了目标，大群人已向他们包抄过来。

话说彭昆送走白雨，看看时间不早了，而留在半山区的苏小枫还没回来，

十分焦急，担心他们被陈百威发现逮住了。

已是凌晨两点，好不容易等到苏小枫灰溜溜地回来，从他的神色看，便知事情没有办妥。

果如所料，未待开口问他，苏小枫便哭丧着脸报告：“军师恕罪，事情没办妥，反丢了两位弟兄性命。”

“混帐、饭桶，连那么简单的事都办不妥，我要你何用，你干吗不跟着一起去死！”

“报告军师”苏小枫说道，“如果我死了，那么这个非常重要的情报你就得不到了。”

“情报？你去别墅打探了？”

“是的。”苏小枫说道，“我本来准备下山回堂口，可是妈呀，山下都是岗哨，山下走不通就上山去，果然别墅周围没有人，守大门的以为我是同伴，问都没问就放了进去，想着胡蝶可能还留在山上，若有缘目睹一眼她的风采，死了也值得，所谓‘色胆包天’正是这道理，想着胡蝶的美丽，我浑身是胆，大摇大摆地走进大厅，胡蝶没见着，反见冤家对头。”

“谁？”彭昆急问道。

“陈百威和文贵。”苏小枫有意买关子。停了一下，直到彭昆急着追问才说道：“他们正在商议要事呢，说今晚一个叫小草的记者行动十分可疑，还给白雨偷偷打电话。陈百威扬言要去追杀他，我就趁机溜了出来。”

彭昆不听则已，一听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心想一旦白雨落在陈百威手里，严刑逼供，把什么都招出来，岂不给他抓住了把柄？

越想越觉得问题严重：“不行，我一定要把白雨、小草……”后又问道：“陈百威一共去了几个人？”

“三个人，”苏小枫道，“不，应该是四人，文贵早还派了一个盯梢的。”

彭昆急忙点起二十多名精干的手下，乘一辆客货两用车火速赶往新闻报社。

客货车在附近停下了，彭昆吩咐道：“弟兄们不要急着进去，观察清楚了再动手。”

手下持枪相继跳下车，逼近围墙，采取叠罗汉的办法令苏小枫爬上墙头观看，发现二楼有一间房子亮着灯，估计可能就是编辑部了。

苏小枫跳下来向彭昆汇报，并说道：“白雨、小草俩人肯定在那里，军师，你的意思是……？”

彭昆想了想，觉得事情既然已经露馅，白雨、小草已失去作用，于是吩咐道：“你带领儿名精干机灵的弟兄上去，说陈百威已经发觉了，准备追杀他俩，这样他们自然会向我们请求保护，你就把他们带出来，余下的事我自然会安排。一定要快，说不定陈百威真的赶来了。”

就在这时，突然后墙那边传来呼救声，彭昆细辨，听出是白雨的声音，心里一惊，说道：“不好，陈百威已抢在我们前头了！”

白雨还在拚命呼救，一步三跌。彭昆有条不紊地调兵遣将，向后墙包抄过去。

这时，白雨跌跌撞撞地来到彭昆身边，停止呼救，口里喘着粗气。

彭昆问道：“小草呢？”

“在、在陈百威手里。彭先生，你一定要夺回小草，否则他会把你的事写成报道捅到社会上去。”

彭昆顾不上与白雨多说，率众围了过去，没想到陈百威狡滑多端，翻过一堵墙，待苏小枫他们追过去时，一会又从原地方翻过来，上了车。待苏小枫知道追赶过来时，雪佛莱小车一溜烟就无影无踪了。

彭昆气得大骂了一通苏小枫，回过头来又问白雨：“你的那位小草可不可靠？”

“什么可不可靠？”白雨不解。

“就是说会不会出卖你，还有我？”

白雨叹道：“别提了，小草这小子是位刚从学校出来的，书呆子气十足，一心只想着出名为社会做贡献。本来他对采写陈百威并无多大兴趣，一听我说陈百威是香港第一大伪君子，立即热心起来，不顾一切地要把他的丑恶嘴脸公之于众。谁想到今晚被陈百威先到一步，把事情真相向他说明了。这就不得了了，小草说原来彭先生你才是最丑恶的人，扬言要把你的事捅出去。我看他是做得出来的。”

彭昆大惊失声，这次聪明反被聪明误，很久才回过神来挥手道：“走！”

话分两头，陈百威略施小计躲过彭昆的追击驾车回半山区别墅。

一路上小草心潮澎湃，想不到江湖上的事如此离奇变幻，险象环生，最使他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江湖上好人与坏人几乎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

他曾听人说过，社会上许多头面人物一开始就是彻头彻尾的坏人，等捞够了资本再回过头来当好人。莫非陈百威也属此一类？

毕竟是初生牛犊，有的是不畏虎的勇气与胆量，心里这么想，口里直问陈百威。

陈百威感到这小家伙十分可爱，反问道：“你认为呢？”

小草道：“大概也不例外。听人说过，陈先生来香港前也是一位穷小子，后来组织了帮会，在江湖上打打杀杀，走私贩毒、拐卖人口、逼良为娼，然后才有今天。”

“照你这样说来，我该是个坏事干尽的大恶棍了，是么？”

“正是。”

陈百威突然拉下脸：“你好大胆，既知道我是大恶棍还敢当面揭穿我，难道你不怕死吗？”

小草着实吃了一惊，继而还是镇定下来：“陈先生若要杀我，那也由不得我选择，已经上了你的车，前后左右都是你的人，怕也没用，只有听天由命。不过你别借这机会逼我就范，按你的意图办事，明白地告诉你，我是不吃这一套的。”

“是吗，你知道我会要你办事？”

“最起码我是这样猜的。”

陈百威从方向盘上腾出一只手来，拍着小草的肩：“小伙子，这回你猜错了。我带你走，是因为真有人要杀你，只要过了危险期，随便你到哪里或干什么都与我不关。我承认自己确实不是个好人，一个穷孩子，要想出人头地、步入上流社会，靠正当手段是达不到目的的，就是历代开国君王，一开始不也被写成贼匪？所谓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正是这道理。我没有那么远大的抱负，从小立下志向，只要步入上层社会就够了，为了达到目的，杀人、绑票、走私都是免不了的。我也自知罪孽深重，这些年来一直支持慈善事业，这样做并非是为了沽名钓誉，而是为了心理上寻找一种安慰。每次赈灾捐献，我不愿接受记者的采访宣传，正是这个原因。”小草暗忖：这陈百威够坦率，

因此问道：“这次拍摄电影的动机是爱国还是或如别人说的只是为了一位女人？”“两者皆而有之，不过前者更多一些。”“为什么？”“很简单，我是真正的炎黄子孙，如果连自己的祖国都不爱的话，这样的人等于没有了灵魂，活着只是一堆行尸走肉！”小草听到这里，对陈百威的认识已经有了一个具体的概念，叹道：“原来陈先生并非报纸上说的那般高大完美，但也并没有白雨形容的那样卑鄙可耻。”陈百威点头：“我就是我，很平凡的一个人在江湖上我的做人原则是从道义出发，如果别人不伤害我，我绝不会跟人过不去。”小草突然想起一件事来，问道：“那么彭昆这个人是不是坏人？”雪佛莱已经爬到彭昆制造事端的拐弯处，陈百威把车停下：“有一件事我想让你知道。”说着，开了车门：“请下来吧，我请你看一样东西。”

小草下了车，瞧着陈百威手指的地方看了一眼，不解地说道：“不就是两块巨石？”

“是的，是两块巨石。可是你并不知道在舞会开始之前，这两块巨石是在坡上的。后来被人为地推到路面上。”

“是谁，他这样做用心何在？”

“彭昆。他的用意是在这里造成几位大陆名流的伤亡事故，然后利用你和白雨在报上大做文章，使我一夜间身败名裂。”

小草再一次看看巨石，又仰头看坡上，果见石头是才滚下去的，倒抽一口凉气，道：“真是人心险毒，难怪今晚在编辑部写稿时，白雨总是等我接电话，说将有爆炸性新闻，原来说的是这回事。”

“幸亏我察觉得早，带人及时清理了，不然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小草本着记者的职业道德认真察看一遍确认无疑之后发问道：“这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是何时？当初我也在别墅为什么一点也没察觉？”

“具体的发生时间可能更早，但发现是在舞会将要结束，当时考虑到山上的出席者都是刚从大陆过来的各界名流，战争给他们带来的惊悸尚未稳定，如果在香港再给他们心理上造成新的恐惧，所以才决定延长舞会时间，待清除完后再让大家放心离去。”

“彭昆和你一样，在香港也算是资格很老的太平绅士，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和名声，他这样做是否考虑过事情一旦败露，会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落一个身败名裂的结局？”

“他根本不会考虑到失败，以为买通了白雨加之自己也做得谨慎，就会万无一失。”

“没想到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小草补充道，“他聪明，你比他更聪明，此事最终还是以他失败告终。请问陈先生，这事你打算如何处置？”陈百威感到额角一阵冰凉，伸手一摸，原来是头发上结了露珠：“上车吧，回别墅去休息，外面风大。明天还可以带你去看山洞里的两具尸体。”

几个人一起上车，小草又向陈百威提出了一些问题。然后被安排住进客房。

是夜，小草辗转难以入眠，他太兴奋了，觉得自己终于有了出名的机会，他决定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报道民国三十年中秋之夜的半山区别墅舞会——

小草拟好稿子，顾不上休息，急着交给“和安乐”卫士，请他们转呈陈百威。

此时陈百威正接到彭昆的电话，提出愿意“私了”，只要不把这件事公布于众，任何条件可以考虑。

陈百威一边把小草的初稿放在桌上，一边说道：“彭先生，这事可能不太好办，即使我愿意通融，有一位叫小草的小记者非要把这事捅出去不可，到时我也有一个包庇你的罪名。”

彭昆在电话那边哀求道：“小草就在你手中，你把他交给我，可以另外开价。”

“彭绅士，如今不是十几年前了，人命关天的事，我怎敢轻易答应你。对了，还有你的两位手下，在作案时被我的人失手打死了，我准备报警，把这事的来龙去脉查个一清二楚。”

“陈绅士，打死人的事万万张扬不得，查办起来牵联的不仅仅是现在这件案子，二十多年前你也并非清白，逼急了我来一个鱼死网破，大不了玉石俱焚！”

陈百威从对方的口气听出彭昆已经狗急跳墙，哈哈大笑道：“彭绅士非要这样我也只好奉陪，不过你可别忘了，香港的法律历来是重证据的，弄不好我反告你诬陷——证据可是现成的。有些事即便是我所为，已经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劝你还是三思啊！”

陈百威说罢把电话挂了，并重新拨号向警方详述今晚的案情。

这些年来，由于警方的不断加强与完善，各堂口办事几乎全部转入地下，尤其杀人的事更没有过去那样随便了。因此，无论陈百威还是彭昆，都十分注意社会舆论，看重自己的绅士头衔。

陈百威给警方打完电话，看了一遍小草写的报道，又递给旁边的文贵。

文贵看完放回桌面，见堂主那副高兴样，抚着山羊胡子，得意道：“想不到一向谨慎的彭昆这回栽在我们手里了。”

“他早该有此下场了。”陈百威道，“这一次我们可算是大赚特赚，彭昆栽了还在其次，香港所有的报纸一旦披露这案件，等于给我们将要拍摄的电影《献旗》做了一次全方位的特效广告！”

文贵击掌道：“我倒是把这最重要的给忽略了！”

## 第二十三章扫荡九龙

话说彭昆从新闻报社回到堂口，越想越感到问题严重，这一回非身败名裂不可。

自从省港大罢工以后，由于香港的警力日渐强大，他感到光靠在黑道上打打杀杀已没有过去那样好混了，幸好还争得一个太平绅士的头衔。

多少年来，他把自己扮装成好人，参加社会上的各项慈善活动，好容易获得与太平绅士相称的社会名声，没想到这一夜之间彻底砸了。

对方毫无通融的口气令彭昆绝望。这还不算，他们打死两名和义堂成员也向警方告了案，成了他暗害大陆名流的证据。

接下来一切都在陈百威的操纵之中：警方立案侦查，小草出面佐证，各家报纸打落水狗似的纷纷刊登彭昆的各种丑闻劣迹……

名声臭了，接踵而来的是生意大受影响，这些年来，彭昆挖空心思苦心经营“旺发”，采取了多种手法，使“旺发”始终居于塘西风月之首。

三十年代中期，公娼被禁，彭昆灵机一动，想出了不少花样。

第一，导游社。

男女之间，虽然最后还是上床那回事，但在那回事之前，玩出许多花伴来，增加一些神秘感，就有了更强的诱惑力。彭昆的“导游社”就是把他过去经营的妓寨改换名称，妓女成了导游妹，带客人入室内松筋骨、按摩，撩得嫖客到最后不得不掏钱干那事。

第二，人体写生。

这玩意是受到大陆著名画家刘海粟开办人体写生引起官司想出来的，不过到了彭昆手里，并非为了艺术，而是一种纯粹的色情玩意。只要交钱，不管你会不会绘图都可以进去。凡想看裸体美女的男人，在外面按铃，立即有人出来请入内。里面是一个大客厅，按美术学校的画室布置，设有很多画架。交了钱，每人发一个画板，一张宣纸、一支铅笔，然后坐在画架前，看台上一位一丝不挂的妙龄女郎做搔姿状，三分钟过后，自会有人喊道：“摆好另一款姿势啦！”这玩意一兴起，“旺发”立即门庭若市，大厅里挤得满满的，又可逃脱政府的查禁。

第三，真人表演。

这也是彭昆想出来的绝招，在一间大厅里，四周都是坐位，中间放一张床，交了钱走进去，灯光就照着中间那张床上的一对全裸男女没完没了的用各种动作做爱，看的周围的人难耐难熬。

此外，彭昆还发明了“一元试片”、“小步电影”等等玩意，生意一直红火，没料到短短的一段时间，因名声臭了，连客人都不愿做他的生意。

彭昆本是位心胸狭窄的人，这样一来他把仇恨发泄到港人身上，恨不能鱼肉全港百姓。

终于这机会被他等来了。

就在半山区事件发生不久，日本人的气焰日渐嚣张，积极地推行“南进”方针，香港上空乌云密布，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最先得到这消息的人是苏小枫，他回来向彭昆报告，当时彭昆张大嘴巴久久说不出话来。

苏小枫吓坏了，以为彭昆中风，摇着他的手叫道：“军师，你怎么啦？！”

彭昆突然大喊道：“我报仇的日子终于来罗！”

苏小枫不解：“军师，日本人就要来了，怎么你还高兴？”

彭昆回过神来表现得满面春风，说道：“我告诉你，日本人来了是大大的好事。”

苏小枫搔着首，还是不解：“可是，听说日本人很凶的，见人就杀。”

“正因为凶，肯定连英国人也怕他，这样一来就没有精力管治安，我们就可以趁机大捞特捞不用担心警察！”

苏小枫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喃喃道：“只是我们的名声从此更臭了。”

“我的名声早就臭了，这回我坏就坏到底，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坏事，遗臭万年总比默默无闻强得多。你知不知道日本人具体什么时候打过来？”

苏小枫摇头：“总之快了，新港督杨慕琦上任一位家眷也没带，现在香港的正规部队只有英国两个营、印度军队两个营。此外还有高射炮队，野战炮队、皇家工程队。杨慕琦很焦急，想法招募组织非正规部队，经努力，有了退伍军人休斯指挥的一班超过 55 岁的外籍人士组成的“休斯兵团”以及香港英籍居民组成的“香港团队”。另外还有一百名葡萄牙人和 450 名华人自愿入伍。看样子是非打不可了。”

彭昆咬着牙齿道：“很好，我们马上组织力量，准备大干一场！你下去仔细打听，一有消息火速汇报。我们要选准日本人抵达前的两天行动，这两天绝对安全，警察都全部上前线了！”

1941 年 12 月 7 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1941 年 12 月 8 日清晨 8 时 30 分，日本空军在九龙的城南道投下了第一颗炸弹，香港顿时陷入了一片火海之中。

当日，日军除以空军轰炸启德机场、金钟兵房及大古船坞等地之外，陆军第三十八师团，亦以第二二八步兵联队为攻击前锋，向新界进攻；海军方面亦由第二舰队协同作战。于是，新界北部一下子便陷入日军手中。

9 日午后，日军已攻至城门水塘附近，九龙市虽有狮子山隔着，但密集的枪炮声已是清晰可闻了。

这一天，九龙的大多数人没命地乘船划过维多利亚港，警察更是跑得一个不剩。

从早晨闻到枪声开始，彭昆就调集全堂口的主要力量，涉过对面，在九龙区的钦州街一带潜伏下来。

到了下午，眼见九龙的警察全部过香港去了，彭昆率手下准备出动，没想到在他的影响下，香港好多堂口都过来发财了。

苏小枫最先发现，不安地告诉彭昆：“军师不好了，我们发财，其他堂口也跟着来了！”

“有多少人？”

“数不清楚，大概好几百人。”

彭昆仰天大笑：“他妈的我彭昆干坏事大家都跟着学，哈哈，很好，坏人越多，天下越乱，我正是个唯恐天下不乱的坏人头！小枫，你下去联络他们，要他们尽快赶到钦州街开一个会，免得相互之间发生冲突。”

到了下午，所有想发财的人都到钦州街来了，彭昆见时间不能再拖了，跳上一个高台上，用尖尖的声调对着四周的人大声叫喊：“弟兄们，我们发财的日子终于来临了！所有的‘花腰’（警察）都跑到对岸去啦！我们要把握时机，即时出动，各堂口要齐心协力，互相支持，提防‘羊牯’们会反抗。”

我彭某人历来是最讲义气、最论公道的，绝不会仗着人多势众，独个发财，我绝对不是那号人，不管是划分地盘、还是来个大兜乱，稍后各堂口的大佬再行商议。现在，哪一位弟兄有什么意见和想法赶快提出来，免得阻碍发财时间……”

彭昆的话声刚落，各堂口的人七嘴八舌各抒己见，有主张集中全力攻打银行的，有主张逐家逐户进行搜掠的，也有主张先行抢劫金铺及大公司的，意见纷纷，不一而足。

彭昆听得烦了，大声叫道：“别吵了，日本人马上就要过来，你们还不想发财？！谁有妙计站出来到这台上说，下面的不许乱七八糟瞎讲！”

众人安静下来，这时只见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年汉子走上台向彭昆施礼：“在下粤东的叔父‘四眼球’便是，早闻得彭军师大名，今天我是从广州刚过来的，难得大家讲江湖道义，不欺生，我就把自己的‘心得’告诉大家，说不定对大家发财都有好处。”

彭昆向他还礼，跳下高台。四眼球也不客气，踏了上去，干咳两声，说道：“实不相瞒，早在三年前广州沦陷时，我就在西壕口和西关一带干过这发财的勾当，积有一些经验。目下虽在兵荒马乱之中，对于财物，‘羊牯’还是非常重视的。俗话说，钱是命，命是钱，钱与命相连。如果我们过于轻敌，或者力量过于分散，则会遇到强烈的反抗。”

说到这里，四眼球顿了顿，撩起左边衣袖，露出一处五寸长的伤疤：“弟兄们请看，这就是我当年攻入西关一家大宅时，因为过于轻敌，结果被他们一刀砍成这样，若不是同伴齐心拼杀，差点死了。”

台下众人窃窃私语，都认为四眼球的经验值得推广，都急于请教。

彭昆见状干咳一声，止住众人说话，向四眼球请教道：“看来叔父在广州抢‘羊牯’积累了一套很有用的宝贵经验，请问要如何布置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四眼球也干咳一声清清爽爽道：“我们要进行发财大计，不能把力量分散，最低限度要一百人为一股；同时，必须要带上足够的“架撑”（武器），才能使‘羊牯’们感到惧怕。在进行发财大计之前必须预先分配地盘，免得到时候发生纠纷自相残杀。”

彭昆点头说道：“叔父说得很有道理，那么现在各堂口选派一名代表来，用抽签的方式分配发财地盘。”

四眼球自知人手少，举手道：“我们粤东就不参加抽签了，只要官涌附近柯士甸道和佐敦道之间的几条街道。”

原来四眼球从广州过来就住在官涌附近，对这地区熟，所以提出要这里。

彭昆道：“好，我同意粤东的意见，还有谁不想抽签提出来。”等了片刻又道：“既然大家同意抽签那我就把地段写在纸上，每个堂口捡一个纸团。”

彭昆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把各地段的名称分纸写好，揉成团放在台上，只留下一张地段好的放在自己手掌指缝里。

结果，彭昆分得旺角区，即南由东街起，北至界限街止的一带街道；“和洪圣”分得深水涉区，即由界限街到青山道尾；“和利和”分得油麻地区，即南由佐敦道起，北至山东街止的一带街道。

地盘划分完毕，彭昆又说：“弟兄们马上就要去发大财了，建议凡参加发财的弟兄左臂缠绕一块白布作为标志，另外还用“胜利”二字做为口号，以免碰头时发生误会。”

众人一致表示赞同。

一切商议就绪，已到了黄昏时分，这时大家洗耳倾听，新界方面传来的枪炮声渐渐稀少了。

彭昆皱皱眉头，大声喊道：“苏小枫！”

苏小枫从人堆地挤向台前：“在，请问军师有何吩咐？”

“日本人现在到了哪里了，怎听不到集密的枪炮声？”

“报告军师，”苏小枫道，“下午我到新界附近打探，日本人已绕过大埔，向九龙市移动，可能是要攻打九龙市了。”

彭昆手臂一挥，尖声叫道：“弟兄们，发大财去吧，这机会千载难逢！别忘了照我们商议好的去做！”

众人解散后，忙着四处联系，找寻帮中手足，准备大发战争财。

彭昆是早有准备的，不用去找人，现在首要的问题是寻一家布匹庄弄一些白布缠臂。果然在钦州街附近寻到一家“池记绸庄”，在外面敲起门来：“开门开门，我们要买布！”

很久里头没人应，苏小枫道：“军师，这地盘不是我们的，是不是……？”

“放臭屁，”彭昆骂道，“现在九龙地区都是我姓彭的，我想怎样就怎样！”又继续敲门道：“不开门我要砸了！别装蒜，我知道里头有人！”说着，拾了砖块撞击起来。

里头果然有人，说道：“先生，这兵荒马乱的时候我们不做生意，你上别处吧。”

说话的是一位女人，彭昆听到女人的声音，全身就像注射了兴奋剂一样，恨不得一下子进去把她搂在怀里……高声叫道：“决开门，没什么条件可讲的，要不砸你的店！”

里头的女人从门缝里看了一眼，发现外面黑压压的都是人，便知道他们想干什么，心里一惊，回房忙乱了一阵才来开门，猛见彭昆觉得有点面熟，可一时又想不起在哪里见过。

彭昆一进门便背着手干咳道：“别吓着了，我们想买点白布，先拿出来，然后还有大棕生意要做。”

女店主发现彭昆一双眼睛色迷迷的，倒退几步，猛发现一个瘦猴一样的人向柜台内的一个货柜走去，冲过去大声叫喊：“不许动！”

原来那货柜关闭时露出一件女人的花衣边角被苏小枫发现，女店主扑过去时一位十三四岁的女孩已被苏小枫从货柜里拉了出来，但见她明眸皓齿，面若桃花，正是那含苞待放的年纪。

女店主舍命地护住，如发怒的母狮，吼叫道：“她是我女儿，不许动她！”

见到这小女孩，彭昆不免动心，咽了咽口水走过去，越看越觉得面熟，仿佛曾经在什么地方见过。

这时中年女店主猛记起来了，惊叫道：“你不就是彭老板吗？”

彭昆点点头：“你……？”

“难道你忘了，二十年前，在上环码头是你租了我家的船去广州运货。”

彭昆终于记起来了，二十年前，他在上环租了一条船去广州贩运枪支船老大叫池一流……你，你就是他一流的女儿？”

女店主点头，回想过去，禁不住流出泪来，“自从随你去了广州，我父亲、弟弟再也没有回来过，到现在还不知道是死是活。”

彭昆记得当时是杀了一对父子，不过印象不是很深，这辈子杀的人实在

太多了，记也记不过来，但有一个印象是很深刻的：海风中，一对母女在码头上焦急地寻找亲人，那女孩也是十三四岁年纪，含苞待放，曾令彭昆怦然动心，若不是忙于厮杀，是要想办法把她弄到手的……

彭昆又咽下口水，走过去抚摸小姑娘的脸蛋，当时，那海风中的小姑娘就是今天这样子，一模一样，难怪一见面就产生了错觉。

女店主叫池小丽，当年她们一家在上环以航运为业，后来父亲、弟弟神秘地失踪了，没多久，母亲因悲痛过度一病而亡。池小丽把船只卖掉，发展到专门经营布匹，并招一位老实本份的店小二做夫婿，日子过得还算舒心。只是时常思念亲人，她知道父亲、弟弟可能不在人间了，但心里一直抱着幻想，觉得父亲弟弟某一天会突然回来……因此，她常常对女儿说：“我们好好做生意多赚钱，等哪一天你外公和舅舅回来一家人过日子。”

池小丽知道彭昆是干什么的，但说什么也不敢相信父亲会被他无缘无故杀害，此时对了面，她有了问一问的冲动。

“彭老板，”他小丽抹去泪，“很多年了，我一直有个强烈的愿望，想向你问一问我父亲，弟弟的下落，可是我又害怕问，担心听到不愿意听到的消息……挨到今天，我不能不问了……请你一定要说实话，我父亲、弟弟是不是死了？”

彭昆点了点头。

池小丽一听泪如雨下泣不成声，和女儿搂在一起……

“你能不能告诉我他们是怎么死的？”

“可以，不过你别激动。”彭昆觉得没必要再拖时间了，说道。“当时我们租你家的船并不是做什么正当生意，是走私枪枝……你父亲太喜欢管闲事了，我们不得已杀了他——当然，你弟弟是不该杀的，可是 not 一起杀掉——”

池小丽强忍着悲愤，扑过来要拚命，彭昆掏出枪扣动了板机……

小姑娘失声尖叫，扑在母亲身上……恰在这时，头顶上的阁楼里跳下一位汉子，与彭昆拚命。彭昆措手不及，身上挨了几下，脖子也被掐住。

原来这汉子正是池小丽的丈夫，以为匪徒们只杀男人，女人会没事，所以一个人躲在阁楼里。想不到这些没有人性的劫匪竟开枪杀害他的妻子。

彭昆本想命令手下开枪，但脖子被掐哪里叫得出来？好在苏小枫还算有点聪明，用枪顶着汉子的背开了两枪。

汉子倒在血泊里，小女孩子扑过来哭叫父亲。彭昆淫性大发地扑过去……小女孩子很机灵，躲过了。

见手下看他的热闹，骂道：“看什么？给我搜东西、砸店！”自己却一门心思去追女孩。

女孩无处可躲，向楼上爬。彭昆喃喃道：“乖一点，我们做那事，不会杀你……”

从一楼追到四楼天台，小女孩子再也无处可逃了，彭昆狞笑道：“怎么样，这回死心了吧？乖一点，免得动武伤着你！”

彭昆色迷迷地舔着舌头慢慢逼近小女孩，小女孩坐在天台护栏上吓得全身发抖，眼见无法逃脱，哭叫道：“爹地、妈咪，等一等我来了——”

彭昆赶到护栏小女孩正悬在空中向街心坠落，眼睁睁看着一位美艳的处女很快变成了一团肉泥，不禁连叹可惜。

彭昆下来时，店里已洗劫一空，接着又在附近找到两家刀剪店，破门而

入，寻找比枪方便的各类“架撑”，如西瓜刀、牛肉刀、大剪刀、屠刀等。

是夜，九龙各区警署人员虽然尚未撤往港岛，但已无人巡逻，油麻地、旺角、深水涉警署都把大门关上，连门口站岗人员都被撤了。

从刀剪店出来，苏小枫建议道：“军师，抢一般的店铺没意思，不如专抢金铺、银行，装一口袋金子就发财了！”

彭昆觉得很有道理，当时金铺最多最有名的在上海街一带，于是从北至南，逐间洗劫，敢于违抗者，格杀勿论。

彭昆很得意，认为这辈子杀人还是今晚杀得开心，只凭性起，想杀就杀，根本不用担心杀人偿命或警方追捕。乱世中杀人是最过瘾的，杀得多了，竟比弄死一只蚂蚁还简单。

从北一路杀到南，彭昆一千人等已杀红了双眼。经过天后庙附近时，旁边有一间规模很大的珠宝行。

苏小枫跑过来问道：“军师，要不要进去？”

彭昆挥着枪：“走，当然进去！”

“你知道这珠宝行是谁的吗？”

彭昆这才眯缝着眼睛借着街灯看上面的招牌，写着“伍氏珠宝行”，说道，“不就是伍平的么？一样不能饶他！”

手下得令一齐破门而入，恰好伍平正在指挥十几个店伙计转移一些稍值钱的东西。见一伙人蜂涌而入，便知来者不善，抱拳施礼道：“各位好汉，老朽店里值钱的东西已经运回香港，这些破旧东西若喜欢的话请自便，自便。”

彭昆躲在外面，毕竟太熟了，一时难以拉下最后的一点情面——这正是他浑身上下还残留的一点人性。

一会苏小枫出来汇报：“军师，老东西说值钱的没有了，怎么办？”

彭昆眼睛滴溜溜转了一阵，咬牙道：“这老家伙是只老狐狸，不要信他，你想想他的东西若是转移了还赖在这里干吗？进去认真搜，有保险柜什么的要他打开！”

果如彭昆所料，“伍氏珠宝行”所有值钱的金银珠宝并没有转移，因战争发生得太突然，且事前毫无预兆，当伍平从香港匆匆赶来处理这件事，打算迁到香港后再转入欧洲的一些银行。没想到日军未来，先遇本地劫匪。经过一番地毯式的搜查，终于在一密库里寻得一个巨大保险箱。

伍平先是一惊，继而镇静地说道：“这只保险箱是空的。”

一位弟兄叫道：“管它是空的还是实的，你打开再说！”

伍平仍狡辩道：“对不起，我没钥匙，这铺子是老板的，我不过一位帐房而已。”

有人居然信以为真，追问道：“那你们谁是老板？”

店伙计面面相觑，伍平抱拳道：“这些人中没有老板。我已经说了，老板已经携了值钱东西过香港去了。”

苏小枫再也捺耐不住了，从人群里挤到前台，抱拳道：“伍议员，你别装蒜了，快把钥匙支出来吧。别人不认得你，难道我不认得？”

伍平吃了一惊，待认清是谁时，高兴地伸过手来，叫道：“阿呀，原来是小枫老弟，都是一家人，请坐、请坐！”

苏小枫用力推了一把，伍平一个趔趄倒退几步，但还是侥幸地说道：“小枫老弟，你难道不认识我了？”

苏小枫撇撇嘴：“你少和我套近乎，这时候我除了认识钱，谁都不认得！”说完抱起双臂，阴阳怪气道：“伍先生，还是识相点，免得敬酒不吃吃罚酒！”

伍平见苏小枫不买他的帐，对其他人说：“你们知不知道，我和你们的军师彭昆是把兄弟，他当上太平绅士还是我帮的忙。我说的都是真话，不信可以回去问你们军师。”

苏小枫冷笑道：“伍议员，你别做梦了，还是乖乖地把钥匙缴出来吧！实不相瞒，我们是奉彭军师的命令行事。”

“我不相，一定是你假冒他的命令！彭军师再不讲理也不会连我的东西也抢。”

彭昆见不出面已经不行了，走进去抱拳道：“伍议员别来无恙？”

伍平如获救命稻草一般走过来拉着彭昆的手：“好弟兄，总算有你在，这回我可以获救了。这些人都不肯给我面子，非

要开保险柜不可。”

“噢，有这回事？他们要你打开保险柜是什么意思？”

“他们说里头有金银珠宝，其实什么也没有，是空的，真的是空的。”

“那就好，你打开给他们瞧瞧。”不等伍平开口，彭昆高声宣布道：“你们听到了没有？伍议员是我的朋友，他说保险柜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等会打开给你们瞧瞧，要是没有马上离开，给我留点面子！”

伍平是见过各种场面的，当然明白彭昆的意思，只是不相信他会这么快变脸，惊愕地望着他久久地说不出话来。

“怎么样？伍议员，做为朋友我只能帮到这一步了，快打开保险柜吧，既然你说没有，怕什么？”

很久，伍平用发颤的声音说道：“彭昆，这么多年来，你我的交情不可谓不深，到了这关键时刻，你放我一马不行？”

彭昆从鼻子里哼出声音，说道：“我原以为伍议员是位明白人，怎么现在反而糊涂了？你难道不闻‘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这句俗语？我承认你我过去交情很深，但都是各取其所的相互利用，一旦时过境迁一切都不复存在了。若按老先生的逻辑，中国的大片土地都还是秦始皇的呢，怎么后来又出现了三国二晋南北朝？出现了清朝皇帝？而且现在又有了日本人！可见这个世界上的土地、金银财主还有女人都是公共的东西，谁有能耐谁就占为已有，做生意赚钱和打劫发财只是手段不同，性质还是一个样。今天好不容易轮到我坐庄，这九龙的财产都是我的！你不是扯交情么？我告诉你，今天彭某人够给你面子了，不看在过去的情面上，一进门先杀几个，看你敢不敢违抗！”

伍平总算看清了彭昆的面目，用手指着他颤声道：“这么多年来我都看走了眼，今天总算认识你了！”

彭昆仰首大笑，笑够后，阴冷道：“老先生，还是乖乖地把钥匙交出来，免得我们动手！”

伍平冷笑道：“你别做梦了，我明告诉你，保险柜里有价值几百万的金银珠宝，但我就是不会交给你！！”

“为什么？”

“因为你这种毫无人性的匪徒得到财产，为了掩饰自己，同样也不会放过我们。”

“算你聪明！”彭昆道，“不过我会有办法使你交出来的。”说完，拉着伍平凡根胡须用力一扯——伍平痛得呲牙咧嘴，一摸下巴，出血了……“伍

议员，痛吗？”彭昆手里耍弄着那一撮白胡子，阴阳怪气地说道：“你已经一把年纪了，这又何苦呢？钱财乃身外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虽然你今天难免一死，但我可以让你死得利索点，一枪打中心窝，什么痛苦也没有，来生还可以投胎转生。如果不肯合作，我让你活不成，死不了。比如割了舌头防止你乱话，断十个指头免得你写我干过的坏事……怎么样，肯不肯合作？”伍平此刻喉咙一热，一口痰涌了上来，向彭昆脸上啐去。彭昆一边用手绢揩，一边下令：“把伍议员架起来，不要让他乱动。”伍平被几位汉子架着，手脚不能动，但嘴里还是骂个不休。彭昆道：“看来伍先生以为我是开玩笑的，来人啦，拿一盒火柴，伍议员这一口胡子很潇洒，不知迷倒多少女人，今天我烧了它！”

彭昆擦燃火柴，点着了伍平的长胡子，痛得他哇哇大叫，屋内上下弥漫了毛发燃烧时的焦糊味……

“现在想通了没有？”彭昆问道。

伍平一生这是第一次受刑，十几年前虽被绑票过一次，但匪徒们并没有虐待他。他实在受不了了，痛苦地说道：“求求你让我死个痛快，我把钥匙给你。”

“好吧，”彭昆道，“你说，说完我马上成全你。”

“先放开我，我受不了，让我休息一会。”

彭昆于是下令松开。伍平摸摸空空的下巴和嘴唇，奇痛无比，流出两行泪，哭喊一声：“苍天呀，你要长眼——”喊完，一头撞在砖墙上……

彭昆急忙去制止，但已经晚了，伍平双眼翻白，口吐鲜血倒地而亡。

彭昆激怒了，下令道：“把他剁成肉泥！”

一阵乱刀，吓得十几个店伙一起跪下，哭着求饶。

伍平的尸体很快剁成了碎肉，彭昆指着十几名店伙记说：“你们都看着了，这就是不愿交钥匙的下场！”

店伙计一齐捣蒜般磕头：“好汉饶命，我们是佣工，实在不知道钥匙在哪里，这是个简单的道理，换了你做老板也不会让伙计知道很多机密。”

红了眼睛的彭昆哪里肯听，吼道：“你们骗不了我，我知道你们的用心，想等我们走了再取出财宝瓜分。想的倒美，我不会让你们称心的！你们按年龄排好队，从老到少，一个一个拷问！”

于是将十几个店员按年龄次序，逐一赶出门外，盘问钥匙下落。这些人实在不知东家把钥匙藏于何处，自然无法回答，只好一一被乱刀砍死。

杀到最后，是一名十五岁的小店员，扑哧跪地向彭昆哀求：“好汉饶命，我是一位新店员，才来不久，师爷、师父、师哥都不知钥匙下落，我如何知道？我是个苦命的人，自小父母双亡，家中还有一位七十多岁的祖母由我奉养，不是我贪生怕死，实在是老祖母可怜，我死了她连下床煮饭都不能……呜……”

彭昆道：“你连自己都顾不来还想着一个早就该死的老太太，可见你是天底下第一大傻瓜笨蛋！留你也没用，不如成全了你！”说完一枪打在少年额头上，接着在太阳穴补了一枪，直到确认死定了才余怒未消地离去。

由于在“伍氏珠宝行”一无所获，彭昆如一头发怒的狮子，将仇恨倾泄到其他商户、银行身上。教导手下道：“我们如今的首要任务是发财，没有时间跟人讲人情，凡不肯缴出财物的，先砍倒几个再搜！”

1941年12月9日，是九龙地区居民开埠以来度过的最黑暗、最血腥的

一个晚上，匪徒们所到之处，劫财劫色，草菅人命。战后，1946年出版的《香港年鉴》有明文记载：“……深水埗、旺角及油麻地一带，匪徒乘机出动，大肆抢劫杀戮，殷商富户多被抢杀，损失惨重……”

是夜，彭昆一伙劫得财物无数，由于机会难得，人人精神旺盛，毫无倦意。到了凌晨，彭昆鼓励手下：“弟兄们，日本人快要打过来了，再不抓紧，机会就没有了，晚上我们干个通宵！顶不住可抽几袋鸦片提神！”

手下人齐声喊道：“我们要发财，我们不累！”

彭昆看到手下情绪激昂，非常满意，高声叫道：“好，我们现在向尖沙咀发财去！”

苏小枫走过来小声道：“军师，尖沙咀住了不少洋人，说不定他们有枪。”

“不怕，我们人多势众洋人也怕死的。”

“如果遭到抵抗，我们有损失不合算。”

彭昆道：“要想发大财就不要顾忌那么多。现各处都洗劫差不多了，九龙城区已被潮帮的“福义安”反复洗劫，再不开辟新地盘就要坐失良机，你没听说在新界与日本人作战的英军已经顶不住了？”

苏小枫点头：“听说了，日本人很快就会进入九龙市区。”

“那还等什么？马上向尖沙咀方向进军！”

“冲啊！”

“发大财啦！！”

以彭昆为首的劫匪们呼喊口号，浩浩荡荡冲入尖沙咀地区，率先捣毁九龙仓大闸，蜂拥而入，仓内存留的白米、砂糖、棉纱、布匹、罐头、洋酒即抢掠一空，用客货车运往设在九龙地区的“和义堂”据点。库内有员工十几名，劫后，彭昆又下令一阵乱枪把他们射杀了，又转入汉口道洗劫。

1941年12月10日凌晨，汉口道的居民忽然听得震天动地的喊杀声从四方八面涌来，以为是日军杀到了，慌忙爬起来藏好财物。

定下心来聆听，却是本地口音，并夹杂着粗言脏语，便料知是怎么回事了，还未来得及做应变准备，各家大门已被乒乒乓乓地猛力撞开，一群左臂缠着白布，手持驳壳枪或利器的人凶神恶煞般涌进来，入屋后不问青红皂白，喝令蹲下，拳打脚踢一番，然后翻箱倒柜，大肆搜劫。

彭昆手里提着枪，由保镖护卫，专拣豪宅洗劫。

来到一处找换店，门外贴着“金钱找换”的招牌，大喜，破门而入。

店主见状，吓得面如土色，自动将所有现钞约三千多港币双手奉献，求饶道：“好汉饶命，钱物都在这里，自愿孝敬。”

彭昆冷笑着一把夺过，交给手下，又伸出手：“还有呢？”

“没有了，实实在在没有了。”

“那你外面写着‘金银找换’是什么意思？”

“好汉听我说，这‘金银找换’其实都是清末民初一直遗留下来的商业惯用语，不信可问问老人，即使就是有金银，兵荒马乱之年，也不会到我这小店找换。”

彭昆脸一沉，吼道：“给我打！”

一阵乱棍乱刀，店主倒在血泊之中，也不管他死还是活，再向南进行“发财大计”。

出门时，点上一把火，看到火光冲天，才狂笑着离去。

走了没多远，前面有一栋大楼，像是富贵人家，下令撞开门，却是四户

洋人。其中三户都是葡萄牙人。当时葡萄牙是亲德的，而日本则为轴心国之一，所以这些葡人都以为日本人会尊重他们，并不急于走避，没想到会碰上这一伙凶神。

彭昆喝令他们走进厕所蹲下，在屋内搜索一番之后，认为还不止这些东西，于是又把厕所中的人提出来逐个拷问，其中有个懂粤语的，在两者之间作翻译。当听说再无财物时，彭昆认为辜负了他的一片苦心，又是一阵射杀，打得血肉横飞，正准备火焚。楼上传来一声惊叫，像是女人的声音。

彭昆一听到女人声音，弃下洋人尸体，率众遁声上楼，发现是一位葡萄牙孕妇被枪声吓得大叫。

彭昆见洋女人才二十岁年纪，长得还有点姿色，淫性大发，竟当着手下的面就地奸污……完了又大方地对手下说：“赏你们玩玩去！好好替我卖命！”

可怜这位身怀六甲的妇女，遭此轮奸引起流产昏死过去。

彭昆在离去时又下令点上一把火，看着火光冲天，十分开心。

尖沙咀很快也劫洗光了，彭昆几乎不做多少考虑决定向红勘区开刀。

此时的红勘区街道清闲，居民少，大的商户不多，只有黄埔船坞最引人注目。其实船坞之内，除了修船机械及笨重钢材没有贵重物品，失去理智的彭昆见了，不禁恼羞成怒，一把大火，把船坞烧个精光！

“军师，现在没有好发财的地方了，是否可以收场？”苏小枫经历一日一夜血腥，良心发现，产生了畏惧。

彭昆正在兴头上，哪里肯罢休，下令道：“集中力量，向红勘居民区进发，没有财物，人都要杀几个！”

“和义堂”在彭昆的率领下，浩浩荡荡向红勘区、土瓜湾一带“发展”。

这里并无巨商富户，为了彻底搜刮，彭星想出一个妙法，在每条街道中间，首先燃起一堆堆烈火，然后将所有居民驱赶到街道上，排成长队，勒令奉献财物。

彭昆令苏小枫从近处搬来一张骨牌凳，站在上面，向居民大声宣布：“今天和你们明说了，我们就是劫匪，平时由于‘花腰’的管束，我们一直忍气吞声，现在总算有了千载难逢的良机，如果不趁机捞一把，连自己都对不起！不瞒各位，这

一天一夜来，我已经记不清杀了多少人。不过别怕，我不是疯子，不会乱杀无辜，只有那些不听话的才杀！你们也一样，如有胆敢反抗或毫无贡献的，就推入这火中烧死！”

居民们的四周都是荷枪实弹或手持利器的匪徒，面对这种情景，谁还敢反抗？

此时是1941年12月10日下午，天是铅色的，太阳挂在天上，但被灰蒙蒙的烟尘蒙得没有一点光彩。

仿佛这是一个专门杀人的日子，九龙城那边，日本人与英军血战，九龙每条街道上，香港各堂口对无辜的居民实施血洗；到了接近傍晚的时候，在九龙城道北帝街又发生了一场更残酷的恶战……

下午，彭昆一伙边烧边抢，汹汹而来，满载而去，好不得意，当抢到九龙城道北帝街附近已是黄昏。

忽听得深院大宅里一片鸡飞狗叫声，苏小枫提醒道：“军师，这九龙城道历来是‘三山会’的地盘，要不要绕过去？”

彭昆此时已不管什么“三山会”、“四三会”，只知道这深院大宅里红

墙绿瓦是富人居住处，一挥枪手命令：“上，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彭昆一伙抢了两家，得利很是丰厚，因利所驱，再向纵深处发展。

来到一条大街，被一彪人马挡住，为首的正是黄绍荣，喝问道：“什么人，胆敢到这里撒野？！”

彭昆举起缠了白布的左臂，高声喊着事前定下的暗号：“胜利！”

“三山会”没有参加划分地盘。黄绍荣粗鲁地骂道：“胜利个屁，丢你老妈，识相的给我滚，别在这里讨死！”

苏小枫见对方如此，跳起来叫道：“姓黄的你别在这里翻脸不认人，烧成灰也认得你！”

“我认识你是我裆里的，还不快滚！”

彭昆在这空档认真观察了对方，见他们人数不多，可能是去其他地方行劫走了一部分，恰好莫启青也在里头，心里一个念头产生了，对苏小枫道：“今晚我们把他们吃掉怎么样？”

“对呀，这是个好机会，打死了莫启青，我们在香港又少了一个劲敌！”

主意已定，彭昆干咳一声，一边吩咐苏小枫下去布置，一边抱拳道：“各位兄弟，发财大家一起发，请让开一条道来，行个方便。”

见“和义堂”还不死心，莫启青出面了，抱拳道：“彭军师，自从省港大罢工以后，我们两家情同手足，相互照应，才在江湖上立下足来，没被陈百威吃了，怎么到了这节骨眼上反而为这点小事发难？”

彭昆见手下已准备好了，没必要再绕圈子，说道：“莫堂主是聪明人，怎么连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句话都不懂？我过去与你联手，为的是不让本堂被‘和安乐’吃掉，现在很快就是日本人的天下了，世道都换了，你我哪有交情可讲？让开道，别妨碍老子发财！”说完挥手一枪，莫启青因毫无准备，已是措手不及，幸好黄绍荣眼疾手快，一掌推开堂主——然而，自己却中了一弹……

“弟兄们杀呵，杀狗日的‘三山会’！”彭昆喊道，“杀了他们再杀陈百威，香港江湖就是我们称霸啦！”

彭昆喊着，自己却躲在一只垃圾桶后指挥战斗。

巷子里一时枪声大作，“三山会”方面来不及躲避的都当场打死，街道上横了一堆尸体，血流满地……

莫启青死了得力干将，悲痛化作仇恨，闪入一栋楼后，挥枪还击，几次组织强行冲锋，都被密集的枪弹压了下去。

彭昆遇到了强烈的抵抗，此时性命要紧，也不顾脏，钻进垃圾桶旁的一堆垃圾里观战，发现对方虽悍，但人员很少，于是抖去头上的脏物高叫：“弟兄们，‘三山会’就剩几个虾兵蟹将啦，打死他们过香港再打陈百威！”

莫启青面对强敌，毫无惧色，仗着手下都是行伍出身，弹无虚发，把握战机，等候机会出现。

彭昆见对方的枪声稀少，得意起来。恰在此时，莫启青方面不时有人在巷里窜来窜去，“和义堂”自然一阵乱枪猛打。

约有十几分钟，“三山会”在巷口里出现了一大批人，彭昆以为机会到了，高兴地喊道：“兄弟们，打呀！”

然而喊叫过后并无人反应。彭昆纳闷，回头问道：“不该打的时候猛打，到了该打的时候怎么都哑了？”

一名弟兄苦着脸道：“报告军师，子弹没了。”

彭昆大惊失色，自知中了莫启青的奸计，嘴里喃喃道：“怎么没子弹了？”莫启青身先士卒，挥着一把砍刀，像梁山好汉一般杀将过来。身后，有抡斧的、持棍的，一个个如凶神恶煞。

彭昆情知不妙，叫道：“给我顶住、顶住！”自己却调头逃命。

苏小枫等人慌忙拿起棍棒，或抽出腰上别着的“架撑”。

双方一经接触，棍棒齐飞，刀斧并举，叮叮当当，喊杀声、惨叫声不绝于耳。

约斗了十几分钟，双方死伤累累，尸横满巷，空气中弥漫着血腥味。

彭昆躲在远处一堵矮墙后，发现“三山会”人员越来越少，力气也渐渐不支，得意了，指着身旁的保镖骂道：“贪生怕死的东西，还不去帮忙！”

“三山会”终因寡不敌众，败下阵来，最后只剩下十几个人拥着莫启青逃命。

“不要放虎归山！”彭昆喊道，“否则后患无穷！”

众人奋力追赶，终因一天一夜不曾合眼，对地形又不熟，眼睁睁让莫启青等人跑了。

彭昆十分懊丧，认为失去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嘴里骂个不休。

彭昆因受到抵抗，担心北上还会遇上强敌，只好挥师南下，离开北帝街。半路清点人数，发现少了五十多名。

众人面面相觑。

彭昆心里窝着火，正要寻找发泄的地方，又怕遭到抵抗，只好一路南下。

出了九龙城，横过亚皆老街，到处一片黑灯瞎火。现在众人已经疲倦，只能避硬吃软，绕过一栋栋豪宅，接下来很远不见一座屋宇。

“回去吧，”苏小枫道，“这里是无人区。”

彭昆不信，举头望去，看到东方马头角有一片灯光，杀性又起，手臂一挥道：“杀呀，前面又有‘羊枯’了！”

马头角在启德机场附近，南靠九龙湾渡轮码头，北临宋王台，在抗日战争前夕，这里是海滩和烂地，但却盖搭着许多棚舍木板屋，居住了大批修船工人。

由于这里是一些因简就陋的临时栖身地，破破烂烂不起眼，过了几起黑帮都嫌其没有油水而放弃，彭昆也是欺善怕恶之徒，刚受到莫启青的打击，只是想着出一口恶气，选这些小棚小居杀一批毫无反抗能力的人，逞逞自己的威风，在手下面前也好挣回一点面子。

棚舍里点着电灯，光线从壁缝里射出来，照的也不太清楚。

地面坎坷不平，不少地方还有积水或废弃的机油。1941年12月10号是农历10月27日，节气刚好是“大雪”过去的第四天，香港处北回归线以南，天气虽没有北方寒冷，但今年特别，天气与灾星像一对孪生兄弟，给人一种阴冷逼人、愁云惨淡的感觉。

二百名“和义堂”劫匪经过一天一夜的折腾，现在已经有了倦意，何况是去杀一些几乎毫无仇隙的人，更加提不起精神。

走在前面的苏小枫脚下踩着一滩机油，一个趔趄，虽然扶着一个木桩没跌倒，但脚却踩入一洼泥里，全身打一个战颤，对身边的彭昆道：“军师，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彭昆骂道：“什么鬼预感？”

“俗话说‘见好就收’，早在劫了红勘区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打道回府。”

“你懂什么叫‘见好就收’？一派胡言！”

“我也是很早以前听老人说的，今天突然记起来是因为……反正我也说不清，只知道如果能见好就收，五十多位弟兄就不会命丧黄泉，古人还说‘人心不足蛇吞象’和我们今天的经历很对号。”

彭昆脚下也虚了一下，心里“格登”着，问道：“还有什么古人语没有？”

“有是有，说出来就怕军师你生气。”

“你说，我不生气。”

“古人还说‘多行不义必自毙’，这两天我们杀人如麻，杀得我心里发毛了。”

彭昆心里打了个突，脚不自觉地停了下来，眼睛在黑暗中滴溜溜……一阵冷风吹来，不禁打一个寒战。

风是东北风，从九龙湾的北面吹过来的，空气中残留着一股淡淡的硝烟味。两天前的早晨，从东北方向过来的日本飞机，在启德机场投下了大批炸弹，将机场上的飞机炸成碎片……两天了没刮大风也没下大雨，硝烟在那里久久会集不散，现在晚风乍起，空气里才有味道呢。

彭昆吸溜鼻子，这两天来的疯狂仿佛是一股恶云，现在终于飞散了……当他的心灵一片空白，头脑里开始恢复理智，不禁喃喃地问道：“这几天我到底在干什么呀？”

“这些天我们都在杀人、放火——当然最主要还是抢东西。”苏小枫说道。

“哦，原来是这样。”彭昆点头道，当他的良心遭到谴责的时候，很快，又自己原谅了自己一觉得几天以前的彭昆，与现在的彭昆没有任何联系。

像所有的坏人一样，彭昆也是一个有多重性格的人，他的最大特点是能够把自己分身成无数个彭昆，然后自我安慰、自己原谅自己。

“军师，今晚怎么办？是不是该收场了？”彭昆道：“不，现在不能收场！”

“为什么？”

“我们辛辛苦苦做了一番准备，就算不杀人，也得捞一点东西，这样才对得起自己。”

苏小枫觉得有理，点头道：“那就行动吧。不过这里棚子这么多，天又黑，该先从何处下手？”

彭昆踮起脚四处看了看，说道，“这些木棚多是干木头，容易着火，先放把火把，有火照着好行动。”吩咐完毕，自己却不愿前行了，他开始胆怯，虽然这里居住的只是一些很一般的“羊牯”。

苏小枫领命下去，踢开一座工具棚，提了两桶柴油，将一座无人的棚舍浇上，点着一个火把扔去，一时火光冲天。

“冲啊——”

“发财啊——”

“和义堂”劫匪齐声呐喊，很奇怪，并没遇到任何阻拦，如入无人之境，甚至连意料的鸡飞狗叫声、“羊牯”的惊慌声都没有。

由保镖护卫的彭昆皱了皱眉头，当手下进入棚居中心破门而入时，突然周围冲出百十名大汉，手持铁筒、板手、大锤等武器，拦住了他们。

苏小枫以为连拿枪的莫启青都战过了，这些修船工又何足惧，右手一挥，带领匪徒冲杀过去，一场混战展开。

大火还在漫延，熊熊的火光把马头角照得通体透亮。

在棚与棚之间的空地上棍棒声，金属的碰击声、呐喊声、惨叫声连成一片，仿佛又回到远古时代的对阵械斗。

很显然，这些工人是早有防备的，当他们发现劫匪的枪内并无子弹时，更加勇猛。

一个照面下来，匪徒方面倒下十几个。

苏小枫一时呆了，没想到对方如此凶悍。

彭昆在后面挥着手叫喊：“弟兄们不要怕，给我狠狠地杀！”

“和义堂”匪徒仗着人多，发狠地反扑过去，一场恶战在残酷地进行着。工人方面一时也死伤不少，但面对强敌毫无惧色，仿佛积压了满腔仇恨，现在终于找到了复仇的机会，前仆后继，拚死搏斗。

彭昆万没料到会是这样，在保镖的护卫下且战且退，进入到棚居区中央地段。

又有几座工棚着火了，“和义堂”被困在大火中央，火光映着他们惊恐的表情。

彭昆惊魂未定地掏手绢抹额上的汗珠。

“和义堂”外围，一拨拨人轮流与工人械斗，金属、棍棒的碰击声仍然不绝于耳。

苏小枫从外围进来，喘着气说道：“军师，我说过‘多行不义必自毙’，可不，现在应验了。”

彭昆已稍稍镇定了，脑子里思考着如何脱险，只悔不该火烧了棚子，否则黑灯瞎火还有逃跑的机会，可现在到处明如白昼……

彭昆踮起脚看外围，因个矮，什么也看不到，便说：“小枫，你驮我，让我看看。”

苏小枫像狗一样地趴在地上，彭昆踩上他的背，举目一看：妈呀，四周打着火把的工人呐喊着冲了过来，若不是看见，还以为是九龙湾的涛声呢……

## 第二十四章为虎作伥

彭昆见原路回不去了，只有后面的防守较薄弱，也不管行不行得通，所谓“狗急跳墙”，一声令下，掉头逃命。

也是彭昆命不该绝，逃过几座木棚，对面靠近土瓜湾方向有一条马路，只是中间隔了一条河沟。逃命要紧，也顾不得了，彭昆率先“扑通”一声跳下去，臭气冲天，脚下至少有两尺深的淤泥，彻骨的寒。

后面手下还在且战且退，受了伤的、逃不快的也没人管，被工人一阵乱棍打死。

彭昆上了岸，回头见对方没有涉河追赶之意，只用砖块击打，于是放下心来。幸好佛光街离这里不远，那里有“和义堂”设置的据点，洗了热水澡、换好干净衣服，再次清点人数，在马头角又损失了五十多名弟兄。

于是下令休息，这些一天两夜没合眼的匪徒们身子一着铺板直到4月11日中午才醒来。

彭昆洗劫九龙的消息很快就在香港传开了，自然引得这边的黑社会人物垂涎三尺，也想乘机捞他一把。只是香港不同九龙，虽在兵荒马乱之中，仍然有若干警察及部队（即义勇军）维持秩序、指导市民学防空常识，所以除了薄扶林道及香港湾仔曾被劫掠之外，对市区还不敢动手。但九龙的“胜利友”捷报传来，港岛方面的黑帮人物怎能无动于衷，于是西区的“和合图”及湾仔区的“单义”两帮首领，便紧急会商“过江”之计。

终于，“单义”的一名弟兄“报纸洪”想出办法。

原来九龙方面的英军撤至港岛之后，判断日军渡海时，肯定会从铜锣湾及北角一带登陆，于是将主力集结于该区。上环以至西环一带，则较少军事部署，若干有必要往返港、九两地的居民，则以较多的酬金，雇请小艇由上环前往旺角（渡海小轮当时已全部停航）。“报纸洪”纠集船艇，由上环码头渡海，在九龙山东街码头登陆。时为11日上午。

实际上经过两天两夜的洗劫，居民哪里还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可供劫掠？但这些凶神的想法却不一样。他们认为“烂船也有三斤钉”，借大一个九龙，绝不会一两天时间便给洗劫干净。“报纸洪”首先到佛光街与彭昆取得联系，作礼貌上的“投帖拜山”。道明来意之后，彭昆认为“胜利友”既已捷足先登，剩下的何不做个顺水人情？便同意这些人再来一次彻底搜刮，且还派出二三十名手下“协助”。于是一场更残酷、更彻底的劫杀行动，又告展开。

这批人也知道九龙城区是潮帮地盘，由于彼此一向没有“交情”，不去招惹他们也罢。但认为旺角的河文田、及深水岗的横街小巷等处，总会有些“保持完整”的地方。于是放弃冲衢大道，专向较偏僻的街道下手。

战前的香港工业并不发达，青山道一带仍未成为工厂区，甚至大埔道尾（即北九龙裁署一带）仍然还很荒凉，但太子道以北，钦州街以南那段地区，却是人口集中之处。虽然经过一再洗劫，匪徒人数到底有限，而且多数着重抢劫街道两边的商店，因此，还有部分未经洗劫的住户。这些“幸运者”以为逃过此劫，不料这批会师人马又一次卷土重来，也只好认命了。

上述地区虽然人烟稠密，但居民大多数都是普通大众。在战前那段人浮于事的日子里，能够保持温饱已属难得，稍有积蓄谁都拿来买油盐柴米，那还有什么余钱供这些人劫掠？于是，这班劫匪的足迹所至，不论新旧衣裳、

油茶米面，以至一些普通日常用品，能够拿走的都丝毫不漏。

话说 12 日这天彭昆忙于运送劫得财物回港。

此时，新界方面日军与英军作战的枪声已传到耳朵里了，手下十分焦急，苏小枫劝道：“军师，这样总不是个办法，不如多抢几条船来，一起运过香港去，免得来回跑来跑去耽误时间。”

彭昆骂道：“你知道个屁，这样虽然快，如今是兵荒马乱之年，大家不在一条船上，只要有人起了歹意，开小差逃走，我们整个堂口岂不散了？”

苏小枫这才明白彭昆的真正用意，觉得也有道理，俗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一伙人只要得到一船财物，实在没必要再置身江湖打打杀杀，担惊受吓。

彭昆第一船装载的是金银、古董、钞票及一些贵重物品，送达香港后存入地下密库。第二船准备装载一些好点的绸缎、布匹及大米、精面之类。

这时已近黄昏，船尚未装满，本来路程就远，生性多疑的彭昆以为手下有人图谋不轨，焦躁不安地回到佛光街仓库，见手下都在干事，不曾有二心，才放下心来。

就在这当儿，街北一彪人马冲来，初疑是其他堂口再行洗劫，没想到对方不问青红皂白，一梭子弹打来，吓得彭昆一伙趴在地上，也不顾搬货了。旁边的苏小枫趴在一包大米下面抬着头看了一眼，看见那队军队枪上挂着膏药旗，失声叫道：“妈呀，日本人来了！”

不少人一时哭爹叫娘，爬起来想逃，这样反而惹怒了日军。一排子弹打过来——弹无虚发，逃者都倒在血泊里。

彭昆牙齿打突，幸亏没有起身，眼见前头部队就要走近，左右瞅瞅，发现左边有一条街道，就地滚了过去，躲过日军视线。爬起来顾不上拍打灰尘，钻入一户门内，这才定下心来。

后面的苏小枫等人见了，纷纷效尤，因人多，立即引起了日军的注意，一边打枪、一边哇吐啦啦叫着日本话。

这是一栋三层楼的普通居民，主人早跑的没了踪影，房里稍值钱的东西都已搬走，除了空篓，剩下的是一些废纸烂布一类的东西。

彭昆爬上二楼的一间空房，见里面有一个书架，于是习惯性地书架上乱翻一气，猛看见一张熟悉的面孔，拿起来一看——原来是一张 1926 年出版的旧报纸，上面刊登了当年太平绅士的照片，那张熟悉的面孔是陈百威。再往下看，也有他本人的光辉形像。

彭昆一声冷笑，准备把报纸扯碎，这时苏小枫匆匆走来：“报告军师，日本人可能发现我们了！”

彭昆大惊，扔了报纸，走下楼梯，令人把大门关了，再顶上几根木桩，吩咐几名弟兄把守，自己仍上楼去观望。

这次彭昆一气爬到了四楼，把半张脸往窗口一探，立即象触电一般弹了回来——他看到楼下有一个日本军官抬头向上张望……

彭昆大气不敢出，这时苏小枫上来了，忙用手势制住他不许张声。

彭昆正在心里暗暗祈祷不要被发觉，楼下有人喊话了：

“楼上的中国人，我们已经发现你了，快出来吧，要不我们开炮了！”

最后的希望破灭了，彭昆吓得吐舌头，此时只能硬皮头把头探出窗外，发现喊话的是那位四十来岁的日本军官，奇怪的是他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闽南话。

闽南话属客家语系，与白话接近，彭昆也会说，于是喊道：“皇军，我们是大大的香港良民，在这里欢迎你们的光临！”

“既然欢迎我们就不要躲，快下来吧，我有话要问你。”

“皇军，我们的胆小，就这样的说。”

中年日军道：“太高了，要不你就下来到二楼吧。”

彭昆心惊胆战地来到二楼，站在阳台上接近乎道：“皇军，能不能告诉你的尊姓大名？”

“我叫李志廷。”

“怎么，你也是中国人？”

“不，我是日本人，本名叫久宫傅一郎，在台湾长大，李志廷是我现在才起的，我的志向是让香港成为我的天下！”

彭昆抱拳：“原来如此，难怪李先生闽南话讲得这么好。请问李先生有什么话要问我？”

李志廷道：“我打算在香港长期住下来，这样就少不得需要你们中国人的帮助。你能不能告诉我，在香港最有威望、最有影响的是什么人？”

彭昆道：“当然是华人议员啦。”

“你认不认识华人议员？”

“当然认识，不过现在都跑得差不多了，没跑的也去了对面香港。”

“我们会攻过去的。”李志廷道，“我的意思是先了解情况，好有一个底。”

彭昆记起一件事来，说道：“对了，李先生，在香港除了议员，最有影响的人是太平绅士，刚好我这里有一张报纸，请等一等，马上拿给你。”

彭昆来到房里在书柜中寻出刚才偶尔发现的那张报纸，认真地叠好，轻轻地抛下去，庆幸刚才没有扯掉。

李志廷打开看了一遍，伸出拇指道：“很好，这份资料很珍贵。你知不知道这些太平绅士现在何处？”

彭昆点头，“知道，请李先生再看看最后面那一位，他就是我！”

李志廷看看报纸，又对照楼上的人，认为有点像，惊喜道：“你就是彭昆？”

彭昆点头：“正是卑人。”

“你愿不愿意替大日本效劳？”

“本人正求之不得！”

李志廷拍着巴掌：“好，你下来，我有事当面跟你说！”

彭昆真要下去，苏小枫在旁边说：“军师，会不会有诈？”

“不会。”彭昆很自信地说道，“他们要占领香港，就少不得利用中国人。”

彭昆走下楼，开了门，在街道上与李志廷见了礼。果如所料，日本人是要利用彭昆做汉奸。

李志廷上下打量彭昆，又对照报纸，然后拍着他的肩胛：“好好地为我们效力，皇军的不会亏待你！”

彭昆摘帽行了礼：“李先生有什么事尽管吩咐，请问我以后该干什么？”

李志廷道：“彭绅士对港岛的情况熟不熟悉？”

“实不相瞒，敝人的家就在港岛。”

“太好了，你马上过去，摸清楚哪些人抗日，哪些人可以争取，然后都

记在本子上。”

“请问我以后怎么跟你联系？要不我抄个电话号码给你。等什么时候皇军攻下港岛，马上找我，我一定有很多重要情报汇报。”

“你想得很周到，”李志廷赞许道，“我们大日本是非常强大的，请相信我们，用不了多久就能迫使杨慕琦投降，到时一定有你的好处。”

“万一，”彭昆搔首道，“杨慕琦不肯投降怎么办？”

李志廷十分自信地说道，“他唯一的选择就是投降，这次我们攻打香港一共出动三万多人，都是久经沙场的精兵良将，另外还配备 1300 多架战斗机、2300 部运输车、500 艘登陆艇，他敢置港人的生命不顾，几个钟头就让香港成为一片焦土！”彭昆点头道：“我大大地相信皇军，并愿效犬马之劳。只是目下到处是你们的人，我们怎么回港岛？”“我自有办法不让你受盘查的。”李志廷转身令手下发给彭昆几面膏药旗，及一张特别通行证，说道：“你们走吧，我还要打仗，后会有期。”彭昆毕恭毕敬地捧着膏药旗，连连称谢：“后会有期，后会有期！”

目送着李志廷一伙呼啸而去，彭昆得意地蹦跳起来：“从现在起，香港江湖又是我的天下啦！”

彭昆令众手下出来，吩咐用竹杆把膏药旗穿好，插在前面的几辆运货推车上，手舞足蹈地对手下说：“弟兄们，我们和皇军挂上啦！我彭昆总是有办法的，跟了我绝对不会吃亏，现在我不怕谁了，有皇军撑腰，回到香港马上向陈百威开刀！”

彭昆把余下的货物全部装上车，一路上太阳旗在前面开路，日军见了，并不盘问。装了船，向南过维多利亚港，到了快近上环码头时，担心被人发现，再把膏药旗收起来。

回到堂口，彭昆立即召集主要骨干在议事厅布置任务。

“弟兄们，老天有眼，我们的机会又来啦，”彭昆扬起手中的太阳旗和“特别通行证”说道：“大日本帝国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在不久的将来，西半球是希特勒的天下，而东半球绝对是大日本的世界！傍上这样一位有势力的主子，是我们的福份。大家好好干，将来在香港除了日本人，我们就早二大王！”

“和义堂”成员此时一愣一愣的，只顾听彭昆吹嘘，根本不去想自己是中国人，应该有民族节气。

“李志廷先生对我们的任务已指示得很明确，”彭昆继续说道，“从明天起，弟兄们四处活动，打听有哪些人对大日本不满——对了，主要打听在香港哪些地方藏有共党分子。中国抗日最坚决的是共产党，掌握了他们的下落，等皇军过来，大大的有赏！”

对岸的枪声仍清脆于耳，彭昆已陷入极度激动中：“古人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又说‘良禽择木而栖’，这年头谁觉醒得快，谁就能占大便宜！这一次我们来个论功行赏，谁的情报有价值，我发奖金还有女人。”

一听说奖女人，全厅像注射了兴奋剂，开始有了骚动。

接下来彭昆按地段划分，分派到由专人负责。特别是轩尼诗道，那里居住了不少从大陆流亡香港的文化名人，这地段就分给苏小枫负责。

一切安排妥当，众人早早休息，明天一早分头行动。

经过一夜的激战，英军苦苦招架。不利的消息每时每刻都有，在香港四处传散。事实上，许多港人都彻夜未眠，站在楼顶上听对面的枪声，不时看

到维多利亚港江面上船只。

由于日军的力量过于强大，英军终于不敌，为了保存实力，港督杨慕琦决定撤退。英军随即全师撤出九龙半岛退守港岛。

13日，日军占领了整个新界、九龙。

英军失掉九龙半岛后，准备死守香港岛。这时候，香港各黑帮组织注意的是港督的态度，同时，也意识到日军终将占领香港，都在暗中做好各自的准备。

杨慕琦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曾多次拒绝日军的诱降。

第一次是在日本占领九龙后的第二天。上午10时，一艘插白旗的小艇，从九龙油麻地码头向港岛驶来。当小艇靠近港岛时，两岸炮声突然停下来，阵地上出现了短暂的寂静。来者挟持港督的私人秘书李氏夫人作为人质，手持日军司令官致杨慕琦的亲笔信，要求送往总督府，杨慕琦拒绝接见。日本军使只得空手而归。

第一次劝降失败后，日本人并不甘心。从14日开始，使用240毫米榴弹炮和全部重炮以及全部空军力量，对香港军事设施进行猛烈轰击。17日9时，开始对市区进行所谓“威慑轰击”，企图瓦解香港守军意志，并以此逼迫杨慕琦屈服。炸弹像雨点般落在总督府周围，维多利亚街市变成一片火海。11时，日军停止了轰炸和炮击，再度派人劝杨慕琦投降。杨慕琦第二次拒绝了敌人的诱降。由于他拒不投降，使得日军不战而下港岛的愿望难以实现。

18日晚上，日军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在港岛北岸强行登陆。一场恶战开始了。英军顽强抵抗，双方死伤颇重。日军借其优势兵力，切断英军东、西两岸间的联系，掌握了战斗主动权。

25日晨，日军求胜心切，又一次派遣被俘的两个当地英籍要人来向杨慕琦劝降，又遭杨的拒绝。杨慕琦召开了防卫委员会，该委员会认为香港尚未丧失抗战的能力，仍可抵抗，为了鼓舞士气，杨慕琦和马尔比少将分别发表圣诞文告，鼓励英军挽回危局，战斗到最后一口气。

然而，英军已力不从心。当日下午，英军总司令马尔比向杨慕琦秉报战局，说明防御工事已经瓦解。机动火炮只剩8门，炮弹也所剩无几，加上水源已断，英军已无法进行有效的抵抗，杨慕琦无法，作出了投降这一痛苦的决定。他来到日军扫荡部队指挥部。日军师团参谋长阿部大佐在日记中写道：“憔悴的杨慕琦总督在室内小步走了几个来回，令人感到他全身都充满了苦恼。”

当天晚上，杨慕琦渡海抵达九龙半岛酒店日军司令部。在烛光下，同日军司令酒井隆中将签订的《停战协议》。他解了军刀，脱下那高而带结的帽，算是解除了武装，然后被关进了日军集中营。

12月25日英国国旗在香港降下了，这一天被称作“黑色圣诞节”。

从12月26日开始，彭昆开始自作多情地在堂口等候李志廷的电话，直到27号，再也捺不住了，吩咐苏小枫：“你下去打探一下李志廷的下落，这家伙是不是在战场上打死“报告军师。”苏小枫道，“李志廷还没有死，住在上环附近，人家可威风啦，大街小巷到处都张贴了他签署的安民告示，难道你没看到？”

“混蛋，”彭昆骂道，“我在家里天天等他的电话，哪有时间上街看什么安民告示。”

苏小枫掩着鼻子吃吃笑。

“笑什么？！”

“我笑军师一生聪明，这会儿反而糊涂了，专在家里‘守株待兔’。你去看看安民告示不就什么都知道了？”

彭昆于是走出堂口，在街上果然寻着了由李志廷签署的安民告示。原来李志廷如今是日本据香港宪兵的头头。安民告示上明明白白写着：全体港民都应该听从大日本帝国的命令，积极检举揭发残留在香港的抗日分子、共产党分子，汇报有功者奖。

彭昆这才明白自己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暗道：说不定别人已赶在前头向日本人讨赏了。于是回到堂口，揣上“特别通行证”，车头插了太阳旗，命令司机驾着别克小车直奔上环日本宪兵部。

几天不出门，现在的感觉恍如隔世，大街小巷插满了膏药旗，交通要塞地区有荷枪实弹的日本宪兵把守。墙上贴满了“欢迎大日本将士统治香岛”、“大日本帝国万岁”等标语。

彭昆不解地问道：“‘香岛’是什么意思？”

苏小枫从后排探过头笑道：“军师好比是上一个世纪的人，连这个都不知道，从杨慕琦投降的那一刻起，香港就开始改名为‘香岛’了。”

彭昆点头道：“原来如此。那么现在谁是最高长官？”

“当然是师团长酒进隆中将啦，不过以后可能还会派专职总督来统治。”

彭昆又问：“宪兵部相当于以前什么样的组织？”

“大概和香港皇家警察是一回事罢，李志廷的权力肯定是很大的。”

别克车来到上环，果然在滨临海边的一栋大楼前，看到了一块赫然入目的大招牌，写的是“大日本居港宪兵部”。

门外是两排荷枪实弹的日本宪兵，别克车一停下，立即有一个小头目模样的人用半生半熟的中国话喝问道：“什么人的干活？！”

彭昆从车里钻出头，摘下礼帽，点头哈腰道：“拜会李志廷先生的干活。”

“你的证件的有？”

彭昆忙掏出“特别通行证”递过去：“证件大大的有。李长官的是我的朋友。”

小头目粗鲁地把证件还给他，骂道：“八格耶鲁！”

“嘻嘻，我的八格耶鲁。”

彭昆一行被带进大厅去，通过两排卫兵时，但见一把把刺刀寒光逼人，十分阴森，不禁打了一个战颤。

为了表现自己镇定，彭昆问道：“什么叫八格耶鲁？”

苏小枫瞟一眼枪刺上的寒光，哆嗦道：“我也不大清楚。”

到了厅内，小头目上楼通报，获准后，只允许彭昆一个人进去。

一向骄傲的彭昆到了此刻还能找到籍口，得意道：“看到了没有，李志廷先生只召见我一个人，有悄悄话要和我说呢。”

彭昆被带入总部，李志廷头也不抬地在翻阅一堆文件，仿佛根本不曾有人进来。

彭昆坐立不是，很久，李志廷才抬起头来，口气生硬道：“彭绅士怎么现在才来，是不是不欢迎大日本入港？”

彭昆心里一惊，一下子感到自己矮了半截，明白对待日本人须用奴仆的口气，于是取下礼帽，卑言卑语道：“小的不敢，小的天天在家里焚香祈祷保佐大日本入港，所以来迟，望李大人恕罪……”

李志廷这才恢复了常态，手指旁边的一张木椅。

彭昆千谢万谢，只敢把半个屁股坐下去。

李志廷干咳一声，摸着“八”字胡盯了彭昆半晌，开口道：“彭绅士今天来有何贵干？”

彭昆忙又起身：“报告李大人，小人自那天在九龙得到您老旨令，不敢怠慢，回来后派手下四处搜寻情报，终于有所收获，特来禀报。”

李志廷皱眉道：“你有多少手下？”

“两千多人，”彭昆道，“不过仗打起来后跑了不少，还剩一千多人，只要李大人需要，随时可以调集起来替大日本服务。”

李志廷果然客气多了，令手下倒了一杯白开水。

彭昆双手接过，感到这杯白开水的意义非同小可，是大日本皇军赐的，喝在口里似乎味道也不同。

“彭绅士既然热爱大日本帝国，你的情报肯定对我们大大的有用，你知道什么情报？”

彭昆喝了口水，感到比玉液琼浆还甜，说道：“小人知道的情报分为三个方面，而且都很重要。第一，大日本未入港前，大陆流亡大批文化名人，其中就有不少是共产分子，在香港期间，还积极策动港人抗日，他们在香岛创办《华商报》，是专和日本人作对的，这是全香港最赤化的一张报纸。”

李志廷拍案而起：“这情报很重要，这些人在哪里？马上派人去抓！”

“别急，”彭昆道，“这伙人非常狡滑，经常变换住地，大日本未来前，报纸已经停办，为首的因来不及离开，但这些人人都很穷，租不起太贵的房子，大都在筲箕湾、铜锣湾一带居住。现在我的手下正在加紧盯梢，一有情报马上汇报。”

李志廷觉得有理，平静下来，问道：“第二个方面呢？”

“第二个方面是有关国民党抗日分子，据我的手下掌握，这些人主要是戴笠手下的军统特务分子，其中还有上海的帮会头子杜月笙。他们都住在轩尼诗道一带。”

“你能抓住他们么？”

彭昆点头：“有一定把握，但也不排除意外。”

“第三个方面是什么？”

彭昆眼睛滴溜溜一转，再喝一口白开水道：“第三个方面更重要。在香港的黑社会组织中，有一个阴损的家伙，且势力之大难以令人想象，最可恶的是此人对大日本皇军恨之入骨——”

李志廷见彭昆突然停止，咽了口唾沫，问道：“他是谁，如何恨我们？”

“他叫陈百威，早在皇定未到之前，极力团结各界力量抗日，特另提他准备拍摄一部叫《向 800 孤军献旗》的电影，专门攻击大日本。”

“八格耶鲁，”李志廷的日本粗话脱口而出，问道，“这王八蛋到底有多大实力？”

“人数是不多，约万多人，但势力渗透到世界各地，越南、泰国、南洋群岛、甚至欧洲各国都有他的地盘。”

“这家伙现在何处？”

“塘西三大酒家都是他的。”

李志廷道：“塘西都被我查封了。”

彭昆心里窃喜，道：“在半山区他有一栋比皇宫还华丽的别墅，李大人，

那地方现在只有你才配享用呢。”

李志廷摸着仁丹胡一会才道：“好吧，就到这里了，你先回去，抓紧时间在那三个方面下功夫，特别是共产分子那一方面更要抓紧。做出成绩我会奖励你的。”

彭昆恋恋不舍地起身，未了，李志廷又叫住他：“对了，还有一要事相告，为了适应长期治理香岛的需要，宪兵部将港、九两地划分为二十二个区，其中港岛十二区，每区需选任一名有威望的华人出任区政所所长。你是老资格的太平绅士，应做好这方面的思想准备。”

彭昆一边退出，一边说道：“一定，一定。”

下得楼来，苏小枫等人迎了上来，齐问道：“军师，你和李志廷谈得如何？”

彭昆抑住激动，手一挥：“上车去说！”

上了车，彭昆在车内狂笑不止。

苏小枫不解地问道：“军师，何事如此高兴？”

彭昆于是把刚才与李志廷谈话的内容说了一遍，得意道：“多少年来，陈百威一直是我的心腹之患，这回他就是有飞天之能、遁地之术也活不成了，香港江湖很快就是我的啦！”

司机发动了车子，偏过头问道：“军师我们去哪里？”

彭昆醒了，问苏小枫：“轩尼诗道 70 号的情况怎么样了？”

“我们的人正在继续盯梢，今早晨还有人向我汇报，说昨晚上一直有灯亮着，说明住着人。”

彭昆吩咐司机：“去轩尼诗道。”

别克车开动了，彭昆一下子想起了胡蝶，咽咽口水，问苏小枫：“那位胡蝶还在不在香港？”

“在，这次大日本如此神速，有谁来得及逃？”苏小枫道，“最妙的是开始就把启德机场给炸了，想逃的上天都没门。”

从上环来到轩尼诗道，苏小枫派遣的手下正在 70 号附近游戈，得知楼上还有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彭昆亲自按响了门铃。

很久才有一个女佣在三楼阳台出现，问道：“你们找谁？”

“找杜先生。”苏小枫抢先回答。

“杜先生昨晚半夜就走了。”

彭昆忙道：“这不可能，我和他是好朋友，他要走会事先告诉我的。”

“信不信由你，反正这里没有杜先生了，昨天晚上重庆打来电话，要杜先生还有军统的王新衡一起回去。”

女佣说完缩回去了，苏小枫望着彭昆，问道，“怎么办，是不是算了！”

彭昆一咬牙，怒道：“哪有这么简单，太便宜他了，去把附近的弟兄叫来？”

“干吗？”

“要你叫你就去叫，我想干什么难道也是该你问的？！”

苏小枫领命下去，彭昆又拼命地按起了门铃，女佣不得不探出头来：“先生，真的没有杜先生。”

这回彭昆换了另一张面孔，恶声道：“管你有没有杜先生，快下来开门，我们是奉皇军的命令搜查抗日分子的，不开门一把火烧了这楼房！”

这一招果然管用，没多久出来一位三十岁左右的男人，彭昆一喜，这男

人正是胡蝶的丈夫潘有声，由此可知胡蝶还在香港。

“先生，我们这里真的没有杜先生。”潘有声解释着，发现一辆别克车头插着一面太阳旗心里有了几分胆怯。

既然是搜查抗日分子，彭昆就不客气了，恰好苏小枫叫来的手下赶到，下令进屋搜查。

潘有声见动真格，忙让开路，彭昆一伙蜂涌而上。

二楼的客厅里，透过竹帘，但见胡蝶穿着一身乳白睡袍，像是刚起床，睡眼惺忪的样子，彭昆在过道上一眼看见，不禁面热心跳，口水出奇的多了起来，咽都咽不下去。

彭昆对潘有声说道：“你领着我的手下去各房检查，如果没有抗日分子就没你们的事！”

苏小枫会意，向彭昆扮个鬼脸，拥着潘有声上了三楼。

众人上了楼，彭昆越过竹帘，蹑手蹑脚来到胡蝶身边……

“胡女士，打搅了。”

胡蝶打了一个呵欠，样子酷似一朵睡莲，那神韵撩得彭昆心痒难熬。

“我这里没有抗日分子，我是艺人，艺术是全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相信皇军也不会为难我。”

彭昆见胡蝶还是一副高不可就的样子，干咳一声，暂时敛起淫心，说道：“胡女士可能还不知道，从现在起，我是宪兵部下面的华人组织，专管清理抗战分子。”

“我说过了，我是艺人，不牵联到任何政治上的纷争。”

彭昆冷笑道：“胡女士真如自己说的话到也罢，我们这一趟算白来了。不过听人举报，胡女士准备领衔主演一部什么向孤军献旗的电影，据报上刊载，这部电影是专门反对大日本帝国的。”

胡蝶一惊，不安地偷看彭昆一眼。

彭昆对她这细微的变化看得一清二楚，继续展开攻势道：“大日本帝国可是不好惹的，胡女士应该知道这样做的严重后果。这些天李志廷到处抓人杀人，日本人真是凶残啦！”

胡蝶的脸色一下子变了，垂下了头。

彭昆淫心又起，咽下口水，身子靠近一点：“胡女士太不小心了，怎么不赶紧逃走呢？一旦落在他们手中……”

胡蝶闻到了彭昆的口臭味，十分厌恶，她是见过场面的，一看对方这样子便明白他的意思，说道：“现在还来得及呀，只要你高抬贵手，我一样也能……”

彭昆笑嘻嘻道：“我当然愿意高抬贵手，不过，你用什么来谢我呢？”

“你说呢？”胡蝶媚态十足。

彭昆一下子全身酥软，饿狼般扑了过去：“我什么也不要，只要你……”

胡蝶腰肢一扭，躲过了，玉牙一咬，狠狠地在彭昆脸上扇了一耳光，骂道：“哪里来的下流种子，癞蛤蟆也想吃天鹅肉！”

恰好楼上的人下来看见这一幕，都惊愕地不知所措。

彭昆感到面子丢尽，勃然大怒，指着胡蝶的鼻子骂道：“贱女人，敬酒不吃吃罚酒，我有本事教你跪在老子面前求饶！”

胡蝶从鼻孔里发出轻蔑声，两个酒窝陷得更深：“我量你也没有这能耐，我是国际名人，西方多个国家的元首都是我的朋友。”

“你不要不知天高地厚，现在东半球都是大日本帝国的天下，你得罪了日本人，谁也保不了你！”

“姓彭的你别搞错，你凭什么说我得罪了日本人？《献旗》在报纸上明明白白写着面向社会招聘女主角，这一点谁人不知？”

彭昆一时语塞，继而咬牙切齿道：“姓胡的你等着，我自会有办法治你！”说完率众气急败坏走了。

这时潘有声道：“瑞华，这些人我们是得罪不起的，你……”

胡蝶扑在丈夫怀里，哭道：“有声，我们该怎么办……”

潘有声搂着妻子，喃喃道：“我们昨晚上要是跟杜先生一起走就好了。”

“我也不知道会惹上这种麻烦。我们还是去陈先生别墅里躲躲吧，他会有办法的。”

话分两头，正当香港各家报纸披露彭昆的丑闻、陈百威大张旗鼓地筹拍电影的时候，日本人出人意料地以最快的速度攻下香港……

一时间，港九两地乱成一团。特别是彭昆一伙在九龙大肆抢掠的消息传到香港，陈百威手下不少人也心动了，一齐赶到九龙加入到抢掠的行业里。

所谓乱世最难把握，陈百威能够做到的只能将这些人的名字从花名册上删去，不承认他是本堂成员。

由于日本人的攻势太过凶猛，堂口来不及做充分准备便陷入混乱中。

这时文贵、黄小妮建议带上一部分骨干人员乘快艇去泰国或者南洋。

当时有充足的时间，这样做对本人也大有好处，最起码也能躲过战祸带来的各种不便和恐惧。

但陈百威不同意，如果一旦他离开香港，万多名“和安乐”成员就会群龙无首，给港九两地居民带来无法估量的灾难。

事实上陈百威的估计也是正确的，仅仅过去两千多名黑帮分子，给九港带来的灾难可谓空前绝后。

陈百威原计划在日本人攻下香港的前夕离开，没想到港督杨慕琦最终还是选择了投降。这时候维多利亚港布满了插满膏药旗的日本船，逃跑的机会就这样失去了。

“和安乐”远在各国的分部人员一下子断了一切消息，香港本部的各家酒店、航运、娱乐场所全部落在日本人之手，大多数“和安乐”成员就地解散，陈百威成了名符其实的光杆司令，只剩身边几十个贴身随从，及文贵等首领。

陈百威仍住在半山区别墅，和文贵商量道：“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躲过这一关，等日本人离开香港，

弟兄们随时可以招唤回来。”

文贵点头表示赞同，说道：“问题是这一关是否可以顺利过去？”

陈百威想了想：“彭昆肯定是要投靠日本人的，这样一来，他可能比战前更嚣张。”

文贵叹道：“我担心的也是他，巴结权贵彭昆向来是有一套的，他一定能很快傍上日本人。”

陈百威叹道：“走一步算一步吧。”

这时黄小妮从内房出来，准备去花园走走。路过小厅问道：“阿威，瑞华有没有消息？”

陈百威于是问道：“对了，文军师，胡女士这几天是不是离开香港了？”

文贵摇头：“她难道没跟你联系？”

陈百威点头：“杨慕琦投降之前，她说过戴笠准备把留在香港的一部分国民党要员营救回重庆去，杜月笙也是要营救的人员之一，说顺路可以把胡蝶夫妇带上。”

“她答应没有？”

“没有。”陈百威道，“胡女士和我说，到哪里都躲不了战祸，她已经疲倦了，一个艺人，估计日本人也不会把她怎样。”

“那你打个电话试试，如果没走，肯定还在轩尼诗道70号。”

“我正这么想。”陈百威说着，伸手欲抓桌上的电话，就在这一刹那，电话铃响了。

“谁找你？”文贵问道。

陈百威向文贵做了个“不要说话”的手势，对着电话筒说道：“瑞华我正找你……怎么……哦，哦……知道了。好的。我明天过来。”

陈百威放下电话，告诉文贵、黄小妮：“胡女士还在香港。她说彭昆已变节当了汉奸，刚才威胁她，说要给她颜色瞧瞧。”

文贵道：“彭昆果然投靠日本人了，也没想到如此神速。他的嗅觉简直比猪狗还灵。”

黄小妮道：“阿威，你怎么不请她搬上山与我们一起住？”

“她自己先提出来了，她有不少东西，要我们明天开一辆客货车去轩尼诗道。”说到这里，陈百威突然记起来了，说道：“文军师，现在出门需要良民证、车辆要插膏药旗，你下去想想办法。”

文贵点头答应。

次日，陈百威亲自架着一辆客货两用车，怀揣“良民证”，车头插了两面太阳旗从半山区下来。

一路上但见到处是日本兵，太阳旗和满街的标语。几天不见，恍如隔世，天地已换了主人。

车头的两面太阳旗在风中飘扬，像坟山上的招魂布，给人的感觉是死亡与阴森。

客货车在轩尼诗道调头，来到70号门口停下。按响门铃，胡蝶来到阳台前向陈百威招手致意。

陈百威带来十多名手下，胡蝶昨天说过，她行李很多，而且都很贵重，一样都不能丢失。

装上车，竟有满满的一车，人都坐不下，只好另租人力车回半山区。

陈百威让胡蝶夫妻坐在驾驶室里，叹道：“难怪你们不愿离开香港，行李实在太多了。”

“正是，”胡蝶说道，“而且都不是一般的東西，大多数是我在欧洲应邀出席电影节时，各国元首和他们的夫人送的，都是些金器、玉石、钻戒、华贵衣物等等。”

陈百威启动了车子，心里有一种隐忧，说道：“带着这么多贵重物品，兵荒马乱的，小心点为好。”

轩尼诗道的车辆较沦陷前小了不少，在一拐弯处，陈百威从反光镜上看到有人在鬼鬼崇崇盯梢，其中有一个好像是彭昆的手下苏小枫。

胡蝶说道：“东西越多越好，在香港有你这样的朋友照顾，我一百个放心。”

陈百威涌起了一股酸酸的感觉，叹道：“现在不行罗，我都成光杆司令了。”

“可是你的影响还在呀，日本人肯定会用你的。”

“你以为破日本人利用是好事？”

“……”胡蝶没有说话。

“那是作孽。”陈百威道，“几十年的拚杀，总算有了今天，如果再变节当了汉奸，那真是生不如死了。”

“倒也是，”胡蝶道，“再怎么样，民族节气还是要的。”

客货车在文武庙附近上了“之”字路，通过反光镜，陈百武发现有一辆运输车还在跟踪他，不过现在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客货车进入别墅，陈百威吩咐留在家里的手下帮助胡蝶卸行李。

“轻一点，轻一点。”胡蝶吩咐道，“都是些易损坏的贵重物品。”

卸到一半，有一只漂亮的红皮箱滑了下来，胡蝶慌了，跑过去想扶住，但已经晚了，一箱金银珠宝散满一地，灿烂夺目，把众人看得呆了。

恰在这时，一阵引擎声，接着一阵杂乱的脚步涌了进来。

“哇，这么多宝物。”

胡蝶下意识地回过头，不禁大吃一惊，原来上山来的正是彭昆一伙。

“怎么，胡女士不住大街要到山上来过神仙的日子？”彭昆阴阳怪气道，“东西还真不少嘛，当心有人心怀不轨，这年头人心难测，不要太相信人了。”

胡蝶飞快地拾起珠宝，合上箱子，说道：“你、你来干什么？”

“我来找陈先生，放心，现在还轮不到找你。不过，总会有那一天的。”

陈百威闻讯从厅内出来，见了彭昆施礼道：“彭绅士光临寒舍有何指教？”

彭昆一阵怪笑，说道：“什么，这也是寒舍？神仙住的琼楼也不会比这好，陈先生也太侈奢了吧？”

陈百威意识到彭昆此来绝对不怀好意，忍住怒气道：“我没有闲功夫与你嚼舌头，有什么话请直说。”

“好，爽快！”彭昆道，“是这么回事，大日本皇军宪兵部的李志廷看了前些时候的报纸，上面大篇登着你要拍摄反对大日本帝国的电影。李志廷非常生气，说一定要把你抓起来杀了。是我念在过去的交情上，求他放你一马。”

陈百威冷笑道：“是吗？那我得谢谢你的救命大恩了。”

“不客气。”彭昆道，“不过你也真该谢我，经我一说，他不仅不杀你，反而还要任命你出任区政所所长，恭喜你了，这‘区长’整个港岛才有十二名，你就是其中的一名。”

陈百威心里一惊，没想日本人果真会来这一套，冷冷道：“烦请彭绅士转告李先生，就说陈百威无能无德，难负众望，这差事还是给别人吧。”

“陈先生，你也太客气了，李先生说了，要你写个简历，准备几张免冠照片，写一份效忠大日本帝国的保证书，过几天在香港各家报纸上刊登。那时候你就风光啦！哈哈。”

这明显是逼人落水当汉奸，一旦报纸披露，今后等于是一个贴了招牌的汉奸，永生永世绑在民族的耻辱柱上……不，绝不能这样！

陈百威一抱拳：“请彭绅士回去转告李先生，说此事重大，容我两日时间做考虑。”

彭昆道：“好吧，我也不多说了，陈先生是明白人，自己应该清楚。本来我也是香港十二名所长之一。我这人你是知道的，不愿抛头露面，只好让贤，给了苏小枫，不过陈先生你不能找人代替，李宪长亲自点名，还说你的威望在香港华人中最大。好了，失陪。”

彭昆离去，陈百威感到一阵心悸……

“堂主，你这是怎么啦？”文贵上前扶住。

陈百威摇头：“没什么。军师，我们进内厅休息一会。”

文贵会意，俩人进了内厅，掩了门。陈百威这才把彭昆的话说了一遍。

文贵亦大惊，说道：“这事如何是好？战后你不是成了名牌汉奸了？”

陈百威叹道：“是呀，就算我不要脸，我的后代背了一个卖国贼的名声如何做人？不答应么，听彭昆的口气是绝对不行的，我找你正是要想个妥善的办法。”

文贵想了想，瞅瞅四处无人，小声道：“堂主，现在已经没有妙法了，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陈百威点头：“我正是这么想。”

“不过这事必须保密，而且也不能拖太久，最好是今晚行动。”

陈百威道：“好，就今晚。”

“瑞华要不要告诉？”

“当然要告诉她，”陈百威道，“总不能让她蒙在鼓里。”

陈百威起身吩咐道：“文军师，你仍要手下把瑞华的东西装上车，就说胡女士嫌这里也不安全，我这就去和她讲清楚。”

胡蝶夫妇此时正在客房里长吁短叹，没想到彭昆跟到这里来了，面对前程，一筹莫展。

“若不是这大堆东西，我们随便都可以躲开。”潘有声口气中带有几分埋怨。

胡蝶不满道：“照你的意思东西扔掉算了？”

恰好陈百威赶到，两位停止拌嘴，忙着让坐。

“有声、瑞华，”陈百威落坐，“刚才的情况你们都见了，做汉奸我是宁死也不干的。”

胡蝶道：“阿威，你别说了，是我不好，连累了你。我知道这里是住不下去的。正与有声商量马上走呢。”

“你若这般说，我陈百威就往长了一付男儿身。你放心，有我在，绝不会丢下你，我刚才已跟军师说好了，准备今晚离开，想来征求你俩的意见。”

“今晚？你有没有去的地方？”胡蝶问道。

陈百威点头：“地方多的是，我马上准备两条快艇，只要你俩同意，我们一起离开香港去泰国清迈避避，那里有我的基地。”

胡蝶喜道：“清迈？那是个好地方。”转对潘有声，“那地方的风情在东南亚是别具一格的，一般人家都在大象上过日子。”

潘有声见陈百威并没有抛弃他们的意思，放心了，点头道：“那就麻烦阿威了。”

“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陈百威道，“对了，瑞华，我已经叫人来了，你的行李仍装上车，一起运往清迈。”

胡蝶愁云顿消，冲陈百威一笑，一切感激尽在不言中。

吃罢中午饭，陈百威已调好两艘快艇泊在上环码头附近，专等天一擦黑，

立即装船起程，离开这块是非地。

傍晚时分，客货车率先离开别墅，这样做为的是不惹人注意，到了深夜十点钟，陈百威、胡蝶一行装成出席晚宴，从山上乘雪佛莱下来。

在“之”路半中间，突然出现了路障，陈百威开亮大灯，发现那里有几块上百斤重的大石挡住去路。保镖下车清理，恰在此时，对面亮起了一盏大灯……

陈百威一惊，当意识到什么时，已传来了彭昆尖细的怪笑声。

“怎么，陈绅士不当‘所长，准备逃到哪里去？”

陈百威怒道：“姓彭的你不要胡来，让开道，我要去赴晚宴！”

“晚宴？”彭昆道，“你的晚宴还是稍后吧，大日本帝国香岛宪兵部的李大人请你赴晚宴。”

陈百威明白这是彭昆早策划好的圈套，心里还没想出什么对策来，一位中年日本人已走了过来，手中握着一支长电筒在陈百威脸上照了一遍，问道：“你就是陈百威？”

陈百威避开强烈的光柱，答道：“正是在下。”

“很好，”日本人拉开车门，坐了进来，“我叫李志廷，宪兵部的负责人，有事正想找你商量。”

陈百威下意识地瞥了一眼后座，见胡蝶已趴了下去，放下心来，说道：“是不是要我出任区政所所长？”

“你猜得很对，考虑得怎么样了？”

“我不是跟彭先生说好再考虑一个夜晚？”

李志廷拉下脸：“陈先生，我给你面子，不可以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大日本皇军办事从来不讲条件，干就干，不干拉倒。”

“那好，”陈百威道，“我无德无能，难承众望，不能出任要职。”

“八格耶鲁！”李志廷骂着，跳下车去，说了几句日本话，立即上来几名宪兵把陈百威施下车去。

日本宪兵的刺刀在夜色中闪着寒光，黄小妮在车上看见失声叫道：“阿威——”

宪兵一听到女人声音，色迷迷地过去想拉黄小妮。陈百威见状，喝道：“谁敢乱来我宰了他！”

两名宪兵被陈百威慑服了，不安地望着李志廷。

李志廷在前后的两重车灯照耀下表情冷峻，挥挥手，令两名宪兵退下，干咳一声走过来：“陈先生，大日本皇军对你够客气的了，看在你还有点威望份上，希望你珍惜自己及家人的生命。”

陈百威在这种场所只能忍耐，李志廷以为他动了心，继续道：“在我们没有来到之前，你积极鼓吹抗日，与我们作对，而且有根有据，按理早该枪毙。但我没有这样做，而且给官你当，就大局而言，说明我们大日本帝国慈悲为怀，心胸宽广；对个人来说，是给你一次立功赎罪的机会。如果你仍然执迷不悟，就休要怪我无情！”

李志廷已经把他的用意说得再明白没有了，陈百威曾经是积极主张抗日的急先锋，现在李志廷有意使这位急先锋成为登报公开支持日本的汉奸，其效果是不得而知的，如此险恶的用心只有彭昆和李志廷才想得出来……想着这些，陈百威的思想说什么也转不过弯来，脑海一片空白、茫然……

当他清醒过来的时候，已经置身一间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顶上只有

一盏5瓦的电灯泡，日本人仿佛有意制造这种惨淡气氛。

陈百威揉了揉两边太阳穴，知道自己置身何处了，心里惦念着黄小妮、胡蝶，甚至连身边还有人从未曾注意到。

传来几声咳嗽，声音非常熟悉。

陈百威以为听错了，定眼一看，才知没有错，失声叫道：“莫堂主，你怎么也在这里？”

莫启青同时也发现了陈百威，俩人在牢里搂抱一起，仿佛过去的恩怨根本不曾发生。

“真没想到，”莫启青道，“我以为你早就离开香港去泰国“本来是有这想法的，因担心手下群龙无首，给香港战前造成难以想像的灾难，所以留了下来，现在日本人又要我出任区政所所长。”

陈百威把自己的情况原原本本说了一遍，然后问道：“莫堂主，你的情况如何？”

莫启青苦笑：“彼此彼此，大同小异，日本人打九龙的那两天，手下一下子跑了不少。应了那句古话‘大难临头各自飞’。那时候恰逢彭昆在九龙发动抢劫，我们也趁机捞了一把。”

陈百威摇头叹道：“造孽呢，自己人残害自己人。”

莫启青红脸道：“我也是无奈，手下人一定要这么干，也身不由己了。不过我都坚持不伤人、不劫色，没想到12日那天在自己的地盘上遇上彭昆，他见我人少势单，一时起了歹念，想一举灭了我，好在老天有眼，逃得了性命，本以为从此没事了。没料到彭昆又想出了更毒的招数：向李志廷提议要我当区政所所长，在报纸上刊登照片、写公开信效忠日本人，这不是明着当汉奸么？我可不想像秦桧夫妻为了向金人屈服陷害岳飞，落得个遗臭万年的骂名。”

陈百威叹道：“看来我们两个是同病相怜，都遭奸人陷害。”

莫启青道：“他自己狡猾，用身边的苏小枫做替身，一旦光复，他又可以摇身变成了民族英雄。陈堂主，你说社会上怎么会有这种人的存在？”

“这不奇怪，”陈百威道，“而且每个朝代都有这种人，他们的一生总比堂堂正正的人过得好。”

莫启青仰起头：“苍天，你怎么没长眼睛啊！”

“苍天本来就是没有知觉的，咒他也没有用。”

俩人说着时，铁门开了，一道强光从外面射进，使两位的眼睛一时难以适从。

陈百威才知道已经是第二天了，又开始惦念两位女人。

“喂，想通了没有？”

进来的仍是彭昆，后面跟着两名日本宪兵，刺刀亮闪闪昨晚他来过这里两次。

莫启青咬牙切齿，不予理睬。

彭昆仿佛发现了什么值得开心的事，仰头大笑，然后得意地指着莫启青、陈百威道：“你们、还有我，多少年来，一直三足鼎立，并肩江湖，其间不知有过多少厮杀和争斗，始终谁也吃不了谁，没想到一夜之间，你们两个成了阶下囚，生与死都掌握在我的手里！”

陈百威怒道：“士可杀、不可侮，要杀就杀，没必要抖这份威风！”

“杀？哈哈，”彭昆冷笑道，“没这么便宜，现在我还不要你们死，

要逼你们公开在报纸上承认自己是汉奸，哈哈哈！”

“你别做梦了！”陈百威道，“我宁死也不会让你的阴谋得逞！”

双方还在争执，铁门外又走进来一个人，很不高兴地说道：“彭先生，我要你劝说他们，你在这里干吗？”

说话的是李志廷，彭昆态度变成奴颜，说道：“是，我正在执行李大人的命令。”干咳一声，叫道：“陈百威、莫启青，你们两个听着，李大人最后给你们机会，再不识抬举明年的今天就是你们的忌日！”

李志廷焦躁不安地看了看腕表，宣布道：“给你们五分钟时间，再不服从立即枪毙！”

陈百威此时已抱定一死的决心，说道：“李先生，不必等五分钟了，我愿意立即就死！”

李志廷气得破口大骂，下令手下将陈、莫人带出牢房，押往刑场枪决。

外面的阳光灿烂，几天前香港岛上降了一场暴雨，雨过后天空变得明朗起来。

陈百威眯着眼，这时一辆车停在身前，车上还有不少犯人，看样子也是抓去刑场枪毙的。

陈百威上了车，手被铐住，车上都是抗日嫌疑犯，一个个经过严刑拷打。

刑场在上环渡轮码头靠近西营盘的一片空地上，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莫启青刚来香港，正在此地与彭昆发生激战，那一次若不是顾虑向科武，彭昆早成孤魂野鬼了，那么自己也就不会有今天的下场。

海浪被北风卷起，一次又一次地拍击着海边的礁石，维多利亚港水面上的大小船只上挂的膏药旗在风中翻卷。

陈百威、莫启青夹在犯人里被推下车，一字型排在空地上。

陈百威，莫启青排在正中央，脚下是一滩滩血迹，一股人血的腥味扑鼻而来，很显然，这里不久前才杀过人。

李志廷用日本话喊着，一队宪兵托起带刺刀的步枪瞄准。阳光下刺刀扎眼，陈百威一阵晕眩，枪声响起……

## 第二十五章南海复仇

话说彭昆和日本凶神李志廷挂上了钩，一边拚命指使手下打探爱国人士的下落出卖同胞讨好日本人，一边又想着借助日本人的势力铲除由来已久的心腹大患：陈百威与莫启青。

在李志廷面前，他不知道费了多少口舌把陈百威形容成日本人的克星、对头，以激起他的愤怒。谁想到李志廷有他自己的打算，并不肯听任彭昆摆布，骂道：“八格耶鲁，是你领导大日本，还是大日本领导你？”

彭昆仍不死心，纠缠道：“李大人，陈百威、莫启青这两个人不除，终是心腹之患，到时候他们会发动手下攻打皇军。”

李志廷不以为然，说道：“我不仅不杀他们，还要给官做，像你一样，当区政所所长，你知道为什么吗？”

彭昆哽咽了，说不出话来，只拚命摇头。

李志廷得意非常，轻蔑道：“我量你也不知道。告诉你，这是日本人的一着妙招，像陈百威这样有影响的人，过去公开反对我们，现在不仅不杀他，还给官做，说明大日本的英明与宽容，其影响远远比杀他更好！”

彭昆当然是知道这种厉害因素的，他只是一心想着除去陈、莫俩人。没想到李志廷并非他估计的那么笨。

接下来李志廷又拍着他的肩，说道：“你、陈百威、莫启青，还有很多有影响的华人，最近两天准备好照片、简历，写一份效忠大日本帝国的决心书，一起登在报纸上。”

彭昆一听说要登在报纸上抛头露面，这等于是挂牌当汉奸好了，急了：“李大人使不得，我是一心一意为皇军效劳的，如果抛头露面以后为你搜集情报会……不方便的。”

李志廷不高兴道：“你所在的那个区总得有位所长。”

彭昆又想起一个好主意，说道：“我有位手下，叫苏小枫，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让他出面，比我担任强多了。”

李志廷想了想答应了他的提议。

彭昆于是又得意起来了，认为于其借日本人之手杀了陈、莫两个，还不如让他们做挂牌汉奸，一旦日本人离开，以后就成了十足的民族败类。在香港无法立足，那时候再出手打击，自己岂不成了民族英雄？

下午时分李志廷将彭昆召来，问道：“我交给你的任务完成得怎么样了？”

“报告李大人，”彭昆垂首站立，“你吩咐的任务小的都认真去做了，可是莫启青、陈百威俩人都不愿替大日本效命。”

“不愿意要实施强迫，你威胁过他们没有？”

“这两个人在江湖上是滚打了几十年的，软硬都不吃。”彭昆于是添油加醋把去半山区劝陈百威的事说了一遍。单单隐了在那里看到胡蝶，这正是他存下的一点私心——担心胡蝶给日本人要去，到时自己沾不上边。

李志廷听完彭昆的叙述，摸着仁丹胡想了片刻，问道：“他说考虑一个晚上，会不会今晚就溜掉？”

彭昆伸出大拇指：“李大人真是料事如神，我与他交锋多年，这正是陈百威的一贯做法。”

李志廷点头：“很好，我让他插翅也难飞！”

是夜，李志廷在彭昆的指引下来到半山区“之”字路上等候陈百威，果然逮了个正着，因规劝不听，被带人上环宪兵部牢房，这时彭昆又建议把“三山会”的堂主莫启青也抓来。

就这样，两位老对手都落在彭昆手里。

彭昆在李志廷面前百般挑拨，因顾虑夜长梦多恨不能立即处死陈、莫俩人。

李志廷这一次任命二十二位区长，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抵制。他自己也明白这些华人的顾虑，因此对陈、莫俩人的态度也认为正常。为了使他俩很快就范，恰好这几天抓来一批人，因拷问不出结果，准备处决，于是想出一个绝招——把陈百威、莫启青也押到刑场上陪死……

上环刑场是彭昆替李志廷选好的，当初他和莫启青打仗经过此地，觉得阴森可怕，又偏远，是个杀人的理想场所。

这一回他以为陈百威、莫启青死定了，没想到枪响过后。所有的人都倒在血泊中，单单剩下两个还稳稳当当地站在原地。

彭昆错愕地望着李志廷，问道：“李大人，这是怎么回事？”

李志廷得意道：“你没见识过？”

彭昆摇头。

“这叫‘陪死’，是我们大日本帝国发明的一种绝招，专逼那些意志比较坚定的人就范，非常管用，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失败过。”

“万一不管用呢？”

李志廷傲然道：“难道你不相信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刑罚？”

“不是这意思，”彭昆道，“万一这两个家伙嫌活够了，不肯就范……”

李志廷咬着牙望着天空：“那么我也只好忍痛割爱了！”

一具具尸体被拖下去，刑场上一滩滩血污腥臭难闻，李志廷下令用煤碴灰掩了，为下一批屠杀做准备。

陈百威在枪声响后睁开眼发现自己没死，心里便明白是怎么回事，脸上露出一丝轻蔑的微笑。

未了李志廷走了过来，左手叉腰，右手握着指挥刀，说道：“我还是舍不得杀你，你知道为什么吗？”

陈百威指着地上的尸体说道：“为滥杀无辜寻找借口。一边对我这个该杀的人一再放任，一边又大举屠杀中国无辜百姓；留下我可以在报纸上大势宣传你们日本人是何等宽容仁慈，这样一来，就能证明被你们屠杀的人都是巨分之百该杀的！”

李志廷露出黄黄的牙齿：“算你猜你了，不过也不全对。如果你非要坚持不与我们合作的话，我一样可以杀你，对大日本帝国来说，杀个人实在太容易了。”

陈百威道：“那就请成全我，我告诉你，中国人并非都象彭昆一样心甘情愿当汉奸的，我认为，民族气节比生命更重要！”

最后一线希望破灭了，李志廷恼羞成怒，咬牙道：“好吧，我就试试你的脖子到底是钢做的还是铁打的。”说罢，抽出腰间的指挥刀，举在空中，阳光下，刀刃熠熠生辉……

话分两头，晚上陈百威被宪兵部抓走后，黄小妮哭得像泪人一样。文贵一时也没有了主张。

日本人毕竟不同于各堂口的黑帮人物，他们是不会讲理的。

在上环码头艇上等人的“和安乐”弟兄，见堂主久久不来，跑回来看看是怎么回事。文贵吩咐道：“把胡女士的行李暂时运回来吧，这一次就取消了，”

胡蝶和丈夫紧紧地搂在一起，惊恐地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结局。

一行人仍回别墅，整夜都是黄小妮的哭声，在半山区传得很远。胡蝶一直陪伴左右，说道，“阿威是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他会有办法脱险的。”

黄小妮摇摇头：“这一回绝对是没有办法的了，正因为他是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才不适宜于这豺狼当道的时势。”

胡蝶点头：“说的也对，这年头只有彭昆那号人才能活下去。”

黄小妮扑在胡蝶怀里，哭道：“瑞华，你说日本人杀了阿威，尸首会还给我吗？”

“不要说傻话，可能会没事的。”

外面传来汽车的声音，胡蝶知道她的行李又运回来了。

多少年来，她颠沛流离，吃尽了各种苦头，但不管什么时候，都舍不得把这些行李丢掉。这一回能否保住，只有祈祷上帝保佑了，兵荒马乱之中，是人力难为的。

第二天，“和安乐”弟兄得到消息，说陈百威被关在上环宪兵部的牢房里，只要他坚持不肯效忠日本人，就有可以被杀掉。

文贵现在再也坐不住了，在花园里来回踱步。这时在二楼阳台上的胡蝶招呼道：“文军师，阿威有消息没有？”

文贵望着胡蝶，脑海里突然闪出一个念头，招手道：“瑞华，你下来，我们商量一下对策。”

胡蝶一袭黑底红旗袍，高跟鞋，从楼上急急地下来，问道：“阿威是不是有危险？”

文贵点头：“这些天每天中午宪兵部都要在上环刑场杀一批人，今天可能有阿威的份。”

胡蝶吃了一惊：“这……你有没有办法可以救他？”

文贵看了看楼上，小声问道：“办法到是有一个，只是瑞华你肯不肯……”

胡蝶一下子明白了文贵的意思，脸上红了一阵，下意识地看看楼上，见潘有声没有出来，低声道：“只要能救人，已经不存在什么愿不愿意了。”

文贵松了口气，说道：“那好，陈堂主这回若能死里逃生，会对你感激不尽的。”

“我救他纯属自愿，并不指望什么感激，你快去准备吧，不然时间来不及了。”

“要不要向有声说一声？”

“不必了，我自会有办法应付。”

文贵立即叫来司机，驾着陈百威常座的雪佛莱从半山区直奔上环刑场。

在快要抵达的时候，一排枪声响起，文贵、胡蝶心里一惊，面面相觑。

文贵最先反应过来，叹道：“我们来迟了，陈堂主他……可能气绝身亡了。”司机减慢速度，回头问道：“文师，我们还去不去？”“去。”胡蝶流出眼泪：“如果阿威真的在里头，也要见他一面。看是不是能和日本人交涉遗体。”刑场临近了，一群日本宪兵正在拖尸体。司机眼尖，看到陈百威还站在那里，惊叫道：“你们看，堂主——”

胡蝶随后也看到了，见一位日本兵军官用指挥刀欲砍陈百威的头——她

不顾车子还没停稳，开了车门跳下去，嘴里叫道：“刀下留情！”

日本宪兵一眼看见胡蝶，欢叫道：“花姑娘的，米西米西！”

举刀欲砍的李志廷先是下意识的停止，当他看清楚胡蝶的美艳时，把指挥刀插入刀鞘迎了过来。

“小姐你贵姓？”

胡蝶大方地把手伸给李志廷，说道：“没想到李先生的国语说得这么标准。”

“过奖，在下从小在台湾长大。”

“原来如此。也算是半个中国人了。”

李志廷再一次追问道：“小姐芳名？”

这时文贵随后也赶到，插话道：“李先生有没有看过中国电影？”

李志廷点头：“看过。”

“《孔雀东南飞》、《啼笑姻缘》看过没有？”

李志廷惊叫：“哇，你就是国际大明星胡蝶？”

胡蝶点点头，脸上露出两个深深的酒窝。

在电影皇后面前，刚才还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现在一下子恢复了人性，不好意思地搓着手，说道：“我们……可不可以做朋友？”

胡蝶道：“当然可以，但必须饶了我的朋友。”她指了指陈百威。

李志廷哈哈大笑道：“我本来就不打算杀他，只是要他替我们大日本做点事。”

胡蝶道：“你不要强人所难嘛，我这位朋友是位把名誉看得比生命还重的人。”

李志廷在胡蝶身上感到了一种无可抗拒的魅力，终于忍不住求道：“胡小姐，我们……”

胡蝶小声道：“你看这是什么场所，总不能……”

李志廷哈哈笑，挥着手令手下回宪兵部。突然发现宪兵们一个个眼睛直直地盯着胡蝶，根本就听不到长官的命令。

李志廷火了，走过去一人一耳光，用日本话骂道：“你们是什么东西，这么高贵、漂亮的女人也配你们看？”

宪兵们被李志廷近乎歇斯底里地的吼叫惊醒了，一齐咽下口水收了色迷迷的双眼。

“还不给我滚，上车！”

一位宪兵小头目用日本话问道：“长官，这两个人怎么处理？”他指了指陈百威和莫启青。

“姓陈的带回宪兵部，另一个宰了！”

“哈咦！”小头目行了个日本式的军礼，跑步下去执行任务。

陈百威被带上了汽车，回过头来喊道：“瑞华，你要救人干脆一起救，他也是中国人！”

李志廷拉着胡蝶的玉手说道：“不要理他，中国人这么多，你救得过来吗？”

此时，刑场上莫启青的精神已开始崩溃了，当一位宪兵把子弹推上膛时，大声叫道：“我不要死，我愿意为皇军效命！”

李志廷脸上露出得意的笑。

胡蝶望着陈百威无可奈何地摇摇头。

在短暂的沉默中有人干咳了一声，那是彭昆的声音，他一直站在刑场的旁边目睹这发生的一切。

这时胡蝶也干咳一声，傲然地瞟了彭昆一眼……

太阳钻进了云层，带着寒意的海风夹着一股血腥味在上环刑场呜咽。

“我有个很美妙的设想，”彭昆半闭着眼躺在安乐椅上说道，“如果这个设想能实现，这辈子也不枉活一世了。”

“军师的设想能不能告诉小人？”苏小枫在旁边讨好道。

彭昆把眼睛睁开，透过玻璃望着维多利亚港来往的船只：“这个设想在见了胡蝶以后就产生了，如今越来越强烈。”

“军师是不是想和胡蝶那个……”

彭昆猛地坐起：“不仅仅是想和她那个……她有一大批价值连城的珠宝财物，如果能娶得到她，可谓财色双收，乃是天下的第一大美事。”

“依我看军师的设想一定能够成为现实。陈百威已经被你斗败、胡蝶那个王八蛋丈夫又没有半点能耐。”

“唉——”彭昆长叹一声道，“我的设想全部打破了。胡蝶这骚女人为了救陈百威主动与李志廷……早知道如此我还不如把胡蝶当礼物送给他，也得一份人情，可现在……”

“现在叫做‘鸡飞蛋打。’”苏小枫接口道。

“你知道个屁！”彭昆瞪起眼睛骂道。

苏小枫吐了吐舌头。

彭昆一会把牙齿咬得格格响，说道：“这口气我是说什么也咽不下的，非要报复胡蝶不可！苏小枫——”

“小的在。”

“我给你个任务，以后专盯梢胡蝶。”

“是。”苏小枫答应后准备退下。

“慢。”彭昆道，“最近你得到什么情报没有？”

“有的，”苏小枫道，“陈百威已经出来了，被日本人软禁在半山区自己别墅里，不得随便离开；胡蝶经常偷偷去宪兵部；还有香岛二十二个区的区政所所长都已确定下来，准备近几天登报，还有前几天莫启青已登报表示效忠大日本帝国，街头巷尾对他都有议论。”

彭昆点头，问道：“你出任所长的像片和效忠书交了没有？”

苏小枫搔着头，说道：“军师，以后会不会有人骂我汉奸？”

“不怕，大日本的天下是长久的，我把这好处给你，是看在你多年跟我的份上，堂口这么多人，我怎么单独给你？凭此一点，绝不会害你。”

苏小枫这才放心离去。

这里是上环面临码头的街市，目前是彭昆的据点，公开招牌是“彭氏赌行”。

自从日本人占据香港以来，各堂口过去的一切经营项目都在一夜间化为乌有，彭昆看准这个时机，经得李志廷同意，率先在上环街市附近开设了近十个赌档，与其说是赌档，不如称之为骗局更恰当，因为真正的赌博，虽然买家赢面少，但也不会百分之百输钱，而彭氏开的鱼虾蟹和纸牌档，除非人不沾染，否则绝对居于输面。原来这里所有的骰子和纸牌都是做过手脚的，庄家要开什么便开什么，操纵自如，万一失灵，彭昆的手下也会输打赢要。故而这些赌档大杀三方，除了孝敬李志廷外，彭昆都是日进万金。在彭昆的

影响下，其他留港的黑社会人物无不垂涎，纷纷前来协助他，一时间西环、湾仔、九龙的油麻地、官塘地区赌档林立。这段时间，彭昆俨然成了香港江湖上的一代盟主。

闲话休题，书归正传，一段时间过后苏小枫探得情况入报。

“报告军师，你吩咐的任务我已探明，原来胡蝶虽与李志廷交往，但十分隐蔽，从不在公众场所露面。我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得到一点点情报，知道胡蝶仍然住在半山别墅，李志廷常常上山去拜会。”

彭昆目前的主要心思是报复胡蝶，听苏小枫如此说，暗想：胡蝶是一代影后，影响之大是不得而知的，按惯例，越是有影响的人越是顾全自己的名声，俗话说“打蛇打七寸”何不也击其要害……？

“有了，”彭昆自言自语道，“这次老子一定给这骚女人一点颜色瞧瞧！”

主意打定，彭昆越想越得意，吩咐道：“小枫，你下去叫司机，我要出去一趟。”

“军师去哪？”

“当然是宪兵部。”

苏小枫明白彭昆找谁，说道：“报告军师，你今天去宪兵部找不到人的，李志廷一早就去了半山区。”

彭昆皱皱眉头，说道：“我也去半山区。”

彭昆已经很久没去半山区了，一晃时间已到了1942年的夏天，香港的局势基本上都是日本人一手遮天。当时的临时负责人酒井隆中将已去南洋作战，香岛的第一任日本总督矶谷廉介于年初上任。李志廷仍然执掌宪兵部。

夏天的太平山长满绿叶芳草，在阳光下显露出几分翠绿。别克车上了“之”字路来到别墅，果见李志廷与胡蝶聊天，其中还有陈百威、潘有声及文贵。

彭昆在厅外犹豫片刻，不知用何种心态进入：若是李志廷一人在，当然得奴颜媚态，若是单方面只有陈百威一伙，应该表现出高人一等。

不管他，船到桥头自然直，彭昆调整心态，不亢不卑走入厅内，先向李志廷鞠了躬，柔声道：“李大人安好，很久不见，小人十分挂念，今天特去宪兵部看望，谁知大人不在，一路打听才知到这里来了。”

李志廷傲然道：“你别说的好听，是不是有事求我？”

“不敢。”彭昆一直躬着身，“小人是有一妙计呈献大人。”

“什么妙计？”

彭昆抬起头，扫视陈百威、文贵，目光傲然，鼻孔里还发出不屑的哼哼声，然后又低下头来说道：“我的妙计只能告诉大日本皇军，不可以在亡国奴面前说。”

李志廷这才赐了坐。彭昆落座时，把椅子移动到面向李志廷，屁股朝着陈百威等人。

厅里人各怀心事地沉默片刻，李志廷突然说道：“对了，有一桩事我正找你。”

彭昆忙又起身：“只要是替大日本效命，上刀山、下火海我也不辞，大人请讲，小的洗耳恭听。”

李志廷摸着仁丹胡，眼睛却看着胡蝶，说道：“自从我们大日本皇军的主力去了南洋，所向披靡，到处都成了大和民族的天下，不过伤亡也很大的。这样一来，香岛便成了名符其实的大后方，近来，香岛‘南支派遣军’的第

200 野战医院的病号经常爆满。这批人数常常超过两千人，他们离开医院之后，大部分都存一段假期逗留香岛，加上一些经常派驻这里的正式海，陆军及辅助部队，人数加起来有二万。这些可爱的大和官兵们都是远离亲人的大男人，正处在需要女人的性欲旺盛时期，所以——”

彭昆一听就明白，说道：“皇军每到一处不是兴置‘慰安所’么，在香岛何不也设一些这样的机构？”

李志廷拍着彭昆的肩胛说道：“你很聪明，最能理解我们大日本人的心意。”

彭昆受宠若惊地说道：“不是小人聪明，实在是皇军大大的聪明，不受启发，谁也想不出来。”

李志廷敛起笑容，说道：“皇军很重视这个问题，敦促副总督平野茂在香岛，九龙两地设立‘慰安所’六百处，便于前线回来的将士有女人玩。”

彭昆击掌道：“皇军大大的了不得。”

李志廷傲然道：“那当然，我们大日本要征服全球，为的也是享受，将士们在前方卖命，没女人怎么行？平野茂副总督很重视，把任务分给防卫司令部和宪兵指挥部执行实施。这样一来，我肩上的担子就不轻啰。”

“大人身上的担子是不轻，”彭昆道，“不过，我可以替你承担。”说到这里，眼睛滴溜溜转，开始打他的主意。

李志廷叹道：“什么事都得有个头绪，现在我考虑的问题是选择地点。目前各部门的指挥部大都设在中环，为了官兵们玩起女人来方便，‘慰安所’不能离得太远。”

彭昆插话道：“湾仔怎么样？”

李志廷想了想，点头道：“嗯，这地方好，不过我准备建一所规模很大的慰安所，因为皇军从前线回来一般是成百上千。”

彭昆掌赞赏道：“这场面很壮观，构思也大胆。”

“因此，”李志廷说道，“在建‘慰安所’的地方要把居民全部迁出。这样一来就有了麻烦。湾仔是全港人烟最稠密的地方，骤然间要他们全部迁出，以皇军的威严虽不困难，但谁敢保证没有抗日分子从中策动？如果来个一把火烧了，或者偷袭执行命令的皇军怎么办？”

听到此处，彭昆的主意打定了，附着李志廷耳朵：“我到是有个办法，皇军虽然不便，但利用黑社会负责该项工作可谓是天造地设。”

李志廷眼睛发亮，喜道：“真有你的！这事就交给你了！”

“不，”彭昆再次附耳道，“这项工作我可在暗中操纵，出面的可由陈百威、莫启青等人。”

李志廷转向陈百威：“陈绅士，强制湾仔区居民迁出的工作交给你怎么样？”

一直不吭声的陈百威抱拳道：“不妥，我早就和你说过，从此后不参加任何社会活动，这项任务还是交给彭绅士吧。”

彭昆干咳一声：“我更不会于这种事，目前我和李大人交往纯属私人关系，不牵系到任何种族、政治上的问题。”说完做然地坐下，没坐稳，又弹了起来，在李志廷的耳朵旁说了些什么。

李志廷听罢大喜，伸出拇指道：“真有你的！”

彭昆在厅内其他人的感觉里是一只粘满大便的绿头苍蝇，不仅脏，其“嗡嗡”声更令人生厌，而且还不能驱赶。

彭昆在李志廷耳旁说毕，得意地在众人身上扫视一遍，最后把目光定在胡蝶身上。

胡蝶讨厌地别过脸去。

这时李志廷也起身，走至胡蝶身旁说道：“胡女士，你愿不愿去日本？”

胡蝶预感到彭昆在搞鬼，但具体搞什么心里茫然，一点也猜不出来。

见胡蝶没吭声，李志廷说道：“你是有国际声望的艺术家，现在虽在打仗，也不能浪费美好时光，应该为中日和善做一番大贡献！”

胡蝶惊愕地望着李志廷。

看来李志廷对彭昆悄悄提出的建议十分感兴趣，在胡蝶身边坐下，兴致勃勃道：“我准备筹拍一部电影，题目就叫《胡蝶游东京》。估计会得到天皇的大力支持，这部片子的主题是宣扬中日和善。中国著名的电影演员胡蝶女士在东京参观名胜古迹，这些古迹记载了日中两国有史以来就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这次我们大日本进入中国本意是帮助你们的人民摆脱当局的统治，而不是侵略！”

听到这些，胡蝶已是惊恐万状，求助地望着陈百威。

陈百威费力地向她递眼色，示意她不要拒绝，免得引起李志廷的怀疑。

李志廷继续道：“《胡蝶游东京》的意义是深远的，作用是巨大的。拍出来在世界各地一放映，保证可以产生轰动效应，比演《孔雀东南飞》不知要强多少倍，千万年后，你演过的所有电影都会被时代淘汰，唯有这部片子可以永垂不朽，成为你一生的艺术丰碑！”

李志廷越说越激动：“我们大和民族不仅是全世界最强大的民族，同时也是最崇尚艺术，最好客的民族，胡蝶女士在东京将会受到各界人士的夹道欢迎，场面将是空前绝后的，我们要借胡蝶之口，向全世界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说：欢迎大日本皇军进入吧，他们不是侵略，而是帮助你们摆脱落后、摆脱贫穷，摆脱本国官僚的欺压！”

说到最后，情绪激昂的李志廷抓起胡蝶的双臂喊道：“那时候，你的名声更加远扬，你高兴不高兴？”

受到陈百威暗示的胡蝶点头道：“我非常高兴——”

李志廷携着胡蝶的手，在厅内高兴地跳起了日本民族舞蹈。胡蝶不愧是一名出色的电影演员，很投入地跟着跳舞。

乐够以后，李志廷让胡蝶坐在他身边，说道：“我的家在东京，到时我把地址给你，请你去看望我的父母和妻子。告诉他们，我在香岛很好，很好！等整个东半球都飘扬着太阳旗……我会选择一个樱花盛开的日子回到阔别已久的故土李志廷的双眼盈满泪水，这位在香港杀人无数臭名昭著的凶神想起自己的亲人仿佛又恢复了人性，只是在屠杀异国人民的时候忘记了人家也是血肉之躯，一样有父母、妻子儿女。

胡蝶用念台词的口气说道：“李先生，你应该回去，到了东京我陪你去北海道看樱花，去富士山……”

“哈哈！”李志廷狂笑。

“哼哼！”陈百威冷笑。

“嘿嘿！”潘有声傻笑。

“呵呵！”文贵会心地笑。

“嘻嘻！”彭昆奸笑。

李志廷起身抱拳道：“好吧，今天就谈到这里了，各位留步，不必远送，

我要把这个伟大的策划告诉总督，告辞。”

彭昆临走又不怀好意地看了陈百威一眼，然后扭头紧随李志廷屁股后。

在门外，李志廷余兴未了地拍着彭昆的肩：“你的策划归我了。我封了官会赏你的，千万不要和别人说是你想出来的。”

彭昆道：“李大人说到哪里去了，我正要求你不要对任何人讲是我的点子呢，传出去我就成了遭国人咒骂的汉奸了。”

李志廷又满意地拍了彭昆的肩，转身钻进自己车里，几名护卫一起跟上车，开走了。

彭昆不安地看了四处，一会才见苏小枫从后墙出来，马上问道：“我吩咐的事探到了没有？”

苏小枫点头：“探到了。胡蝶的行李现还在客房，不曾运走。”

“好，”彭昆道，“我们下山去！”

且说李志廷、彭昆离去后，刚才还高兴的胡蝶“哇”的一声大哭起来，扑在潘有声怀里哭的浑身颤抖，一双手拚命地擂着。

“这……”潘有声不知所措，说道，“你不想干就不要答应人家嘛，现在怎么办……”

潘有声求助地望着陈百威，陈百威说道：“你让她哭吧，这样才好受一点。女人是很脆弱的。”

胡蝶终于哭够了，仰起泪眼婆娑的脸道：“阿威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他们要我去东京，拍完电影我立即就是继陈壁君之后的第二个著名女汉奸了！”

陈百威点头，叹道：“甚至会更严重，陈壁君只在本国有名，而你，是国际影星。现在你已经没退路了，只有一走了之。”

“可是，”胡蝶抹去眼泪，“我能走得了吗？”

“要不，那些行李就不要算了。”潘有声搓着手无奈地提议。

胡蝶瞪了丈夫一眼：“你总是可恨那些东西，什么时候你干脆连我也一起不要。”

陈百威道：“行李可以一起带走，我们想想办法。”

“这个时候还有什么好办法，共产党方面我又不熟。杜先生是有办法的，可他已经走了。”

潘有声埋怨道：“当初我说过和杜先生一起去的。”

胡蝶突然记起一件事来，问道：“阿威，你能不能帮我接通重庆的长途电话？”

陈百威点头：“一般通往国内的长途要转几个地方才能接通，香港方面好办，电话局那里有我的人，问题是——”

“这就好办，临走时杜先生给了我他在重庆磁器口的电话号码，麻烦帮我试试。”胡蝶说着，从一个漂亮的小包里拿出一张名片，上面写着：三鑫公司董事长、中国恒社总理事杜月笙。背面则是他在重庆磁器口的住址和电话号码。

命该胡蝶走运，一下子打通了，而且正好是杜月笙接电话。

胡蝶一抓过电话泪就簌簌流了出来，听到杜月笙的声音就哭道：“杜先生，你还好吗、……我，我就差点没有咽气了，自从你走后，一天也不得安宁，每日忙于逃命……呜，杜先生，我好想离开香港，可是……嗯，嗯，好的，谢谢杜先生。”

放下电话，潘有声急问道：“杜先生如何说了？”

“他说戴笠先生对我的才艺很崇拜，这次没把我带去，戴先生为这事好几天都闷闷不乐。”

“这管什么用呀，我们现在需要有人营救。”

“我还没讲完嘛。杜先生说，目前军统据香港站已经撤走。要不戴先生会不惜一切代价营救我，如果可以等的话，戴先生马上派文强，沈醉等得力助手来香港救我们。”

潘有声哭丧着脸道：“现在香港启德机场还没通航，重庆也离得这么远，真等文强、沈醉他们过来，你人早就到东京去了。”

“等军统的人显然是不现实的。”沉默很久的陈百威道，“我们还是靠自己想想办法。我听说张素贞目前还在香港，仍然干营救工作，不如找她去。”

“已经失去联系很久了，去哪里找？”

“不难，”陈百威转对文贵道，“文军师，我们以前在筲箕湾的旧堂口是借给张素贞女士的，你派人去找一找，如果能找到马上请她来。”

文贵道：“肯定能找到的，依我看还不如我亲自去一趟，免得引起别人怀疑”

陈百威觉得有理，说道：“那好，你去吧，小心一点，有消息马上打电话。”

目送着文贵离去，陈百威回头道：“你现在的任务是要稳住李志廷，不要让他产生半点怀疑。”

正说着，桌上的电话铃响了，是李志廷打来的，找胡蝶。

胡蝶抓起电话。“喂，李先生，你到家了？”

“早到了。我已经把这伟大的策划向总督矶谷廉介做了汇报！他很支持，马上拟了电文当做一件大事向东京汇报。”

“太好了，回电了吗？”

“当然回电啦，要不我也不急着向你报喜。”

“东京方面怎么说了？”

“裕仁天皇对你的美丽早已倾慕，准备用最隆重的仪式迎接你，在《胡蝶东京游》的电影里，天皇将和你同台演出，到时可别忘了在天皇面前替我美言几句……嘻嘻……”

“嗯，讨厌，我不许你这样说，喂，我什么时候可以走？”

“快了，我们大日本马上组织迎送队伍，派专机来香港接你，估计三五日吧，你一定要好好准备。”

“三五日？太久了。你不知道，我现在的心已经飞到东京去了。这辈子我梦寐以求的愿望就是去日本看看富士山、穿地道的和服……”

“别急，三五天一晃就过去了，本来我还有好多活和你说，算了，什么时候接到正式通知我们再叙。”

胡蝶放下电话，长长地叹了口气，把内容向陈百威述了一遍。

没有具体的日期，现在只能抓紧时间做准备，电话铃又响了，还是李志廷打来的。

沉思中的胡蝶慌忙接了电话，这回因为太突然，以至有点语无伦次。

好容易应付完毕，放下电话，兀然地坐在椅子上，这回潘有声没有急着问，他担心听到不了的消息。

果然是不幸消息，东京方面已经派专机明天从东京机场起飞……

陈百威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在厅里来回踱步，最后在胡蝶面前停住，说道：“时间已经来不及了，你必须得今晚走。等一会文贵打回电话，马上通知张素贞接送！”潘有声此时全无主见，搓着手，“这事全拜托你了。”

“对，瑞华，你俩口子把行李搬出来，装上客货车，有了信立即就行动！”

胡蝶的行李再一次装上客货车，傍晚，终于接到文贵从笏箕湾打来的电话，说张素贞和她的“童子军”组织还在，可以帮忙。

陈百威把胡蝶目前的处境说了一遍，要求与张素贞通话，商量紧急营救的行动方案……

放下电话，陈百威对胡蝶夫妻说：“走罢，我已经和张素贞说好了，去笏箕湾晒鱼场接头。”

胡蝶和潘有声各提一个密码箱，跌跌撞撞地上了车。黄小妮走出来送行，陈百威心里想起了什么，吩咐道：“我出去了，如果有人打电话找我，你就说出席晚宴去了。”

黄小妮点头：“你放心好了，我会说的，快走吧，恐怕时间来不及了。”

陈百威把车子开出车库，本来还想叮嘱黄小妮几句，回头看时，她已进了大厅。

一路上陈百威最担心的是彭昆搞鬼，因此，在出发前已派出手下在“之”字路上巡视，防止紧急情况发生。到了大马路上就不怕了，凭着车技可以抢道。

“之”字路上果然没有问题，汇入大街上的车流中也不曾有异常情况发生，虽有一辆车可疑，象是盯梢，但这种可能很快就排除了。

原因很简单，现在再不是过去了，到处是日本人的宪兵和岗哨，只要怀疑你，随时都能截住盘查。

一路上还算顺利，到了笏箕湾晒鱼场，夜色下，早有一帮人等候在海边。

夜风不大，涛声如咽，时断时续，客货车停下后，迎上来的是张素贞和她的男友及文贵。

彼此礼节性地问候几句，因时间紧迫，马上就有人把车上的行李卸下来，装上靠近海边的一条小划子。

为安全起见，张素贞建议人和东西不要混在一处，几天后在东江的一个小镇接头，那里活跃着由曾生等人领导的战日游击队，很安全。

陈百威想了想，对胡蝶说道：“既是这样，你俩可租一条快艇从这里插大鹏湾岂不更快？”

张素贞道：“那当然好，行李中只要没有枪枝弹药就下怕麻烦了。”

胡蝶只好同意，拉着张素贞的手：“都拜托你了，这些行李都是很珍贵的，其中有好多东西用钱都买不到的。”

“你放心好了，在香港的几年里我都是干这工作，一般不会有差错，何况你人不在船上更安全。”

胡蝶感激地点点头，说道：“等到东江我一定谢你。”

“别客气，营救同胞是我的本职工作。”

陈百威对附近的情况熟悉，很快找到一条快艇，直至送胡蝶夫妻离岸消失在茫茫夜色中，才跳上车返回。

文贵坐在旁边，等车子进入市区才把肚里憋了很久的话说出来：“堂主，这样做你知道会是什么后果吗？”

陈百威叹道：“知道，宪兵部会拿我开刀。”

驾驶室内又恢复了短暂的平静。

“我很奇怪，”文贵转了话题，“这一次彭昆出乎意料地没有来捣乱。”

“所以我才感到问题严重。很显然。这又是他的一个大圈套，目的还是为了收拾我。”

“那……我们该怎么办？”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香港再也不值得留恋了。”

客货车通过金钟道，再奔圣约翰大教堂，教堂传来清脆的钟声，隐约伴有唱圣经的声音。

“是不是有人举行婚礼。”文贵不经意地问了一句。

陈百威全身打一个战颤，像触动了心灵深处的某一根弦，感到隐隐作痛。

他想想和黄小妮生活了十几年，可谓恩恩爱爱，遗憾的是没有举行过婚礼，他曾有个念头，什么时候去教堂按英国人的风俗请牧师主持补办婚礼。

想到此处，他突然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并且这种预感越来越强烈，加大油门汽车在大道上风驰电掣飞奔。

文贵不安道：“堂主小心。”

“不怕，你说小妮她们会出问题吗？”

文贵一惊，说道：“你没把她带下山来？”

沉默。汽车经过一个检查站不得已停下来出示通行证。重新上路的时候陈百威说道：“当时太仓促了，直到筲箕湾我才感觉出来，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文贵摇头叹道：“真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既是决定走就应该带上她。”

陈百威心急如焚地回到别墅，担心的事终于应验了：厅堂、房子一片狼籍，玻璃窗成了碎片散满一地，木制家俱砸得七零八碎，甚至连鸟笼里的鹦鹉都被掐死丢在地上……

别墅里空无一人，陈百威见状呜呜地哽咽着，然后竭斯底地喊叫：“小妮——”

对面是宽广的水域和无垠的空间，叫破嗓子都没有回声。

好久，才从下水道爬出一位弟兄向他报告：“堂主离开没多久姨太太就接到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男人打来电话，对方只问黄姨太太在不在，问清楚了就挂了。等了一会，电话铃又响了，姨太太以为又是那神秘的人打来的，结果是李志廷。”

陈百威急问道：“他怎么说了？”

“李志廷说他已经得到情报，说胡蝶被堂主你放走了。姨太太否认，李志廷提出亲自与胡女士通话，这下就露馅了。”

陈百威用喊叫的声音说道：“笨猪，怎么不立即逃！！”

“当时我们也是这样想的，可出门一看，全是荷枪实弹的宪兵怎么逃得脱？”

“李志廷在不在场！”

“当然没有。我们估计就是那个神秘的人带来的宪兵。”

陈百威、文贵面面相觑。

这名弟兄接着道：“宪兵开始还只是守着不许离开，后来李志廷来了就不得了，逼着姨太太要人，还扬言要把她抓到‘慰安所’去。姨太太一口咬定胡女士和你是去赴晚宴，半夜后才能回来，李志廷横直不听，把所有的弟兄都抓起来当着姨太太的面一个个用刀砍死。当时我正在上厕所，爬进下水

道才捡回一条命。”

“被杀的弟兄们尸体哪里去了？”陈百威吸吸鼻子，果然闻到血腥味。

“都扔在粪池里，当时我躲在下水道粪水溅在口里都不敢吭声”。

陈百威、文贵一行来到粪坑，果见十几名留守弟兄的尸体都扔在粪池中……

向死去的人默哀片刻，陈百威回头问文贵：“文军师，我们现在能够调动的弟兄还有多少人？”

文贵想了想：“如果多用几天时间各处联络可能有好几百，上千也说不定。”

“已经来不及了，我说的是立即可以调集起来的弟兄。”

“大概有百多人。”

“很好，你马上去联络，在筲箕湾晒渔场会合。”

陈百威送走文贵，回到内厅，电话铃响个不停，心里纳闷电话为什么没被毁掉，立即又明白这是李志廷有意这样的。

抓起电话，果然是李志廷打来的。

“喂，我就是，我老婆怎么样了？”

“很好，她很刚烈，本打算干了她，她以死相抗，本人只好作罢。”

“你打算怎么处置她？”

“这就要看你的了，什么时候把胡蝶交到我手里，什么时候就还你一个完整的老婆。否则的话，嘿嘿，我先干了她，再送到将要开张的‘慰安所’给皇军玩。”

“好吧，怎么交涉？”

“胡蝶是不是还在香港？”

陈百威呆了片刻说道：“当然在，我把她藏在朋友家里，准备一起离港。”

“但愿如此。交涉的事好办，随便什么地方都可以。”

“不，”陈百威道，“这样不公平，香港到处都是你们的人，我没这么傻。”

“好吧，刀把在你手里，我依你。”

陈百威想了想，说道：“明天，早晨八点正你带着我老婆乘快艇离开香港向西航行，不许有诈，到了一定的时间我自然会露出标记，你跟着就行了。”说完搁下话筒。

半夜，陈百威在筲箕湾晒渔场与文贵会合，那里早等着一百多名“和安乐”人员。

陈百威把与李志廷通话的事向文贵说了一遍，决定由文贵率领一百多名手下立即乘大渔船起航，到南海布置，等明天陈百威把李志廷引到伏击圈再一举歼灭……

次日八时正，等候在昂船洲水面的陈百威用望远镜看到一艘快艇驶出维多利亚港，船头绑着一位女人，正是黄小妮，后面并无可疑船只，下令道：“开船！”

向西航行了十来里，陈百威从望远镜里发现对方已经不耐烦了，下令把一块写着：“陈百威”三字的白布在后舱挂了起来。

双方始终保持一段距离，为了稳住对方，陈百威用假发披在一位弟兄的头上，让他坐在后面扮做胡蝶。

对方为首的是李志廷手下的一名小头目，在相距约三四里的时候，一名

汉奸用话筒喊话：“喂，陈百威听着，皇军说可以交换了！”

陈百威也起拿起话筒，站起来喊道：“不行，还早呢，离远一点，不要近来，谁敢保证你们有没有埋伏？”

“皇军说了，大日本从不搞小动作！”

对方的速度果然慢了，看来李志廷是对他们下了死命令的，要不不会这么听话。

快艇已经到达文贵昨晚布置的埋伏圈，此时已是下午，陈百威见时机已经成熟，减慢速度，诱敌深入。

文贵见状忙下令从大渔船上放下两只划子，在风平浪静的南海海面从敌船后面包抄。

日军终于意识到中了圈套，为首的小头目嗷嗷乱叫。

汉奸翻译道：“皇军说你们不要玩花招，再不交换马上把你老婆干了！”

然而距离太远，谁也听不清楚。

陈百威举起望远镜，发现了令他无可容忍的一幕：那个日本小头目竟当着手下的面把黄小妮的裤子撕烂……

陈百威下令掉过船头已经晚了，望远镜中，黄小妮的手、脚、头全被绑紧，正痛苦地、无可奈何地挣扎……

陈百威的计划是与日方达成协议，双方把要交换的人用小划子送过去，到了一定的时机从三面夹攻日军，救下黄小妮……现在这计划落空了。

快艇全速前进扑向日船，到了步枪的射程以内，陈百威一枪打死了那位奸污黄小妮的日军小头目。

日船一时大乱，调头逃窜，但后路已被文贵布置的IH艇拦截。

日船上只有十几名宪兵和一位翻译，此时枪惶地发弹抵抗，由于黄小妮还在前头，陈百威方面有所顾忌，打得十分局促，日军仿佛也看出了这一点，有意不杀黄小妮，躲在船内打枪，并不时准备突围。

陈百威借着人多势众，把日军团团围在中间，计划用磨时间的方式把他们搞疲。

太阳西坠了，西坠的太阳旁边有大簇大簇的晚霞。

日军终于弹尽，当他们意识到中计时，发疯一般要爬出舱外用刺刀杀死船头上的黄小妮。

陈百威用强大的火力压下日军，同时命令缩小包围圈，到了两船接近时，扔掉手中汉阳造步枪，从腰上拔出两枝装满子弹的驳壳枪，“嗨呀”一声吼叫，跃上日船。

吼叫声将经过的海鸥惊得调头改变方向，陈百威的身子落在日船后用身子护住黄小妮，左右开弓，打得日军血肉横飞，惨叫不绝。

接着又相继跳下十几名“和安乐”的弟兄，将日军全部射杀了。

陈百威扔掉双枪，用匕首割断妻子身上的麻绳，脱下唯一的一件上衣围了她的羞处抱在怀里哭了起来……世界上再惨、再残忍的事都比不过妻子被人当众行奸，陈百威的哭声是痛苦、是无奈、是伤心，是屈辱、更是对日寇的愤恨……

处于昏迷状态的黄小妮醒过来时已经来到大船上。当她睁开眼睛看到自己躺在陈百威的怀里，黄小妮再也控制不住。哭道：“阿威，我被日本人奸污了……”

陈百威无言，只有流泪。

“阿威，你会不会嫌我？”

陈百威言不由衷地摇摇头。此时，他的感觉就好比自己最心爱的东西突然被人打碎……

黄小妮摇头苦笑，说道：“你们中国男人的看法我知道。我很后悔，当时在别墅里就该自己了断……我对不起你“别说了，这是迫不得已的，我只恨日本人！”陈百威叫道。”

黄小妮点点头，说道：“阿威，我想换一身衣服，你的脱下来我穿好吗？”

陈百威点点头，把她抱进统舱。

黄小妮又要求用淡水洗身子，洗得干干净净，换上丈夫的衣服、裤子，又说：“阿威，我要看海，你陪我到甲板上去。”

陈百威陪她上了甲板。此时太阳已经在海天那边沉下去了，天上又有了月亮和星星。。

海风轻轻地吹，黄小妮更加触景生情，喃喃道：“十多年前也是这样一个夜晚，我在这里拍摄你策划的一部电影，从那时候开始，我的心就属于你的了。人生真是奇妙呀，冥冥中仿佛有神灵在暗中操作，十几年后的今天，我又在这里陈百威预感到有什么事将发生，摇着黄小妮，“阿妮，你不要胡思乱想！现在我们已经脱离了危险，马上去泰国与弟兄们团圆。以后的日子是非常幸福的，我们在欧洲各国银行都有大笔存款，还有不少的公司，你真的不要胡思乱想！”

黄小妮点头：“不会的，我好满足，这一辈子我拥有你十多年，就算你今后嫌弃我也值得。真的，我太满足了。”

陈百威又触到痛处，泪水夺眶而出，这些年来黄小妮对他忠心耿耿，曾认为是今生最美满的一段姻缘，现在被现实无情地摧毁了……

黄小妮张开臂，颤声道：“阿威，我要……”

陈百威搂住她，吻着她的唇，闭上眼，脑海里突然浮现出日军奸污她的情景，一下子没有了任何情趣，甚至感到是抱着一样很脏的东西……心里吃了一惊，为了顾全面子，陈百威机械地应付着……突然感到身上少了一样东西，当他觉醒过来去腰间摸时，随身携带的勃宁朗手枪已握在黄小妮手里……。

“阿妮，不要……”

几乎就在同时，枪声响了，黄小妮倒在血泊里。

## 第二十六章坏人·好人

书接上节，彭昆继李志廷之后离开半山别墅，但他并没走远，在‘之’字路下面的文武庙附近停下来。苏小枫不解问道：“军师，我们不回堂口，在这里等谁？”“等陈百威上圈套！”“军师又设下了圈套？”彭昆得意道：“是的，这一回我又要一箭双雕——既报复胡蝶，又打击了陈百威，说不定……嘿嘿……”“军师这个圈套很妙，能不能告诉小的？我也想跟着学。”“你能学会？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我替李志廷策划了一部名叫《胡蝶游东京》宣传中日和善的电影，胡蝶为了名节定会逃避的。只要她离开了香岛，日本人就会把责任推到陈百威头上，这样一来，陈百威插翅也难逃，哈哈……”苏小枫伸出拇指：“高、高，实在是高，小的真的学不会，军师比孔明还厉害！”“所以，你要把眼睛擦雪亮一点，这几天一动不动地要盯着这条‘之’字路。”“一定。”苏小枫说道。

一会，山上驰来一辆雪佛莱，在拐弯处，彭昆透过车窗看清楚是文贵坐在车内，警惕了，吩咐苏小枫：“快，用我的小别克盯上去，弄清楚姓文的去干什么。”

苏小枫正要离开，被彭昆又叫住：“慢，这附近有个公用电话亭，号码是××××，我就在电话亭里等着，有消息随时向我汇报！”

苏小枫答应着下去了。彭昆率贴身保镖躲入一个公用电话亭。大约过去一个多钟头，果然接到苏小枫的电话，告知文贵去了笏箕湾找一位名叫张素贞的童子军负责人，像是要运什么东西回大陆去，现在正在准备船只。彭昆吃了一惊，不用猜，这是陈百威准备溜了，没料到会这么快。

苏小枫那边挂了电话，彭昆急着给李志廷打电话，询问《胡蝶游东京》的设想是否已向上峰提及……回答的结果证实了他的猜测，喃喃道：“难怪陈百威急着要走，这一回我非要让你死在日本人手里！”

派出两名保镖，要他们在附近找宪兵，说是半山区别墅里出现了抗日分子。一队宪兵闻讯赶来，彭昆对翻译如此这般地说了一遍，宪兵们于是静下来等候。天黑了，一队“和安乐”成员出现在“之”字路上，象在探视。没多久，一辆客货车出现了。彭昆知道车上装的是胡蝶价值连城的行李，野心驱使他给别墅打去电话，为的是打探陈百威是否留有亲人在山上，彭昆装成神秘人从电话里得知别墅里还留了陈百威的老婆黄小妮，心下暗喜，一边要宪兵上山去监视，一边又给李志廷打电话告知陈百威已护送胡蝶出境，有意与皇军做对。

听到消息，李志廷如五雷轰顶，他正要借这部电影向天皇请功，想不到现在马上就要泡汤，在电话里如发怒的凶狼一般吼叫。

“李大人息怒，”彭昆劝道，“现在还不到无法挽回的地步，陈百威虽然跑了，但心爱的小老婆仍留在别墅里，大人马上过来，抓住黄小妮就有希望找到胡蝶。”

不说李志廷怎样用黄小妮与陈百威交换胡蝶，单述彭昆他在陈百威走了一阵后带上几名心腹，租一部客货车追赶。

他知道陈百威要去哪里，因此心里也用不着焦急，加之他揣有日本人发的“特别通行证”一路可免受盘查，在金钟道便追上了陈百威的客货车。

金钟道的交叉口，向南是皇后大道东，直路过去是轩尼诗道。客货车没

有转弯，更证实了陈百威是准备从笏笏湾引渡胡蝶出境。

快要接近晒鱼场的时候，为了不引起对方注意，彭昆率手下下了车，扮成渔民潜入附近的村庄，并租了两条划子，在江心等候。

也是彭昆命该走运，快艇只载走胡蝶夫妇，大批行李仍由张素贞和她的男友用小划子送往东江。

彭昆一路盯上，张素贞只注意日本人的机动艇，对一般的小划子并不在意。因此一直北上，从大鹏湾登岸，用六辆小推车载着沿马路直行。

手下几次提出下手，彭昆考虑到若在香港附近打劫，凭着胡蝶的美色与名气一定会惊动大陆国民党方面的官员出面侦破。弄不好落个名声扫地的下场，因此，迟迟不肯下手。直至东江附近，才下令把张素贞等人打散，劫了行李。抄原路南下。

回到香港已是第二天的深夜；彭昆打开行李检查，不禁惊呆了：胡蝶的财物比想像的还要多，其价值就更不用估量了。

把东西存入密库，彭昆对手下说：“弟兄们这一趟辛苦了，现在夜已深了，本该慰劳各位，但是外面的饭店都打烊了，只好自己做饭吃，来，我也跟着做！”

手下见军师如此体贴他们，都很高兴，在彭氏赌档厨房里忙乎起来。

此时其他人都在梦乡，只有这八个人在忙乎着各种原料都是现成了，一会便弄出一桌饭菜来。

大家正要动手吃饭，彭昆说道：“各位慢吃，虽然不能慰劳你们，我还存有一瓶好酒，是正宗贵州茅台，今天我高兴，既报复了陈百威，又发了这一笔大财，一定要好好庆贺！”

众人一齐欢叫，茅台还没到嘴，口水已经流了出来，都把各自的杯子用水洗了又洗，端端正正地摆在饭桌上。

彭昆离去没多久，果然提着一瓶酒回来，笑盈盈地对众人道：“大家以前有没有喝过茅台？”

“没有！”众人异口同声答道。

彭昆脸色阴沉下来，叹道，“茅台真是个好东西呀，可惜大家都没办法品尝，想起这事来我就心酸，从内心同情你们。”

众人不懂彭昆的意思，有人嚷道：“军师，你别光只管说话，先给弟兄们闻一闻也好！”

彭昆猛醒过来，揭开瓶塞，递到每一位的鼻子底下。

“好香！”

“美酒！”

彭昆道：“这还不算，摇匀了更香。”说着摇动几下，逐一斟酒。

各位品了一小口，咂嘴不休，彭昆见了，说道：“既然你们都这么好酒，难得高兴，我还有，干了，多喝几杯！”

又是一阵欢叫，举起杯，一饮而尽……

这时，彭昆并不急着回去拿酒，表情严肃地向手下抱拳道：“各位弟兄，彭某人有一事相求。”

全场面面相觑，不知军师何事求他们。

“实话告诉你们，自与李志廷交往，我就注意日本方面的情况，特别是从地图上看到日本国的领土比海南岛大不了多少，就对他们能否霸占东半球产生了怀疑，知道他们失败是迟早的事。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不愿公

开露面当汉奸，与李志廷的交往也只在暗中进行，谁也抓不到我的把柄。”

说到此处，又扫视了八名手下一眼，开始转入正题，说道：“这一次我们劫得的财物大家都知道是什么人的，我就不用了，胡蝶是国际上有名的艺人，由于她的美丽与名气使国民党内有很多人愿意竭力帮助她。特别是最近探得一个消息，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准备不惜一切代价要得到她……戴笠是什么人物大家也熟知，事实已经形成了，也没有后悔的机会。我很担心，一旦戴笠查出，把我当汉奸抓起来……弟兄们，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不得不在刚才的茅台酒里下了剧毒药品……”众人大惊失色，恨不得把刚才喝下的茅台用手挖出来……但一切都晚了，不少人其实早就有了感觉，只是不曾想到彭昆会来这一手，还以为是身体不适。

有人开始倒地了，彭昆流着泪道：“你们都是我的好兄弟，为我出了不少力气，这一回就算是最后效忠我吧，每年的今天我会祭奠你们的，并让你们的灵魂得到安息……”

八个人全部死了，这时有两名厨子起床方便发现了这一幕，吓得说不出话来。

彭昆见了，立即叫住两位，哭道：“他们喝了日本人赏赐的酒，没想到会是这样，他们都是我最好的兄弟，帮帮忙，帮他们找个安息的地方。”

俩厨子望着这一堆死人发愁道：“可是我们拖不了这么多呀！”

“不愁，我开一台客货车，你们把他们抬上去，我会有办法的。”

彭昆去车库开来一台客货车，让厨子把尸体抬上去，驾车向上环驶去。

这里是宪兵部专门用来枪决抗日战士的，尸体抛下去连掩埋的程序都省了。

两位厨子大惑不解，其中一名问道：“军师，人死了怎不去公墓葬？这是枪毙人犯地方呀！”

“你不要问，先推下去，等一会儿我自然会告诉原因的。”

两厨子齐力把八具尸体抬下车，扔入坑内，事毕问道：“军师，现在可以告诉原因了吧？”

彭昆点头：“当然可以。这八人太爱管闲事了，知道了别人的秘密，所以有人要杀人灭口。”

“谁要杀人灭口？”

“你们看，就是他，在后面。”

俩厨子信以为真，转过身看到的是黑黝黝的大坑，正纳闷，眼前一黑，栽下坑里。

彭昆杀死了厨子，举头望着天上一轮明月，星星稀疏，触景生情，想起一代枭雄曹操作的，“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当年他因多疑错杀了欲杀羊款待他的吕伯奢一家老少，未了又宰杀沽酒归来的吕伯奢。

彭昆想起了这一幕历史，仰天长笑：“曹孟德呀曹孟德，当初你还是不够彻底吗，如果索性把在场的陈宫也杀死，你的丑闻怎会流传百世？可见我彭某人更胜你一筹！”

彭昆的狞笑声被维多利亚港的涛声淹没了，尔后又自言自语道：“自古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今人胜古人。这很正常，我也是因有曹孟德的借鉴才发扬光大的，说不定将来还会有后人更胜我一筹！”

彭昆发罢思古之幽情，向大坑回望了一眼，然后跳上尚未熄火的客货车扬长而去。

次日，得知李志廷派去与陈百威交换胡蝶的十几名日本宪兵全部失踪，这消息是苏小枫向他汇报的。

彭昆点头道：“日本宪兵当然不是陈百威的对手，那些失踪的人肯定喂鲨鱼了。”

苏小枫望着彭昆，终于忍不住问道：“军师，昨晚上随你去的八名弟兄怎不见回来？”

彭昆摇头叹道：“别提了，他们早就存有异心，出了新界，趁我不注意全都跑光了。”

“还有，赌档的两名厨子也不见了。”

彭昆道：“可能也是跑了，看来还是你对我忠心，好好跟着我，我不会亏你的。对了，李志廷那边有没有情况？”

“他正在找你呢。”

“找我干吗？”

“我也不知道，反正要你去一趟，可能是建‘慰安所’的事。”

彭昆骂道：“这日本仔比猪还笨，干什么都要向我讨教，我成了他的军师似的。”

彭昆去了宪兵部，果然是为了建‘慰安所’的事。他对宪兵失踪的事一字不提，彭昆明白他的心思，日本人是最爱面子的。他也知道派去的人都成了冤鬼，传出去宪兵部岂下面子丢尽？

彭昆把建‘慰安所’的各项设想、细则向李志廷说了一遍。并建议由莫启青具体负责。

过了几天，李志廷按照彭昆的建议将湾仔东边修顿球场至西边军器石街之间，架上铁丝网及铁马，派遣大批宪兵、野战军如临大敌地封锁全部出入通道。

然后再组织十个组，每组日军五名，宪兵五名，配备黑社会人员十名、翻译十名，分别挨家逐户通知居民，限三天之内全部迁出。

日军、宪兵当天就走了，只留下黑社会人物再轮流催促。

这些人大多在日军入港前参加过九龙城区的大洗劫，一个个都是饕餮天物之徒，对善良居民或拳打脚踢，或乘机劫掠、敲诈勒索，或对女性非礼。三天之内，真是天翻地覆，日月无光。

第四天，成条洛克道都成了无人区，只留下一间间空房子。

地盘解决了，剩下的是女人问题。

李志廷少不了又要向彭昆讨计。

“地方有了，总不能让皇军去那里搞同性恋吧？彭昆，你是有名的智多星，这问题还得要你来解决。”

彭昆道：“能为大日本皇军献计，我感到非常荣幸。解决这个问题可从几个方面着手：第一公开招聘，过去香港本来就有不少妓女，现在已失业了，巴不得有男人要她；第二可向上面提出建议，从南洋各国抢一批女人过来；第三，当然还得利用莫启青、苏小枫他们四处打探，逐家逐户登记有无女人，逼他们献出。不过，要黑帮分子出力，皇军还是要付出代价，他们干起来才有劲头。”

李志廷道：“我当然不会亏待他们，上次在洛克道驱逐居民，一人给了五十斤白米、三十元银票，这一次仍要给这么多。大日本从不亏待替他们卖命的人。”

“慰安所”就这样建立起来了，不过洛克道“慰安所”属于低等妓院，专供从前线下来的普通士兵发泄，接着，香港又相继建起了“吾妻屋”、“吾妻正斗”等专供军官玩的高级妓女，都是来自日本和台湾的慰安妇。

不说彭昆在香港表面充当正人君子，暗中出卖同胞求荣。单说陈百威一行离港来到泰国清迈，与失散很久的手下团聚。

目前，泰国清迈已成了全世界毒品的主要基地，云集着世界各地的主要毒泉。

黑鲨鱼早在十几年前已被金雄打败，昭披耶河上风平浪静。

大船和快艇在一处高山的对面靠岸，陈百威吩咐手下不许乱走动，这么多人会给当地人造成恐慌，然后带着几名贴身保镖及文贵走下船。

一路有泰国土著人用奇怪的眼神看他们，并说着很难听懂泰国话。

文贵皱眉道：“堂主，我们事先没有通知傅灵华，又不懂话，听说丛林中有些土著部落专吃外乡人，万一也遇上了陈百威笑道：“吃人怕什么，才刺激呢，相比起来还没有日本人可怕。”

路很不好走，文贵又上了年纪，苦丧着脸道：“堂主别寻开心了，到底还要走多远？”

陈百威不吭声，走在前面，来到一个叫曼得的江边店，向里面的店小二对了暗号。店小二取出一把弓，向对岸放一支响箭，没多久便摇出一只小船。

文贵及随人见了，愁云顿消，叫道：“哇，有点像《水浒》中的梁山泊！”

陈百威道，“等一会就不像梁山泊了。走路要小心点，当心山上的毒蛇、毒虫。”

文贵等人吐了吐舌头。上了船，才知道划船的不是中国人。陈百威道：“这个联络点是金雄的，我们的人就在他地盘上。”

小船靠了岸，金雄的手下在前面引路，爬上了一座很陡的山，虽然一直担心毒蛇、爬虫什么的，但异国情调毕竟有一种新鲜感。

爬到半山腰，一阵清脆的铃档声转来，大家紧张地四处张望，像发现新大陆似的发出惊喜的喊声：“你们看，大象！”

“少见多怪，”陈百威说道，“这里的大象和香港汽车一样普通。”

文贵最后看见一群大象从森林里甩着响鼻出来，背上还有马鞍一样的东西。

“这些大象是来接我们的。”陈百威介绍道。

“它怎么这样听话？”文贵道，“真是怪事。”

“它们是经过驯化的，已经没有了野性，只要听到主人发出某种信号就知道要它干什么。”陈百威说道。

上了大象的鞍，森林里又传来一种声音，大象就自动转身，载他们走入密林。

这里像是才下过雨，地上是烂泥，呈黑色，散发者一种难闻的气味。大象缓缓地走着，高大的树木在头顶上形成一个天篷，间或有光线投在潮湿的土地上，给人的感觉是如在一座大教堂里行走：

一声异样的叫声从不远处传来，众人遁声望去，却是一条巨大的眼镜蛇抬起人腰的高头向大象冲来。

众人打一个战兢，大象没事一般甩了一下鼻子，毒蛇便逃跑了。

突然，森林中响起了“咿哟——咿哟——”的声音。

“是金雄的人，向里面报告有客人来了。”陈百威介绍道，“十几年前

我来过这里，他们就是用这种方式接待与他们做生意的各国买家。”

所到之处这种声音不时从森林中传出，大家一下子就习以为常了。

大象在一栋大屋前停下，铃声嘎然而上。一位在庭前树阴竹椅躺着的大汉睁开眼，认出了陈百威，以与他年纪不相称的敏捷迅速爬了起来，与陈百威拥抱。

此人正是清迈大毒梟金雄，由“人妖”翻译高兴地说道：“总算见到你了，我还以为你被日本人杀了。”

“差不多被杀了，幸亏命大。”

“太仓促了，我应该庆贺你的到来。”说罢，转身又对“人妖”说了几句。

人妖跑进木屋里，一下子蹿出几十名持枪的彪形大汉。

文贵吓了一跳，以为是来打架的，下意识地往陈百威身后躲。大汉们奔出木屋后，很快列成两队，向天上鸣枪，这是金雄举行的紧急欢迎仪式。

人妖会说粤语，向陈百威等人问候，又告知已派人去通知傅灵华他们了，更多的时候还是替陈百威与金雄翻译。

金雄知道陈百威很饿了，命令厨子以最快的速度做了几个中国茶，提了几壶好酒，在庭处摆开一张大桌子围在一起吃了起来。

金雄十分兴奋，多年来，双方的毒品交易合作得非常愉快，彼此获利不浅。

“一路上没有什么风险吧？”金雄关心地问道。

“在南海与日本人交了战才逃出来，以后还算一路顺风。”

金雄又问道：“中国的局势如何？”

“与日本正在开战，虽然失地不少，但还是可以坚持，这泰国的局势如何？”

“泰国没事，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友好条约，你可以放心大胆地在这里住下来。”说到这里，四处看了一下，问道：“你的爱妾呢？”

陈百威触到伤处，情绪一下子变了。

文贵代为回答：“黄小妮自杀了。”

“为什么？”金雄惊讶地问道。

文贵道：“她是位贞节烈女，日本人强奸了她，所以自杀金雄、“人妖”叹息不止。

陈百威从情绪中醒来，抬起头严肃地望着金雄，说道：“我到这里不是为住下来享福的，一定要帮助国内抗日——既是为死去的爱人报仇，也是尽一个中国人应尽的义务！”

“说得好，有志气！”

后面传来了熟悉的声音，陈百威回过头去，惊喜地叫了起来：“麦先生，怎么是你？”

“难道这地方是你的专利，不许我来？”

陈百威高兴地与麦当汉拥抱，早在十多年前，迈克尔公司为了安全把麦当汉调离香港去美国开辟市场。美国是全世界毒品消费最大的国家，临走，陈百威把他介绍给“人妖”，直接与泰国交易。这样陈百威既是为了体现自己的坦诚，同时也知道迈克尔公司迟早会走那条路的，不如做个顺水人情，往后说不定还用得着。

金雄惊诧地望着两位：“怎么，你们也认识？”

麦当汉点头：“不仅认识，而且交情很深，我到这里来，还是陈先生引的路呢。”

“人妖”于是把他们的关系说了一遍，金雄很高兴，说道：“用句中国话说，这就叫‘有缘千里来相会’，好，难得相聚，再拿个杯子来，麦先生，坐下喝酒！”

麦当汉也不推辞，与陈百威、文贵干了几杯，说道：“刚才我在休息，突然听到有中国人说话的声音，估计就是你，因为你的手下都来了。”

“怎么不估计我已经死了？”

麦当汉摇头：“不可能，凭你陈百威的能力，说什么日本人也杀不了你。”

陈百威垂下头，哽咽道：“我算什么，自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

麦当汉见陈百威又陷入了悲痛中，把要说的话咽了回去。

金雄劝道：“不必难过‘多行不义必自毙’，这也是中国的一句古话，日本人现在看是威风，要不了多久，就会失败，想当初黑鲨鱼多狂妄，后来不是也被我联合所有受害者把他给打败了？”

麦当汉终于有了话题，说道：“陈堂主说这回来泰国不是为了享受的，准备为国内的抗战出力的，有什么打算能提出来吗？”未了又补充一句道：“现在我们是盟国，我也有义务的。”

陈百威想了想，叹道：“初来乍到，我也不知该从何处着手。一般情况只能从经济上援助，现在国内正掀起募捐热潮，我总觉得凭个人力量募捐如杯水车薪，效果不是很明显，如果——”

麦当汉打断他的后，说道：“你是想在泰国号召华侨捐款？”

陈百威点头。

冷不防“人妖”从旁边说道：“这样不行，我国与日本签了友好条约，如在这里组织华人募捐政府干涉在其次，最主要在此还驻扎了日本的十八师团。他们肯定不会让我们得逞。”

麦当汉与陈百威面面相觑。

“当然，你可以秘密募捐，”金雄打破沉默道，“只要不被发现是可以的。”

一会麦当汉道：“我到是有一个建议，不知陈堂主愿不愿意离开泰国。”

“你是说去其他地方活动？”

麦当汉点头。

陈百威想了想，问道：“你说的是哪国？”

麦当汉正欲说话，突然听得左侧森林里传来呼喊声，十分热烈。

众人遁声望去，原来是几位中国人，在欢呼着陈百威。

“堂主，你好！”

“堂主，我们总算盼来你了！”

接下来的场面是相当激动人心的，大家一拥而上，团团地围着陈百威。

先过来迎接的人当中有许成名、邓大清、傅灵华。

“盼星星、盼月亮，我们总算盼来了堂主，”傅灵华问说，“堂主，我的房子是不是给日本人占了？”

许成名插话道：“都什么时候了，还提你的房子，不烧了就是万幸了，你要在香港，说不定连老命都丢了。”

“对了，”傅灵华又问道，“我老婆没事吧？”

许成名说道：“见到堂主该问几句关心的话，怎么尽问你自己的事？告

诉你，你老婆被日本仔奸污了。”

傅灵华道：“你老是跟我抬扛，我老婆一大把年纪，给他们也不会要。”  
转问陈百威：“堂主是不是这样？除非被杀死

陈百威没有直接回答，转脸望着文贵。

文贵脸上的肌肉搐动几下，说道：“你老婆没事，和我老婆在一起。”

陈百威这才松了口气，事实上傅灵华的老婆张桂秀与文贵的老婆黄丑莲本来一直没事，日本人来了后她们以为自己又老又丑不躲避，结果被轮奸了，还抓到“慰安所”关起来，专供日军发泄兽欲……。

傅灵华干咳一声，说道：“没事就好，堂主走吧，弟兄们都在等着呢。”

文贵道：“急什么，弟兄们还在河里呢。”

陈百威对傅灵华道：“对了，你带几个人去昭披耶河接人，他们可能等急了。”

傅灵华：“来了多少人？”

“一百多。”

“哇，这下热闹啦，堂口各处的人都在这里集齐了！”

陈百威突然想起什么来，问道：“越南那边的也过来了？”

傅灵华发现黄小妮不在场狡黠地冲陈百威扮个鬼脸，说道：“是不是又想香珠了？”

陈百威啐道：“快去干你的事，老没正经！”转脸又问许成名：“许堂主，越南方面的弟兄们过来没有？”

邓大清接口道：“哪有不过来的道理，越南虽是法国的殖民地，香港沦陷没多久，也很快落入日本人之手，阿南幸亏跑得快。”之后又补充一句：“香珠也一起来了。”

陈百威叹了口气，向金雄、麦当汉告辞。

原来，自从与香珠成亲之夜闹不愉快，香珠没多久就主动提出去越南和父亲一起生活。他们俩的事在全堂都是一个谜。婚前陈百威对香珠一往情深，但没多久就闹别扭。有人曾根据中国传统的猜测可能是女方失贞，可是恰在这时黄小妮介入了，这种猜测就失去了一半的依据。认为是陈百威“喜新厌旧”所致，但香珠却表现得无怨无悔。

左边的森林里又传来铃铛声，一群大象出现了，它是去河边接人的。

“和安乐”的地离金雄这里还有六七里，也是一些建在山脚下的木屋群，鼎盛时期——也就是日本人未发动侵华战争的时候，驻扎在这里“和安乐”成员由许成名负责专管收购、押运烟土。由于销量大，遍及世界各地，通常情况木屋里只有傅灵华及部分手下。战争打响后，由于泰国和日本成立了友好条约，这里成了理所当然的安全地带，一时间热闹起来。

穿过一片森林，沿着一条熟悉的小路一个钟头来到驻地，当陈百威透过树林看到木屋，那边便传来了欢呼声。

所有的人都站在屋外，手里拿着盆、锅，竹筒甚至饭碗在敲打。

窘迫了很长一段时间，陈百威见到这种场面，一下子又感到自己是一个堂主了，心中恢复了泯熄已久的自信与雄心。

自夜，他不顾路途疲倦，主持了堂口的首领会议，研究今后的工作任务。

“现在国难当头，我们不能视而不见，应该尽一个中国人应尽的义务，各位也许还不清楚，我是亲自经历过了，日本人的凶残到了令人无法想象的地步。”

陈百威接着把这段时间在香港的所见所闻以及黄小妮、张桂秀、黄丑莲的遭遇向众人说了一遍，激起了各位愤怒和仇恨，最后要各位表态。

“堂主来了就好了，”许成名深有感触道，“现在全世界都在打仗，生意也不能做，弟兄们无聊得去原始部落冒险。堂主有什么吩咐我们一定听从，更何况是爱国义举。”

几位首领表了态，最后问题总归到如何支援国内抗日的具体事项上，各人意见不一。

陈百威说道：“我原打算在泰国发动华侨捐款，金雄说，鉴于泰国与日本的关系，这事是应该注意的，各位再想想，还有没有比这好的办法。”

沉默片刻，邓大清干咳一声说道：“在清迈的这段时间，我学会了泰国文字，并坚持每天读报，最近我从《曼谷日报》中看到与国内战争有关系的连续报道，说是中国方面有一支十万人的‘远征军’进入到缅甸与日军作战。不知堂主在国内听到了没有。”

陈百威望着文贵。

文贵点头道：“我听说过，香港的各家报纸都刊登过，这支远征军的司令官是不是叫杜聿明？”

“正是他。”邓大清答道。

许成名不解地问道：“中国国内都在吃紧怎么还有多余的十万人调到缅甸来？”

邓大清解释道：“这支远征军是中英的一个军事同盟组织，用一句话说是保护缅甸、印度、马来西亚不落入日本人之手。这样做对英国、中国都有好处。这三个国家都是英国的殖民地，就不用解释了，中国方面是因为滇缅公路是唯一的一条国际通道，如果缅甸一旦落入日本人之手，从外国购买或支援的战略物资就运不进去，长期封锁就会不攻自破，鉴于这种利害关系，蒋介石才不惜一切代价成立远征军，保住滇缅公路。”

陈百威叹道：“原来如此。那么现在的情况怎样，我们能否替他们做点贡献？”

邓大清点道：“现在已经失败了，《曼谷日报》称，这10万中国远战军被日本打败后剩下八万多人，奉蒋介石的命令撤退全部陷入缅甸的崇山峻岭里，预计包括林聿明在内都无人生还。”

众人吃了一惊，陈百威道：“日本人够狡猾的，原来缅、印、马是英国的殖民地，单独泰国不是，为了集中精力，有意和泰国订友好条约，这一套是秦始皇灭六国的做法。鉴于日军的威力，泰国方面的报道也不能全信，我不相信八万将士中就死得一个不剩。”

邓大清点道：“我也是这样认为，缅甸的地形和泰国差不多，大家是在这种大森林里呆过的，各种蛇虫、瘟气、传染病、回归热、吸血蝗虽厉害，总不会短短的时间内死得一个不剩，我提议马上赴缅甸发动当地华侨给他们引路，尽可能的减小伤亡。”

陈百威心急如焚，当下同意邓大清的提议，组织身强力壮、过惯崇岭生活的人去远征军被困的森林发动当地华侨营救。

这任务由邓大清具体负责。鉴于泰国与日本的关系，陈百威通过金雄在当局搞到通行证，邓大清一行顺利地通过各路关卡，到了缅甸境内沿萨尔温江乘快艇一路北上。

缅甸口小、肚大、尾巴尖，仰光是缅甸的门户，到了北面接近中国云南

的地段都是崇山峻岭，地形十分复杂。当时缅甸人民在英国的统治下做了 50 年的亡国奴，普遍仇视英军，对中国的远征军自然也不会支持。事实，杜聿明的大部队都是在森林里迷了路，得不到当地人的支持，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

邓大清在当地动员了爱国华侨于 1942 年 7 月中旬在缅甸北片马附近发现被大自然困紧的远征军，虽没有《曼谷日报》报道的那么惨绝人寰，但也不折不扣地称得上“恐怖”二字。

由于地形不熟，远征军所到之处多是山岭重叠、荆棘丛生的野人山及高黎贡山，森林遮天蔽日，蚊蚋成群，人烟稀少，给氧困难，加之又担心日军追击，处处被动受挫。

当时的情景是相当凄惨的，逢上的又是多雨季节，缅甸雨水十足，整日倾盆大雨，原来旱季做为交通道路的河沟小渠，此时皆洪水汹涌，既不能徒涉，也无法架桥摆渡。杜聿明令工兵扎制了无数木筏试图渡水，一放下去连人带筏全被洪水卷入旋涡里。

更要命的是原始森林内因大雨潮湿特甚，繁殖着蚂蝗、毒蚊及千奇百怪的小爬虫，随手抓就是一大把，于林间行走需要不断地捉叮咬在裸露处虫子，连蚂蝗都能跳起来叮在脸上，咬过后奇痛奇痒，抵抗力弱的随时可能感染。此处，疟疾、回归热、其他传染病也在军队中流行。

染了病就会四肢无力，随即倒在地上，各种毒虫便蜂涌而上，千百条蚂蝗叮上后很快吃饱动弹不得随水漂走，当大活人成了惨白的肉，其大无比的食肉蚁又大举进攻……一般再雄壮的人倒地最多只要五个钟头就会变成一堆白骨。

邓大清顺着尸骨寻找到了迷路的远征军，当时杜聿明也患了回归热，用布包裹着，担架抬着艰难而行。当地华侨于是告诉他们如何在森林里应付各种意外事故，及防蚂蝗毒虫的方法。

这远征军于 8 月初走出崇岭，与国内的宋希濂取得联系，经清点，沿途死亡人数达五万之众。

且说在泰国境内的陈百威一边派遣邓大清去寻找远征军，一方面又在驻地召开首领会议研究募捐事项。

泰国华侨虽多，但大多不富裕，且受当局的限制，多有不便。

正在这一筹莫展之际，文贵提醒道：“堂主，昨天在金雄那里麦当汉不是建议我们离开泰国么？他肯定有办法。”

陈百威也记起来说，忙令手下去请麦当汉，一会又觉得不妥，准备亲自去一趟。

“不必劳驾了，我已经不请自来。”

众人看时，原来麦当汉已来了一段时间，见陈百威在开会，一直在外面坐着。

陈百威忙请他进来，一边骂门外的卫士为何不早通报。

麦当汉落座道：“不要骂他，是我不让他报告的，怕打搅你们议论正经事，后来听说要找我，必然是为昨天说了半截话的事。”

“正是的，不知你说的是哪一个国家。”

“美国。”麦当汉道。

陈百威想了想，说道：“美国华人多，也富裕，去那里发动捐款支援抗日当然再好不过了。问题是人生地不熟，去那里——”对了，陈百威仿有所

悟，说道：“麦当先生在美国多年，对那里的华人堂口一定很熟，能不能……”

麦当汉道：“实不相瞒，在美国我确实结识很有影响力的洪门组织，叫‘安良堂’，为首的叫司徒美堂，是地地道道的华人，说起来你们可能也听说过。”

陈百威望了一眼文贵，说道：“司徒美堂我们确实听说过，名字如雷贯耳，去年以华侨参议员名称从美国来到香港，恰逢香港沦陷，落入了日本人之手。以前没有太深交往，只感到他性格太傲，直至日本人诱他当维持会长被他断然绝拒时才感到他是一位汉子。可惜的是虽经我们帮助逃离了香港，因足有疾，行动不便，手持木杖向东江游击区方向行走，以后就不落不明了。”

麦当汉用手击着茶几笑道：“所以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司徒美堂虽过七旬，仍不愧为久经江湖的好汉，正当美国洪门为他担忧的时候，他又奇迹般的回到了唐人街，给他们一个意外的惊喜。”

“噢，有这事？”陈百威惊讶道。

麦当汉点头：“在唐人街因为生意上的事，我与他相识，这次听说我来泰国，特意跟我说如碰上黑道上有志抗日的华人不妨跟他联系，这次不是你提起支援抗日我差点忘了。”

陈百威很兴奋，说道：“老先生真有本事，居然能大难不死。”

文贵插嘴问道：“你知不知道司徒是怎样去美国的？”

麦当汉道：“原来他离开东江后经曲江、桂林最后到了重庆，据他说在重庆蒋介石夫妻对他非常客气。另外，蒋介石还要吴铁成劝他加入国民党，并许诺封一个国民委员的官位，司徒先生还是不想当官，习惯当他的‘大哥’。这次回到美国，把国内被日本人蹂躏的情况向美国的华人做了介绍，于是组织发起了募捐委员会，联合世界各地的华人支援国内抗战。”

司徒美堂于1868年出生于广东开平县，年幼丧父，由寡母抚养成人，12岁在新会县城一家小作坊当学徒，因受人欺侮，学习武艺，14岁赴美国，17岁加入洪门致公堂。为了谋生，先在旧金山当厨子，每天工作16个小时，当时有些美国流氓欺侮华侨，喝酒吃饭不给钱，还砸烂盘碗和柜面，动手打人，华人老板胆小怕事，不敢声张。司徒美堂年青气盛，且孔武有力，好打抱不平，手持刀棍十数人近不得前，见有流氓捣乱，三拳两脚将洋人打翻，扔到街心。二十岁，因打死洋流氓，被抓捕坐牢，幸被洪门人士募款营救，其名气在华人中渐渐传诵。1894年，他到美国军舰上当厨子，随舰游戈北美洲和欧洲各国，海上生涯，使他大开眼界，也结识了不少三教九流的江湖人物。后离开军舰，在波斯顿当小贩，走街串巷卖瓜菜，1894年冬，他感到公堂情况复杂，组织散漫，指挥欠严，要为华侨做点事还得另立山头，于是集合堂内一些“少年气盛，有敢作敢为”之绩的华人，成立了“安良堂”。以“锄强扶弱、除暴安良”为口号，由小到大，成为美国最强大的华人帮派。司徒美堂也因之成为唐人街一代教父。

陈百威听取麦当汉的建议，决定赴美与司徒美堂一起组织各国华侨支援国内抗战。

麦当汉离去后，首领们又研究具体启程日期及去曼谷购机票等事项。

陈百威又要离开泰国了，这下子急坏了何南，等到散了会接着又是用膳。好不容易等到空了下来，此时已是傍晚。

“心里憋着的话再不说就没有机会了。”管名花怂恿丈夫道。

何南鼓起勇气来到陈百威的木房外干咳一声，然后摆出“泰山大人”的

姿态走进房里。

森林里比外面黑得早，木屋里早已点上了松油灯，房间里散发着一股树脂香味，因为烟大，把木板钉成的顶棚熏成黑色。

陈百威打了个呵欠，准备休息，听到咳声回头看到了何南，心下便明白他来的目的。

“请坐。”陈百威让出一张木椅。

“你就要走啦，”何南说着，随手把门掩了。

何南落坐说道：“我本来早就该找你谈谈，挨到今天是因为一直没有机会，如再不说你又要去纽约。”

陈百威抬起头：“你要谈些什么我都猜着了，不过这事还得问你女儿，有些话要她本人才能说得清楚。”

“我女儿什么也没跟我说，她的脾气就是这样，”何南见陈百威还先提起，不禁火气上来，态度明显有了变化，“我也不需听你的解释，我也是男人，有喜新厌旧的本性，可是并不像你一样有了新人旧的就抛下不管！”

陈百威吃惊地望何南，看得出来，香珠并没有和他说过婚姻矛盾的根本所在，否则他就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他吃惊的是这么多年来，香珠居然连父亲都瞒着，可见她城府有多深。

何南继续道：“我女儿的脾气虽有点犟，但总不会到妨碍你与别的女人来往，中国的旧传统她是懂得的。”

陈百威萌生了想把内幕告诉他的念头，这念头很快还是泯灭了，他想到既然香珠一直瞒着父亲可能有她的顾虑。

“你不要装糊涂蒙我，”何南道，“你今天非要给我一个答付——你为什么要欺侮我的女儿！”

在何南的一再追问下，陈百威扯慌道：“你根本不懂得你女儿的心思，对我与别的女人来往她从内心无法容忍，就为这事她跟我闹别扭。”

“你说的可是真话？”

“不信你可以问她自己。”

何南盯着陈百威半晌松了口气，说道：“好罢，若是这样子我可以开导她。你的越南女人死了，这是命中注定你们的缘份尽了。缘份这东西我是最相信的，比如我与小妮她妈，当满怀喜悦重返旧地，她人就死了。所以，该你和香珠续缘了。”

何南的表情明显变化了，有了几分慈祥，叹道：“自从你和香珠闹别扭，我不知操了多少心，实不相瞒，有好几次我都产生过把黄小妮干掉的念头——后来我又后悔不该在越南有一个情人，可能这是老天爷有意惩罚我的——我真的好后悔。”

说到此处，何南双眼噙满泪水，擤了一把鼻涕：“人老了，不想女人了，这辈子我就香珠这一滴血，她成了我后半生的感情寄托，你可能也看到了，这些年我老了很多，这都是为你俩忧的……”

陈百威抬起头，果见何南脸上的皱纹深了，这是长期的忧郁所造成的，心里一酸，不禁动了恻隐之心……

“儿女都是父母的心头肉，”何南哽咽道，“想起这事儿自己就深悔不已，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混帐的男人，对不起很多女人……特别是对不起香珠她妈。人家也是父母养的，可是他只得到我的半具躯壳，常常心猿意马，同床异梦。人总是要经历了才能觉醒，待我的女儿同样……我不会怪你的，

只要你好好待她，我后辈子就会很开心。”

陈百威被感染了，他自小死了父亲，感觉到这种伟大的父爱可以把心灵根深蒂固的东西感化掉……不就是被人捅破了处女膜么，有什么大不了的？用得着让人家用一辈子的幸福做为代价？如果让老人知道了，他这后半生岂不是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过日子？

陈百威终于明白了香珠为什么不把内幕告诉她父亲，免得老人既承受不了，又感到在人前抬不起头来。

做人不能只顾自己的固执偏见，不去考虑别人的痛苦，陈百威想起香珠这十几年的委屈，内疚感油然而生。

陈百威长长地吁了口气，也流出泪来，说道：“你老去劝劝香珠，就说……”

何南喜出望外，站起来激动地抓着陈百威的手：“你答应和香珠和好了？”

陈百威闭起双眼，咬着嘴唇点了点。

何南不各所措的搓手，像是要干一件很要紧的事，可是一时又忘了。

这时躲在门外的管名花提醒道：“还不快去告诉香珠，今晚就要她和老公相见。”

何南仿然大悟，喜孜孜道：“你看我这脑筋真是体的要命！”

何南刚出门，管名花马上进来，附着陈百威耳朵：“这回可好了，香珠一回来一直和我们住在一起，我跟何南虽成了名义上的夫妻，行动很不方便，你可救了大驾！好了，我要去帮着香珠搬东西，你也该叫人把房间打扫一下，得像新房的样子。”

管名花摆着屁股离开后，陈百威看看房子里并无什么要收拾，也就没有叫手下人来，一个人坐在床沿抽雪前，一边思考问题。

雪前抽到一半，思想也冷静了，回想起刚才的举动，似乎也太轻率了，一生那么漫长，任何人是无法靠一时的情绪支撑一生的。尤其是心灵深处固执的思想观念更不可能靠一时冲动改变。这好比水中自己的影子，扔一枚石子可以使它暂时消失，但过后仍要复归原样……

陈百威把烟头掐灭，本着良心，他下决心使自己消除这种观念，一年、两年，或者更长一点时间，他要和香珠改善关系。

当他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心里吃了一惊，发现自己改变了不少，要是十几年前，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很快，他又为自己的改变找到了依据：黄小妮已死，需要另一个女人的慰藉……

九点多钟，何南、管名花另加几个弟兄把香珠和一些日用东西送进屋里，整理好了，何南又在香珠和陈百威面前千叮万嘱道：“你们小俩口一定要和好，长辈才放心。”

管名花在何南身上又是摸、又是拍，是拉手，说道：“好了好了，久别夫妻胜新婚，人家巴不得我们快离开呢，走吧走吧，我们也该休息了。”

何南被管名花拉着，一步三回头，直至管名花把木门掩上。

里面传来插门的声音及陈百威的干咳声，何南才放下心。这下管名花不肯走了，趴在门缝向房里窥看。

何南干咳了一声，管名花揉着他的背道：“你也该学学年轻人，娱乐娱乐。”

房里的陈百威一直等到木屋外的人离去，才开口道：“香珠，委屈你了。”

香珠避过话题，说道：“百威，谢谢你没有向我爹透露我们之间的事。”

松油灯在木屋里跳跃着，将烟灰一缕一缕的送上天花板，由于久未清扫，上面结了蛛网，蛛网上网着黑色的烟尘。

陈百威没有直接与香珠搭话，喉结动了动，说道：“干吗要这么客气？”

香珠一脸认真：“老人其实比年轻人更脆弱，多少年来，我一直瞒着他，说我们的婚姻是因为黄小妮的介入。”

“阿香，我们说点别的好吗？”

香珠望着陈百威，发现他的眼仁里有一种异样的光。当初陈余祥和陈百威需要她的身体的时候也是这种眼神……这辈子，她只有过为数不多的几次性生活，因此脑子里对男人的这种神态印相最深。她下意识地后退几步，随手移动一把椅子隔在中央。

陈百威咽下口水，发现自己太急于求成了，时隔十几年，这中间是一片空白，如果在一起就做爱，那是下等妓院速战速决的玩法，没有情趣。

香珠不是下等妓女，需要适应和调情，消除隔阂，缩短距离。

“坐吧，你就坐椅子上，”陈百威在床沿坐下，我们先聊一聊。”

香珠在椅子上落坐，屋外传来“僻僻咻咻”的声音，那里有人在焚一种赶蚊子的植物，气味从木缝里漂进来。

房里只有几样简陋的家具，与十几年前轰动香港的婚礼相比，不知寒酸多少。

“这是我们的第二次同居，”陈百威道，“当初的洞房是多么豪华！”

香珠很快也回到了当初，说道：“其实新房豪不豪华都无所谓，只要心心相印在茅草棚里也能营造出幸福的气氛。”

陈百威也有同感，他和黄小妮的第一个夜晚也是在简陋的平房里，不过现在不能有那种念头，要不太不合时宜了，有香珠在身边，男人本能的渴求使陈百威控制住对黄小妮的怀念。

“命运中使我们走了两个极端，这一次是在大森林里，远离现代文明。”

香珠道：“这也不错，蛮有情调的，如果你去外面观夜景会有很多新发现，各种小虫的鸣叫，山风吹过森林的呜咽，星星月亮要把头仰到脖子后才能看到。现在是罂粟开花的季节，这种花也有一股好闻的气味呢。”

陈百威摇头：“不啦。今晚我很累，明晚上一定请你陪我去看。”

“那你就休息吧。”

陈百威定定地望着她：“你先上床吧，男人应该先让女人。”

双方僵持了片刻，陈百威估计对方是因为羞涩，这个时候，男人必须主动，“香珠，让我们重新开始吧，”陈百威站起来，慢慢地走过去，手搭在她的肩上：“是我不好，太封建了，其实这也没……”

陈百威闻着香珠从脖颈处散发出来的体香，禁不住将她揽在怀里。

“不！”香珠突然推开他，“你没有错，是我不好，太不自重了。”

“我……”陈百威颤声道，“现在不怨你了。”说着扑了过去，并借着自己的力量再次把香珠揽在怀里，使她动弹不得。

香珠拼命地挣扎一会，见脱不了，苦着求饶道：“百威，求求你……”

陈百威发现她脸上的泪光，惊了，问道：“我们是夫妻，你不是已经答应了？”

香珠摇摇头：“不，我这样做是为了让父亲放心，其实我的心中一直没有你。”

陈百威扫兴地放下她。

香珠睁着泪眼求道：“百威，我们是从小在一起长大的朋友，求你满足我的请求，今后无论在什么公众场所，我们以夫妻相称，晚也同居一室。我不会妨碍你的，你睡床上，我睡地板上……”

陈百威感到受了侮辱，脸上火辣辣的，说道：“为了你父亲，你就要耍弄我？是不是为了报复？”

香珠摇摇头：“不是的，我也是迫于无奈，我父亲方面当然是主要的，但还有其他原因，现在堂口对我们的猜测很多，如果同居在一起，就可以省了很多事。”

“就算你说得很有道理，”陈百威仍不死心道，“既然已经住在一起，为什么不重新开始？”

香珠望着陈百威，半晌垂下眼皮：“因为我心里已经有了人。”

陈百威惊问道：“是谁？！”

香珠摇头：“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请尊重我的隐私。”

## 第二十七章异曲同工

1945年3月14日，日本人宣布无条件投降，陈百威在纽约听到这个消息激动得彻夜难眠，三年多身居异乡的飘泊生涯，使他对香港产生了强烈的眷恋，无时无刻不在想着返回太平山，重振昔日的辉煌……

在纽约处理完各项事务，乘飞机飞回泰国“金三角”毒品基地。

“和安乐”堂员在清迈的森林里再一次迎接堂主的到来，等待率领他们重返香港，重振江湖。

庆祝大会后，陈百威仍按过去的编制留下傅灵华、许成名、邓大清负责“金三角”事务；何南、钟盛富回越南荣市重操旧业。

这时文贵建议道：“堂主，越南的这份家业依我看还是放弃为好。如今都是新社会了，‘妹仔’问题早已废除。”

傅灵华担心何南留在泰国会取代他的位置，说道：“干黑道的哪有不干‘黄、毒、赌’以前不也是一直做过来了？”

“烟土和赌博目前世界各地虽有禁令，大多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贩卖人口的事，属于人道方面的问题，一旦败露就会名誉扫地。这三年多来，堂主在社会上做了不少好事，特别是援助国内抗战方面有了杰出贡献，并拥有了一定的威望。这一回去，肯定会受到香港公众的关注，将来的道路必须是从黑社会走向台面上来，从做不正当生意到合法经营，这才是真正的江湖英雄所为。”

陈百威很受启发，叹道：“还是军师有眼光，看得长远，我还把自己当二三十年代的黑帮老大呢。”

“这就叫旁观者清，当局者迷，”文贵摇头道，“我都老朽了，除了出出主意，各项事还得由弟兄们为主。”

何南仍然留恋越南，说道：“不去越南难道回香港？”

傅灵华道：“香港有什么不好？人都多看几个。”

“我讨厌香港的空气，人多、废气多，在山区过日子，寿命都长一点。”

“这样吧，”陈百威道，“我们在南洋还有一些生意来往，你老人家对那里的情况比较熟，带领弟兄们去开创一片基地，对将来做正当生意也有好处。”

何南在南洋呆过几个国家，那里还有几个情人，一下子动了心，说道：“这还差不多。”

管名花一听急了，反对道：“去南洋不好，热带丛林的瘟气太重，弄不好会死人的。”

何南道：“你知道什么叫热带丛林？不过听我讲了几句罢了。你的神经错在哪里我都知道，一大把年纪了，我哪有精神干年青人于的事！我现在呢也有了一点积蓄，可以养活几个人，南洋那七八个女人要是活着的话大家一起生活，也算了却这一辈子的心愿。”

管名花搭着何南的肩说道：“阿南，你还是不要去南洋，说不定那些女人都已——”

何南啐道：“你才会死呢，不安好心的人最该死！”

“别发火嘛，我说的也是事实，比如你越南的情人阮安妮，又比如泰国的情人阿曼支……事情都是在变的嘛”

“不管怎么变，我非要了却这心愿，偏不信七八个女人全部死的死、嫁的嫁，我告诉你，她们在你前面，不许吃醋，吃也没用！”

管名花嘟着嘴，不满道：“做男人真好，要是做女人也可以……我男朋友比你多很多！”

陈百威见他们越说越离谱，说道：“就这么定了，下去做准备吧，我得马上赶回香港。”

这时何香珠说道：“还有我，也去南洋吧！”

何南奇怪地望着香珠，又看看陈百威：“你们……”

香珠故作轻松道：“我们没什么，只是担心你老的身体。”

何南拍着胸部，说道：“我没什么，有你几位小妈照顾，我担心你们……”

陈百威笑道：“你老人家放心，我们没什么。香珠，我们还是一起回香港吧，机票已经订好了。”

何南这才放心地下去准备。

何香珠感激地望了陈百威一眼：“谢谢你。”

陈百威苦笑道：“不客气。”

陈百威回到香港的时候，已是1945年的冬天，杨慕琦总督仍未回港，由哈克尔军政府主持各项事务。

由于陈百威在欧洲组织募捐支援抗日，回港后立即受到新闻界和哈克尔军政府的欢迎。

报纸等于给陈百威作了广告，在沦陷前后失散的“和安乐”堂员纷纷回到陈百威身边。

一段时间，陈百威成了大忙人，既要安排收留旧部，又要应付新闻记者与军政府。

新闻记者小草凭着以前和陈百威的特殊关系，在《中国新闻报》上连篇累牍地发表独家新闻。

一天，在同一张报纸上，陈百威看到一篇著名白雨的报道，赫然写上《彭绅士，一个靠智慧救亡的中国人》。

陈百威来不及看文章的内容，一股气就憋在心里出不来也咽不下，很久才把报纸拍在桌子上，骂道：“流氓！！”

文贵正在剔牙，见状，偏过头来，拾起打烂的报纸认真抚平慢慢地看起来。

陈百威尽量使自己平静下来，问道：“里头什么内容？”

文贵并不急着说，把报纸递过来。陈百威摆摆手：“我才不想看这些屁话。”

文贵咳嗽几声，把牙签上的脏物用指甲剔掉，说道：“我已经上了年纪，上了年纪的人最容易看得开。”

陈百威不明白他的意思，抬眼望着他。

“就说在这个问题上吧，彭昆明明是粉饰自己，可他粉饰得就是有道理，看不出破绽，这就教人不得不服，你想不通也没法！社会就是这样，每个庙里都有屈死的鬼，既有屈死的鬼，少不得世间活着占足便宜的人。”

陈百威咽喉动了动：“他是不是说沦陷时间与日本周旋暗中保护同胞？”

“这些内容是少不了的，”文贵道，“但远不止这些，你看完就知道了。”

陈百威拿起报纸，这时一位弟兄过来报告：“堂主，有电话。”

陈百威问道：“谁找我？”

“军政部打来的。”

陈百威不得不起身去外厅接电话，一会他从外厅回来，文贵问道：“军政部什么人找你？”

“锄奸处。”陈百威说道，“我得马上去，这事很重要，可以趁机会把彭昆的内幕向他们汇报，这是铲除他的最好机陈百威带上两名保镖，驱车来到中环军政部。他认识“锄奸处”的负责人戴维斯。进了办公室双方用粤语直接交谈起来。

戴维斯约三十岁年纪，金发碧眼，典型的英国血统，能说一口基本上可以听懂的广州话，也许正是这一点军政府才派他负责“锄奸”。

“最近，我得到很多人的举报，说彭昆在沦陷期间替日本人干了很多坏事，据说你是最了解他的，这些举报符不符合事实？”

陈百威点头：“在我们中国人里头，他算是第一个败类！”

戴维斯不悦道：“陈先生，这些事情是不能凭个人感情下结论的。我们英国人最讲究证据，没有证据，明明知道谁杀了人，也不能随便抓他，你懂吗？证据。”

陈百威感到这英国人说话有点傲慢，干咳一声表示不满，说道：“证据当然是有的。比如说，在日本人来到之前，他率先带领大批人马在九龙洗劫。”

戴维斯耸耸肩：“这是属于警察部门管的事情，与我们无

“比如说他和日本宪兵部的李志廷勾结，屠杀了不少香港同胞。”

戴维斯点头：“这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举报上也提到了，你有证据吗？人证、物证都可以。人证就是说可以站起来指证彭昆是帮助日本人行凶的人；物证很明确，比如彭昆有没有在日本人手下任过职务或者在报纸上刊登过亲日通告？”

陈百威道：“他是暗中替日本人效劳的，这种人更可恶。”

“暗中亲日更要有证据。”

陈百威几乎有点耐不住了：“他经常出入李志廷的宪兵部，这就是证据。”

戴维斯冷笑一声，从身旁递过一张报纸来，说道：“你拿去看，这上面有关于彭昆的报道，人家说他和日本宪兵周旋，为的是便于拯救同胞，这方面人家可是有凭有据，连救过的人名都写上了。”

“这个并不难，他害死一千人再回过头来救活三五个人是很容易的事。”

戴维斯很不高兴道，“陈先生，我不是你的下级，不希望你跟我顶嘴，我说过一千遍了，我们需要证据、证据！！哪怕他真害死一千人，只要找不到证据就等于没有，而他救活三五个人有人证物证，我们就得封他为抗日英雄！”

陈百威一时傻眼了，很久才说道：“证据么……我有，莫启青、苏小枫就是最有力的人证，彭昆干过什么，他俩位都知道。”

戴维斯表情松弛下来，说道：“我也怀疑彭昆是个大坏蛋，否则也不会急着叫你来。我收到的举报信都说苏小枫、莫启青还有你是证人。可惜的是苏小枫不见了，而莫启青虽然关了起来，也只能指证在九龙打劫的事，你呢，”耸肩摆手，“也没戏了。”

陈百威回到半山别墅，打开那张《中国新闻报》，认真地读完《彭绅士，一个靠智慧救亡的中国人》，文章的立意是针对有人根据彭昆在沦陷时期经常和李志廷在一起怀疑他做过汉奸进行辩解的。

文章称，彭昆在日本人沦陷时间和李志廷交往并没有直接参与任何杀害

中国人的活动，相反，利用这种便利，在一九四四年，一九四五年间暗中通风报信，救过不少抗日人士，文章里自然例举了时间、地点、被救人姓名……

陈百威放下报纸，文贵说道：“现在你服了吧？”

陈百威叹道：“这家伙确有一套，不过也不是天衣无缝。”

“你说还有破绽？”

陈百威点头：“是的。狐狸再狡猾，总会露出尾巴，现在唯一的证人苏小枫失踪了，我们从这一点可以突破缺口。”

“你是说寻找苏小枫？万一他已经杀人灭口了呢？”

“不会，”陈百威道，“从现在起，他会更加小心粉饰自己，如果连最亲近的手下都下手的话，其他人都会寒心，谁还愿意追随？为了表现自己的义气，彭昆会设法把苏小枫保护起来，使他不至于落在锄奸处手里。”

“那么，怎样才可以找到苏小枫？世界这么大，藏一个人是很容易的事。”

“这个不难。彭昆的手下并没有几个与他十分亲近的，只要舍得化钱，不难找到苏小枫的下落，到时押到锄奸处，酷刑拷打，不愁他不供出彭昆！”

俩人正说着，堂口弟兄入报：“堂主，记者小草来访。”

“请他进来！”

一会小草背着相机，手里拿着一张报纸进来，脸上的表情十分愤怒。

陈百威一眼看见报上有白雨写彭昆的文章，便明白他的来意。果如所料，小草一落坐就气咻咻道：“陈堂主、文军师，你们看了报纸没有？”

陈百威点头，示意手下给他沏茶。

“简直是流氓！”小草喝了一口茶骂道，“太岂有此理了！”

“他本身就是个流氓，”文贵道：“世上岂有此理的事太多了，问题是我们找不到他的证据。”

“我正向你们要他的证据呢，这么，这趟岂不是白来了？”

“那到没有，”陈百威说道，“证据还是有的，只要能找到苏小枫什么事都解决了。”

“可是苏小枫已经失踪了呀，”小草说道，“自公告刊登后，连莫启青都王动投案了，独独苏小枫迟迟不出现，看样子一定是彭昆惧怕苏小枫供出他，才有意杀人灭口或是躲了起来。这些天我在考虑写一编关于苏小枫失踪的分析报道，可是又怕彭昆反咬一口，说我诬告他，想来想去只好到这里向你们讨一点消息。”

“对了，”一直沉默的文贵说道，“你和白雨不是同事么，他最近和彭昆打得火热，从他嘴里说不定可以摸得一点有关苏小枫下落的线索。”

小草摇头道：“白雨老了，写不出东西来，报社念在他干了多年的情份上分派一份闲工，饲弄花草什么的。最近也不知什么原因，又被彭昆利用，写了那么一篇文章。”

“你们报社那种文章怎么也可以登？”文贵问道。

“这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报纸本身就是公众读物，刊登一些引起公众注意的文章对发行量有好处；二是白雨多年没发表文章了，登一篇照顾情绪。”说到这里，望着陈百威说道：“这样做并不等于我们报纸就承认彭昆是位真正的爱国人士。”

陈百威点头表示赞同，说道：“刚才文军师说得有点道理，回刊报社多与白雨接触，说不定他会知道一点有用的线索。”

小草到了该走的时候，起身道：“我当然会打听的，不过你们也不能放弃，想其他办法打听打听，我正等着写这篇大稿出名。好罢，告辞。”

陈百威也不挽留，小草走后，又落实如何收买彭昆手下打探苏小枫下落的事。

几天后，陈百威派下去的弟兄探得一点线索，说苏小枫被藏在郊外一个很隐蔽的地方，由专人送食物与女人。

听说苏小枫还没有死，陈百威放心了，问道：“负责送食物的具体是什么人？”

“是彭昆身边的人。”

陈百威叹了口气，望着文贵道：“这就不愁了。”于是又吩咐手下道：“你下去打听具体是什么人、有了消息及时汇报。”

手下刚刚退下，电话铃响了。

陈百威抓起电话，是小草打来的。

“喂，陈堂主，白雨真的知道苏小枫的下落！”

陈百威喜出望外，说道：“真的？”

“一点不假，不过这老小子要钱才肯开口。”

“你马上请他过来，我愿意给钱。”

“好的，我就请他过来。”

放下电话，陈百威站起来，兴奋地在厅堂走来走去，不停地搓着手，然后开始等待。

估计可能会到了，登上顶屋向下鸟瞰，果见一辆采访车爬上了“之”之路……

白雨一进屋就提出两个要求：一是保密，不使人知道是他提供的线索；二是要笔大款子，准备离开香港去别的地方过日子。

陈百威道：“第一个要求我可以保证，至于第二个要求白雨咽了咽口水，说道：“我的要求不高，五十万港币就够了。”

陈百威道：“你要开这么高的价我就只好另辟途径了，实不相瞒，我的人已买通了彭昆的手下，苏小枫的下落很快就会知道。”

白雨这下急了，说道：“那就五万”

“一万！”陈百威截钉切铁道，“不干就拉倒。”

白雨苦着脸道：“我以为这一回会发一个大财，没想到——唉……”

“好吧，先说说你的消息是从何处得来。”陈百威望着白雨。

“是这样的，最近为写文章的事，我和彭昆接触多，他不知听谁说过我有一套种花的好技术，向我讨了盆花，我以为是他要，谁知他对一位与苏小枫联络的弟兄说，把这盆花送过去给小枫赏玩，我才知道他是笼络人心。心里后悔不该把好花送人，转而又想：苏小枫是军政府通缉的汉奸，找到他的下落说不定可以领赏。于是就租了车一直盯着，才知道苏小枫原来是藏在石澳的一个村子里。从石澳回来，小草找我打听苏小枫的下落，并说你愿意出大价钱，于是就……”

陈百威道：“好吧，你先回去，如果你说的是真话，钱马上兑现，我是位有身份、有地位的人，绝不会食言。”

送走白雨，陈百威亲自领着一批人驾车去石澳，在白雨说的小村庄果然找到了苏小枫。这小子死到临头还在悠闲自得地赏花呢，这盆花也许就是白雨送的那盆。

陈百威下令把他抓起，苏小枫当然是拼命反抗，还一再叫喊冤枉好人。

“把他的嘴堵起来！”陈百威道。

苏小枫被五花大绑，嘴里堵了毛巾推上客货车，径直送往“锄奸处”。

戴维斯惊讶地看着苏小枫，翘起拇指表扬道：“陈先生果然有一手！”  
命令手下道：“给我松绑、用刑！”

“慢，”陈百威提议道，“不妨先打个电话把彭昆叫来，要让他没有逃跑的机会。”

“说得有理，”戴维斯道，“只要这家伙供出彭昆来，我立即扣留他，省了费力抓捕！”说着，抓起案上的电话筒。

话说彭昆在香港沦陷的三年多里，威风八面，聚集了不少的钱财。人一旦有了钱，就特别爱惜自己，担心什么时候突然栽了，因此行事更为小心。

自从鸠杀了在东江一起抢劫胡蝶财物的手下后，他准备洗心革面，扮演一位萨菩善者，在手下面前不再像以前一样动辄打骂，特别是对苏小枫，更是情同手足，令人大惑不解。他解释道：“经历了这么多事，我突然发现世界最最值得亲近的还是你们，从此以后，我把各位当弟兄，而不是下人 1944 年以后，日军在战场上失利，他又渐渐露出端倪来，为了捞取资本，利用与李志廷的特殊关系，救了一批抗日分子，并尽量使被救者知道是他干的。

1945 年 8 月 14 日，日本人正式宣布投降，这时候彭昆紧绷神经，日夜回忆、检查自己在什么地方是否存有漏洞，发现除了苏小枫知道他所有的秘密内幕外，剩下的就只有港人都知道他与李志廷交往。

解决第一个问题时，恰逢军政府在报上刊登公布，限令凡在沦陷时期效忠过日本的汉奸主动去“锄奸处”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名单上赫然写着苏小枫的名字。

苏小枫也听到了风声，十分焦急，准备去投案。

彭昆知道一旦苏小枫落在“锄奸处”手里，自己也会跟着完蛋，杀他么，这办法当然好，但这节骨眼上手下都十分敏感，一旦不见了人，会发生意外的骚乱，如果让他们全跑光了，自己岂不成了真正的光杆司令？

彭昆没有这么做，召集手下，声泪俱下他说绝不会让“和义堂”的任何人被“锄奸处”抓去。接着私下里恐吓苏小枫：“你别犯傻，劝你去自首。说是宽大，实际上都要杀头。”

苏小枫很怕死，说道：“那我该怎么办，好容易熬到今天，这样死了不值。”

“你放心，我会想办法的，你先去一个地方躲起来，等过了风声再接你回来。”

“去哪里躲好？我是舒服惯了的，少不了女人和酒肉。”

“我在郊外替你租间屋，定期派人送食物、送女人，保证不会让你吃亏。”

就这样苏小枫被彭昆藏在石澳，每隔几天，派两名弟兄送食物、送女人。一开始堂口里不少人猜测彭昆会想办法杀了苏小枫，过了一段时间，并没有迹象，这才相信彭昆是真心待手下好了。

石澳在东龙洲的对面，靠近大海，从前为绑票议员伍平，彭昆与陈百威在那里火拼过，地形相当隐蔽。

苏小枫安顿下来后，社会上对彭昆与李志廷交往的事议论颇多，认为如果不变节当汉奸，绝不会得到日本人的庇护。

彭昆曾焦头烂额了一阵子，当他从《中国新闻报》上看到小草吹棒陈百

威的文章，灵机一动，派人把白雨找来。

白雨仍在新闻报社，由于年龄的关系，采写不出吸引人的新闻，在报社颇受冷落。报社看在过去的情份上没有炒他鱿鱼，因为他一向文弱，手无缚鸡之力，做不了粗重活，分派他饲养报社天井里的花草，每天十分无聊，因此有时间研究世界各地的奇花异卉。

彭昆派人叫他，以为彭昆也爱花，一进门就大谈花经，从洛阳牡丹到日本君子兰，讲得唾沫飞溅。

彭昆找白雨的目的是想请他写一篇名为《彭绅士，一位靠智慧救亡的中国人》的报道，题目是彭昆自己定的，内容他也想好了，说他在沦陷间如何巧妙地与李志廷周旋，救了无数抗日积极分子。因此，对白雨的“花经”当然不感兴趣，说道：“你说的花都没什么出奇的。”

白雨急了，忙扶扶眼镜说道：“我当然有出奇的花卉，我费了好大一番功夫，弄到了一盆蔓陀罗花。此花闻之香，可有奇效，不管什么人闻了，就会失去记忆。”说到这里，白雨喜喜笑道：“如果彭军师喜欢哪位女人，如果这些女人不肯就范，闻一下蔓陀罗花，绝对成功。要不要我送一盆给你？”

彭昆觉得再没必要扯这些无聊话，说道，“这年头只要有钱没有不肯就范的女人，白先生，钱比蔓陀花重要，你还是想办法赚点钱吧。”

白雨红着脸道：“那当然，那当然。”

“我这里有点财路关照你，替我写篇文章，事成之后有重赏，”说着把自己起草的内容提要给了白雨。

白雨看了一遍，抬起眼道：“彭军师，这个题目我看要改一下。”

“怎么改？”

“改成《与魔鬼打交道的人》更好，意思含义是一样的。”

彭昆连连摇头：“不妥，就用《彭绅士，一个靠智慧救亡的中国人》。重点要突出‘彭绅士’这三个字。”

白雨明白了彭昆的意思，心里想起了什么，欲言又止道：“最近的风声对军师很不利呀。”

彭昆听出了一点端倪，追问道：“什么风声，难道连我也瞒么？”

白雨红脸道：“那倒不是。我听小草说，最近很多人都在向锄奸处举报你，戴维斯对你也有怀疑，准备叫陈百威去询问是否掌握你的证据。”

彭昆吃惊不少，忙问道：“你和小草关系还好么？”

白雨摇头：“不是很好，不过他是直肠子，心里藏不得话，有什么都敢说。”

彭昆点头道：“很好，你帮我注意他，特别打听陈百威与戴维斯说了什么。对了，你最近缺钱化吧？先拿五百大洋去。稿子的事要抓紧时间，越快越好。”

白雨喜形于色地接过银票，称谢告辞，走至门外，又被彭昆叫住。

彭昆想了片刻，说道：“你的蔓陀罗花送一盆给我吧。”

两天后，《彭绅士》的文章在报纸上发表了，白雨送来一盆蔓陀罗花，同时也向他表功。

彭昆把花摆在案上，果闻着一股奇香，赞道：“好花！”说着把鼻子凑了过去。

白雨急道：“军师别……这样……”

“怎么，不可以闻吗？”

白雨垂手而立道：“这花偶尔闻一下不妨事，时间长了人就会失去记忆，每时每刻都处于幻觉状态中。”

彭昆道：“这才好呢，谁都知道醉生梦死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白雨道：“话虽如此说，但只能针对落魄之人而言，像军师你一旦失去记忆，连自己是什么人都不知道，你的身份地位还有大批财富岂不是白白浪费了？”

“说得有理，”彭昆对外面叫道，“来人啦！”

一位经常供他驱使的贴身保镖走进来问道：“军师有什么吩咐？”

彭昆指着盆花：“这是当今世界上的奇花，经常闻之就像活在仙境中一样，你拿去给苏小枫，让他天天闻着解解寂寞。”

保镖端着花出去，白雨仿然大悟，翘出大拇指道：“军师这一招实在高！！”

彭昆坐下来，不悦道：“有什么高的？”

白雨侧身坐下，嘻嘻笑道：“你以为我不知道？我听小草说，陈百威正在寻找苏小枫，找到了他，就等于掌握了你替日本人做事的证据。”

“唔……”彭昆摸着下巴问道，“还说了什么没有？比如怎样去寻找苏小枫？”

白雨搔着头，好一阵说道：“据说是通过收买你的手下彭昆滴溜着眼睛，突然探过身子附着白雨的耳朵：“我又给你一次发财的机会，向陈百威秘报苏小枫……”

白雨跳了起来，惧恐地摆着手，说道：“不不不，出卖你的人，给一百个胆子也不敢！”

彭昆咳嗽一声，拍着白雨的肩说道：“你尽管去干行了，我告诉你苏小枫的下落，找不到人，陈百威他们是不会罢休的。”

白雨见彭昆一脸认真，说道：“那……你可别耍我。”

“放心好了，我是认真的，也算是酬谢替我写文章的报酬。”说道，“不过不是现在，要等苏小枫完全失去记忆才能告诉你。”

白雨心里一惊，暗忖：原来他是要出卖手下保全自己呢，我以为他真的变得好心肠了，原来还是老样子，真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不管他，我且赚了这一笔再说！

想到此处，白雨干咳一声，说道：“那就谢谢军师了。”

几天过去了，彭昆驾车亲自去了一趟石澳，见苏小枫把蔓陀花置在房前窗台上，日夜赏玩，闻其香气。

“小枫，”彭昆叫道。

苏小枫转过身，睁着疑惑的眼睛望着彭昆问道：“你是谁，为什么到这里来了？”

“我是彭昆，你的军师！”

“彭昆？军师？”苏小枫摇摇头，“我不认识，你一定是贼，想偷我的花！”

彭昆窃喜，想不到这种植物还真有此神效，放心地回到中环“彭昆赌档”，打电话通知白雨，向他透露苏小枫的藏身地。

以后的几天，他在家等候消息，担心陈百威找不到苏小枫，然后又自我安慰，忖道：不会的，以他的聪明即使不让白雨指路都能找到。

彭昆的担心直至戴维斯打来电话才放心下来，他知道戴维斯为什么找他，此时，已经有了充足的心理准备。

走进“锄奸处”办公室，陈百威、戴维斯都用奇怪的眼神看他。

彭昆抱拳，满脸堆笑，说道：“戴先生叫我来有何指教？噢，陈先生也在这里？”

彭昆找了张椅子准备落座，戴维斯起身道：“不必坐，我要给你看一样东西。”

戴维斯在前面领路，走过一条长长的走廊，来到一间很大的刑室里。

“戴先生领我来这里，我没犯罪呀。”彭昆故作恐惧道。

“你们中国有一句话叫‘不见棺材不流泪’现在你当然是不认罪的！”戴维斯喊一声英语，立即有人架着一个人进来，正是苏小枫。

戴维斯指着问道：“彭绅士认不认识这位？”

“认识，他以前是我的手下，后来沦为汉奸，光复后又逃跑了。与我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这家伙藏在石澳才被抓来，他掌握了你替日本人做事的很多证据，现在我们想办法要让他全部说出来。”

“戴先生别冤枉好人，万一证据不足我可是要反诉诬告之罪的！”

“我说过你是不见棺材不流泪的，好吧，等着瞧！”说完转身走近已被剥光衣服吊了起来的苏小枫走去，用皮鞭指着道：“你老实交代，在沦陷时期你是不是在彭昆的指使下出卖了不少抗战人士？”

苏小枫摇头。

戴维斯咬着牙一皮鞭抽去。

“哎哟，你打我，好痛呀！”

“还有更厉害的呢，”戴维斯指着室内的老虎凳、电刑具、铬铁、狼牙棍等说道，“老实交代，当年帮助日本人建‘慰安所’是不是彭昆出谋划策？！”

苏小枫摇头。

戴维斯火起，从炉火里抽出一只通红的铬铁烫向苏小枫的裸体……

“哎哟我说——”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传到办公室里。

惨叫声是苏小枫发出来的，陈百威满怀希望地在办公室内踱步，不时看一看手表，一个钟头过去，走廊上传来皮鞋声，陈百威迎了上去，发现戴维斯一脸不高兴，问道：“怎么，没有招供？”

戴维斯耸耸肩、摇头，做无奈状：“你抓来的是一个废人，原来他已经失去记忆。”

陈百威惊呆了，这时彭昆随后走来，拍着他的肩说道：“陈先生，一会儿我上你处拜访，有些话我们需要当面谈谈。”

陈百威回到半山区，文贵听完他的讲述，很久才开口道。“堂主，依我看这事该看开一点，彭昆既然可以立足下来证明他有手段，人在江湖，必要时该学会宽容。”

“临走他还说要来拜访我。是不是向我示威？”

“你答应没有？”

陈百威摇头：“我没有心情。”

文贵叹道：“这就是我们的错了，他既然愿意到府上来拜访，我们就该欢迎，显示我们的气度和海量。很快杨慕琦就要复职了，那时你和彭昆都会成为台面上的上层人物，过去那种打打杀杀的勾当将一去不复返，应该以新的姿态迎接新生活的到来。”

陈百威道：“看来还是军师能彻悟，都一把年纪了，我还是年轻时候的

性格。”

“社会历来都是这样的。”文贵道，“要想出人头地对于一位生活在最低层的人来说不外乎两条路：一是先做孙子后做爷；二是先为强盗后招安。你走的正是第二条路，强盗一旦招安后不能再干杀人越货的勾当，必须摆出一付正经人的面孔，在出发点上，你和彭昆是一样的，只是做法有点不同。好比爬山，你从正面，他从山后，只要能达到顶峰，社会就会承认他是一代枭雄，你认为对吗？”

陈百威点头：“这叫不服也得服。”

别墅外传来汽车的引擎声，接着又有喇叭声，俩人正感到纳闷，属下进来报筹：“堂主、军师，‘和义堂’彭昆来访。”

陈百威与文贵对视。

“请他进来！”文贵先开口，又起身对陈百威说道：“我们出去迎接吧。”

顾人在大门外与彭昆相遇，双方见礼。

“没有征得两位的同意私闯贵府多有冒犯。”彭昆说道，“不过有些话我觉得很有必要说说。”

陈百威把彭昆请入会客厅内，双方落坐，说道：“我和文军师刚刚还说到你呢，在‘锄奸处’的事还望恕罪。”说着又做一揖。

彭昆连连摆手：“不必多礼。过去的事从此一笔勾销。是也罢，非也罢，如今香港的江湖是你我共撑一片天。陈先生义薄云天，做了不少有益社会和好事，可说是饮誉港九；我呢，不管怎么说，港人对我多有怀疑，今天总算洗清了。这些年来，虽没能挣得好名，积蓄还是有一些，今后不可能再于打打杀杀的勾当了，那都是初人江湖者于的事，我准备在杨慕倚总督复职之后，多做些善事，也算是对过去的补偿，心灵上多少有点安慰寄托。”

文贵道：“我才和堂主说呢，江湖之争就好比登山一样，只要达到顶峰，不管他采取什么手段，都可算一代枭雄。”

彭昆抱拳：“难得文军师与我有同样想法。如今香港的江湖莫启青已明显失势，即使出山，也不会有太大的号召力。正如文军师所说，站在山顶上的是我们两个。我今天来的目的是想讨得你们——特别是陈堂主的谅解。既然都是‘登山’，难免会采用各种手段——包括你们无法容忍的手段。我希望陈堂主持宽容态度，社会本身就是纷坛复杂的，就像这地形一样，既有维多利亚港的平坦，也有太平山的突兀。做人要能伸能屈方算人中人杰。”

陈百威终于点了点头，对彭昆的认识似乎又加深一层，并说道：“我也是贫苦出身，如果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做人，永永世世也无法出人头地，现在我们都是有资本有地位的人了，如果你能真如自己说的，从此走正道，我就认了你！”

彭昆率先站起来，伸出一只手：“能得到陈先生的认可，我彭某人这后半世绝不再做伤天害理的事。”

陈百威也站起来伸出一只手：“我也重复你说的一句话：过去的一笔勾销！”

两位大佬的手握在一起，仿佛整个香港的江湖风云就凝聚在这两只手上。

“我从小就瞧不起没有能耐的人，”彭昆道，“在我眼里一切平庸的人天生就只能供人欺凌、宰割。经过无数的较量与拼搏，在整个香港岛令我打内心佩服的人只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你——陈百威！”

“你也不简单，”陈百威用另一只手拍着彭昆的肩说道，“通过另一种途径获得一片天地，在江湖史上确实创造出一次奇迹！”

“说得好！”

就在这一瞬间记者小草从门外走进来，举起像机摄下这一帧富有历史意义的相片。

“我将写一篇轰动香港的报道，题目叫《香江江湖，俩大佬摈弃前嫌握手言欢》，这帧相片将配文发表。”

小草放下了相机。

